武俠世界



$2.00

676

·特別介紹·



女俠飛山燕故事之一：**飛燕魔龍** 梁楓著



一篇輕鬆緊湊的武俠奇情小說，女俠飛山燕是聰明絕頂武功蓋世的姑娘，憑她一口寶劍闖蕩江湖，除暴安良，她得各派名師的雜學武功却能融滙一串成爲江湖絕出人物，絕才絕事，再加上精采脫俗的故事，令這個一期完的武俠小說出色叫絕。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7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宗師葉問授徒梁挺述

詠春派

詠春拳種



梁挺師傅的雄姿

詠春拳在近年來大受一般學武之人重視，由於詠春拳是一種較為斯文的拳術，但它的招式則千變萬化，不易為對方所捉摸，詠春拳套不多，這一篇詠春拳種已可以代表了詠春拳的大部份…………

梅元欽．撰攝

一　活用的拳術

詠春拳為一派活用的拳法，其與別派相異之處，在於詠春拳法中並無「絕對性的招式」。說白些，即是說在詠春拳法中並無「必須要以某一招來消解另一招」的固定成規。（在別些門派來說，却大多數有此等規限；如以「童子拜觀音」消解「鐘鼓齊鳴」；「青龍出抓」消解「丹鳳朝陽」等即是。）

因為，在詠春「拳套」中，每一「式」皆可獨立，或可以說在詠春拳中往往式即是招，招即是式。因為每一式皆能同時與另一式混合或相連使用，而產生招數。但每一式本身却可在某種情形下，獨立而成一招數，以最簡捷的方式使用來作為攻守。故此，將詠春「拳套」比作一套積木，最恰當不過。一套積木，裏面的每一散件，皆成一獨立形體，它併合其他散件，則能產生了新的形像。亦因如此，在整套拳法來說，祇要三首不同作用的拳套，便能產生千變萬化，受用不盡的拳招了。

二　三首拳套

詠春派的三首拳套，皆順序而上，由淺入深。

基本拳名「小念頭」，以訓練最初入門手法及「二字拑羊馬」為主，全首套子由開拳起至收式止，皆寸步不移，是其特點。

中級拳名「尋橋」，以消解敵人攻勢，防守為主，較為沉雄穩健，略附腿擊及步法。

高級拳名「標指」；純屬以打為消之法，最為狠毒凌厲，有肘擊、掌擊、臂截，並腰，步之法，瀟洒之處，如玉樹臨風，然皆着着殺手，絕不容情。

蓋最初入門，手未定，馬未穩，必先由此二者習起。至基本動作已成，則應先防守為主。（若祇求擊敗敵人，却不顧本身安危的話，則有違「自衞」的原則。）最後，因為已能達到保衞自己的目的，而功力方面，至此亦應有一定造詣，此時，乃可習純以打為消，一出手，則傷人的地步了。

然而，至一出手則傷人的地步；已不易為。要能做到能收能放，點到即止，柔掌拋人尋丈以外，却於人無損的地步，則更不容易了。

三　密集中門之理

詠春派以「朝面追形」為對敵口訣，意謂凡與敵方週旋之際，必與敵方正面相對，以求達到正面突破方法。蓋人身最脆弱重要之部位，不過由頭頂起至下陰止的一段距離而已。而此等部位，又絕大部份集中於正面之「綜中綫」（左右之分界綫）。至於心窩部位，恰巧就是由頭頂起至下陰止的最中央位置。故此，祇要將雙手放置於此處，中路固然防守得最密，就是照應上路或下路（下路並不包括下陰以下），所採用之路綫皆同等快捷。

至於下陰以下的地方，皆不列入以雙手防衞的範圍，蓋可以馬、腿、步三法照應可也。

綜中線（左右分界線）

①印堂
②人中
③咽喉
④心窩
⑤胃部
⑥小腹（膀胱）
⑦下陰

（上下距離相等）

橫中線（上下分界線）

處於人身中間重要部位

因為朝面追形之故，所以詠春拳祇要將手腿之法集中於正面的位置，便能作出最嚴密的攻守之法了。

四　以步配手

由於朝面追形的原故，詠春派的手法皆無須照顧正面以外（即左、右，及後方）的範圍。如此，兩手及兩腿，便可以完全集中來盡量利用最嚴密的位置，以作為防守及攻擊了。蓋在通常的情況之下，大都以一敵一的居多。就算在以一敵衆的情況之下，祇要能以步法之配合，前後進退，左右轉動，亦可利用朝面追形，先後擊倒衆敵，與以一敵一亦無異也。

然而，此等密集中門的手法，詳細分析開來，却不外由三種基本的手法而來，是即膀，攤，伏三者者。

膀，攤，伏三者，混合起來，或則旁加演變，即能生出千變萬化的手法。故此，三者便是詠春派的拳種了。

五　拳種三式

所謂拳種的意思，並非說舉凡全部拳、掌、肘、臂、肩、指等手法，皆由伏、攤、膀三者而變。

然而，在詠春拳術循環的攻守過程中，膀、攤、伏三者則佔了最主要的地步，

缺之則不能連貫，猶如汽車之缺乏引擎的道理一樣。

事實上，攤、伏、膀三者，在詠春拳的搏擊過程當中，往往很多時連環而生，循迴運用。然在同門對敵之時，却往往可利用來互相克制，循環消解，因三者皆屬詠春拳法中之「核心拳法」，故稱之爲拳種最爲適合不過。

至於其他拳、掌、肘、臂等等之法，却大過屬於「配角式」的手法而已。

六　膀手(膀手之形)

膀手，顧名思義，出則肘上腕下，成斜直綫，置於身前，如鳥之翅膀。膀手的作用在於消卸敵人直綫攻來之力度。因成斜直綫而伸展開來之故，其接觸面即擴至最大幅度，故用以「接觸」對方攻來之橋手，其效果至大。唯施用膀手，須完全符合下列原則：

(一)對方之拳(掌)是直綫向我正面攻擊者。

(二)對方攻擊之拳不超過我胸部以上者。

(三)對方之拳乃在於我橋手之上攻來者。

凡與上述任何一原則不相合者，皆無法施用膀手，事實上亦「無施用膀手之必要」了。

蓋膀手實屬「消極」之法，祇求消卸敵力便了，却無攻擊的作用。故非到「必要」施用膀手方可消解敵方攻擊之時，最好以少用爲佳。(以打爲消，方爲至上之法！)

接觸面之解釋

(一)

(二)

(三)

(四)

圖一：如將手橫放，則祇能抵擋直綫之拳，不易抵擋橫綫之拳。

圖二：如將手直放，則祇能抵擋橫綫之拳，不易抵擋直綫之拳。

圖三：將手斜放，旣能抵擋直綫之拳，亦能抵擋橫綫之拳。

圖四：以立體形表示膀手斜放之位置，從前後左右看皆爲斜綫。

膀手之形

七　膀手(膀手的運用)

詠春拳的力度，取柔韌之勁，猶如以粗篠之打擊敵人同一原理，故膀手之力度，亦取此等勁而爲。

當敵人攻來之時，因我採朝面追形之法(見前章)，故必與敵正面相對。而我雙手亦置於身前；一手在前，一手在後，皆集於中路。此時，我前手猶第一防綫，後手則成爲第二防綫了。敵拳必須先經過我雙手的位置，方能攻我身體，然敵拳倘在我橋手上經過之時，與我的橋手接觸，我的橋手即立起反應，將最先與敵接觸之橋手肘部抛起，變爲肘上腕下的膀手，以

2　1

2　1

圖解：當敵①攻我時，我正面與之相對，先向其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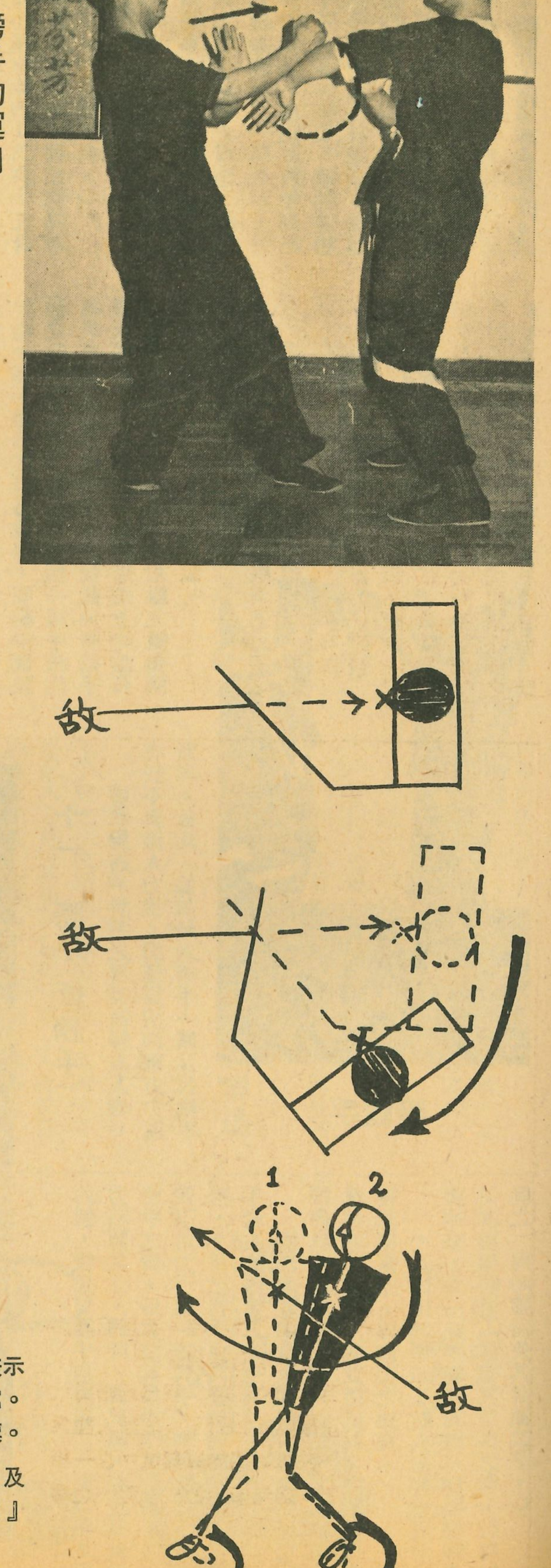
至敵②攻我時，我已經轉馬以正面與其相對了。故敵人雖衆，我祇要能先後與其中之一相對，即無形中拉成一對一之局

膀手的運用





膀手交錯



圖解(旋轉門之理)

圖一及圖二爲俯瞰圖。直綫表示敵拳力度之方向，欲打向自己心窩。然一經轉馬後，敵拳即告失去目標。

圖三爲表示敵拳力度之方向，及自己由正身轉爲側身馬之形。『×』表示心窩位置。

將敵拳之力度「接」下來。而敵橋打在我膀手上之時，却猶如投物之於彈簧或粗籐之上，愈深陷而其力度愈為我膀手所消滅，終變成强弩之末，再不能傷我身體了。

八 膀手（來留之訣）

詠春拳法中並無擋格挑撥等訣，因這類手法，在詠春派拳法中來說，屬於鬥力之功夫，故不採用，而改以「來留去送，甩手直衝」來代替上述手法。

故敵人一拳攻來，我以膀手來接觸對方橋手，使敵橋猶如投物於彈簧或粗籐之上一樣，愈深陷而其力愈為之消減，終至力度盡卸，不能傷我身為止。此即「來留」之訣，與一般硬擋對方一記的硬拚功夫大異。

然而，當我膀手在「接」到對方衝拳之後，却因其衝勢過份猛烈，單靠「正身膀手」亦難以將其力盡卸時，則須靠馬步之轉動以作補助了。（見圖示例。）

九 膀手（旋轉門之理）

側身膀手須要靠平穩之重心，靈活之轉馬，及對外來力量有敏感之反應，方能算是眞正的施展其效用。

當敵拳之衝力强勁，而正身膀手尚不能盡卸其勢時。及至某一限度，我的身體以至雙腿亦因感受其力度而被帶動。我以雙脚掌心部份來作軸心，順着對方之力而轉，變為側身之勢。此時，我身既側一方，而手又不離對方的橋手，對方之力度，原為直衝之勢，今我身側即等如將自己的身體避過一旁，故對方之拳亦告落空。其力度雖猛，却因我膀手不受力之故（見前章），而盡為我消卸了，此與旋轉門的道理相合。

十 膀手（交錯膀手）

在第七及第八章所示之膀手，皆為相對之膀手。即是說：倘敵人用右拳打來，我即用左手膀對方橋手，因我左手與對方右手為相對之手橋。

然而，亦有所謂「交錯膀手」，是即敵人用右拳打來，我用右膀手來接對方橋手，故此形成交錯之形，在詠春拳的術語來說，是為之「膀錯手」了。

膀錯手的情形，在眞正搏擊之中，時有發生，並不能算是錯誤的手法。因為，在眞正的「武學」觀點上來說，是並沒有錯誤與正確之分，祇能說那一種手法較多弊端，那一種手法較為嚴密，或較少缺點而矣。（事實上，就沒有任何一種手法能達到完全無缺點的程度！）故此，膀錯手在法度而言，與膀手不過是形式上的差異而矣。至於兩者間之優劣及相繼之變化問題，却是各有千秋，不能概論。



膀錯手

十一 膀手（低膀手）

前章說過，膀手之用以消解敵人者，在於不與敵人力拚，而僅為消卸敵方力度而耳。故此，假如敵人橋手一觸及我橋手的話，我只以膀手迎着對方，而不在於用力格開其手。同時，就算敵人在接觸到我膀手之後，用力將其橋手下沉的話，我也並不用力「乘」着其手，却只順其下沉之勢，亦將己膀手由高變低而已，此即低膀手產生的因素之一也。

固然，假如敵人同時將其橋手下沉並揷向我小腹的話，我只以正身低膀是不足應付的。這時，我並變成側身之勢，使敵拳目標落空，亦卸力之道也。

（見圖虛綫所示：敵人用揷搥向我小腹揷來，然一經接觸我右橋，我即變膀手將其橋手留着，並順其下揷之勢，低膀以就之，同時轉馬使其目標改變。）

低膀消解直路腿

十二 膀手（全不受力的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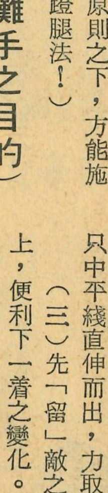
膀手之高低，由於在接觸敵人來勢之後，順對方橋手力量上升或下沉的位置而定，却並不與其鬥力之故，乃能用以應付極大的衝力。因為，我膀手既不與敵力拚，亦即是說，不論敵方衝力如何强大，我膀手皆不受力。有如海上之一段浮木，無論在其上加上任何重的物體，此浮木只是一經其重量的下壓，即傾側一方，而使其上之物體下墮於海中。俟物體墮下海中之後，該段浮木復回復原來狀態，浮於海面，此膀手不受力之最佳舉例也。

故此，凡有直綫衝來之物體，不論拳或腿，只要我能做到膀手不受力的話，皆能用以卸却對方之來勢。當然，以膀手來消卸直蹬腿的話，必須在某種十分合理的情形之下，方能施展了。（如圖：我必須在完全具備符合膀手的原則之下，方能施展低膀手消解敵人的直蹬腿法！）



攤手（攤手之目的）

十三 攤手（攤手之目的）



攤手，肘接於中，與身離約一拳之距。掌心向上，與心窩拉成平綫。因肘畧低於心窩故，攤手之形畧斜，而掌心攤開，故謂之攤手。

通常而言，攤手與伏手成相克之勢。而與膀手則循環相生。故膀手即攤手之肘抛高，而攤手即膀手之肘接於胸前而已。

攤手之目的大概不離以下數點：

（一）設法將自己的橋手形成在敵方橋手之內門。

（二）取「來留去送，甩手直衝」之理，而不與敵硬拚鬥力。故無挑撥之法，只中平綫直伸而出，力取籐勁。

（三）先「留」敵之攻勢於己橋手之上，便利下一着之變化。

（四）可與其他攻擊手法同時間合併，以達到「消打同時」之法度。

十四 攤手（側身以膊為子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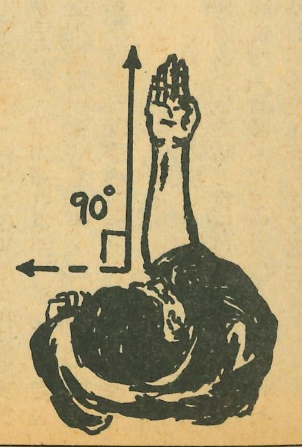
在正面相對的情形來說，攤手當依着子午綫之位置而出，亦即是說，也同時向着敵人心窩之位置（視追形章）。此位置的放置角度，遂形成了上臂與身體構成「直角」（即九十度）。在此角度來說，無論敵人橋手從我內門或外門攻來，只要接觸我攤手的話，都要與我直伸的力度相持，而不容易超越我攤手了。因此，亦只有我攤手對着敵方的子午綫位置，方能保持最佳防守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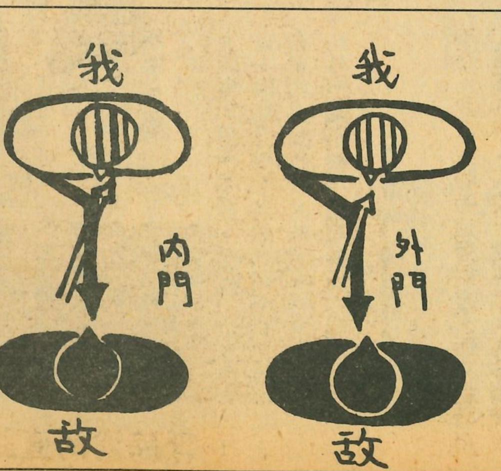
然而，當我側身向着敵人正面的時候，情形便畧有變更了。既然我攤手必須對着敵人子午綫的原則不能改變，而又有須要側身的話，我便得改變攤手與自己的角度來作補救。拳訣中「側身以膊為子午」即指此也。

十五 攤手（以直破圓）

通常，攤手多在敵方橋手之內門。即是說，若敵人出右拳直攻的話，則我左手變攤而出，並置於敵右橋之內部。因此，

鳥瞰圖示 攤手與身體成直角





圖二及圖三之鳥瞰簡圖，表示不論敵拳從內門或外門打來，皆為我攤手所阻。而我攤手之直伸力度亦佔了最大優勢。

由攤手而變化的下一着手法，皆取中綫位置而出。換言之，凡由內門攤手而變的下一着手法，皆無形中將自己的橋手變爲圓心，而將敵的橋手處於圓心之外。由圓心直取，必快於以圓圈或弧形綫所攻擊之法者，此詠春拳專取中綫直攻之理也。

攤手除對付直攻的手法生效外，尚能畧爲改變而對弧形綫而攻來的手法。當敵用橫抛拳向我掃來時，我只須畧爲轉馬，變爲側身勢。是時，攤手乃與對方橋手成「十」字形相對。同時間，我發另一拳攻打對方。對手之拳因成弧綫之故，必較慢於我直綫之拳，故其拳未至我身之前，必已爲我所擊倒矣。

側身以膊爲子午之攤手



十六　攤手（外門攤手）

有時候，攤手亦有取敵方外門者。在此來說，大致上可以分爲兩種情況。其一：就是當敵方以右拳直攻來之際，我以右手攤出而處於敵橋手之外。也就是說，在此環境之下，雙方皆處於敵橋之外門，成交錯手的形勢。

在上述的情形，很多時出現於搏擊之中。故在此發生之時，其實雙方皆取得同等均勢，只不過看那一方面能利用另一隻手（或另起一腿！）恰當地與敵人施以攻擊而已！

如附圖例：當敵人用正拳向我心窩擊出時，我立卽向其右方斜踏一步，並出右攤手接觸於其右臂之外門。是時我身乃處於敵方之右側，同時間並以左手橫掌成斜直綫向敵之右脅部印去。此卽同時施展攻守法門，在於先取第一時間制敵之道也。


以直破圓（攤手）

十七　攤手（相對的外門攤手）

另外一種情形，較少發生。就是當敵人用右手向我正面直綫衝來的時候，我以左攤手處於敵方右橋外門，以阻其來勢。然而，在遇到上述情形的時候，很多詠春拳家往往喜用伏手將敵橋「窒」下（註）。因爲，用伏手發力將敵方橋手「窒」下去，較諸用攤手將敵方橋手窒下去來得容易，其力度也較易掌握。這就是何以相對的外門攤手較少出現於詠春拳搏擊中的主


（外門攤手）

因。其實，此一手法出至樁法中第四十四式。次序如下：我雙手從敵人雙手之外門由下標上，打擊敵雙目。之後，我立卽變手下沉，並藉着下墜之勢，將敵人雙橋突然「窒」下，令其重心頓失，而方便我施以下一着攻擊。（註：「窒手」爲詠春拳法中之一法。通常以伏手而爲之法乃將己手處於敵人橋手之上，然後突然用肘力一沉，加上手腕勁力，拖動敵人橋手，使敵人重心頓失於突然之間，馬步畧浮，卽俗語所謂「窒一窒」之狀態，故云。）

（椿手第四十四式）

十八　伏手（伏手之形）

伏手由心窩平伸而出，指掌自腕部彎曲，成勾狀，以形成掌背朝向對方之勢。肘接於中，前臂與身成直角。蓋取以自己之橋手伏於敵方橋手之上的意思，故謂之伏手。

伏手最先出於小念頭拳套之中。以伏手配合護手，一出一回，前後三次，如拜佛之狀，故小念頭別稱「三拜佛」，蓋取此意。爲練習肘底力及腕力之用。

在詠春派練習手部感覺的課程中，伏手佔很大的地位。基本「黐單手」的訓練，卽取膀，攤，伏三式連環運用。伏手卽用以與攤手相搭。在「黐雙手」的「盤手」動作（註）中，伏手甚至以同樣方式與對方膀手相搭。

註：盤手或稱碌手。法以雙臂搭着對方雙臂，以膀，攤，伏三種動作循環運用，上下翻滾，如盤旋於一無形的圓圈之中，故云。

十九　伏手（伏手之用）

在實際搏擊之中，伏手亦能盡其所用。將伏手畧加改變，成爲掌心向下掌背向上的形態，用以攔截敵方橋手至爲生效。


出於小念頭之伏手

伏手（伏手之用）



伏手（窒手之原理）

如圖中所示：當敵人用右拳向我心窩攻來的時候，適巧我左手處於其右拳之外門，我遂將左手化作伏手，以手肘部份向中一挾。是時我左手腕內側部份便與敵右手腕部份接觸，因我以肘部發力之故，無形中便成了强大的截擊力量。（註一）

然而，如遇到敵方的衝勢强勁至正身伏手亦難以抵禦時，則須要靠側身馬的轉動以卸去對方力度了。

註一：力愈近身愈强，愈離身則愈弱。是故力由肘發，必較强大，力由腕發，必較弱小。

二十伏手（窒手之原理）

伏手在攔截對方的橋手之後，通常並不就由此罷休。蓋伏手只能作爲一時攔截對手之用，必須要由伏手再變爲其他手法，方能施以還擊。

窒手爲伏手中之一個動作（視十七章）。法以伏手搭於敵人橋手的外門，然後突然以肘底發力，按低敵人之手腕。此種突發之力，如遇敵方橋手力大而堅强者，則更能奏效，蓋敵人橋手愈力大，則愈不易按低。換言之，則其臂愈能受力，故一經遇到一種外來突發之力下按於其腕，則此力量必傳於其身，再傳於其下盤。因受下按力之故，必定突然之間產生强大的上抬力量於以反抗。然我下按之力量只爲一發即盡，故其上抬之力一經發出，却不能與我下按之力同時相遇而抵消。因此故，其力量遂令其本身向上一浮，重心突然之間搖動，至爲我所乘，使之前傾而倒，更爲我另一拳所重擊。此亦借力打力之法。

千古英雄人物

一寸血仇一寸恨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磨刀老人與程哲彥、温兆祺、林笛歌三位堡主，受了寇氏的暗算，吃下軟骨藥，形如殘廢般的坐在鬼門關上，險遭管承義毒手，幸得殺人魔打出一柄飛刀救了他們四人。七月一日子正殺人魔押王松上鬼門關施刑，同時，華雲翔、歸志彪、涂香香、丘慧珠與王健一均被殺人魔釋放，但因曾服軟骨散，均不良於行，殺人魔雇一漁船送他們返回歇神灘，船至中途，華雲翔等議決重往鬼門關，乃厚贈漁夫，溯江駛返歇神灘，在灘下一處地方登岸，王健一說成幼慧等曾在此埋伏，華雲翔要大家進入林中尋覓——

王健一呻吟一聲道：「對不起，在下雙脚軟綿綿的，實在無力行走。」

華雲翔感覺自己的體力已恢復了三成，乃道：「在下扶少鏢頭吧。」

他上前扶起他，舉步向樹林走去。

五人進入樹林，在王健一的指引下，來到一處不見天日的濃蔭下，王健一運目四望，不見成家兄妹及傅趙二鏢師，不禁變色道：「奇怪，他們那裏去了呢？」

華雲翔道：「他們原來都在這裏？」

王健一道：「正是，昨天大家吃了飯團中了軟骨藥之後，在下便將他們六人扶到此處。」

華雲翔心驚道：「他們昨天中了軟骨藥，要到明天才能恢復體力，這中間根本無力行動，莫非遇害了不成？」

王健一大聲喊叫道：「傅鏢師！傅鏢師！你們在那裏啊？」

連喊數次，却聽不見傅鏢師等人的回答。

王健一面色大變，顫聲道：「糟糕，一定是被殺人魔殺害了！」

華雲翔沉吟道：「殺人魔應該不會殺害他們，她若要他們死，乾脆在飯團中下毒藥即可，何必使用軟骨藥呢？」

歸志彪道：「不錯，他們可能轉到別處去了。」

王健一道：「他們轉去別處幹麼？」

歸志彪舉手一指長江上游道：「前面半里外才是鬼門關的峭壁，他們可能到峭壁下去了。」

王健一道：「他們去峭壁下幹麼？」

歸志彪道：「令尊若被殺害，他的屍體將由那峭壁上投入江中，所以他們可能會去那邊等候。」

王健一道：「但他們走不動呀！」

歸志彪道：「雖然走不動，但慢慢的爬，還是可以爬到那邊的。」

華雲翔覺得他的推測頗有可能，便道：「那麼，咱們就到峭壁下去看看吧。」

於是五人沿着江邊樹林朝上游而來。

走了數百步，歸志彪忽然興奮地道：「華兄，我也感覺到體力似在恢復了！」

華雲翔欣然道：「很好，但你的傷腿怎麼樣？」

歸志彪道：「好像已無大碍，但爬山恐怕還不行？」

涂香香道：「你們都在恢復了，我怎麼還是軟綿綿的啊？」

華雲翔道：「妳也在恢復了，昨天妳連站都站不起來，現在已能慢慢行走，這不就是正在恢復了麼？」

涂香香一哦道：「我勉强在走呀！」

華雲翔道：「昨天妳能勉强走麼？」

涂香香羞笑一下道：「這樣說來，我當眞也在恢復了——惠珠，妳怎麼樣？」

丘惠珠道：「跟妳一樣。」

涂香香道：「我眞希望立刻恢復體力，趕上鬼門關看一看……」

說話間，不覺已走到峭壁之下。

這面峭壁，臨江聳立，高達百多丈，峭壁上寸草不生，有若刀削一般，形勢極之雄偉。

而峭壁頂上，便是鬼門關的峯巔！

王健一走到峭壁下，立刻喊叫道：「傅鏢師！趙鏢師，你們在不在這裏？」

「是少鏢頭麼？」

傅天申的聲音，由峭壁下的一叢樹林中傳了過來。

王健一一聽大喜，道：「他們果然在這裏！」

華雲翔攙扶着他進入雜樹林中，一眼就看見成家兄妹和傅趙二鏢師圍坐於林下，心中十分欣慰，當即扶着王健一過去，欣喜地道：「諸位都沒事吧？」

成家兄妹和傅趙二鏢師看見他們都到了，亦甚驚喜，齊聲道：「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華雲翔道：「不是逃出來的，而是被釋放的，殺人魔認爲我們已不能破壞她的殺人計劃，就吩咐金頭陀放我們出來。」

傅趙二鏢師看見王健一形若病人，吃驚的問道：「少鏢頭，你怎麼啦？」

王健一慘笑道：「我昨天下午被殺人魔所擒，她也灌了我一碗軟骨藥……」

趙克平不勝駭異地道：「啊，你見到殺人魔了？」

王健一道：「正是，諸位一定想不到殺人魔是誰，她就是居住在草屋裏的那個寇大娘！」

「什麼？」

傅趙二人及成家兄妹一齊驚叫起來。

華雲翔接口道：「不錯，殺人魔就是她！」

成幼慧大叫道：「我的天，原來她就是殺人魔，我們還以爲是殺人魔乘她不注意時，偷偷把軟骨藥放入飯團中去的！」

王健一不及詳述一切，立刻急問道：「你們可曾看見家父從峯巓上摔下來？」

傅趙二人面容一黯，點了點頭。

王健一渾身劇烈一震，震駭欲絕的大叫道：「真的？家父果然被殺害了？」

傅趙二人泫然落淚，答道：「是的，約在半個時辰之前，我們看見一個人由峯上跌下來，正好跌入江中……」

王健一腦門「轟！」然一响，頓時仰身倒下，昏死過去了。

華雲翔面呈嚴肅，長嘆一聲道：「諸位看清他確是王總鏢頭麼？」

傅天申點點頭，悲聲道：「不錯，他確是我們的王鏢頭！」

歸志彪問道：「他的遺體呢？」

傅天申道：「已順江水飄流下去，在下等固渾身無力，無法下水撈取……」

涂香香道：「這樣說來，剛才我看見的那東西當眞是王總鏢頭的遺體了。」

趙克平神色一振道：「你們有沒有將他的遺體撈上來？」

涂香香道：「沒有，我們是乘一艘漁船來到此地的，剛才在江上我看見一件像屍體的東西由十幾丈外的江上流過，再看時已不見了，該處江水甚急，要追也追不上。」

趙克平大感失望，淚如雨下道：「可憐我們總鏢頭死得如此之慘，現在連屍體都找不到……」

華雲翔安慰道：「事情既已發生，兩位也不要太悲傷了，無論如何，我們還有報仇的機會，常言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殺人魔如此殘暴兇惡，總有一天，她要償還這一筆血債的！」

成智雄開口問道：「華兄可是在地獄庵失手被擒之後，就知她是殺人魔？」

華雲翔點頭道：「是的，她草屋底下有兩間地下室，這些日子，在下就是被囚禁於地下室中，因被她灌了幾次軟骨藥，又被她點了啞穴，因此你們在草屋裏借宿時，在下雖聽見你們說話的聲音，却無法求救。」

成智雄嘆道：「眞想不到她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但她究竟爲什麼而殺人呢？」

華雲翔道：「她只說是爲姊妹會中幾個受害的老婦人報仇，至於詳細情形，她始終不肯吐露。」

傅天申問道：「這次她殺害我們總鏢頭，也不肯說明原因麼？」

華雲翔點頭說道：「是的，她沒有說明。」

這話當然不實，他和歸志彪都已知道大刀王松被殺的原因，只不過他們答應大刀王松的要求，故不將大刀王松被殺害的原因說出來。

趙克平接着問道：「我們總鏢頭，未被殺害之前，是否與華少俠等被同囚一室的？」

華雲翔點頭道：「是的。」

趙克平道：「那麼，他說了些什麼沒有？」

華雲翔道：「他要在下轉告少鏢頭及兩位不要追究他被殺之事，也不要爲他報仇。」

趙克平不禁愕然，說道：「這是爲什麼啊？」

華雲翔搖頭道：「他沒有說明白。」

趙克平驚疑道：「他是否知道殺人魔因何要殺他？」

華雲翔道：「知道。」

趙克平道：「那爲什麼不說呢？」

華雲翔道：「在下也曾請他說明原因，但是，他堅不吐露，只表示他罪有應得的。」

傅天申斷然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總鏢頭爲人正直，從未幹過壞事，怎麼說罪有應得呢！」

華雲翔苦笑道：「在下也不明白他爲什麼說這種話，但他既然這樣說，也許有其道理……」

傅天申連連搖頭，道：「這太奇怪了，這太奇怪了！」

成幼慧道：「華雲翔，你的體力是否已恢復了？」

華雲翔道：「尚未完全復完，那金頭陀釋放我們時，說我們可在今天晌午恢復體力，現在我覺得已恢復三四成。」

成幼慧道：「能不能爬山？」

華雲翔搖頭道：「還不行。」

成幼慧道：「你該想辦法趕上鬼門關去看看，磨刀老人和我們三位堡主還在那上面呢！」

華雲翔道：「我知道，等下我覺得可以爬山時，當立刻上去看看，不過我相信他們四位不會有問題，因爲殺人魔只在鬼門關上殺害她計劃要殺之人，別的人她是不會傷害的。」

成幼慧道：「她殺了王總鏢頭之後，曾在那上面彈琴唱歌呢！」

華雲翔點頭說道：「嗯，我們也聽到了。」

成幼慧道：「她唱那首歌，好像與她殺人有關，你聽出來沒有？」

華雲翔含糊地應答道：「唔，也許是吧。」

成幼慧接着又說道：「她唱的是：『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

華雲翔又一陣心亂，忙道：「我知道！我知道！妳不要再唸下去了！」

成幼慧道：「我覺得她唱這首歌詞大有研究的必要，因爲從歌詞上聽來，好像她有一個情郎住在長江尾，而她那情郎可能不喜歡她了，因此使她傷心怨恨，你說是不是？」

華雲翔臉上發紅道．「我……我不知道，也許她只是興之所至隨便唱一唱，並無特別的含意。」

成幼慧道：「不，一定有着很大的含意，因爲她的歌使我想到了令尊！」

華雲翔感到頭痛，眉頭一皺，道：「成姑娘勿亂猜，家父不可能和她扯上關係的。」

成幼慧道：「怎麼說扯不上關係呢？她殺害了令尊，就證明了令尊與她有某種關係存在，而且，令尊住在長江下游，正合了她唱的『君住長江尾』的那一句，所以。——」

華雲翔艴然不悅道：「好了！好了！事無證據，請不要亂猜好不好？」

成幼慧一怔，道：「你……怎麼生氣啦？」

華雲翔默然無語。

成智雄較爲懂事，心知妹妹的猜測對他是個「侮辱」，當下開聲呵斥道：「妹妹，妳不要亂講！」

成幼慧嘟嘟嘴道：「我不是亂講，我是根據各種迹象推測而來的，你不覺得那位寇大娘對他特別愛護麼？」

成智雄怒聲叫嚷道：「妳再說，我打你了！」

成幼慧似乎很懼怕他，頓時噤若寒蟬似的。

華雲翔的心情却越來越沉重，他雖然堅不承認父親和殺人魔曾有感情方面的糾葛，但是內心深處，却早有這種懷疑，自從發現寇氏即爲殺人魔後，他就想到了她唱的這首歌，也懷疑到她唱這首歌的含意，可是他一直不敢說出來，也怕大家想到這件事，因爲這件事若然屬實，那麼寇氏之成爲殺人魔，等於是父親造成的，而自己就要負起無法承担的道義上的責任了。

此外，最使他害怕的還有一點：他害怕寇氏可能即是自己的生母！

他這樣懷疑是有根據的，第一：父親雖說母親因生自己難產而亡，但自己每當要求前往拜墓，父親總是推說墓穴遠在數千里外的北方而不肯去，第二：他見到寇氏時，有一種親切之感，就好像兒子見到了母親一般。

當然，他很害怕這種懷疑成爲事實，他寧願自己的母親已經死了，而不希望寇氏即爲自己的母親。

成智雄看見他神色凝重，以爲他對妹妹的推測，感到不滿，乃向他道歉道：「華兄，舍妹年幼無知，口沒遮攔，盼勿見怪。」

華雲翔搖搖頭道：「不要緊……」

他走去一旁，席地盤膝坐下，閉目調息起來。

這時，王健一在傅趙二人的呼喚下，悠悠甦醒過來了，他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流淚不止。

歸志彪勸道：「少鏢頭不要再傷心了，也許有一天，你會明白令尊是因何而死的，那時……」

他沒有繼續說下去，因爲他不能把大刀王松被殺害的原因說出來，因此他不知底下該說些什麼才好。

其餘之人，默默無言，心情均甚爲沉重。

就在衆人相對沉默的時候，突有一人悄無聲息的由附近一株樹身後面轉出，姍姍來到了衆人的面前。

大家一見之下，個個面色大變。

來者非別，竟是殺人魔寇氏！

王健一一看是她，登時雙目發赤，霍地跳起，拔出鋼刀，厲吼道：「好個狐狸精！妳來得正好，我跟妳拚了！」

他踉蹌上前，奮力一刀向她刺去！

寇氏站立未動，直到看見他的刀刺到身前，才輕輕一拂衣袖，冷冷道：「滾開，你要爲父報仇，還不到時候！」

王健一全身本無一絲力氣，被她的袖子一拂之下，頓如紙鳶遇上颶風，偌大一個身子頓時離地飛起，跌出尋丈開外，一頭撞上樹身，雖未頭破血流，却又再度昏死過去了！

傅趙二人大驚失色，急忙爬行過去，一看少鏢頭，只是撞昏過去，才放下了心來。

歸志彪怒吼道：「殺人魔，妳已殺害了他父親，難道還不滿足？」

寇氏冷冷一笑道：「如果我要取他性命，他早就死了！」

歸志彪大喝一聲道：「那麼，妳來幹什麼？」

寇氏道：「來告訴你們一件事——明年七月一日，我還要處死一人，希望你們識相一些，不要再來干擾，否則我不再對你們客氣！」

語畢，轉身欲去。

歸志彪大喝道：「慢着！」

寇氏徐徐回頭道：「何事？」

歸志彪沉聲道：「磨刀老人和溫，程，林三位堡主怎麼樣了？」

寇氏道：「他們很好，只是無法行動而已！」

歸志彪道：「好，現在我們把話說清楚，妳殺害了我們五人的父親，要我們放棄報仇，那是萬萬辦不到之事，妳敢不敢跟我們約定一個時間和地點，大家做個了斷？」

寇氏微微一笑道：「由大刀王松之死，你對令尊之死也該心裏有數了，你當眞要報仇麼？」

歸志彪一字一頓的道：「家父也許有取死之罪，但妳這種女人，一樣不能留在世上！」

寇氏笑道：「好吧！等你們恢復了功力，並準備完成之後，可隨時去找我，我在梵淨山大悲庵候駕便了！」

話聲一頓，又道：「不過，我也要把話說清楚，你們一旦踏入梵淨山之後，便是我們姊妹會的生死敵，那時可別怪我下手無情！」

說完，縱身飛上樹梢，一閃而沒！

衆人望着她消失的樹梢，發楞良久之後，涂香香才轉對華雲翔開口道：「華雲翔，你怎麼不跟她說話？」

華雲翔搖搖頭，冷漠地道：「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們和她的仇恨，已不是在口頭上所能了結的了。」

涂香香道：「她說將在梵淨山大悲庵

，等候咱們，這話會不會是騙咱們的？」

華雲翔道：「我想不會。」

涂香香道：「你要不要去？」

華雲翔道：「當然要去！」

歸志彪道：「咱們五人一道去，不要邀請帮手。」

華雲翔道：「對。」

成智雄道：「兩位若不嫌棄，我們兄妹願助各位一臂之力。」

華雲翔道：「成兄盛意，在下心領就是，剛才她說的話並非恫嚇之詞，我們五人爲報父仇，决心與她一拚，賢昆仲乃局外之人，不宜插手此事。」

成幼慧道：「我們七劍堡的宗旨即在鋤奸除惡，這件事我們怎可不管？」

華雲翔沒有開口，他的神情十分堅定，令人感到再無「商榷」餘地了。

歸志彪起身走去王健一身前，向傅趙二人問道：「貴少鏢頭沒事吧？」

傅天申道：「還好，大概少時即可醒來。」

歸志彪仰頭望望天色，說道：「天快亮了，等天亮的時候，若有船隻由此經過，你們即可搭船先返歇神灘去……」

趙克平道：「在下等昨天中午吃了放有軟骨藥的飯團，恐怕要到明天中午才能恢復功力。」

歸志彪道：「我們四人，大概在晌午時分，即可恢復，不過，在下腿傷尚未完全復元，恐怕也要再靜養數日，才能够行動……」

他說到這裏，回對華雲翔問道：「華兄，你現在感覺如何？」

華雲翔道：「小弟覺得已經恢復六成了。」

歸志彪再向涂丘二女問道：「妳們兩位姑娘呢？」

涂香香道：「我也覺得有些力氣了，大概再過兩個時辰便能行動自如。」

歸志彪道：「你們三位恢復功力之後，就上山去看看設法把磨刀老人和三位堡主帶下來。」

華雲翔點點頭，又閉上眼睛，運氣調息。

不久，東方已現魚肚白，漫長的一夜終於過去了。

歸志彪走去江邊等候，希望有船隻經過，等了好一會，果然見到附近江上出現一艘漁船，乃大聲呼喚道：「喂，那位船家，請過來一下！」

那艘漁船距岸約有二十幾丈，照說船上那漁人，應該聽得見歸志彪的呼喚才對，但那漁人却相應不理，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歸志彪又大聲喊叫道：「喂！老兄，請你過來一下如何？」

那漁人還是不理睬。

歸志彪大爲惱火，高聲道：「老兄，你是聾子不成？」

那漁人這才遙遙回答道：「去你媽的蛋，你是什麼東西敢罵老子是聾子？」

歸志彪道：「你過來，我們要搭你的船！」

那漁人道：「你瞎了眼！老子是捕魚的，可不是載人的渡船！」

歸志彪道：「我們給你銀子！」

那漁人道：「我不要銀子！」

歸志彪大怒道：「混蛋！你捕魚不就是爲了賺銀子麼？」

那漁人道：「不錯，可是老子就是不載人！」

歸志彪氣得猛頓足，罵道：「他媽的！老子走了十幾年江湖，就沒見過你這麼不通情理的混蛋！」

那漁人回罵道：「你才是混蛋，你想哄老子過去，像上次那個禿顱一樣搶刼老子的銀子？哼哼，告訴你，老子這回不上當了！」

歸志彪道：「我們不是刼匪，我們要搭你的船去歇神灘，你要多少錢，我們就給你多少錢？」

那漁人冷笑道：「你少來這一套了，老子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次任你說的天花亂墮，老子也不再相信了！」

涂香香聽他們對罵不休，便起身走到江邊，大聲道：「喂，那位大叔，我們眞有急事要搭船去歇神灘，請你做做好事如何？」

那漁人一見出現了一個姑娘，大感意外，叫道：「咦，妳是個姑娘麼？」

涂香香答道：「是呀！」

那漁人道：「不是刼匪？」

涂香香笑了笑，道：「你看我像個刼匪麼？」

那漁人高與起來，立刻收起魚網，撑船駛了過來。

歸志彪又氣又好笑，輕罵道：「他媽的，這傢伙不是好東西，我叫破了喉他都不肯，一看到妳，居然就肯了。」

涂香香微笑道：「這是你們男人通有的毛病！」

歸志彪發窘道：「妳是說我們男人都是……都是色鬼？」

涂香香笑而不語。

不久，漁船靠過來了。

漁伕年紀不大，只有三十來歲，模樣很粗野，倒不像是個色鬼。

歸志彪道：「喂，老子求你老半天，你都不肯，怎麼一見到這位姑娘，你就肯了？」

漁伕咧口哈哈大笑道：「不要生氣，看到這位姑娘，我才知道你不是刼匪，上次有個和尚，搭我的船過江，講好要給我銀子，誰知後來不但不給銀子，反而把我的幾兩銀子搶去，所以我不得不謹愼一些了。」

歸志彪道：「你怎麼知道這位姑娘不是刼匪？」

漁伕笑道：「我看得出來。」

歸志彪一哼道：「我看你這傢伙不是好東西，見了女人就眉開眼笑！」

漁伕把臉一板道：「你是要搭我的船還是要跟我吵架？」

歸志彪一笑道：「好，老子不跟你吵，我們有幾個人要乘船去歇神灘，你的船可坐幾人？」

漁伕道：「坐四個可以，多了就不行了。」

這時，華雲翔及成家兄妹已走過來，歸志彪便向傅趙二人說道：「你們三位就乘他的船先去歇神灘吧？」

傅趙二人點點頭，當下扶着王健一上

船坐下。

歸志彪道：「還可坐一人，成姑娘也坐船回去吧？」

華雲翔說道：「不，還是歸兄你陪他們回去的好，歸兄腿傷未癒，坐船回去正好。」

歸志彪說道：「我倒以爲該讓給成姑娘。」

華雲翔道：「成姑娘明日即可恢復功力，在此多待一天不妨。」

歸志彪道：「但是我的體力馬上就可復元，我應該留在這裏才對。」

華雲翔道：「不，正因爲歸兄體力即將復元，因此應該護送他們回去。」

歸志彪聽到護送二字才領悟的點頭道：「好，我陪他們回去，你們呢？」

華雲翔道：「小弟與涂丘兩位姑娘復元之後，便要上山看看磨刀老人和三位堡主，如果他們不能在今日復元，只好陪伴他們等到明天了。」

歸志彪道：「要是方便的話，你可以將他們背下山，再請一兩隻船，乘回歇神灘。」

華雲翔點頭說道：「好，看情形再說吧。」

歸志彪於是上船坐下，向那漁伕笑道：「喂，要不要先講價錢？」

那漁伕道：「如果只是你一人，我就跟你講價錢，現在則不必，到了歇神灘，隨你的意思好啦！」

說罷，便將船撑離岸邊，立即順流駛去。

華，涂，丘及成家兄妹仍轉回林中坐下，各自閉目調息起來。

果然，到了這天晌午時分，華雲翔和涂丘二女都感到體力完全恢復了，華雲翔便道：「妳們兩位姑娘就在此陪伴成家兄妹，我一人去即可。」

涂香香道：「我們陪你去不行麼？」

華雲翔道：「大刀王松已死，殺人魔已去，妳們沒有必要上山了。」

丘惠珠道：「好，你速去速回，別叫我們等太久。」

華雲翔點點頭，向成家兄妹一拱手，即尋徑上山而來。

他由峭壁左邊上山，雖然沒有通上鬼門關的山徑，但山上樹木極多，一路扳着樹木攀登，倒也十分好走，約莫頓飯工夫之後，已然登上鬼門關峯巔。

登上鬼門關，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感到四周太靜了，靜得沒有一點生氣！

他快步朝殺人魔放置石雕人像的地方奔去，奔到石像前一看，頓時面色遽變，雙目發直，震駭欲絕的大聲呼叫道：「天啊！」

磨刀老人和温，程，林三位堡主不見了麼？

不，他們四人仍趺坐於石像前的地上，但是個個垂頭於胸，而胸前一片殷紅！

那是鮮血！

他們四人胸口都被人刺了一刀，已經死了！

殺人魔說他們很好，但他們却已經死了！

華雲翔渾身發冷顫抖起來，兩眼瞪得大大的，過了好半天，才又大叫一聲，撲到磨刀老人跟前，一把抱住老人的身體，顫聲大叫道：「芮老伯！芮老伯！」

但是磨刀老人已氣絕多時，沒有一點反應！

華雲翔不禁淚如雨下。

他萬萬料不到殺人魔心腸如此之狠，竟然連磨刀老人和温，程，林三位堡主也不放過，他一直以爲殺人魔只殺她認爲「該死」的大刀王松，做夢也想不到竟連這四個「不該死」的人也殺了！

她爲什麼要殺害這四人呢？

這四人在她下手殺害大刀王松的時候，已中了她的軟骨藥而無力行動，爲什麼還要殺害他們呢？

他悲憤欲絕，咬牙切齒道：「殺人魔！妳這個喪心病狂的女人！我不把妳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他激動得不能控制，全身因憤怒而發抖不止，恨不得立刻抓到殺人魔將她撕成一片片！

但最後，他還是勉强控制自己的情緒和怒火，找到一顆石頭，在石頭上寫下「磨刀老人及三位堡主已遇害，速設法上來」幾個字，然後走到懸崖邊緣，把石頭投落峭壁下去。

他知道涂丘二女和成家兄妹一定會聽到石頭落地的聲音，而找到自己投下的石頭，他希望成家兄妹能够在涂丘二女的協助下登上鬼門關，來處理這個善後。

投下石頭之後，他才有心情察看周圍的一切，大刀王松的石像他已看過不止一次，現在引起他注意的是石像前的一灘血，那顯然是大刀王松的血，血從石像前一路洒到臨江的懸崖邊緣，可以想見大刀王松在被處「去勢」之刑後，即一路奔向懸崖，縱身投入百丈下的江中……

他凝視着眼前的五尊石像，覺得這是毀廢石像的時候了，於是走到「神州涂嘯天」的石像跟前，將石像舉了起來，重重的摔到地上。

「轟！」然一聲巨响，那石像攔腰而斷！

他又把斷成兩截的石像摔得粉碎，然後再舉起「玉簫書生丘清泉」的石像，用力的摔了下去……

他不是「遷怒」到石像身上，而是認爲這些石像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殺人魔殺人立像，乃是對死者的一種凌辱，他早就想毀掉它，以前所以未動手，是把這些石像視爲一項綫索，希望從石像上找到殺人魔，而現在他已知道殺人魔是誰，所以認爲不該再讓死者的石像立在鬼門關上，受殺人魔的凌辱了。

他瘋狂似的將五尊石像逐一摔碎！當摔到大刀王松的石像時，涂丘二女和成智雄成守仁已趕上峯巔來了！

涂丘二女各用一條繩子，將體力未復的成智雄和成守仁拉上了峯巔！

成智雄跌跌撞撞的奔到近處，一看温，程，林三人的情形，登時面色慘白，嘶聲大叫道：「是誰殺害了他們？是誰殺害了他們？」

然後，他和成守仁撲到温，程，林三人的屍體跟前，失聲痛哭起來。

華雲翔咬牙切齒地道：「殺人魔！是

殺人魔幹的！」

涂丘二女見他將五尊石像摔得粉碎，驚愕的叫道：「你摔毀石像幹麼？」

華雲翔冷笑道：「不摔毀它，難道要留着給人欣賞不成！」

涂丘二女這才明白他的意思，她們轉對磨刀老人四人的屍體驚望着，駭然說道：「你親眼看見殺人魔動手殺害了他們四位！」

華雲翔憤怒地說道：「我趕到此地時，他們已死了，這不是殺人魔幹的還會有誰！」

涂香香眼淚奪眶而出，道：「她爲什麼要殺害他們四位？她沒有殺害他們的理由啊！」

丘惠珠也哭了起來。

華雲翔吼道：「別哭了，咱們立刻找她拚命去！」

成智雄痛哭道：「她離開咱們時，還說他們很好，原來是騙人的！這該死的瘋婆子，我非殺了她不可！」

丘惠珠道：「也許動手的是那四個死神呢！」

華雲翔沉聲道：「不管是死神幹的或是金頭陀三人幹的，如無她授意，他們絕不敢下此毒手！」

成守仁大哭道：「天啊！我們七劍堡是完了！我們與她無冤無仇，她竟下此毒手……」

五個人面對四具屍體流淚，激動，憤怒，都恨不得立刻找上殺人魔，跟她拚個死活，但最後他們終於不得不冷靜下來，因爲他們必須先處理四人的屍體，也必須耐心的等待恢復體力，然後才能籌劃和進行報仇的事……

× × ×

梵淨山是貴州第一名山，山勢崢嶸雄大，風景之美不下天台，山中多古刹，春日進香者日以千計，由金刀峽而上，中有飛橋相接，攀援上下，如蹈空而行，爲山中之一奇景。

大悲庵，就在金刀峽左方一座高峻的山峯上，由於山徑崎嶇難行，是以上大悲庵進香者並不多。

這座大悲庵，却比地獄庵大得多，有前中後三殿和東西廂房，像地獄庵一樣，四周圍着高牆，充滿神秘的色彩！

庵中住的不是尼姑，而是一羣帶髮修行的老婦人，事實上這座大悲庵才是姊妹會的總會址，主持人也正是寇氏——妙蓮師太！

七月四日，妙蓮師太回到了大悲庵來了。

跟她一起回來的，還有她的四個死神和金頭陀，九命妖童兩人！

她一回到庵中，就把一個老婦人召到面前，說道：「雲姊，妳的事情已經解決了！」

老婦人合十一禮道：「多謝主持人，但小女怎未跟隨主持人回來？」

這個老婦人曾在巴山腳下出現過，她就是凌蘭心的母親，被大刀王松始亂終棄的女人！

妙蓮師太道：「令愛不見了。」

老婦人面色一變，驚呼道：「噢，不見了？」

妙蓮師太點點頭，道：「看情形，妳女兒是不想再回到妳身邊來了。」

老婦人失聲道：「這是爲什麼？」

妙蓮師太冷笑道：「她變了！當我要處死王松的前幾天，她忽然心軟了，要求我饒恕王松，說什麼無論如何王松總是她的生父，我沒有理她，她就含淚而去，那以後就沒再見到她了。」

老婦人呆了半晌，忽然淚如雨下，無力的坐入椅子，發出絕望的聲音道：「天啊！她怎可離開我？怎可棄我而去？」

妙蓮師太道：「妳也不必太傷心，女孩子一長大，總要離開父母的，妳只當她嫁了人不就得了？」

老婦人悲聲道：「不，這和出嫁不一樣，我知道她是不要我這個母親了！」

妙蓮師太道：「聽說她曾求妳不要處死大刀王松？」

老婦人道：「是的，可是我沒答應，我恨透了王松，他毀滅了我的一生，我怎能饒恕他？」

妙蓮師太道：「如今王松已死，妳可以愉快的過日子了！」

老婦人悲泣道：「可是她……我的女兒，她却不要我了！」

妙蓮師太說道：「她現在正在氣頭上，也許過一陣子，她氣消了，就會回來看妳。」

老婦人搖頭道：「不，她的個性我最了解，她說不回來就一定不回來……」

妙蓮師太微笑道：「她並沒有說不回來呀！」

老婦人哭道：「有的！她要求我寬恕王松時，我沒答應，她就說如果王松死了，她和我的母女關係也就結束了。」

妙蓮師太道：「結束就結束算了，反正妳是本會之人，本來就不依靠她過日子，怕什麼呢！」

老婦人似乎沒聽到她的話，一臉惘然之色，喃喃說道：「難道我做錯了？難道我不該報仇？爲什麼她會反對處死王松？難道她認爲王松是她的父親？他沒有養她，他根本就不知有她這個女兒……」

妙蓮師太道：「好了，不要再說了，妳回房去休息吧！」

老婦人點點頭，舉袖拭乾眼淚，起身走了進去。

妙蓮師太轉望「涂嘯天，丘清泉，歸揚銘，華玄圃」四個死神，含笑道：「你們也該恢復本來面目了吧？」

涂嘯天笑道：「是的，不過我們要跟妳商量一事……」

妙蓮師太問道：「什麼事？」

涂嘯天道：「關於創組『五王帮』之事。」

妙蓮師太眉頭微皺道：「那別急，過幾天再說吧！」

涂嘯天道：「可是我們希望打鐵趁熱，馬上去佔領七劍堡。」

妙蓮師太道：「你以爲佔領七劍堡是容易的事？」

涂嘯天道：「我們認爲不困難。」

妙蓮師太道：「溫，程，林三人不是容易收拾的人物，而且堡中高手也不少，你們沒有充份準備，只怕——」

「丘清泉」接口笑道：「這一點，會主可不用担心，不瞞妳說，溫，程，林三個人——」

「涂嘯天」連忙打岔說道：「不錯，溫，程，林三人雖然身手不凡，但我們有絕對把握擊敗他們！」

妙蓮師太冷笑道：「沒有我，你們也有把握擊敗他們麼？」

「涂嘯天」道：「我們四人再加上會主的三大護法，即可一舉擊潰七劍堡。」

妙蓮師太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派出我的三大護法協帮你們？」

「涂嘯天」道：「是的。」

妙蓮師太沉吟一會道：「她們自從涂，丘，歸三人死了後，即未再離開本庵，一心一意於修行，只怕不肯帮助你們去殺人的……」

「涂嘯天」道：「我們帮助她們報仇，除去了涂，丘，歸三人，現在她們也應該助我們一臂之力才對，會主不妨問問她們看，說不定她們會答應的。」

妙蓮師太不悅道：「涂，丘，歸，華四人是我殺的，不是你們！」

「涂嘯天」道：「但如無我們四人協助，會主怎能順利的替她們報仇？」

妙蓮師太道：「她們三人武功並不高，爲了要報仇，都得求我帮忙，怎麼能協助你們消滅七劍堡呢？」

「涂嘯天」笑道：「會主說這話，就表示會主對她們的近況不大了解。」

妙蓮師太目光一注，沉聲說道：「怎麼說？」

「涂嘯天」道：「實不相瞞，我們四人曾將各人的武學偷偷傳授給她們，現在她們的身手已非往昔可比了。」

妙蓮師太大怒道：「好啊，原來你們暗中勾結，不把我放在眼裏了！」

「涂嘯天」欠身一笑道：「會主言重，我們對會主若不尊重，也不會向會主提出這個要求了。」

妙蓮師太斷然道：「我不反對你們組織『五王帮』，也不反對你們消滅七劍堡，但現在還不到時候！」

「涂嘯天」道：「怎還不到時候？」

妙蓮師太道：「因爲華雲翔等人不久將到這裏來，等解決了這件事再說吧！」

「涂嘯天」哈哈一笑道：「那幾個毛頭小子有何天大的本事，會主何必懼怕他們？」

妙蓮師太道：「他們幾個人我自然不怕，但別忘了還有一個磨刀老人，此外溫，程，林三人可能也會前來助陣，你們這一去，叫我一人如何應付得了？」

「歸揚銘」道：「老大，會主的顧慮極是，咱們還是暫時留下來，等解決了華雲翔等人之後，再去七劍堡便了。」

「涂嘯天」想了想，點頭道：「也罷，就這麼辦，但不知他們何時會到？」

「歸揚銘」道：「我看不出半月之內，一定會到。」

「涂嘯天」回望妙蓮師太問道：「會主意下如何？」

妙蓮師太點頭道：「好，等與華雲翔等人了結之後，我們一起去攻佔七劍堡，再在七劍堡宣佈成立五王帮。」

於是，談話到此，四死神起身入內而去。

妙蓮師太也正要起身回禪房歇息，忽見一個老婦神色慌張的奔入殿上，說道：「會主，不好了，雲姊上吊自盡了！」

妙蓮師太一驚道：「什麼？」

那老婦道：「凌蘭心的母親懸樑自盡了！」

妙蓮師太臉色一陣蒼白，驚問道：「死了麼？」

那老婦道：「是的，我剛剛進入她房中，發現她吊死在樑上，就趕緊將她解下來，但已救不活了！」

妙蓮師太顰眉道：「哼，這不太傻了麼？她要求我代她報仇，如今大仇已報，怎麼反上吊自盡了？」

那老婦道：「我看一定是與她女兒的不回來有關，會主快去看看她吧！」

妙蓮師太輕嘆一聲道：「我不要看，妳去找幾個人爲她辦理後事，把她掩埋算了。」

語畢，舉步出庵。

她慢慢的走到庵外，面對羣山站立發痴，她忽然感到很寂寞，覺得整個天地之間只剩下自己……

× × ×

在一間廂房之內，涂嘯天，丘清泉，歸揚銘，華玄圃正在做恢復本來面目之事，他們各由面上揭下一層薄薄的人皮下來，再把面上的易容膏，一塊一塊的刮了下來……

不多久，四人的眞面目，都顯露出來了。

「涂嘯天」的年紀比眞正的涂嘯天要年輕得多，約只四十五歲，面貌也頗英俊，是個「書生」型的人物。

「丘清泉」的實際年齡也只四十餘歲，長得獐頭鼠目，比眞正的丘清泉難看多了。

「歸揚銘」也是四十歲之譜，相貌和眞正的歸揚銘一樣粗獷，但透着幾分兇暴之氣。

「華玄圃」則其貌不揚，只是一對蛇目銳利無比，看來是個冷酷的傢伙。

他們四人剛剛恢復廬山眞面目之後，房門忽地被人推開，走進了三個中年婦人來。

這三個婦人衣着相同，容貌甚是端莊秀麗，乍見之下，確如一般常見的那類篤信佛教的信女，但只要仔細一看，就會看出，她們都帶有一絲無法掩飾的妖冶之氣的。

假涂嘯天看見她們入房，立刻上前摟住其中一個，在她臉上親了一下，輕輕聲笑道：「賊婆娘，這一陣，我想得妳好苦了啊！」

那女人輕輕揍了他一拳，將他推開，嗔笑道：「不要臉，這是什麼時候，被她瞧見了可有你受的！」

假涂嘯天笑了笑，說道：「她現在在那裏？」

那女人說道：「正在庵外發呆，她聽到了凌蘭心的母親自盡了，好像很傷心的呢。」

假涂嘯天輕蔑的一笑道：「過了今天晚上，更有她傷心的了！」

那女人問道：「她同意你們的主張了麼？」

假涂嘯天道：「她要我們等對付了華雲翔他們之後，再去七劍堡，但我們可不想等了，我們已商量好，決定與她來個不告而別！」

那女人又問道：「我們三人呢？」

假涂嘯天笑道：「妳們當然要跟我們一起去，如今目的已達，妳們沒有再留在這裏的必要了。」

那女人笑道：「我早想離開這地方，這幾年天天吃素，早就吃倒了胃口——什麼時候離開？」

假涂嘯天道：「今夜三更。」

那女人說道：「那麼，我們得準備一下了。」

假涂嘯天道：「不要準備什麼，免得被她察覺，到時候說走就走。」

那女人担憂地道：「萬一被她發覺了呢？」

假涂嘯天道：「那就合力把她幹掉，老實說，我可不想讓她成為『五王帮』的老大，這個女人性情雖然偏激，但絕非此道中人，我們已利用她除了涂，丘，歸，華四人，今後再不需要她了。」

那女人笑道：「到底是『五王帮』還是『七王帮』？」

假涂嘯天笑道：「當然是『七王帮』，我們怎敢將妳們三人剔除呢！」

那女人道：「你敢把我們三人剔除，我們就跟你拚個你死我活！」

假涂嘯天揮揮手道：「好了，妳們出去吧，不要在這房中停留太久，免得給她疑竇。」

× × ×

在鬼門關這邊——

當成家兄妹恢復了功力，與華雲翔，涂香香，丘惠珠回到了歇神灘的時候，已是七月二日的黃昏時分，七人回到茅屋，把磨刀老人及温，程，林三人遇害之事告訴王健一和歸志彪等人，歸志彪一聽之下，不禁掉下淚來，悲憤地道：「找她去！咱們立刻找她算賬去！」

華雲翔黯然神傷地道：「咱們當然要找她算賬，不過……」

他轉望王健一問道：「少鏢頭的體力是否恢復了？」

王健一點頭道：「已恢復大半，大概過了今夜即可完全復元。」

華雲翔說道：「那麼，咱們先去尋找令尊的遺體，明早，再動身去梵淨山大悲庵。」

王健一道：「家父的遺體已埋葬於屋外那竹林中了。」

華雲翔一怔道：「哦，你們在何處找到的！」

王健一搖頭道：「不是我們四人找到的……」

華雲翔詫異道：「不然是誰？」

王健一站起往外走去，說道：「你們來看看吧。」

衆人於是一齊跟出，來到埋葬涂、丘、歸、華四人的竹林內，只見「大儒俠華玄圃」的墳墓旁邊多出了一座墳墓，墓碑上寫的是「大刀王松之墓」六個字！

華雲翔驚奇道：「是誰撈起令尊的遺體，將他掩埋於此的？」

王健一搖頭說道：「不知道，昨天我們四人回到此處時，就發現了家父這座墳墓。」

華雲翔忽然想起了凌蘭心，心想必是她做的，但他已答應大刀王松不洩漏「秘密」，當下故作不解地道：「這事當眞奇怪，莫非是殺人魔派人前來撈屍掩埋的不成？」

王健一冷笑道：「她既忍心殺害家父，又豈肯做這種好事！」

華雲翔道：「唔，是的，不過這事遲早可查明白，咱們回屋裏去吧。」

一行人回轉屋中，涂丘二女乃下廚燒飯，其餘之人便在廳堂上商量報仇之策，歸志彪說道：「現在咱們須要冷靜的來估計一下，咱們十一人是否能够消滅他們一班人？管見以為，咱們需要邀請幾個帮手才成，因為說老實話，咱們實在不是殺人魔和那四個死神的對手。」

華雲翔道：「歸兄可知有那幾位武林高手肯拔刀相助？」

歸志彪道：「在下有幾位父執身手都不錯，可惜分居各地，要邀請他們相助，恐怕要半年的時間……」

成智雄道：「敝堡有數十位劍士，身手頗過得去，在下可以命令他們趕來助陣的。」

華雲翔點點頭，說道：「有一件事，在下覺得十分奇怪，上次在下去長安時，曾在途中找到一個丐帮弟子，通知他跛脚仙被殺害的消息，照說丐帮帮主龍正宗聽到這消息時，應該會趕來才對，可是到現在却不見他的影子。」

歸志彪道：「正是，跛脚仙是他的師父，那有聽到師父遇害而不來之理？莫非那丐幫弟子沒有把消息傳遞上去，因此龍正宗不知道？」

華雲翔道：「這等大事那有不傳遞上去之理，我看可能有別的緣故。」

歸志彪道：「難道說他們已無師徒之情？」

華雲翔道：「龍正宗好像不是這種無情無義的人物，也許他正好遠赴某地，不及趕來。」

歸志彪道：「他們丐幫有九位長老武功極高，若有龍正宗和那九位長老協助，必可一舉殲滅殺人魔一幫人。」

華雲翔道：「正是，小弟也是這麼樣想……」

正說着，忽聽屋外不遠處傳來人語聲，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看，那邊有一間茅屋，大概就是這裏吧？」

華雲翔心頭一震，站起道：「有人來了！」

衆人連忙亮出兵器，準備應變。

華雲翔做了個手勢，示意衆人暫時躲藏起來，然後舉步走了出去。

一跨出屋門，就看見了五個人！

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來的竟是五個鶉衣百結的老叫化！

為首一人，年約六十出頭，長得異常粗壯，滿面虬髯，雙目精光逼人，手拄一支九節竹棒，如非身着鶉衣，看起來倒有大將之風。

後面跟着的四個老叫化，年紀都在七旬以上，白髮蒼蒼，但毫無老態龍鍾之象，手上各拄一支八節竹棒，神態均有清逸出塵之相！

華雲翔一見之下，心中大喜，連忙上前迎接，拱手施禮道：「來者莫非是丐幫幫主龍正宗老前輩？」

為首的老叫化停下脚步，目光烱烱的打量他片刻，開聲道：「你是何人？」

華雲翔恭聲道：「晚輩華雲翔。」

為首的老叫化「哦」了一聲道：「原來你就是華大俠之子——老叫化正是龍正宗！」

他說話的聲音十分宏亮，每一個字都像含蓄着千鈞之威力！

華雲翔再拜道：「晚輩拜見龍幫主，剛才晚輩等人還在提起龍幫主，不想龍幫主就到了。」

這時，躲藏在屋裏的王健一，及成家兄妹一聽來的是丐幫幫主，便齊一走了出來。

龍正宗一看走出來這麼多人，似感意外，問道：「這幾位想必就是涂，丘，歸，王四位大俠的後人了？」

華雲翔乃一一為他引見。

龍正宗也介紹了隨來的四個老叫化，原來正是丐幫九位長老中的四位——霹靂神丐，追雲神丐，鐵指神丐，鬼脚丐！

都是武林中人人知曉的人物！

雙方寒暄叙禮之後，華雲翔把他們請入屋中坐下，然後問道：「龍幫主等為何今日才到？」

龍正宗面呈嚴峻道：「老叫化等本來可在前天晚間趕到此處，不想出了意外了——王總鏢頭是否已遇害了？」

華雲翔點頭道：「是的，還有磨刀老人和七劍堡的温，程，林三位堡主也不幸遇害了！」

龍正宗神色一變道：「噢，殺人魔竟連他們四位也一起殺了？」

華雲翔黯然一嘆道：「正是，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下，把連日來所發生的一切，詳細的說了一遍。

龍正宗聽得十分激動，沉聲道：「現在她和那四個死神都走了！」

華雲翔說道：「是的，她在臨走時，留言說如要報仇，可去梵淨山大悲庵找她，晚輩等已決定明日動程，去與她決個生死。」

龍正宗濃眉一聳，長嘆一聲道：「要是老叫化等不遭遇那場意外，也許能够阻止她殺人，這難道是天意？」

華雲翔問道：「龍幫主等遭遇了什麼意外？」

龍正宗道：「老叫化等由酆都那邊請船過江，不意船到江中突然翻覆了，我們五人都不諳水性，被水冲出數里，若非遇上一艘漁船，我們五人，都已經葬身魚腹了！」

華雲翔驚詫地道：「船是怎麼翻覆的呢？」

龍正宗道：「當時天很黑，視界不明，船到江中時，竟被一截由上游冲下的樹頭撞上，由於該處水流湍急，一撞之下，登時翻覆，老叫化也就落了水，幸好我們即時抓住那截樹頭，才沒溺斃。」

華雲翔道：「那船伕呢？」

龍正宗道：「他會泅水，獨自泅水上岸去了，而我們五人就順流直下，因為是晚上，附近又不見船隻，無法呼救，只好緊緊抱住樹頭，任其飄流，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昨天早上，才遇上一艘漁船，那捕魚的把我們救起，讓我上岸，可是我們已精疲力竭，休息了好半天，才有力氣趕路。」

華雲翔道：「原來有此變故，晚輩一直感到奇怪，還以為幫主遠在某地來不及趕來呢。」

龍正宗嘆了口氣，說道：「所以這是天意，要是不發生這意外，就可及時趕到此地了……」

他又長嘆一聲，才問道：「關於家師遇害的經過情形，華少俠，你可曾親眼看見？」

華雲翔道：「他老人家遇害時，晚輩等不在場，不過他是被那四個死神圍攻而死的不錯……」

他又將跛脚仙被殺害的情景，說了一遍。

龍正宗和四長老聽得眼淚直流，霹靂神丐重重一拍桌子瞋目厲聲道：「他媽的，老叫化不把他們一個個釘死在他老人家遇害之處，老叫化就不叫霹靂神丐！」

鐵指神丐目注華雲翔問道：「聽說那四個死神的面貌和涂，丘，歸，華四位大俠一模一樣，是眞的麼？」

華雲翔點頭道：「是的，但那是化裝的，磨刀老人推斷他們四人中的一個必是『千面書生諸葛棠』，因此才有那樣高明的易容術。」

鐵指神丐又問道：「他們為何要冒充令尊四人的模樣？」

華雲翔道：「用意在嚇阻武林人士的干涉及造成撲朔迷離的局面罷了。」

龍正宗道：「家師現埋在何處？」

華雲翔道：「就在附近山上。」

龍正宗道：「華少俠可否領我們去看看。」

華雲翔道：「好的，幫主等請隨晚輩來。」

說罷，領着他們出屋，往山上而來。

不一會，已到跛脚仙當日遇害的崖壁下，華雲翔手指崖壁又將當日跛脚仙被釘死在那上面的情景叙述一番，然後領他們來到跛脚仙的墳墓之前，一指墳墓道：「這就是他老人家的墳墓，晚輩等由於要協助王少鏢頭解救其父，不暇將墳墓造的很好，心中甚感不安。」

龍正宗和四位長老沒有說什麼，一齊在墳墓前跪下，默默的流淚叩拜。

× × ×

次日清晨，老少十六人立即動身南下，往梵淨山而來。

由於梵淨山是在黔境，距離僅六百里路，而七劍堡則在蜀北劍閣，距離將近九百里路，一南一北，因此成家兄妹也就打消返堡邀幫手的念頭，而隨衆人一起南下，大家認為有龍正宗及四長老出馬，殲滅殺人魔及四死神等已非難事。

十六人個個報仇心切，故一路上未多躭擱，連程疾趕，第三天中午，已然趕抵梵淨山下。

衆人在山麓略事歇息，養足精神體力，午後即起程上山趕來。（下期續完）

女俠飛山燕故事之一

梁 楓・文
培 新・圖

飛燕魔龍



蠑首千金價　玉匕兩家血

黃昏時分，片地金光。長江險峽之旁，「飛山燕」李紅霞獨自徘徊沉思。

由巫山智勇峰下來之後，李紅霞一連兩天兩晚遇到四次騷擾，一些不明來歷的人尋釁。以李紅霞過往的性子，玄女劍一亮就要了他們的好看。

可是現在，她變得沉靜世故了，她已是江湖上成名的女俠，她不能亂開殺戒，她必須抓住一個生口，追尋他們挑釁的原因。

她正沉思中，耳邊忽覺一陣輕風吹過。

這陣風來得無形無影，耳目精靈的李紅霞立刻分辨出又有高手來到了。

她忙俯身拾起一塊小石子向風來的方向飛去，只聽得「叮」的一聲細响，又掉下一顆朝陽神芒，李紅霞的小石塊正好躺在它旁邊。

李紅霞抬頭一望，遠處一株大樹枝正輕輕搖動一下，顯見方才那裏有人站過的。

她抬頭冷笑一聲說：「那道上的朋友，請亮相。」連說了兩句，也沒有回應。

李紅霞拾起地上的朝陽神芒，放入囊中。這已是第五次了，眞是令她迷惑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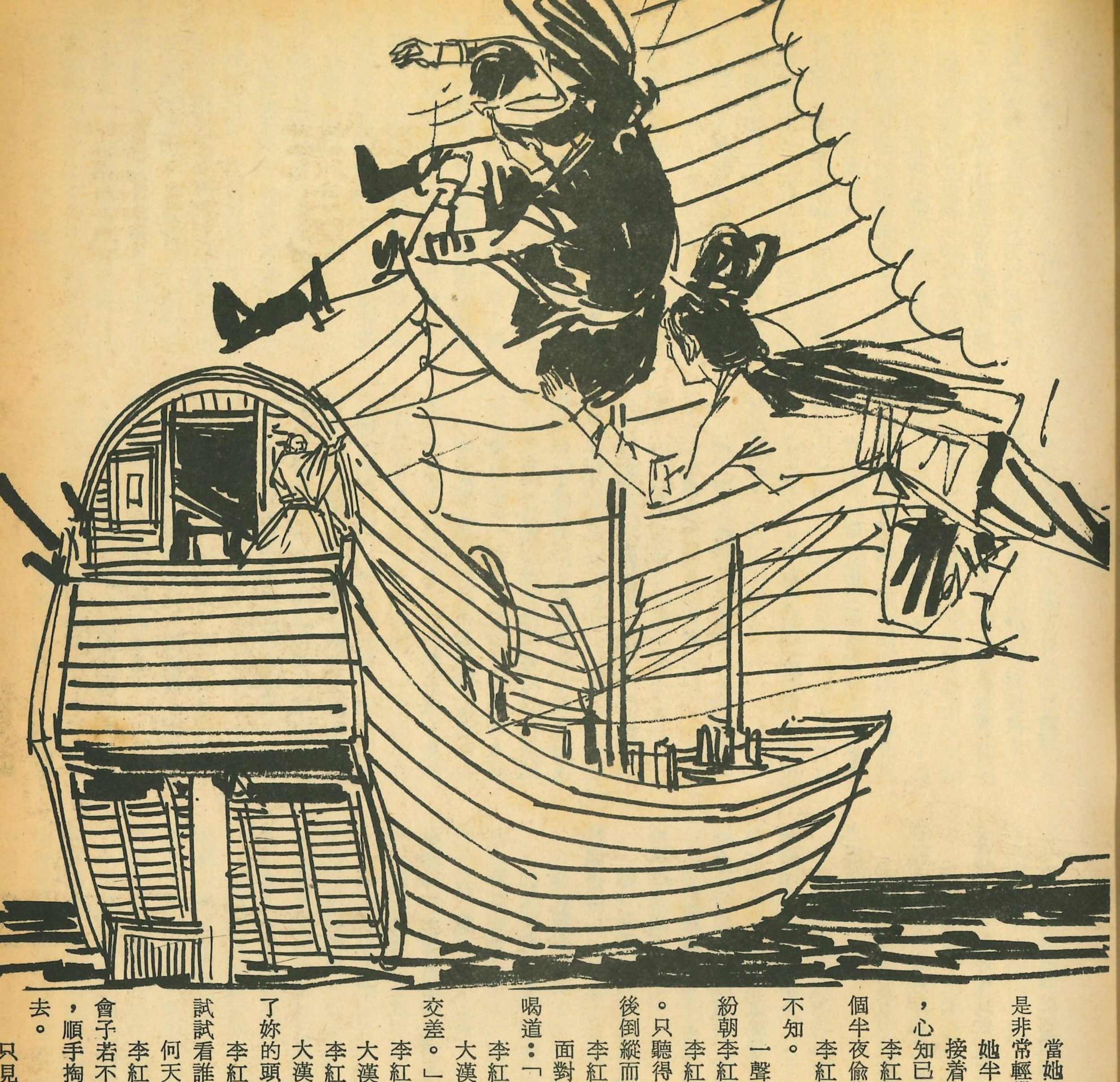
神芒是巫山朝陽峰特產，除了她師父眞空長老，師兄曹敏通會用作暗器之外，是誰採摘出來的？朝陽峰在巫山之上，高揷天雲，人跡罕到，是誰又上去了？

李紅霞十分迷惑，對那五番用神芒騷擾自己的人莫測高深。此人似是警告，並無惡意。但既是沒有惡意，又何不亮相呢？

李紅霞這番離開巫山，是爲了回去鄂地舊居掃墓，並尋找久別的妹妹，是以並無心情和江湖上朋友週旋，她收下朝陽神芒後，繼續行程。

李紅霞酷喜自然，習慣住宿山間水濱，晚上她不找尋宿店，就在江邊蘆葦旁枕了行囊酣然沉睡。

蘆葦在晚風中搖曳，正是風吹草動呼呼有聲，其聲有韻有緻，李紅霞慣於享受這樣幽美的境域。



當她正入夢鄉時，忽地發覺左邊的蘆葦和風聲極不調應，這雖然是非常輕微異樣，精靈如李紅霞早已知道事情不平凡了。

她半撐起了身，靜觀其變。

接着，右邊蘆葦，和其餘兩邊也同樣發出悉悉之聲，她冷冷一笑，心知已被包圍了。

李紅霞是成名女俠，大江南北沒人不知道她的名氣，若說一二十個半夜偷襲的鼠輩，決不在她心上。

李紅霞細細分辨足音，看似有十來個人，她索性仰躺地面，詐作不知。

一聲呼嘯，四面齊齊吶喊，閃電似的圍了上來，數不清的兵器紛紛朝李紅霞砸下。

李紅霞手中早掏定一把神芒，用「滿天花雨」手法，向四圍洒去。只聽得一陣叮叮噹噹的响聲，衆人出其不意「啊呀」一聲，齊齊向後倒縱而去。

李紅霞乘機跳起，喝問：「這是則甚？」

面對李紅霞的，是一個彪形大漢，手中亮着一口大扑刀，怒沖沖喝道：「姓李的，我們正找妳。」

李紅霞冷然問道：「我們有過節嗎？」

大漢恨聲道：「過去沒有，現在有了。我們奉命要帶妳的頭回去交差。」

李紅霞笑問：「我的頭值多少錢？」

大漢道：「可以換一把交椅。」

李紅霞點頭道：「看來你們是帮會的麼。」

大漢嘿嘿一聲笑道：「妳沒猜錯，我是青竹會的敎頭何天鵬，拿了妳的頭，就可以坐上一把交椅。」

李紅霞哈哈一笑道：「還沒聽見誰敢這樣和我說話，小輩，來，試試看誰輸掉這顆腦袋。」

何天鵬一聲：「上。」四面八方的人刀劍並舉吶喊着圍了上來。

李紅霞最恨以衆欺寡，對方全是男人，仗人多欺負一個姑娘。這會子若不是身懷絕技的李紅霞，必定要大大吃虧了。因此她也不週旋，順手掏摘了一把蘆葦當作兵器，一招「綿裏放針」柔柔的向四面洒去。

只見蘆葦迎着月光亂幌個不住，有如波浪似的綿綿盪了開去，一

羣大漢手中兵器碰在蘆葦上被震得劍波亂閃，刀劍不由自主向旁盪了開去。

何天鵬冷笑一聲道：「原來會巫術，大夥兒一起上。」他儼然是羣伙領袖，手中刀一招，十多人又圍了上來。

李紅霞可被惹惱了，沉聲：「放着生路你們不走，這是死路你們却要闖進來。不給你們點顏色看，還當我害怕了。」她那把蘆葦立時使了開去，招數竟和刀劍一般詭異快捷，把砸過來的十多般兵器橫砸直搗的，或盪了開去，或打落地上。

這些鼠輩別說十多個，百多個也不在李紅霞心上，只因她是有分寸的姑娘，決不妄開殺戒，何況這些人與她並無仇恨。

李紅霞再使幾招，大漢們竟被追得四下退後。她瞧着痲煩，手中蘆葦一緊，跨步向前，一把蘆葦末端分開，形如掃帚，她竟避過衆人兵器，直奔向他們手腕上而去。她使出了打穴手法，只聽得一衆大漢陣陣呼痛之聲，紛紛拋下兵刄急退開去。

李紅霞冷笑道：「走慢些，我要打落你們的腦袋。」

衆人見她並不用兵器就露了這麼一手，方才來時的氣燄已殺了一大半，只因爲自己都是堂堂大男子，被這麼個俏生生的小姑娘制住了，走又不成話，打又不對勁，呆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這也不過是那麼一瞬間的事，何天鵬是奉命行事，一把交椅又誘惑他，他呆了一剎後，立即又衝向李紅霞，口中不乾不淨的罵道：「小丫頭，別瞧妳會使巫山妖術，大爺可不怕妳。」他一口刀又向李紅霞當頭砸來。

李紅霞不過畧過半招就知道對方有多少功力，對這樣的鼠輩，她委實感到痲煩，便用蘆葦一揚，盪開他的刀，左脚上步，輕輕一挑他的下盤，何天鵬只來及「啊呀」叫了一聲，便仰天倒在地下。

李紅霞右脚踏住何天鵬肩膊，蘆葦指住他的鼻頭，喝問道：「昨天可是你們搗的鬼？」

何天鵬被踏在脚下，動彈不得，畧畧轉身，肩膊火辣的劇痛得似要折斷一般。他知道李紅霞功力深湛，决非自己所能應付的，不說實話只有吃眼前虧，因此忙道：「我們是今天才遇上妳的。」

李紅霞又喝問：「神芒那裏來的？」

何天鵬忙道：「我不知什麼神芒。」

李紅霞畧一沉思，想着打神芒的人輕身功夫很好，决不是這批膿包可比，因此也相信了大漢的話，但却不能不追問道：「誰派你們來？」

何天鵬老老實實回答說：「舵主方天龍。」

李紅霞冷笑問：「殺我？」

何天鵬忙不迭的點着頭說：「這不是小的意思，小的再不敢了。」

李紅霞道：「好！我不殺你們，快走吧！」

她右脚一鬆，何天鵬有如去了壓頂泰山，立時渾身輕快，他一跳而起，轉身就跑。

李紅霞大喝一聲：「慢着。」

何天鵬立刻住了脚步，呆在那裏。

李紅霞沉聲道：「爲什麼要殺我？」

何天鵬遲疑着不曾回答，李紅霞將手中蘆葦向他擲去，何天鵬聽得風聲忙回頭看，只見一把蘆葦有如一口長劍似的向他狂刺而來，嚇得他大叫饒命。

李紅霞和何天鵬相距不過二十來步，在何天鵬高叫之際，李紅霞已經以迅快得難以分辨的身法，身子一幌，就追上那把蘆葦，將它抓住。

蘆葦已打到何天鵬眼前，眼看就要射入心房了，却又忽然停住。

何天鵬這一嚇，已是心胆俱裂，魂飛魄散地站在那裏。

李紅霞再問一句：「爲什麼？」

何天鵬這番不敢不回答了，忙道：「是因爲舵主知道胡家堡胡培德勾結了妳要呑併青竹會。」

李紅霞揚眉道：「胡家堡在那兒？」

何天鵬忙道：「在蛇山脚下。」

李紅霞點頭說：「好得很，我正要去那裏。」

她一擺手，何天鵬這回沒命的飛逃，連伙伴也顧不及了。

李紅霞望望地下，竟留下許多兵器，她冷笑一聲，揚起右手，向散在四週的兵器一揮，只見一陣急風捲地而起，將諸般兵器一併吹落河中。

李紅霞再也沒有睡興了，索性趁着夜色趕路。

走上兩個時辰，忽地嗅到一陣清清的香味，由右方樹叢間飄然吹來。

李紅霞自幼最愛花草，她種植過許多奇花異卉，遠遠嗅到氣息就能分辨出花草的名字。

可是找到這陣幽香似蘭非蘭，似夜香又不是夜香，更不是白蘭和天玫。

李紅霞的癖好與好奇引誘她循着這陣清香追尋過去，她要找到這異種名花帶回故居。

香味越來越濃，李紅霞簡直無法分辨得出這花出自何處，即是天山上的冰梅她也見過，那有如此盪人心旌的氣息？

再走一會，前面是間半塌的古廟，異香是由那裏陣陣透來的。

李紅霞慣走江湖，深異在這樣的荒廢地方會有如此名貴的花種，心下明白必有怪異之處。但她仗着自己武藝高强，毫不畏懼，竟大步走入了古廟。

李紅霞抬頭看那廟時，只見四處蛛網滿佈，顯見長久沒有人跡，兩邊神像破破爛爛，東倒西歪，正中的一尊是關帝金身，手中的青龍刀已不見，五綹長髯也只剩下兩綹，身邊周倉的手都不見了。

李紅霞再看看地下，正中一大塊灰塵已被粗粗抹去，地上放了一朵白色大睡蓮，一朵紅色小牡丹，色澤之鮮艷，形態之美，李紅霞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原的名種，一定是來自外域。

她再看地下四週，灰塵上脚步印跡凌亂，顯見有人踐踏過。李紅霞胆大心細，一看這情況，就知道是陷阱，她只站在門邊並不進去，靜觀動靜。

一陣哈哈大笑聲透窗而來，一把粗大的喉嚨說道：「妳的異花有意思，把飛山燕女俠請到了，可是她不賞妳的臉，不進門啊！」

另一個嬌滴滴的姑娘聲音却說：「我既把她請來了，就該由你侍候了。」

那粗大的聲音接着道：「應該是我了，飛山燕，我們斷見斷見。」

說着，一條黑影穿窗而入，重重的落在地下，李紅霞面前站的是一個中年粗長大漢，他挺着肚子神氣活現的說：「飛山燕，我是潛龍寨的周志達，和妹子王心嬌來取妳的頭。」

李紅霞何等聰明，心知又是何天鵬那一路的，便笑問：「可是換一把交椅？」

周志達冷笑道：「換一個江山。李紅霞，妳口出大言，侮辱江湖朋友，妳勾結胡培德，意欲吞併綫上的朋友，不須交換什麼就可以要妳的頭。」

李紅霞冷笑一聲說：「我長住巫山，倒不知道自己的頭如此值錢。好得很，我成全你們，來拿吧！」

周志達冷冷一笑說：「李紅霞，妳敢過來。」

李紅霞見他站在那兩朵不斷放將異香的花朵右邊遠遠的，接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緩緩走出來站在他身邊。

他聲聲要李紅霞走進去，這其間不用說自然是有蹊蹺。

李紅霞點頭笑道：「你可要使詐？」

周志達冷笑說：「妳不值得我們使詐，來吧！」

李紅霞嗅着這兩朵怪異的香花能香透數里，就知道有古怪，她姑娘家心細，人還未跨步出去，就先向着地中心的兩朵花一拂手，掃出一陣掌風直撲過去。

周志達似是早知李紅霞會出這一招，也忙用左手一揚，一陣風向李紅霞撞過來，正好和她的掌風抵住。

李紅霞只使了不過五分掌力，周志達的掌力打過來，正和她抵消。

李紅霞望望周志達那得意洋洋的面色，她並不收掌，掌力反而加重過去，只聽得周志達低呼了一聲，掌心忽地下垂，李紅霞的掌力趁勢迫過去，直奔那兩朵花。

只聽得王心嬌嬌呼一聲，接着便是一陣輕輕的爆炸，石花四射，兩朵大花花心裂了開來，一陣更濃更香的烟味夾着氣息四散飛開。

王心嬌和周志達忙向自己口中拋了一些物事，傲然得意地瞧着李紅霞。

李紅霞已知道是迷魂之類的藥物，但她自幼在巫山上服過師父眞空長老煉了十年的百花精丸，和得自帝王陵墓中的千年古參，她對迷藥和毒藥已有了天然的抗拒力，是以只消運運氣，那怪異的花香就不能將她悶倒。

周志達見李紅霞俏立着微笑，心下大驚，王心嬌則怒斥道：「妳這妖婦，怪道妳如此野心。看劍。」說着，仗了手中長劍直奔李紅霞。

李紅霞雖然有稀世寶劍玄女劍隨身，却從不輕易出手，王心嬌一劍分心刺來，她只是一移身子，輕輕避了過去。

王心嬌一劍刺空，更加大怒，忙挽個劍花，一翻手又刺來。

李紅霞還未及避開，就聽得一陣聲息由上而下，沙沙的破空而來。

王心嬌只道是有人由樑上偷襲，忙收劍翻身向上刷刷連使兩劍。

但李紅霞則瞧清楚，落下來的人頭下脚上，竟是軟綿綿的，也沒有拿兵器。她連忙一飛身躍起，左脚踢開王心嬌的長劍，右脚將那人倒向後踢，飛落在自己身後，她才重落地上。

這只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王心嬌長劍被踢，怔了一下，看清楚地上躺着一個人，冷笑道：「原來妳還帶了這麼不濟事的一個幫手。」

李紅霞也冷笑道：「我沒有幫手，再找找吧！說不定還有人呢！」

話聲未了，只見樑上又跌下一個人來。王心嬌一見，忙舉劍刺去。

這回李紅霞沒有出手幫助，是那人自己一招格開了去。

李紅霞看見一個書生站在面前，雖然怒眉橫揚，却是斯文秀氣，他望望周志達，一陣冷笑。

周志達恍然笑道：「原來是百合島少島主到了。」

王心嬌見了那年輕人，臉上立即換了笑容，迎上前道：「劉飛虎，可是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劉飛虎望了李紅霞一眼，冷冷笑說：「我還以飛山燕是多兇的女人，沒想到竟是俏生生的標緻姑娘。李姑娘，妳若肯做百合島的少島主夫人，我就不殺妳。」

李紅霞見他輕薄，大爲震怒，正想教訓他，那邊王心嬌也勃然大怒了，她咆哮着說：「劉飛虎，別忘了三方盟約，這李紅霞的頭，我們是要定了。」

李紅霞心下暗笑，原來他們還有盟約的，想來三方盟約就是他們這裏的百合島，潛龍寨和先前的青竹幫了。

他們三方爲自己的頭而立盟約，可見這不是一件稀鬆的事情，必須找着那個胡培德才知道底細了。

李紅霞胡思亂想中，劉飛虎已經帶笑問李紅霞說：「李姑娘，我的建議妳可有意思？」

李紅霞雖怒他輕薄，却也恨王心嬌惡毒，有意要他們好看，便不回答，只低頭一笑。

劉飛虎立時喜上眉梢，對王心嬌一拱手說：「咱們有話明天說，這會我要保護李姑娘回敝島去。」

王心嬌大怒，一縱上前，長劍指向劉飛虎面門，惡狠狠的說：「你要走可以，她要走也可以，只留下人頭。」

劉飛虎給王心嬌那惡狠狠的形象惹毛了，手中拿着的判官筆一搖，一招「撥月撩雲」，就將王心嬌手中的劍撥開，他大步踏前，一手抓起地上昏迷的同伴，冷冷對周志達說：「你們用藥對付盟友，明天我有話說。」

周志達怒道：「我們是用來對付飛山燕的，你的人自己膿包，怪得了誰？你敢帶走飛山燕，明天在方老大面前，看你怎說？」

劉飛虎大怒道：「少爺的事，你管得着？」

他對李紅霞一搖頭說：「李姑娘，我護着妳走。」

李紅霞心下好笑，正要跨步出去，王心嬌已是一縱身隔在兩人中間，大叫道：「飛山燕，妳這狐媚子，等我先取了妳腦袋。」

李紅霞尚未摸清這些人的底細，也不

和她爭持，一揚手格開她的長劍，王心嬌第二招却又使到。

劉飛虎這時背着一個人，騰不出手助李紅霞，着急的叫：「李姑娘，拔劍。」

李紅霞搖頭微笑，使出空手入白双功夫，和王心嬌耗了幾招，王心嬌的長劍只是在李紅霞的頸邊，腋下，腹旁閃過，一招也到不了她的身上。王心嬌知自己和李紅霞功夫差得太遠，大叫周志達相助。

劉飛虎因身上負累，又不知李紅霞是否當眞吃得住，便閃在李紅霞背後，攔住潛龍寨兩個人，對李紅霞說：「妳先走，向西下江去。」

李紅霞也不願和他們盡耗着，便迅速退出向江邊直去，那裏還聽着他們在大聲叫駡。

李紅霞並非當眞去百合島，她脫開他們的糾纏，便向蛇山進發，她要找着胡培德問個明白。雖然她不計較別人對她的毀譽，但若當眞損及師父聲名時，她是不能不顧及的。

李紅霞心下想想，爲了及早明白眞相，便在夜間使出「草上飛」的絕頂上乘輕功向目的地進發，爲了不願驚動路人，她必須白晝歇息晚間上路了。

一天，她正下榻在宿店，午睡酣濃，忽地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傳來。李紅霞身手靈便，一張眼便已抓住放在牀頭的行囊，囊中的朝陽神芒已抓了一把在手，身子仍是朝裏睡着不動。

只聽得有兩個聲音在叫駡，一個是粗壯的大漢，一個是嬌柔的少女聲，連駡帶打，兵器叮叮噹噹直到她房中來。

李紅霞悄悄抬身，望見他們由窗戶進來了，想是那個打不贏的想進來躲避，另一個却不肯放鬆。

李紅霞翻身推開布帳，冷笑道：「你們可眞無法無天了，也不打聽這是什麼地方。」

那姑娘見了李紅霞，忙高聲大叫道：「紅姐姐，快救我。」

李紅霞見她手中使的是一條軟鞭，鞭法倒蠻結實，只是氣力不繼，這時使得不成氣候，不是那大漢的對手，果然十分危急了。李紅霞忍不住要問：「妳是誰？」

那姑娘力格兩鞭之後，急喘喘的道：「這個時候妳不助我，還問這些。」

李紅霞笑笑，伸手打了姑娘背脊一掌，打得姑娘踉蹌向前衝了兩步，幾乎衝入大漢懷中。

大漢連忙收勢後退，手中刀換了一個招式，怒道：「鬼丫頭，妳乳臭未乾，站立都不會，還學人偷東西。」說着手中的大刀連刷三下，刷出了結結實實的刀花。

李紅霞看了這刀法也暗暗讚了兩聲好刀。

姑娘踣跟立定之後，忙又連使兩鞭，只見那鞭仍然軟綿綿使不出勁。姑娘急道：「紅姐姐，他是壞人，快帮我。」

李紅霞笑道：「妳武功比他高强，用心應付，用不着我帮妳。」

姑娘正自發急，聽李紅霞這麼說，她無法不聚精會神使鞭，一鞭方使出，忽地覺得那鞭雖仍是軟綿綿的，却別有一番功力。

對方那個大漢猛地迎了一鞭，也自驚訝，兩鞭之下，他的長刀彷彿遇了磁石，被吸住有如千斤重，只離不開姑娘那條軟鞭。

這大漢是個大行家，見李紅霞在姑娘背上打了一掌，這姑娘的功夫就遠不同方才了。他在江湖上見多識廣，知道這是「隔山借力」的內功傳授，雖然只能濟急，不能久使，但這位姑娘既有如此內功，她若眞出手相助，自己是决然應付不來。

高手較力，並不需夜以繼日死打，三招兩式可分判高下，而此刻那大漢心下有數，忙收刀縱出圈子，指着姑娘說：「這回放過妳，下次我是必要討回它的。」說着向李紅霞一哼道：「領教了，後會有期。」便穿窗而去。

李紅霞也不理會他，只問那姑娘：「妳是誰？怎麼鬧到我房裏來？」

姑娘撲的一下子跪在李紅霞面前，哭道：「紅姐姐救我們。」

李紅霞一抬手，那姑娘另一膝蓋還沒有跪下去，身子就被抬了起來，李紅霞問她：「妳說你們，還有誰？」

姑娘道：「還有岑璧哥哥，他在隔壁房間。我們——哦，我叫朱英，我們的父母是好朋友，也不知怎麼的，張家堡失去了一口鑲金玉七首，據說這七首可以斷玉分金。

「也不知怎麼，傳說是我們兩家偷了，於是張家堡兄弟張越和方才那個張逢便率領人馬把我們兩家搜搶燒殺個一光，我們的父母也都死去，只因我和岑家哥哥那天不在家，才免了難。

「不幸張家搜不着那口七首，以爲在我倆身上，三番四次兜截，都給我們逃脫了，今天不幸又遇上，璧哥哥受了傷，我只好逃到妳這裏求救了。」

李紅霞笑問：「妳怎知道我是誰？」

朱英苦笑說：「我父親最懂兵器，也會煉劍，我熟記古今各類兵器的特徵，今早看見妳的玄女劍，這劍是稀世兵器，我一眼便認出來，所以我知道是使玄女劍的飛山燕女俠到了。紅姐姐，妳一定要救我。」說着，她撲簌簌的淚落如雨。

李紅霞默默的扶着朱英，待她哭過了，才問：「岑璧傷勢怎樣了？」

朱英「啊唷」一聲，忙穿窗奔出。

朱英人還未到窗口，李紅霞縱身將她飛平了的身子拉住，拖回房內笑道：「門在那裏。」

朱英赧然苦笑低聲說：「我急了。」

她拾起地上軟鞭，向腰一搭，那軟鞭就像一條蛇似的繞在她腰間，活像一條腰帶，看不出是兵器來。

她們走進朱英房內，只見岑璧倒在地下。朱英驚叫着撲上去扶起他，岑璧疲憊萬分張眼望望朱英，開心地一笑，說：「妳好，担心死我了。」

朱英忙道：「我好，你怎樣？」

岑璧搖搖頭說：「我不行，我的腿，完了。」

朱英忙去瞧岑璧的腿，只見他左腿有如掛麵似的軟軟的掛在那裏。駭然問道：「你動動呀！」

岑璧搖頭苦笑說道：「我廢了，他一刀挑斷我的小腿筋，英兒，我完了。」

練武的人，仗的是筋骨，骨頭斷了還

可以接駁，挑斷了筋，那是一輩子完了的事。

朱英和岑璧都明白這道理，是以兩個又傷心又痛楚，哭個不住。

李紅霞吩咐朱英把岑璧抱上牀，自己則在房中團團轉。

朱英的凄慘哭聲，岑璧的絕望嘆息，叫她十分苦惱。

朱英哭得昏昏的，又撲到李紅霞面前，哀求她救岑璧。

岑璧苦笑道：「英兒，不要孩子氣，這是無可救藥的事，妳不要煩紅姐姐。」

李紅霞忽地說道：「這不是無可救藥的傷，你們收拾一下，我去去就來。」

她匆匆去了一個時辰，又回到宿店，吩咐朱英在入夜時分背了岑璧走出荒郊野外，把他安置在一個山洞中，洞外有叢生野草把洞口掩住，成爲天然的屛障，不知這裏有山洞的人，根本無從進內。

洞中放了大堆的山草，散着十分難聞的氣息。

朱英把岑璧安放妥當，李紅霞說：「這是我下午找到的所在，也採集了藥物，如果他運氣好，或會復原也說不定，只不知道能不能忍受苦痛。」

岑璧忙道：「我大仇在身，不能不留着這個身子，只要能讓我報得父母大仇，刀山火海我都去得。」

李紅霞於是動手爲岑璧治療，她用小刀將岑璧斷筋處的肌肉割開，露出兩條分開了的細筋。單是這一手術，可沒把岑璧痛得死去活來。

幸而岑璧有如鋼鐵般倔强，他只短短的呻吟低哼，甚至暈過去。

朱英緊緊抱着他，淚流滿面，又不斷給他抹那豆大的汗粒。

李紅霞將斷筋用細細的籐草綁住，接口處敷上不知什麼藥末，然後才用止血葉將傷口掩住。折騰了半夜，總算弄妥了。

岑璧昏昏的睡着，面孔蒼白，若不是看到他游絲般的氣息，還當他死了。

李紅霞滿手是血，用葉子擦乾淨後，她如釋重負的說：「他要躺二十一天，等筋骨慢慢生長。」

朱英還惴惴不安問：「眞有效嗎？」

李紅霞笑說：「這是我師父的秘方，朝陽峰上有種生肌草，幸好我帶了些在身邊，我和師兄曹敏通曾爲我們豢養的麋鹿駁接筋骨，極具功效。」

朱英對李紅霞千恩萬謝之後，誠誠懇懇的說：「姐姐，妳對我們兩番援手，恩同再造，我們有生之日都不能忘記妳，妳若有什麼差遣，我們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辭。」

李紅霞笑道：「我沒有別的麻煩妳，只是這裏蛇山脚下，有個胡家堡，妳可知道？」

朱英忙道：「我認識胡堡主，他叫胡培德。」

李紅霞點頭說道：「是麼，他爲人如何？」

朱英道：「很正直，他有一子一女叫胡子俊，胡玉玲，我們是要好的朋友。」

李紅霞沉思一會，說：「我想去見見他們。」

朱英忙道：「我立刻帶妳去。」

李紅霞於是把洞口小心掩蓋，跟隨朱英到胡家堡去。

二人一壁談一壁走，一路上只見三三兩兩大漢迎面而來，過後不久忽又回頭超前而去，一起一起，竟有六七起那麼多。

朱英也見到了，她訝然問李紅霞：「這些人做什麼的？」

李紅霞久涉江湖，笑笑說：「看來這裏有事故發生，附近是那些莊堡？」

朱英畧畧沉吟便說：「後面是王家莊，前面是周家大屋，再過二十里就是胡家堡，只這幾處是大地方，別的不過普通人家。」

李紅霞笑了笑說：「看來是那話兒來了。」

朱英忙問：「什麼話兒？」

李紅霞點點頭，遲疑一下才說：「一會兒妳自然知道。」

李紅霞話剛說完，只見眼前一條黑影幌來，她眼明耳快，忙閃身避過，並伸手抓住那黑影。

與此同時，朱英已失聲大叫着：「暗器。」

李紅霞已經抓住那暗器了，微微笑道：「妳呼叫過遲了，這是一支傳訊鏢，我若不及時抓住，它就進入我咽喉了。」她一面說一面打量那短鏢，黑色的鏢身帶着黑綢尾巴，尾巴縛了一張紙條。

李紅霞解下來看，朱英已忙不迭搶着唸道：「妳果然來了，今晚子時胡家堡見面。」

朱英茫然說道：「原來妳約了人。」

李紅霞微微笑說：「是他們約我。」

朱英問：「是誰？看來不懷好意。」

李紅霞做事向來胆大心細，她既沒有摸清底細，這時說也無用，只微微搖頭不語，朱英等了半天不見她回答，蠻不高興的咬住了嘴唇。

李紅霞忽然說道：「妳還是回去看守岑璧的好。」

朱英愕然問：「爲什麼？」

李紅霞苦笑道：「會無好會，剛才的事妳看見了，我不要連累妳。」

朱英笑道：「別說妳是我們的恩人，就憑此刻萍水相逢的一點交情，遇上這件事也不能捨妳而去。」

李紅霞又道：「妳即使不怕危險，也該顧及岑璧。」

朱英笑道：「我們譬如昨晚沒遇上妳，不也是死麼？」

二人載談載行，不覺天已黑下來。依着李紅霞，她一個人趕路是不須兩個時辰就可到達，如今帶着朱英，她既不會輕功，也只好遷就一些了。

她想着會無好會的事，反正要應付這個謎樣的約，索性飽餐戰飯才去的好。

二人找個店家，要了一些酒飯，店小二正端着上來時，忽有一個家丁模樣的小廝捧了兩大碗鷄魚過來放在桌上笑說：「這是我們大爺賞的。」

李紅霞愕然問：「誰是你們大爺？」

小廝指指那邊桌上，一個中年的鬍鬚大漢正得意洋洋望着她們淫笑。

小廝說：「兩位姑娘吃過飯，到我們府中去侍候酒掃，爺有重賞。」

小廝左一句爺，右一句賞，把李紅霞

聽得冒火，她哼了一聲說：「去覆你那個糟爺，叫他飯後到我們府中去侍候洒掃，奶奶重重有賞。」

李紅霞這話把朱英惹笑了，她吃吃的笑個不住，小厮十分僵恚，不由惱羞成怒，大罵道：「小婊子，妳知道咱家是什麼人？爺看上妳們了，是妳們的造化，再不聽話，爺要妳們好看了。」

朱英笑嘻嘻說：「我先要你好看。」

她拿起一根筷子向小厮擲去，小厮驚叫一聲忙低頭，那支筷子已經不偏不倚挿在他的帽子上，小厮氣得呱呱大叫。

朱英順手拿起他送過來兩大碗菜餚向他拋去。

只見那大碗菜餚忽地在半空中停住，一個托盆斜刺裏飛來把它托住，一起緩緩落向地下。

這內功可是十分高强的了，李紅霞暗暗吃一驚，她忙回過頭來，那鬍鬚漢子便是一陣冷笑。

李紅霞知道這種人並非善類不是好惹，自己忙着許多事，也不理會他，只顧低下頭吃東西。

朱英正夾了一塊肉放入口中，忽地一根筷子向那塊肉飛來，一下子將肉穿住，順勢奔向板壁，挿在那裏。

朱英氣得呱呱大叫，正要撲向那鬍鬚大漢，只見對面桌上一個少年書生，拿了一支匙羹打向板壁，板壁震盪，把那筷子連肉倒彈出來，直飛到鬍鬚大漢面前，倒挿在他的碗中。

朱英看得哈哈大笑，連連叫着：「好本領，好本領。」

鬍鬚漢大怒，拍桌大罵書生，書生只顧自己吃飯不理。

李紅霞不願在此地惹事生非，拖着朱英，放下幾錢銀子而去。

朱英忙問：「他們打起來了，我們不帮那書生？」

李紅霞笑道：「他不是那書生對手，找個地方歇歇脚，看來趕去胡家堡也差不多了。」

二人休息一會，已是起更時分，才尋路去胡家堡。一路上朱英滔滔不絕談着胡子俊和胡玉玲。

二人才到堡前，已是燈光大明，裏面外面都是人。

李紅霞笑說：「看來他們到得早。」

二人方才入莊，已聽見洪鐘似的聲音大嚷：「飛山燕眞是信人。」

李紅霞耳目最靈，便順着聲音直入大廳。廳上燈火明亮，黑壓壓的站滿了人，一見李紅霞進人，便起哄。

李紅霞定眼一望，見廳上人分了四起站立，一起是在路上遇見的膿包敎頭何天鵬，他前面站了兩三個大漢，想是青竹會的舵主了。

一起是在破廟中見到的周志達王心嬌，他們前面的人定是潛龍寨寨主了。

再一起就是劉飛虎和方才遇見鬍鬚大漢，這麼說，他就是百合島島主劉騰蛟。

對面主位上站着一個中年人和一對少年男女，不用說就是本堡堡主胡培德和胡子俊，胡玉玲。

李紅霞帶了朱英昂然大步上前，拱手問道：「在下李紅霞，是那位朋友寄柬邀我來的？」

廳上衆人無一做聲，你望我我望你。

李紅霞冷冷然問：「是誰使用朝陽神芒的？」

問了兩聲都沒有人答應。

李紅霞於是一笑再拱手道：「既如此，我走了。」

衆人聽說她要走，一哄而上，怒道：「要走，把妳的玄女劍留下來。」

李紅霞冷然問：「玄女劍是你們的？你們到底是誰？」

胡培德忙排衆而前，躬身拱手道：「不知飛山燕女俠駕臨，失迎失迎，小老兒胡培德，這是小兒子俊，小女玉玲，那位是青竹會舵主方天龍，那位是潛龍寨寨主黃發標，這位是——。」

胡培德指着鬍鬚大漢還未開口，他已經搶着說道：「我是百合島島主劉騰蛟，我們早已幸會了。這是小兒飛虎。」

李紅霞一拱手道：「各位是江湖上成名人物，在下久仰了。在下初到鄂地，却蒙邀請，那位何天鵬朋友却要取我的頭顱換一把交椅，這兩位周志達，王心嬌朋友又要我的頭顱換個江山，劉島主還要我們侍候洒掃，我李紅霞實在不勝榮幸。還有什麼好說的，現在一併說了，我還須趕路呢！」

她這樣開門見山一嚷，反叫衆人面面相覷，李紅霞冷笑道：「我是蒙邀而來，既不受歡迎，我走了。」

她一還身，胡培德三父子叫起來，胡玉玲拉住了朱英說：「姐姐，好歹把飛山燕女俠留下來，這裏出了事。」

朱英未及回答，劉騰蛟已經嚷着：「飛山燕，妳和胡家堡勾結，支撐胡培德背友寒盟，又出言侮辱鄂帮朋友，是以我們議定，誰取得妳的頭顱，便可作鄂帮盟主，還接收妳的玄女劍。否則先消滅妳和胡家堡。」

李紅霞冷笑道：「我算是孤陋寡聞的了，竟一無所知，料不到出如此大事。」

劉騰蛟笑道：「我倒是有憐惜之心，李姑娘若肯隨我回百合島，這場糾葛就由我來担當了。」

李紅霞回顧朱英笑笑道：「如此說來，我們實在運氣好。」

朱英哈哈笑道：「敢情有大碗酒大塊肉吃了。」

劉飛虎也笑道：「小姑娘說對了，有享用不盡的好處。」

李紅霞却是臉色一沉道：「可惜李紅霞不貪圖享受，你們來，這個糊塗樑子既已結上了，要怎麼解都行。」

方天龍冷笑道：「飛山燕，這會妳口出大言，等下便要跪地求饒了，上。」

李紅霞望望胡培德，冷冷的問：「在你這裏動手嗎？」

胡培德忙道：「各位，飛山燕女俠便是客人，你們不能動手，要晚上，小老兒奉陪幾招。」

黃發標怒道：「收拾了你也一樣，你這背盟的畜牲。」

說着，他一亮手中一把摺扇，「嗖」一聲扇子打開，黑黑的透出一陣寒風，怒道：「試試我的風雷扇。」

胡培德雙手空空，胡子俊立時抛過他

的獨門兵器九子連環刀，胡培德接刀抖了一下，也冷冷笑道：「風雷扇，我隱忍你多時，口口聲聲辱罵我，我只好陪你玩兩招。」他回頭對李紅霞說：「我若不行妳才來。」

黃發標風雷扇使起來眞有風雷之勢，呼呼轟轟的聲响隱隱刺耳，李紅霞知道這是一件拚內勁的兵器，瞧胡培德那外功九子連環刀決不是黃發標對手，不禁代他危急，別說還有兩寨人馬在此了。

不出李紅霞所料，三五十招之下，胡培德立見下風，胡子俊連忙拖了自己的長劍殺入重圍，剛剛只接了黃發標一扇子，只聽得「叮」一聲細响，胡子俊虎口震得酸痳。他連忙退步翻手使出背手劍避重就輕，避過黃發標的鐵扇，專攻他的手腕手臂。

李紅霞對朱英輕輕說：「胡培德不濟事，胡子俊倒是高手。」

朱英也輕聲說：「玉玲也不壞。他們兄妹文武雙全。」

正說着，那邊方天龍已吼叫着：「二對一不公平，少堡主，我來接你。」

說着一擺降龍杵，直奔胡子俊後心。

胡子俊正接了黃發標第三招，未及顧到有人背襲，朱英低低叫了一聲，正要掄鞭助戰，胡玉玲已舞動雙刀奔向方天龍，大聲叫道：「我來接。」

這裏劉騰蛟也故意大叫道：「三對二，不公平，我最喜歡姐兒，讓我來陪妳兩手。」

說着一抖兵器縱身上來。

劉騰蛟的兵器却是古怪，一根古松木棒上連着五條又短又粗的鐵鍊，鍊端是五個大爪，舞動上來，有如金龍盤旋，單是氣勢就嚇倒二人。

這六人戰做一堆，眼看胡家堡三父子落在下風，朱英十分焦急，懇求李紅霞助他們一臂之力。

李紅霞搖搖頭說：「我被捲入這個漩渦還不知皂白，沒的還要挿手？」

這時胡子俊已被方天龍的降龍杵逼到一角上，雖然他身手還俊，到底方天龍功力深厚，加之胡子俊不能專心打鬥，還要惦掛落了下風的父親，因此只落得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

方天龍降龍杵左面一擺，胡子俊長劍忙向左面壓下，方天龍不待他壓下來，降龍杵立時一翻到右邊來，直砸胡子俊右肩，胡子俊長劍未及抽回，背後又無退路，眼見要吃這一杵了，却不道一聲嬌喝：「別怕，我來也。」

李紅霞只見身邊一動，朱英已飛身揚鞭直奔方天龍。

方天龍聽得腦後風動，忙抽回降龍杵擋朱英的軟鞭，這一來胡子俊喘過口氣，回身和朱英雙戰方天龍。

大廳上打做一團，各路人馬都磨拳擦掌觀戰，打算隨時加入厮殺。

李紅霞瞧着只是搖頭，這樣的帮會之爭，也把自己捲了進去，實在苦惱。

她正想抽空退出，却驚動了三路人馬，他們深恐李紅霞走掉，周志達領頭，胡嘯一聲，不由分說向李紅霞圍了上來，十七八個人刀劍並舉。

李紅霞怒道：「這算什麼？」

劉飛虎邪氣地笑說：「我也像爹方才的話，妳若乖乖的隨我回去，這個危機我代妳解了。」

李紅霞怒道：「我先解了你再說。」

她的玄女劍一直揹在背上，這時並不伸手取劍，只見她身子一轉，也不知道怎麼來的，手中多了一口大扑刀，同時有一個不知那路的人撲過衆人頭頂被她摔出去飛跌在地上。

李紅霞有刀在手，直欺向周志達，周志達和王心嬌在一氣，成爲這堆人中最强勁的一環。

可是李紅霞那把他們放在心上，她不過三兩下廻手，只聽得周志達和王心嬌各各驚叫，他們的兵器不約而同都掉在地上，捧着右手只顧呼痛。

幾與此同時，劉飛虎，何天鵬是一陣驚呼，兵器也飛向屋頂，劉飛虎那支判官筆還不偏不倚的挿入胡家堡大堂上那塊「澤蔭長存」的橫匾上。

劉飛虎盛怒中大叫道：「我們一齊上。」雖然這麼叫，却是誰也不敢上了。

倒是李紅霞見這些人如此無理，又聽朱英說過胡培德是正人君子，她眼見胡家堡這些人不敵，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縱身，直撲到胡培德面前，剛好他被黃發標一風雷扇打正左肩，跌倒在地，第二扇正向他壓頂而來。

李紅霞看見時，已來不及擋住，又不願在此時下殺手對付黃發標，只有將手中刀當作暗器向風雷扇打去，「噹」一聲巨响，風雷扇被打斜。

黃發標怔了一下，李紅霞早已身隨刀去，縱過那邊將還停在半空的刀收回，回身就是一招解了黃發標的第二扇。黃發標連栽兩招，對李紅霞如此輕盈快捷身法，也不驚脫口叫好。

李紅霞抖抖刀，大聲說道：「這裏不是羣毆的地方，亂刀亂槍有失武林斯文，我有了主意，大家聽不聽？」

衆人見她出手快捷，這樣硬鬥下去也佔不到甚麼便宜，便聽她怎樣說。李紅霞見衆人靜立着，想是沒有異議了，便道：「我輸頭，你們誰來拿？」

黃發標見衆人都不發話，便問：「怎樣拿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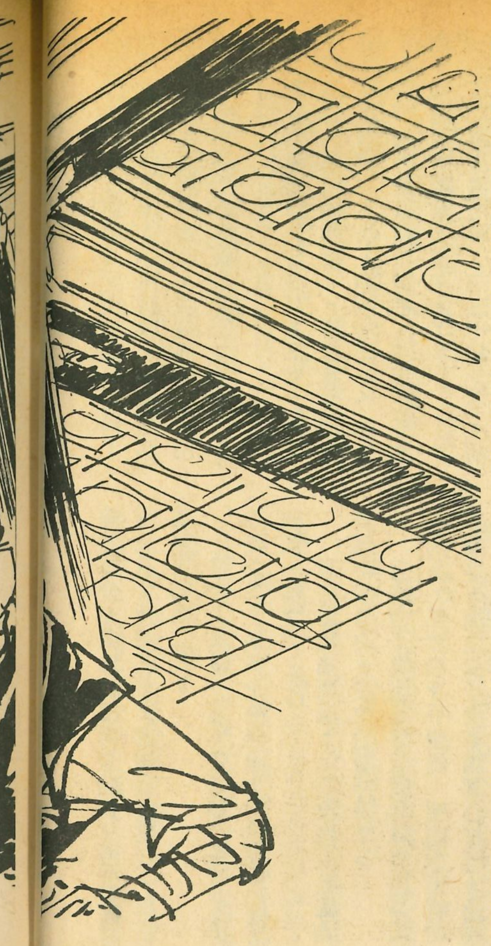
李紅霞道：「我生平不耐煩殺鷄殺鴨，要打，你們三路人馬一起上，任誰勝了，我自己將頭切下來劃成三份。」朱英聽了忍不住嗤一下子笑了起來，自己切了頭還有眼睛瞧着割成三份？李紅霞望她一眼又繼續說：「要嘛我們比鬥去取一樣東西，誰取着了，誰要我的頭。如果我取着了，要你們三人每人一根手指頭，這個賭法公平嗎？」

劉騰蛟冷笑道：「孩童玩意，誰和妳賭？」

李紅霞笑道：「不呢！這樣東西尤其是你必須取回來的，就是匾上的那支判官筆。」

有些人還不知道劉飛虎的兵器被打飛了，這時給李紅霞一說，大家都抬頭看時，不禁低低喝采，把個劉飛虎氣得滿面通紅。

劉騰蛟看了兒子一眼，對李紅霞冷冷問道：「妳先上？」



李紅霞輕輕搖頭說：「是我出的主意，我先上不公平。」

方天龍已經一躍而起說：「看我。」他話還未了，身子拔葱的拔起，直奔那支判官筆，一面哈哈笑說：「易如反掌。」

誰料「掌」字還未說完，已然「叮叮叮叮」一連七八下不知甚麼東西只向那判官筆左右打下。方天龍駭然想到自己的手觸及判官筆必定被打穿十七八個洞了。因此他將近觸及判官筆的手忙不迭收回來，得等到「叮叮」之聲停止，身子已經往下墜了。

李紅霞正輕輕一笑，朱英已忙不迭搶着大聲說：「一個膿包落敗了，誰來？」

黃發標不理睬朱英，一縱身直撲那判官筆，居然迅如閃電，眼見朱英聲音未了，黃發標已經得手，但卻聽得他怪叫一聲，忙不迭的一個跟斗向後直翻，原來這回李紅霞不像方才那揮打出連環神芒，而用「滿天花雨」手法，一把神芒網似的撒了出去，黃發標深恐被傷忙用「千紙抹壁」的手法，左手向神芒掃去。誰知那把神芒有如長了眼睛，竟會隨黃發標的手風轉彎，避過他的「千紙抹壁」又奔判官筆，黃發標這才怪叫一聲落下地來。

黃發標站定，怒對李紅霞道：「妳上去。」

李紅霞向劉騰蛟一擺手說：「島主先請。」

方天龍叫道：「島主不要聽她的，叫她上去，你也用暗器打她。」

李紅霞笑問劉騰蛟：「可是這樣？」

劉騰蛟哼着說：「各人有手法，妳拿下來了，我們都輸指頭。妳拿不下待我拿到！」

李紅霞慨然說：「我輸頭。」

方天龍已經知道李紅霞的手法不過如是，終不成三個人一起打暗器她也避得過？因此大聲道：「早已說定，不必廢話，快取下來。」

李紅霞向劉飛虎笑道：「這支判官筆也該我的。」

劉飛虎十分尷尬，敢怒而不敢言。方天龍卻乘機調侃道：「劉世兄，大方些送給她，你喜歡要甚麼，我兵庫多的是，由你揀。」

劉騰蛟怒道：「少廢話，去取吧。」

李紅霞正要縱身，朱英一把抓住她低聲道：「我去取，妳打暗器。」

李紅霞感激她的好意，拍拍她的小臉說：「放心，我會的。」她話未說完，已摔脫朱英直接而出。

不出朱英所料，方天龍，黃發標，劉騰蛟三個人的暗器一起發出，集中打向李紅霞的拔判官筆的左手。

李紅霞早知有此一着，那左手去拔判官筆是虛虛的，等各家暗器打出時，她左手平反向後，原來手中抓的是一把神芒，迅速將神芒打出。

那撮神芒也似裝了眼睛，竟跟着零星飛來的暗器而去，一個釘一個，打得「的的得得」的亂响，幾十個暗器竟凌空交戰，各自找着了對手。

李紅霞的暗器是由上打下來的，自然更見有勁，把三人的暗器紛紛打落地。但李紅霞在這一刹之間，去勢也停頓着，衆人正為她的頭顱惋惜，劉騰蛟已箭似的奔向那支判官筆，將它攫到手中，衆人又是一陣呼叫，有歡喜的，有驚駭的，朱英則幾乎哭出來，胡培德也臉色蒼白了。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好個飛山燕，身子燕子似的在半空一個迴旋，冒在劉騰蛟之上，雙手對正劉騰蛟抓住的判官筆。

劉騰蛟正得意忘形，忽覺手心一震，一陣風將那支判官筆吸去，他急低頭看時，判官筆落下去正好落到一跟斗又打下去的李紅霞手中。這幾招身法又漂亮又快捷，贏得滿堂喝采。

眞所謂變生肘腋，劉騰蛟是一島之主，威鎮大江南北，從未遇過這樣的强勁對手，何況這對手只是一個小姑娘。

劉騰蛟落地時，滿臉漲得通紅。

李紅霞抱握判官筆，拱手笑謝道：「承讓了。」

朱英已含淚哈哈笑着：「我來取戰利品，三根手指頭，三根指頭。」

這時不但劉騰蛟面色大變，方天龍和黃發標也是額上浮現青筋，一片緊張。

胡培德這時面有得色，笑吟吟向李紅霞拱手道：「請女俠賞個薄面，究竟在下是主人，我作東為他們向妳賠罪，女俠高抬貴手就是。」

胡培德有意把話說得可憐兮兮的，明是討好劉騰蛟這一干人。

那朱英仍是笑嘻嘻的說：「胡伯伯，不關你老人家事，紅姐姐要指頭去研末和藥，做好事救濟世人。」

劉騰蛟和黃發標臉上十分尷尬，打又打不過李紅霞，說又說不過朱英。好端端的十根指頭忽然少了一根，心下又實在不服氣。

他們正在咬牙切齒時，方天龍已大聲道：「大丈夫能屈能伸，飛山燕，這回我姓方的栽了，後會有期。」他使的是降龍杵粗重兵器，要砍一根指頭可不方便，便順手搭過何天鵬的朴刀一揚，一根左手的小手指頭落下地。他伸右手猛地向地上發了一掌，喝聲：「拿去。」那指頭便迎面直飛李紅霞。

那帶血帶塵的污穢東西看看要打到李紅霞面孔上了。



李紅霞反手打出一把神芒，把劉騰蛟、方天龍、黃發標三人的暗器擊落。

李紅霞好快當，她一伸手拔了王心嬌頭上一根玉簪，迎着一幌，那根手指頭已被正正揷住，朱英笑着搶過來，搖搖說：「快些，還有兩根。」

胡家堡中各路人馬這時都鴉雀無聲，只怔怔的凝視黃發標和劉騰蛟兩人。

劉騰蛟正是一島之主，却向來恃兇橫行，要輸一根手指頭給個小姑娘，他是寧願背信也不甘心的。

他還要作垂死掙扎，憤然道：「妳使詐，奪得判官筆並不光明磊落。妳有種，再來較量一下。」

朱英忙道：「方才打的賭不算？」

劉騰蛟斷然說：「不算。」

朱英朗聲笑道：「大家聽着，劉島主說方才打的賭不算，他反悔背信沒關係，我的紅姐姐不會計較，只可惜方舵主的手指白白輸掉了。」

朱英聰明伶俐，她這連消帶打的挑撥，委實叫方天龍氣憤。何天鵬已蹩了好半天氣，這會子落得乘勢出在劉騰蛟頭上，他大聲咆哮道：「打賭是三對一的願賭服輸，响噹噹的男子漢還嘀咕些什麼？你怕死還是怕痛？」

黃發標氣道：「劉騰蛟，你這話連我都侮辱了，大丈夫頭可斷，何況小指頭，你不動手，我來。」

他將鐵扇子伸到劉騰蛟面前迅如轉輪的攪了一個扇花，隨即又回手在自己面前攪了一個扇花，只見一團黑氣似的轉着，劉騰蛟低呼一聲，黃發標也是緊咬牙齒，地上忽地多了兩根指頭。他壯聲叫道：「飛山燕，是妳的。」

方天龍見了，又起手打出掌風把地上兩根指頭打向李紅霞。這回李紅霞手上又是空着，朱英忙將那玉簪推給紅霞，急急的說：「紅姐姐，快些快些。」

李紅霞要接那玉簪已是來不及，便也出手一揚，朱英只覺一陣風，便將手中玉簪吹走，那玉簪有如生了眼睛，左右一揚，穿上兩根指頭，然後向上飛去，直打入大廈上那塊「澤蔭長存」的橫匾上，也就是判官筆方才釘在那兒的地方。

四面八方又是一陣喝采，劉騰蛟三人是氣得臉上又青又紅。朱英縱聲笑問：「三位老前輩，還要再賭一次取下來嗎？這回賭我的頭如何？」

方天龍一言不發，回身便走，青竹會的人連忙追了上去。黃發標瞧見方天龍撤退，他也不敢留戀，忙帶了周志達，王心嬌匆匆追下去。

王心嬌沒想到有這樣一個下場，還想拿回自己那支心愛玉簪，回頭戀戀不捨地望着那塊橫匾，周志達忙推了她一把。

兩路人馬都退了，只剩下劉騰蛟，他更站不住了，為了不給李紅霞再有時間找麻煩，他也忙不迭的直嚷着：「你們不要走。」

一面追下去走得無影無踪，一場箭在弦上的大厮殺，輕輕消解，胡培德這時揑了半天的一把冷汗也抹乾了，他忙向李紅霞拜謝相助之情。

李紅霞扶起他後問道：「究竟發生甚麼事？與我有何關係？」

胡培德頓了一下，苦笑道：「我也不

知情，只聽說他們責怪我勾結了妳要對付他們。」

李紅霞搖頭冷笑說：「天下爭執，不爲名便爲利，你以爲無原無故找幾個陌生人來勾結來對付？此中必有蹊蹺。」

胡培德忙道：「論爭執，我與他們三路確是有些誤會，將妳捲入漩渦，而是我始料不及的。女俠一路來又鬧了這一陣，必定倦了，玉玲快帶兩位到後面休息，明早請酒欵待。」

李紅霞本不欲叨擾，但她對這蹊蹺之事必須追根究底，因此也就應允了。這邊朱英一路走一路向胡培德，胡子俊訴苦，求他們出手相助找尋仇人。

胡培德慨然答允了，胡子俊則伴着朱英低低細語，朱英忍不住哭，胡子俊拿出手帕給她抹淚，又送她到房門口才退出。

李紅霞透着不滿的神色凝視朱英一會，說：「妳有些過份了。」

朱英愕然道：「甚麼事？」

李紅霞冷冷說：「妳的璧哥哥現在生死掙扎中，妳却和胡家公子那般親熱。」

朱英漲紅了臉赧然笑道：「紅姐姐誤會了，璧哥哥和我自小在一處，我們情同兄妹，我們一起習武，一起讀書，一刻也沒有分開。俊哥哥則是——則是——。」

她頓足嗔道：「我不會說了。」

李紅霞恍然一笑道：「岑璧也知道此事？」

朱英笑道：「當然知道，我們之間無事不談，他還說俊哥哥很好，十分好，比他好。」

李紅霞搖了搖頭，無限感慨，也無限惆悵。瞧岑璧和朱英感情親切，沒想到其中還有一個第三者。男女之間的事，非局外人所能解釋。

朱英折騰半天又趕了路，頗爲困倦，眼見已是天快透光了，便和衣半臥着。李紅霞却是滿懷狐疑，想四路人馬打得蹊蹺，又想到出現朝陽神芒的事，無法入睡，便信步走入後花園。雖是天色近曉，爲的胡家堡一夜不寧，這時各處壯丁都疲倦入睡，只有一處小舍隱隱透出一星光亮。

李紅霞好奇心重，便順這是亮光走過去，發覺那一間精緻小舍半隱在竹林，十分清幽。由窗口望進去，見內裏全是書籍，書桌上放着一個玻璃球，這星星亮光就是球上透出來的。

一條絕戶計　半紙寶藏圖

李紅霞在江湖上也見過些珍寶，知道這玻璃球是「夜明琉璃」，自己能發光，是罕見的寶物。

李紅霞心想：「這胡家眞是大富之家，這樣的東西隨處放着，也不收入寶庫，可見他們珍藏寶物實在不少。再看見內面陳設，全是幽雅珍貴傢具文玩，單說這一個小房間也值萬貫了。

李紅霞是細心的姑娘，她四周小心查看這房間。恍然大悟，原來這房子四周設有陷阱和信號，有人意圖侵犯，不是落入陷阱，必是觸動信號，以胡家這樣的人手佈防，盜窃者是凶多吉少的。

但李紅霞輕功絕頂，她不須通過門窗佈防，一躍上了屋頂的一椏枝上，也不踏瓦，便由烟卣中穿了進去。李紅霞知道這間只是書房，並非灶房，烟卣不過聊備一格，並無實用，不會有烟煤的。

她安然進入書房內，並且不動那些珍貴物，只是找尋抽屜內的文件和機密，她深信胡培德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必須要窮根究底。

李紅霞開了兩個抽屜，只是些來往信件，別無可疑的字據。倒是一件事大大出她意料，便是找到了一把朝陽神芒。這是她的獨門暗器，只有朝陽峯的弟子才用它，它是如何來到這裏的？

李紅霞不動聲色，悄悄又出了烟卣回到房間，朱英已睡得酣甜，李紅霞也疲倦至極，和衣胡亂睡去。

一覺驚醒，已是紅日當天，窗外人影一幌，李紅霞喝問：「是誰？」

胡玉玲在窗口朗聲答道：「是我，爹派我瞧瞧姐姐們醒來沒有，外面已備下酒菜了。」

李紅霞漫應着，推醒朱英，兩人匆匆梳洗了，便出到大廳。這時胡培德和妻子，胡子俊，胡玉玲都穿戴得十分整齊，隆隆重重的迎着她們。李紅霞見他們盛意拳拳，便欣然坐下吃飯用酒。

席間除了胡培德千恩萬謝李紅霞出手相救之外，胡夫人也道謝她一番盛情，還着着實實誇奬了她的美貌和武藝。她說：「昨天我們老爺把我送去隣居住了一宿，沒有眼緣瞧瞧名滿大江南北飛山燕女俠的雄風，但聽壯丁們說，姑娘眞了不起，一個人打那些許多人，還贏了三根手指頭。」

她抬頭望望還釘在橫樑上的玉簪，不由戰慄了一下，悚然說：「可眞嚇死人。」聽得胡家兄妹和朱英悄悄相視一笑。

酒飯已畢，胡培德告退辦理一些私事，吩咐子女陪伴。李紅霞望望胡子俊，不覺心中一動。

向他招招手說：「聽說你這裏有了個後花園，花卉最多。」

胡子俊忙道：「一點不錯，姑娘家多是愛惜花卉的，李姑娘請這邊來，我給妳看些塞外異卉。」

他倆走進後花園，李紅霞漸漸落在胡子俊背後，遠遠的打量了他一下，忽然仰頭望望一株豎在半天的楓樹，樹葉尖端剛剛透出一抹新紅，只在樹梢那些葉子才整片是紅色的。

李紅霞仰頭輕嘆道：「江南的楓樹紅得快，我自小就愛採幾片夾在衣帶中，嗅它一點清新意味。」

胡子俊忙討好道：「這株並非一般的楓樹，而是由南嶽移植過來的，它長年鮮紅，只在轉換葉子的十天內有綠色，味道也份外香甜，這就給妳採幾片下來。」他不等李紅霞說話，就一招「旱地拔葱」向上冒，雙脚踏水似的凌空踏了幾下，穩住身子一會，才落下地，輕悄悄的連灰塵也沒飛起一點。李紅霞暗暗嘆息他輕功可算卓絕，武技却是平平。

胡子俊將紅艷艷的幾片嫩嫩楓葉，交給李紅霞，說：「物輕人意重，望女俠笑納。」

李紅霞接過來，笑道：「我們似曾見過面。」

胡子俊訝然問道：「何處見過？」

李紅霞笑道：「路上，樹上。」她細瞧胡子俊神色，見他默默不响，便又說道：「你的神芒打得很好。」

胡子俊忙道：「女俠，這是甚麼意思？我不懂。」

李紅霞道：「本該昨天告訴你，當時我們都太倦了。我在你衣袖上發現一些芒毛。你知道我自小愛玩弄神芒，它的毛是怎樣的，我不會看錯。」這話明是李紅霞打的誑語，但胡子俊則疑信參半。李紅霞又道：「方才採楓葉的身法，就是半路上打芒的身法。如何？」

胡子俊被她問得愕然不知如何回答。李紅霞忽地臉色一沉帶怒道：「你若不說眞話，我要那横匾上多一根指頭。」

胡子俊忙跪下說道：「我們該死，我們騙妳。」

李紅霞右手一拂，胡子俊就覺有一股其重無比的颶風將他吹得離地而起，他稍稍掙扎想要繼續跪地，却覺得皮膚有如撕裂那般疼痛，他卽時不敢反抗，乖乖的順勢站了起來，訕訕的說道：「女俠內勁眞是舉世無雙。」

李紅霞冷冷說：「我脾氣之壞，耐性之弱，也是舉世無雙。」

胡子俊忙陪笑道：「女俠對我們恩重如山，如非女俠昨天及時到來，胡家堡已爲朱家，岑家一般被荼毒了，我們實不應該隱瞞妳，只是心中有愧，難以出口。」

李紅霞不耐煩道：「快說，快說，別嘮嘮叨叨。」

胡子俊苦笑道：「我們是見過面。」

李紅霞又問：「神芒那裏來的？」

胡子俊道：「是前月偶然結識了令師兄曹敏通，蒙他送給我的。」

李紅霞冷笑道：「朝陽神芒是不送人的，何況是半抽屜那麼多。」

胡子俊駭然道：「女俠，妳進去那房間了？」

李紅霞笑道：「到此爲止，還沒有我要去不到的地方。」

胡子俊再拜說道：「女俠眞是神出鬼沒，武功超羣，在下不敢再瞞，我——我實在是偸來的。」李紅霞一楞問道：「你竟有能耐偸窃我師兄？」

胡子俊搖頭說：「那時他正給一個人療傷，我順手拿去了他的包囊，爲的是他不分青紅皂白，治療的人竟是青竹幫的何天鵬。」

李紅霞失笑道：「這樣說來，也誤偸他的了。那你又爲甚麼把我引來這裏？」

胡子俊苦笑道：「妳都瞧了，這樣多高手，除了妳飛山燕女俠之外，還有誰能抵擋得住？還有誰能給我們解圍？」

李紅霞恚道：「看來，散佈謠言的人，也是你了。」

胡子俊尷尬垂首道：「若非如此，爲何請到妳來？」

李紅霞嘆息道：「沒想到你小小年紀，就有這樣邪惡的居心。」

胡子俊忙道：「我倒沒想到這些，都是家父安排的。」

李紅霞嘆道：「朱英還說你是正人君子，看來你們四家結下樑子的事，也不會光明磊落了。」

胡子俊忙道：「這個在下不清楚，我們一向是殷實世家，從不幹壞事。我兄妹雖然不成材，却也知書識禮。」

李紅霞一擺手道：「算了，是非總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我們也該走了。」

李紅霞要向胡培德告辭，胡子俊急得大聲挽留她說：「妳這一走，爹可要怪死我了。」

他們的聲音驚動了屋裏的胡夫人，她匆匆走出來，顫巍巍的求着李紅霞說：「我一家百餘口都蒙女俠保全，我沒甚麼多謝妳的，只是親手給縫件衣服，也好把這件舊的換下來。」

李紅霞見胡夫人滿臉慈祥，心下感動，雖然衣服是小意思，李紅霞却覺得比大批珍寶更可貴。胡夫人又道：「這件衣服並非一般的漂亮衣服。」她忙入內捧了出來，是深灰色十分難看的料子，朱英見到也皺起了眉毛，暗道這樣東西爲何送人？

胡夫人將衣服放在李紅霞手中，那麼大堆布料，托在手中輕如無物，她驟然問道：「這是甚麼質料？」

胡夫人笑道：「一般的料子怎敢送給妳姑娘？這是前朝貢品，西域的特產孔雀毛和金麒麟毛揉和了，再加上少女頭髮織成，不但輕，軟，暖，而且可避刀劍。雖說妳姑娘武功蓋世，沒有人能暗算妳，但江湖風險多，小心些總是好事。」

胡夫人這番話是語重心長，李紅霞聽來十分感動，忙拜謝道：「恭敬不如從命了。」

胡夫人又說：「我知道姑娘公幹忙，也就擱不了妳多久，預料後天早上就可完工，因爲這衣服並非等閒，我不敢假手於人，一切都是自己動手，姑娘請放心。」

還有甚麼說的？李紅霞只好等一天。胡子俊還悄悄向李紅霞道歉，李紅霞只是一笑置之。

黃昏時分，朱英陪着李紅霞在房內閒聊，她長嘆一聲道：「我父母的血海深仇，不知何日可雪，是何人指使張家堡張氏兄弟來尋仇的，我也不知道。紅姐姐，妳可眞要助我一臂。」

李紅霞笑笑說：「要找張氏兄弟容易，要找這指使人却麻煩。」

朱英垂淚道：「找着張氏兄弟，不怕他們不說。」

李紅霞點頭道：「好吧！明天就去找他們。」

胡亂歇息一晚，次日李紅霞接受了胡夫人的衣服，順手穿在貼身，輕巧又暖，委實十分舒服。她們拜別了胡家人，胡子俊還遠遠送了一程，分手後，李紅霞勸誡朱英說：「我瞧這胡子俊不老實，比不上岑璧。」

朱英笑道：「爹也這麼說過，但我只覺得他活潑些兒，也不算短處。」

既然朱英如此說，李紅霞又何必多言？朱英半路上又悄悄的告訴李紅霞：「我和俊哥哥說好了，我們將來再不分開。」

李紅霞笑問：「岑璧呢？」

朱英笑道：「他也和我們一起。」

李紅霞一笑不語。

她們順路經過岑璧歇息的山洞，李紅霞吩咐朱英再採辦了些食粮，進洞去看岑璧。

他正呆呆的仰看着山洞頂，見她們進

來了狂喜歡叫。李紅霞忙吩咐他不要動。

朱英說個不住，把她們這幾天的遭遇一古腦兒講了出來，聽得岑璧又喜又驚，幾乎不能置信。朱英又道：「我們只是來看看你。」

岑璧忙着急的問道：「妳們又要去那裏？」

朱英凄然道：「趁紅姐姐還在這裏，我煩她陪我到張家堡去一遭，這個仇不報，死也死不下地。」

岑璧忙道：「也有我的仇，等我一起去啊！」

朱英道：「你一時好不了，二十一天後又要休養些時，紅姐姐是等不來的了，紅姐姐一走，單只我倆，只好送去給別人祭刀。」她說得岑璧做聲不得。

李紅霞給他看過傷口，滿意的說：「漸漸好轉，算你運氣好遇見了我，否則你將這樣躺一輩子。」

岑璧又喜又急向李紅霞道了謝，又向朱英問胡家兄妹的好。李紅霞瞧他那坦然的神色，不禁暗暗嘆息他的忠厚，心想他的腿筋即使復原，也不會像往日一般跳縱自如，將來在武功上還得助他一臂。

二人歇了一天，便動身去張家堡，臨行時，岑璧取了一隻小小的籐手鐲送給朱英說：「這是我閒着無聊給妳做的，帶着玩吧！」

朱英紅了臉接過，和李紅霞一道離開山洞。

朱英爲了報仇，心急如焚，匆匆趕路向張家堡，一路上只是喃喃的說：「抓着張逢，問他是誰指使的，殺了他再去殺那個元兇。」

他們一路奔入市集，迎面便見途人匆匆來往，有高談闊論的，有嘻嘻低笑的，有搖頭嘆息的。李紅霞笑對朱英說：「這市集上出了事。」

朱英道：「近來故事忒多。張家堡就在前面，我們進去一問便知道。」

二人來到張家堡，只見重門深鎖，幾個公差模樣的人守在門前，朱英低聲道：「想不到事故就出在這裏，莫非他們又殺了別人？」

李紅霞拖過朱英說：「我們往後面去。」二人繞過高厚的圍牆，走到後花園，那裏靜悄悄的，她們一縱身，便上了牆頭，脚還沒有站定，朱英便是「啊呀」一聲，幾乎後栽了下去。

花園內遍地都是死屍，翠綠的草坪也被染得紅色斑斑，顯然這裏遭受浩刦了。

李紅霞拉着朱英縱入花園，一路向內走去，屍首橫陳，幾無插足之地。直入內堂，張逢的屍首也倒在那裏。

朱英駭然叫道：「他們都死了，那個是張越。」

李紅霞凄然搖頭說：「你們這地方仇殺如此多，百姓如何安生？張家堡這一死，怕不有兩三百口？」

朱英失聲哭道：「他們死得活該，只是我的父母深仇到那裏去報。」

李紅霞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說：「這個不難，那口斷玉鑲金七首既是這麼值錢，江湖上一定有人知道，只要找到那個藏主，妳的事不就解決了。」

朱英撲地跪下李紅霞懇求道：「以我們這樣功夫，自顧還不得，到那裏找人去？紅姐姐妳好人做到底，再幫我們這一次吧！妳不幫忙，我們注定寃沉海底。」

李紅霞想想，反正自己不急於上那裏，就多躭擱三兩天給她了斷也行。可是茫無緒頭，由那裏去找斷玉七首？李紅霞是個細心人，她吩咐朱英：「趁官方還沒來處置，我們先進內堂搜搜可有字據之類的東西。」她們正向內走，已聽到外面人聲沸騰，李紅霞不願置身門派尋仇的案件中，便立即招呼朱英翻牆退出。

朱英一路上沉吟着喃喃的說：「他殺我們一家，別人殺他一家，他既沒有斷玉七首，那兇徒也一定沒有找着。這些是甚麼人呢？七首在那裏呢？」

朱英只顧沉思，李紅霞却抬頭四處張望。雖說這是個小小村集，却街道整齊，房舍清亮。出了大街，青山綠水風景秀緻，照理這樣的地方定是民風淳厚，不使兇殺案如是猖獗。

她正欣賞着，遠處有人影一閃，她心想，又不知道甚麼人鬼鬼祟祟了。果然不出所料，再走了頓飯時分，又有人探頭探腦，這回李紅霞悄不動聲色，吩咐朱英仍舊趕路，她一縱身上了隣近一株大樹，再一縱身翻上了一個小山丘，登高下望，一目了然。她發現方才有人窺視那處，竟有三四個人之多，他們指指點點的說了一回，竟四散分頭而去。李紅霞分身乏術，只能跟踪其中一個，那人走了半天路，大搖大擺進了一所大莊院。

李紅霞繞着那莊院向後走，見院後是一座大山崗，連綿而去向西伸展。再繞過左邊，發覺山前有樓有門，氣派不凡。大門中有橫匾，上寫着「潛龍寨」三個大字。李紅霞一聲冷笑道：「這些殺人越貨的傢伙，小心着。」她先不驚動寨中人，回程再找着朱英，將此事告訴了她，二人並找個近處的宿舍落了脚。

朱英切齒道：「看來潛龍寨的人和此事大有關係，說不定是他們指使張家堡的人去刦殺我家。」

李紅霞道：「還不止一起人家，當時分身不暇，沒打聽到另兩三處地方是誰，反正今晚我們進寨打探過後便知分曉。」

三更時分，李紅霞帶了朱英直奔潛龍寨。雖然那裏刁斗森嚴，但對李紅霞却全非難關，她輕易避過守衞直奔後院。

後院一片漆黑，只有一間獨立小屋透着燈光，二人便朝那燈光處而去。

她們伏在屋簷上，悄悄的拿開了一片瓦向下窺望，只見有四個人圍坐桌前，由於他們都是低着頭，在上面的李紅霞便只看得見四個頭頂，無從分辨面目，但聽見其中一人聲音極熟，判定必是潛龍寨主黃發標，有如發號施令，其他三人看來必是他的部屬無疑。

他們說話聲音極輕，聽不清楚，但李紅霞却分明重覆聽到兩次「胡家堡」三個字。

李紅霞望望朱英，朱英也似乎聽到了，她迷惘的說：「好像是胡家堡，對了，他們下一回要去殺胡家堡的人了。」她緊緊抓住李紅霞說：「他們已不是第一次尋仇，我們快去通知胡家堡，萬一黃發標去了，我們一舉兩得，連我大仇也報了。」

李紅霞沉思不語，朱英忙道：「妳不是說過胡子俊用神芒引妳入胡家堡，他們一定早知道潛龍寨對他們不利的，紅姐姐，我們先去。」

李紅霞按住朱英笑道：「我不想介入幫派之爭。」

朱英凄然道：「妳說過助我報仇。」

李紅霞冷笑說：「我懷疑他們之間有不可告人的事，日前三帮齊集胡家堡，爲了甚麼？他們告訴過妳嗎？」

朱英茫然搖頭說：「沒有。」

李紅霞道：「我懷疑這其間有陰謀，我不去。」李紅霞和朱英離開了潛龍寨，寨中人一無所覺，李紅霞仍由原路退出，她是一縱身就可以翻越兩三丈高的圍牆，而朱英輕功差遠了，她要先縱上一株大樹才翻出牆外。落地時她回過頭來瞧瞧那直直的大樹，僅有三五枝椏，她失笑道：「種株這樣醜怪的東西，那像幹樹，就像烟囱。」

李紅霞聽了忽地一楞，似有所覺，忙說道：「對，我們去胡家堡。」

朱英驚喜問道：「去助他們嗎？俊哥是一定感激妳的，還有胡伯母。」

提到胡夫人，李紅霞心裏很不是味，她一言不發就奔胡家堡，朱英一路上嘻嘻的提到胡子俊，也恨恨的說着黃發標。

來到胡家堡，朱英直奔大門口，李紅霞却一把抓住她往後面跑。一面說：「我們去那邊。」

朱英道：「我們伏擊嗎？」

李紅霞搖搖頭說：「不是，去看那烟囱。」

朱英噗嗤的笑出聲音來，說道：「就爲了我說那幹大樹像烟囱，引起了妳的興趣？」

李紅霞搖頭不語，她遠遠仰望着那個烟囱，喃喃的說：「這裏又不是灶下，要烟囱做甚麼？」

朱英笑道：「也許當初這房子是打算做灶房的。」

李紅霞搖頭笑道：「佈置得如此精美嚴密的房間，必不是灶房改裝的，即使是改裝，也必定要連烟囱也拆去，現在它看來簡直不倫不類。」

朱英說道：「因此，妳認爲這又是灶底藏屍那類的事？」

李紅霞正色說：「我深深感到奇怪，我曾由烟囱穿過去，並沒有弄得一身蛛網灰塵，我說那裏經常有人出入的。」

朱英恍然道：「因此，妳要再進去查看。」

李紅霞點頭說：「妳留在這裏守着，我過去。」她駕輕就熟直奔那烟囱。

朱英守在外面有些緊張，大約半個時辰李紅霞才出來，她一拉朱英說：「我們找胡培德。」

朱英忙問道：「毫無發現？」

李紅霞笑道：「找着他們再說。」

反正來到胡家堡朱英就高興，她一路嚷着奔向胡子俊兄妹房間。他兄妹隣室而居，朱英敲敲這扇門，又敲敲那扇，還輕叫着：「快起來，潛龍寨人要找你們。」

胡子俊，胡玉玲匆匆披衣而出，一個拉住朱英，一個迎接李紅霞。胡子俊拉着朱英一會才問：「妳們知道這消息？」

朱英忙道：「怎麼不是？我們剛由潛龍寨出來。」

胡子俊忙道：「我叫醒爹。」一面說一面去了。李紅霞幾個人則走向大堂去。

張開惺忪睡眼，胡培德一面披衣一面匆匆出來，見了李紅霞也來不及寒暄便問：「他們又來鬧事？」

李紅霞點頭說：「聽說如此，我們上到你後書房去。」

胡培德愕然問：「去那裏則甚？」

李紅霞道：「有關係，去了再談。」

胡培德只好帶領他們到後院，進書房門之前，胡培德在大門上摸索了好一會，手法快捷，但李紅霞已經看出他正動了幾個機括，想是把它們關上了。

進了書房，朱英眼前一亮，她是初次來到這裏，內裏陳設委實令她瞠目結舌。雖然她是富貴人家，家中陳設却和這裏相距太遠了。她失聲讚嘆道：「好地方！」

胡培德聽了面有得色。

李紅霞吩咐閉上門，室內只有胡家父子三人連同李紅霞，朱英共是五人。李紅霞仰頭望望，問胡培德：「那烟囱是做甚麼用的？」

胡培德道：「當日原想用作灶房。」

李紅霞笑道：「我們很喜看那烟囱，可以看看嗎？」

胡培德忙道：「當然可以，李姑娘請隨意看。」

李紅霞道：「我不是要看外面，我要看裏面。」

胡培德愕然道：「裏面？」

胡玉玲忙問：「李姑娘，妳貪夜到來一定有重要事情，看烟囱任何時候都可以，何況裏面骯髒的。」

李紅霞搖頭說：「我現在想看看。」

胡培德定住眼睛望牢李紅霞。朱英笑道：「胡伯伯，既然紅姐姐如此要求，你就讓她看看也好。」

胡培德咬住牙關嘆口氣說：「李姑娘，這些地方不適合妳看的。」

李紅霞笑道：「我實在有興趣要看。」她索性坐了下來，大有不看不散之概。

胡玉玲望望爹，又望望各人，她爲難地說：「我不知道烟囱有何好看。爹，既然李姑娘一定要看，就讓她看看吧！說不定她知道一些事情。」

胡培德待要不答應，又耐不住胡玉玲和朱英這一邊求，這一邊告，他頓足嘆道：「看了又怎樣？」

胡子俊忙道：「爹，這地方不能給人看的。」

胡玉玲訝然問：「爲甚麼不能？一管烟囱罷了。」

胡子俊喝道：「妹妹，妳不懂事，少胡說。李姑娘，我們上去前面談談，家母很記掛妳呢！」

胡夫人恰於此時走進來，一見李紅霞親親切切迎上來抓住她的手，摸撫着笑說：「好姑娘，聽說妳來了，我忙不迭穿衣服。怎麼到這裏來？快讓李姑娘到前廂休息，玉玲吩咐快備酒席。」

胡玉玲道：「李姑娘要看烟囱呢！爹不讓看。」

胡夫人忙道：「烟囱有甚麼好看，但李姑娘既是要看，就讓她看吧！」

李紅霞不待胡培德再說話，一聲多謝，就竄上了房頂，左手攀住烟卤口，右手伸過去掏。

胡子俊忽然大叫一聲道：「小心，有暗器。」

李紅霞已一笑落下地來，手中捧着一個黃包袱，笑嘻嘻道：「胡公子，多謝你提點盛情，可是我已經將它們收拾了。」

胡培德一邊在埋怨夫人多管閒事，一壁驚叫道：「妳來過了？」及至看見那黃包袱，恨恨的大吼一聲，撲上來搶奪。

李紅霞一轉身，輕巧避過了他，將黃包袱拋向朱英說：「妳打開看。」

胡培德怒道：「飛山燕，妳爲何不講道理？這是我家的東西，由得妳亂拿？快還我。」他連說連縱，一下撲到朱英面前就奪那黃包袱。

李紅霞比他身手還快，一招「移形換位」，迅速搶到朱英身旁將她推開，自己佔了她的位子。胡培德衝到時，雙手一抓，正正抓到李紅霞的手。李紅霞可不是朱英，她一翻手，扣住了胡培德的腕脈。

胡培德沒料到李紅霞如此認眞，連連掙扎兩下，只是李紅霞的手指有如鋼箍，越是掙扎越是箍得緊，胡培德乾咳一聲，方才不動了。

胡夫人却埋怨老伴說：「李姑娘不是外人，眞有甚麼也不怕讓她知道的。」

在他們熙攘中，朱英已經解開了黃包袱，她失聲大叫道：「那把七首，那把七首。」但隨即哭着說：「不會的，不是這把，不是這把，紅姐姐，不是它。」

李紅霞冷笑道：「是它，就是它。」

胡夫人見她們神色不對，忙問道：「甚麼事？李姑娘，這是甚麼事啊？」

李紅霞一哂道：「老夫人，這要問胡堡主了。」

胡培德怒道：「少廢話，這是我的家事，飛山燕，別仗着你幫了我的忙，就事事揷手，妳大概也想分一份子。」

李紅霞哈哈大笑道：「如果我要，我都拿了，才不分給你們。」

胡老太太茫然問道：「甚麼份子？」

李紅霞吩咐朱英：「七首下面有封文件，妳看看。」

朱英拆開文件看了一會，突然切齒叫道：「眞是你，眞是你，胡培德，你這惡徒。」她直撲向胡培德，胡培德幷不避開，乘勢伸手去拿她手中的文件。但李紅霞比他又快了一步，早已攫到手中了。

胡夫人嚇得混身顫抖，急急叫道：「你們鬧甚麼？住手啊！」

李紅霞將文件交給胡夫人道：「妳看看就明白了。」

胡夫人畧看一下，便氣得混身打戰，她顫巍巍的指着胡培德說：「這是盟約，原來你勾結靑竹會，潛龍寨，百合島，你們大抵是分贓不勻了，所以他們才來要你好看。若不是李姑娘相救，我們早給你累死了。」

李紅霞道：「大抵是胡老伯偷了他們的藏寶地圖，文件是說明這地圖是藏在七首中的。」

胡夫人怒道：「爲了獨呑錢財，你連妻子兒女都不顧了，快把七首拿給我。」

李紅霞吩咐朱英將七首交給胡夫人，胡夫人拉開七首，七首薄如紙片，寒光閃閃，端的是寶物。李紅霞指點胡夫人把柄弄開，那裏出現空格，但內裏却是空的，

胡夫人怒問：「地圖呢？」

胡培德氣道：「我怎麼知道？」

朱英淚痕滿面切齒說：「你偸了七首，藏起地圖，還嫁禍我們兩家，指使張越兄弟把我們趕盡殺絕，又指使別人將他們殺盡，胡培德，你可謂狠毒已極。」

胡培德大怒道：「妳胡說，妳沒有證據。」

李紅霞冷笑道：「我們要把那三路人馬再找來嗎？他們大舉尋仇不用說就是爲了地圖失踪，他們若知道七首在你處，你不承認偸了地圖也不能了。」

胡培德給李紅霞說中心事，老羞成怒，咆哮道：「是又關妳何事？」

李紅霞道：「朱英的事就是我的事。」

胡培德怒道：「妳待怎樣？」

朱英咬牙切齒說：「老賊，我要殺你，我要報朱、岑兩家滿門殺盡，不共戴天之仇，我要殺你。」她霍地拉出腰間軟鞭，「呼」一聲打出來。

胡夫人和胡玉玲都大叫一聲，避過一邊。胡培德冷笑道：「妳那條鞭，要過二十年才能打着我。」

朱英冷笑道：「你不敢說玄女劍也要二十年才能殺你吧？紅姐姐說了，她代我報仇。」

朱英的話是眞的將胡培德嚇着，李紅霞功力他是見過的，別說自己敵她不過，三個自己也敵她不過。胡培德是工心計的傢伙，他眸子一轉，忙向朱英笑說：「妳誤會了，我無法向妳訴說眞相，這七首不是我的，是雪峯怪俠放在我這裏的。」

朱英怒道：「此刻我不聽你胡謅，我只要你的頭去祭我和岑家兩三百口。」

李紅霞問：「這又關雪峯怪俠甚麼事，你認識他？」

胡培德忙道：「雪峯怪俠我沒見過，都是由他弟子潘均持出面的，我們正計劃一宗更大的買賣。」

朱英沉住氣道：「紅姐姐，我和妳怎樣說過來？」

李紅霞道：「妳說，找到那個藏七首的人，他就是指使的元兇。」

朱英道：「我是這麼說了，我還說過甚麼？」

李紅霞道：「妳要親手殺了他，如妳不濟，我助妳。」

朱英對胡培德說：「聽見了嗎？」

胡培德還要狡辯，胡夫人是個深明大義的婦人，她已淚流滿面了，哭着說：「培德，想不到你這麼大的年紀，還死性不改。我嫁你時，不知道你是專門打家刧舍的人，此後你發誓改過，我也爲你生兒育女，我以爲你當眞改過做人，誰知道你依然故我，而且變本加厲，居然嫁禍殺人，你眞是死有餘辜了。」她哽咽一會，忍住氣問道：「子俊，想來你也是知情的了？」胡子俊低頭不敢回答，朱英却是滿含傷心淚水凝視他。她還未想到自己的心上人也是自己的仇人。

胡夫人又厲聲問女兒：「自然也不少了妳的事。」

胡玉玲還未回答，胡子俊已忙道：「

不關妹妹的事，兒子不好。」

胡夫人轉問朱英：「妳打算怎樣？」

朱英低聲說：「我答應了死去的兩家人，我要元兇的頭。」

胡夫人滿臉淚水，她顫步走到胡培德面前，問道：「聽見了？」

胡培德將一腔怒氣遷到老妻身上，大聲道：「妳帮外人要我的頭？」

胡夫人怒道：「忘記當日你是怎樣向我發誓嗎？你說過，你再幹不法勾當，就死在我面前。」

胡玉玲見娘親認了眞，嚇得跪在她面前哭求道：「娘，饒了爹這次，下次他不敢了。」

胡夫人流淚說：「他這三四十年來甚麼傷天害理的買賣不幹？單是朱家這一件，已夠他賺了，兩三百人的頭換一個頭，他值得很。」胡夫人沉聲又說：「還有你，子俊，過來。」

胡家雖是胡培德作主，但胡夫人向來得人心，兒女丈夫都尊敬他。胡子俊被娘親一喝，混身戰慄，忙不迭跪下說：「娘，我下次不敢了。」

朱英雖然痛恨胡培德，但胡子俊却是她的心上人，要取他的頭，她可不忍心下手。胡子俊跪下來，朱英也是淚流滿面，面壁痛泣了。

胡夫人對李紅霞說：「是我們胡家祖上失德，李姑娘，胡家百餘口是妳救的，現在妳要怎樣處置他們都可以，玉玲無辜，和她無關。」

李紅霞雖然殺過不少惡霸貪官，但這樣哭哭啼啼的請求她殺人，她却從未試過。到底女兒家心軟，在這情景下，她是手足無措了。

胡培德正是江湖人馬，最善看風駛俚，她知道女兒家心地，便收歛了一臉兇惡無賴相，不住對老妻說好話，要她求李紅霞網開一面。李紅霞也落得把事情推到朱英身上，說：「這是朱姑娘的事，我不能作主。」

看呆了半天的胡玉玲，突地跪在朱英脚下，哀哀的哭泣，一語不發。朱英滿心是恨，是痛，更加在接觸到胡子俊那絕望的眼色時，她的手就抬不起來了，她頓足哭道：「我在做夢，我在做夢。」

最要好的朋友，最心愛的人，一忽兒都變成仇人，都要等待自己去解決，這急劇的轉變，豈是一個家破人亡受盡折磨的小姑娘所能忍受嗎？別說朱英，即使是李紅霞，也不知應該如何處置。

屋內一時別無聲响，只有一片哭泣。胡培德過去的放蕩，委屈，方才的兇狠，都化作烏有，只是一個垂頭喪氣等候判决的糟老道兒。

朱英制止了激動情緒，忽地定下來，微微仰頭望看半空，她迷惘喃喃的說：「我死去的父母，和岑家的百餘口，都在等我，他們要報仇，要雪寃。」她突然低下頭，一眼兇光盯住胡培德和胡子俊，咬牙切齒的說：「如果我也像你一般兇狠，我會殺你一家，鷄犬不留。」

胡培德望望怒目而視的李紅霞，駭然道：「不能，妳不能。」

朱英怒道：「一家性命換兩家性命，你賺了。」

胡夫人垂泣道：「朱姑娘，妳應該這麼作，這老頭兒幹盡傷天害理的事，禍延子孫，是他罪有應得，只求妳看自小兒相處份上，放過子俊吧！我這裏不勞妳動手，自己了斷就是。」說着，一頭撞向牆壁，那邊胡玉玲哭叫着撲上去，已是遲了一步，只見那胡夫人血流滿身，奄奄一息。

這是朱英日夕盼望的一刻，但到這一刻來臨，却是那麼殘忍，那麼悲痛。她正抬起滿是淚水的眼睛望望胡子俊，就見眼前黑影一閃，直撲前來。

原來胡培德惡性難改，覷着大伙心情分散，情況一亂之時，他反客爲主，立時一掌撲向朱英。

以胡培德的功力，兩個朱英也抵擋不住，他這時是拚死掙扎的一掌，打不死朱英，朱英就會要他的命，他連衝帶勁的那聲怒吼，怕不出了半輩子的氣力，朱英本在發怔，到胡培德撲到面前，她才驚叫惶然。

李紅霞是站在遠處的屋角，也正爲胡夫人的深明大義而難過，沒料到胡培德這陰險毒辣的一招。正要出手相接，那邊胡子俊已經大吼一聲，飛身撲到，擋在朱英面前，呼叫着道：「不能够，爹，不要殺她。」

與他呼聲同時，一陣肉與肉相碰的聲音，又是一聲慘叫，和着一聲驚呼，朱英和胡子俊相擠着一同倒地。

朱英驚魂甫定，駭然見到胡子俊狂吐鮮血，依在她身上不住喘息。

朱英這才知道胡培德竟誤傷了自己的兒子，而胡子俊那不顧死活救她的一片好心，令她又是痛惜，又是安慰，她抱着胡子俊大聲哭起來。

胡子俊吐了一地鮮血，喘息不止，他辛苦萬分的望着朱英苦笑說：「我替了我爹，妳，放過他吧！」

朱英悽然叫着：「你不能死，你不要死，我要替你報仇，我不放過他。」

胡子俊死命拉住朱英，跪在她面前苦苦哀求，說：「我和我媽，兩個人——替了他，妳……妳……。」他死命扯着朱英，將她褲管扯裂了，他就死在她褲管前。

朱英駭呆了，這血海深仇，竟在一刹間千變萬化，雖然胡子俊罪有應得，胡夫人却是無辜的。她對胡子俊早已心許，如今他爲救自己而死，這一片情，又算是自己欠他嗎，他臨死要求，實在叫她爲難。

胡玉玲哭了半天，紅腫着眼睛哀求朱英：「妳一向對哥哥好，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哀求了。妳可憐他吧！」

朱英是痴心多情的姑娘，給胡家兄妹這麼一鬧，她把方才胡培德的狠毒又忘記了，怔怔的望着李紅霞，半天才問：「紅姐姐，我該怎樣？」

李紅霞冷笑一聲，背轉身，不言不語。朱英也自知過份了，一個不相干的人助她報仇雪恨，她竟在最後關頭猶豫不決。

她低頭望望胡子俊，他已經氣息全無，但仍然睜着眼睛，她感到他是盯住她，懇求她。她用手去撥他的眼簾，要他閉目而逝，可是連撥兩三次，他仍然張開眼睛。朱英流淚道：「俊哥哥，你死了還惦記着你那惡毒的爹，你是要我們免他一死嗎？如果我答應你，你就閉上眼睛吧！」她再用

手撥他的眼簾，這一回，說也奇怪，他果然閉上眼睛，而且頭一側，倒歪在一邊，喉間咕嘟一聲，現在才眞正的斷了氣。

朱英駭然驚叫道：「紅姐姐，妳看見了。」

李紅霞仰天搖頭。胡培德忙趁機向她道謝不殺之恩，李紅霞背轉身不理他。朱英知道李紅霞不滿已極，放下胡子俊，站起對胡培德沉聲說：「爲了俊哥哥，我對不住死去的兩家人，對你這惡賊我算是極盡寬容，雖然免你一死，不給你些敎訓也無以對助我的紅姐姐。」說着，她拾起胡子俊的劍，直刺向胡培德。

胡培德驚駭向後退，李紅霞一拍手道：「軟鞭給我。」朱英忙將軟鞭抛過去。

李紅霞接過，一揚鞭，砸向胡培德背後，胡培德若是再退後，勢必被她砸個正着。以李紅霞的功力，給她砸正，不死也重傷了。胡培德急向前縱出避開，正好朱英的劍刺到，一下子刺正他的左肩窩。

胡培德狂叫一聲，怒吼着：「丫頭，妳竟下毒手。」說時卽向後退，那李紅霞又一鞭砸到，胡培德急向前避，朱英正好手起劍動，「的得」一聲，胡培德混身酸痲，他的右上半身立時癱軟，一條大筋已被挑斷了。

習武之人，任何皮外傷都不是致命之傷，容易治療，只有挑斷大筋是無可奈何的，卽使是李紅霞的巫山草藥對大筋也無能爲力。

胡培德驚怒若狂，大叫大罵。越是亂叫，朱英便越易下手，一下子她咬緊牙齦，千仇萬恨湧上心頭，不能生殺胡培德，要他終身殘廢也是好的。她迅速出劍，李紅霞用軟鞭擋住去路，便將胡培德雙肩雙腿的大筋完全挑斷，胡培德痛死過去。

胡玉玲見娘親兄長死去，父親又成了廢人，自已雖然保得性命，却已萬念俱灰，她搶過朱英手上的劍，抓住自己頭髮一割，一綹長長的秀髮脫了下來，她向朱英面前一擲，一言不發，返身而去。

朱英至此，更加痛心，追着胡玉玲不住呼叫，胡玉玲幾個縱身，已離了胡家堡。李紅霞止住朱英，道：「由她去吧！自己打算要緊。」

朱英凄然道：「沒想到我滿心以爲是正人君子的胡伯伯竟是蛇蠍心腸，世道人心，頗不易測。」

李紅霞笑道：「妳是宅心仁厚的人，放過了胡培德，如何對岑璧交代？」

朱英黯然道：「瞧着再說，紅姐姐，妳且陪我去向璧哥哥交代再作打算。」

李紅霞反正已經耗了這許多時間，多了一天半天也沒要緊了。她倆帶了那把七首便回山洞。

朱英將七首抛給岑璧，岑璧大喜道：「賀妳大功告成，報却了血海深仇。」

朱英黯然不語，好半晌，才道：「紅姐姐在場，她會對你說明一切。」

岑璧興冲冲要求李紅霞訴說報仇經過，李紅霞便一五一十把方才的事說了。說到胡子俊死時的要求，就頓住了。便問：「若是你，你便如何？」

岑璧聽了雖也動容，但却搖搖頭說：「大丈夫是非分明，該赦的赦，該殺的殺。像胡培德這樣的人，作惡多端，留在世上也遺害百姓。我知道阿英將報兩家二三百口血海深仇，她是必定殺了這惡賊。」

朱英怯怯的揷口說：「我沒有，璧哥哥，我沒有。」

岑璧猛然一驚，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忙問：「妳打他不過？」

朱英垂淚搖頭說：「我答應了俊哥哥，我不忍心。」

岑璧忽地撐起身來，却因傷口疼痛又倒了下去，他喘着氣說：「妳爲了一己之私，竟忘却血海深仇。」

李紅霞忙代答道：「她已挑斷胡培德四肢大筋，此後他已成了廢人。」

岑璧怒道：「我也被人挑斷了筋，妳如何能救我？」

李紅霞笑道：「你只是小筋，他是全身主要脈胳的大筋，別說是我無法治療，卽是我師父也無能爲力。」

岑璧無話可說，扭轉身不理會，面壁而臥。

朱英十分尷尬，直向岑璧求恕，岑璧全不理會。朱英也使氣道：「你既不理會我，我就坐在這裏，直到你理我爲止。」

岑璧是牛性子，賭氣道：「我一輩子不會理妳。」

朱英也是壞脾氣，也賭氣說：「我一輩子坐在這裏。」

岑璧冷笑道：「到乾粮吃完，妳會餓死。」

朱英怒道：「我怕死？」

岑璧不理會，竟呼呼的睡去。朱英氣得哭起來。李紅霞含笑安慰她說：「過會兒他就好的，妳遷就些，我還有事，該走了。」

朱英忙道：「紅姐姐，妳去那裏？」

李紅霞道：「我該翻過蛇山到東湖邊，瞧瞧我的故居，也瞧瞧我的妹妹是否在家，順帶掃墓。」

朱英和李紅霞相處了這些天，眞是一見如故，依依不捨，自己已經是家破人亡，能有這麼一個名震江湖的俠女相伴，倒可畧煞仇恩，她這一走，雲天遠隔，不知何時才得相見了。想着，不由垂下淚來。

李紅霞笑道：「反正妳璧哥哥要廿一天才能恢復，總還有十來天耽擱，我私事了結，再來看妳。」

李紅霞別了朱英，翻山直奔東湖而去，才走不上半個時辰，忽覺身前身後悉悉作响，雖說聲音來自遠處，却也十分怪異，李紅霞立時知道有人追踪了。

她想着：自己這回出來全爲私事，幷無和人有過節，是誰暗地跟踪？李紅霞是藝高人胆大，雖然明知有異動，却也不放在心上。

翻過山嶺，便是故居。雖然多年前被一把火燒去，其後經自己一番苦心草草重建過，也足堪小息。

進得屋來，滿是灰塵蛛網，李紅霞大失所望，知道妹妹碧霞不在家，無可奈何，只得歇下來，明天再去掃祭雙親墳墓。

李紅霞並未亮燈，和衣而臥，爲的是她還防着一路上跟踪的人。但她知道自己輕功了得，她在到家的十里路上使的是「八步趕蟬」輕功，普通的武林人士是絕對追不上她的，那人既在追踪時弄出悉悉聲响，就絕不會是高手，若不是高手，也絕

不能追踪到她。論此時，她估計已擺脫了追踪者，應該可以酣然大睡一陣的。

可是不上兩個時辰，李紅霞又被驚醒了，在沉沉黑夜中，她又聽見那悉悉之聲。她不禁大爲訝異，問着自己：「如何他又尋上了我？」

李紅霞是好奇心重的姑娘，雖說是江湖成名人物，但年紀輕輕，猶有童心，她立時披衣而起，悄悄穿窗而出，又使出「草上飛」輕功，一口氣奔出了二十里地，才找着個樹林子，揀株巨樹，在濃密樹葉中繼續入睡，她冷笑道：「如果你們再找着了我，我決不闖這個江湖了。」說着，枕了樹枝，覆了樹葉，沉沉入睡。

李紅霞自小練功，又在巫山朝陽峯上隨眞空長老練功五年，再獲得師叔「翻江蛟」周天曉指點，再加上無巧不成書誤打誤闖學得了「雪峯怪俠」的百花劍，她已練得身手敏捷，耳目精靈，已非一般晚輩或武林英雄所能比擬，除了前輩高手之外，她可以說是四海無敵，連他師兄穆青森，曹敏通也對她遜讓三五分。所以她這時肯定知道沒有人追踪得上，那就眞是沒有人追踪得上的了。

可是，她第二次又被人驚醒，這次在樹林間發出的悉悉之聲更加清晰。

李紅霞醒來，側耳傾聽了一會，那熟悉的聲音還帶着脚步，一定就是一天二夜死釘着的人了。

李紅霞大爲驚異，如何這人在三番四次落後了還能追及自己呢？他憑甚麼釘牢自己呢？再說自己躺在林間，黑黡黡的，看是不見，聽也不着，他如何找上來了？

李紅霞不由大爲驚奇，也不敢大意，她要知道來者是何方神聖，她定要打破這個啞謎。所以她這回不再躱避，索性坐起來，雙手抱膝，讓濃濃的樹葉掩護自己，她要觀察這個追踪者。

過了頓飯時間，那悉悉之聲越來越近，不久來到了樹底下，藉着星星光亮，李紅霞見樹下有一團黑影。她悄聲不响，一招大擒拿手法，直撲向下，將那東西抓了起來，她滿以爲這東西原是一個人，誰知抓到手上却硬硬的，是一團鐵。

李紅霞失聲怪叫道：「鐵？鐵會追踪人？」她抬頭四望，却不見有人影，她要將鐵團丟在地上，那鐵團却又死死的躺在那裏不會動。

李紅霞生氣了，她將鐵團抓起向西扔去，呼啦啦的鐵團破空而去，在星光下劃了一道長長的黑的影子。

李紅霞臂力過人，這一扔，那鐵團怕不扔去了三五十丈。

李紅霞又回到樹上，再躺下入睡。這回她睡得酣沉了，一覺醒來，陽光刺目，已是淸晨。

李紅霞在樹上伸個懶腰，採了兩片樹葉舐着上面的露水，然後輕輕縱身下樹。

方才站定，李紅霞大驚失色，原來那團黑黝黝的傢伙又在面前，李紅霞這回有氣了，他一出掌便打算將它打碎，却有人及時喝止這：「慢着。」隨着聲音，潛龍帮主黃發標，百合島主劉騰蛟，兩人現身了。

李紅霞冷冷一笑道：「你們是我手下敗將，送頭來嗎？還是再送指頭來？」

黃發標怒問道：「姓李的，妳懂不懂江湖規矩？」

李紅霞也怒道：「我出道日子淺，不懂江湖規矩，你們這些老不死的，又有甚麼規矩來？」

劉騰蛟怒道：「我對妳還有憐惜之心，不想妳不自量，竟然盜了我們東西。」

李紅霞怒道：「要尋死，你們死遠些，別來混我，我喜歡偸東西時，貪官污吏家中有的是，我舉手之勞便可取用，用不着像你們偸鷄摸狗？」

黃發標是條莽漢，大怒這：「有胆量偸就要有胆量承認。」

這話可把李紅霞惹火了，她一輩子沒偸過東西，這下子莫名其妙惹上這起人，居然還蒙上做賊的嫌疑。她沉聲怒問：「我偸了甚麼東西？」

黃發標大聲道：「那張藏寶地圖。」

劉騰蛟冷笑道：「我們還當妳仗義帮忙那女娃兒報仇雪恨，原來別有居心。」

李紅霞越聽越氣，但仍然沉住氣問：「誰說地圖在我這裏？」

黃發標哈哈怪笑道：「妳可是承認了？這張地圖上我們做了手脚，任妳逃到天涯海角我們也追得上來。」

李紅霞恍然大悟，指着那團黑鐵問：「就是這東西追踪我嗎？」

劉騰蛟道：「是的，妳把地圖交出來，我們各走各路。」

李紅霞道：「我不交便怎樣？」

黃發標冷冷的說：「那就別怪我們哥倆不客氣。」

李紅霞也冷冷的說：「再加兩個也都是我手下敗將，不客氣又能把我怎樣？」

劉騰蛟知李紅霞功力，決不是他倆能應付得了，深恐越說越僵，忙笑道：「話不是這麼說，你倆位聽我講，江湖規矩，見者有份，原來這寶藏是我們三份子的，胡培德貪財背盟，我們鬧僵了，既是妳李女俠出了面，我們縱是三一三十一，分妳一份。」

李紅霞聽來有點端倪，他們口口聲聲寶藏，這寶藏不知究是甚麼東西，爲要知道眞相，便點點頭說道：「看來這寶藏不少。」

劉騰蛟忙道：「當眞不少，就算三份之一，妳也吃着一世不盡了。」

李紅霞再問：「那裏弄來的？」

黃發標怒道：「多說甚麼？給妳好處還要嘮叨。」

劉騰蛟搖手止住他，笑向李紅霞說：「說來話長，妳將來自會知道。反正現在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李紅霞冷笑道：「誰和你們說定？別說地圖不在我這裏，若眞在我處就獨個兒吞掉，不分給誰。」

劉騰蛟怒道：「李姑娘，跑江湖的人，也得講講江湖規矩。」

李紅霞冷笑道：「和你們用不着講規矩，再見了。」她抱拳一拱，扭轉身，兩三個縱步已經穿林而去，劉騰蛟，黃發標二人那裏追得上。

天明時，李紅霞繞了幾個大圈，不回家，也不掃墓，找個宿店住下，對方才的事越想越詫異。

那團鐵塊當眞有點古怪，它能千里追

踪，死釘自己絕非無因。要說劉騰蛟兩個扯謊，但他們又說得近情近理，若說地圖不在自己身上，那團鐵又何以追牢不放？若說地圖眞在自己身上，爲何自己又不知道？

李紅霞是十分心細的人，只因自己在胡家堡來去多次，難保他們不私藏自己衣囊中。她將衣包解開，一抖包袱，衣物都落翻在床上。

她一件一件的細細檢查，小心抓揉，的確知道裏面沒有一絲可疑的物事或一張紙條，就連玄女劍上上下下也檢查過，甚麼都沒有。

李紅霞十分怪異，究竟是甚麼道理吸引那團黑鐵？他們這樣糾纏豈不是無以自白？

思索終日，李紅霞到底解不開這個謎，她也就丟下不想，先去掃掃墓再說。

來到那雙親幷列的兩座墓墳上，見野草萋萋，清風徐來，一些香燭殘花倒在一邊，顯見有人掃過墓不久。

李紅霞安放香花正拜祭下去，忽地頭頂「颼」一聲，她連忙伏身臥側，用手順着風聲發出一顆朝陽神芒，更聽得「啊唷」一聲。

她縱身急起，背靠墓碑，喝道：「是誰？」連問兩聲，沒有回應。

李紅霞打量又是劉騰蛟那起人，也不放在心上，重新展拜下去。

但方才展拜下去，忽地碰到一堵牆壁似的擋着抱拳，怎麼也拜不下去。

李紅霞見多識廣，立時知道有高手在近處，此人決不是「發神芒卽倒「啊唷」」那等人，此人具有極高的內功，和自己不相上下的。

李紅霞爲要試試來人功力究竟有多少，她便將抱拳下壓，硬碰那股內勁。

但她連運兩口氣，抱拳定足不動，她彎着的身子怎麼也不能再彎下去，這淩空一拜，姿態委實難看，李紅霞心有不甘，使出全部內勁去硬碰對方，却仍然是「動也不動。

李紅霞心下大驚，對方的內功是遠遠運來的，自己的內功却是就在眼前，兩道勁力有距離，自己却敵不過對方，可見對方功力實在高出自己之上。

李紅霞連忙收拳向空拱手朗聲問道：「不知那位前輩駕到，請指點迷津。」

李紅霞連問兩聲，並無回答，她垂手默然轉身，却猛然大吃一驚，原來面前好端端的站着一個老者，這老者長鬢飄髮，鬚髮皆白，看來十分面熟。

李紅霞心下吃驚，此人內功如許高强，輕功又如此卓絕，很少有人站在面前她還不會發覺的。心下極力思索，此人似曾見過。

老者不待李紅霞開口，卽冷笑道：「我早說妳這女娃兒不走正路，果然不出我所料，專幹偷盜生涯。」

這話令李紅霞猛地省起誤打誤闖學了一路「百花劍」就是拜賜這老者的，她不禁失聲歡然叫道：「你是雪峯怪俠，晚輩這廂有禮了。」李紅霞忙拱手下拜。

出乎李紅霞意料，這一拜下去，又是給擋住了，她雙手僵在那裏。

李紅霞恚道：「前輩，這是怎麼着？我給你行禮呀！」

雪峯怪俠怒道：「我不受妳的禮，我只是取回妳的百花劍法，我老頭子在江湖上還算薄有名頭，誰要偷我的東西，還不那麼容易。」

李紅霞笑笑說：「老前輩，我已經再三謝過你，百花劍法我已學會了，要我硬說不會，我又不懂說謊。而且我除暴安良，替你的百花劍揚名，有甚麼不好？」

雪峯怪俠道：「這就是不好，我的功夫向來不傳外人，你來歷不明，我心有不甘。」

李紅霞再拜道：「我是巫山朝陽峯眞空長老的第三個弟子，老前輩，想來也不辱沒了你。」

雪峯怪俠怒吼道：「我就是看不上眞空老傢伙那目中無人的模樣，更連帶看不上妳，我好容易碰着了，今天妳不還我百花劍法，我是不肯干休的了。」

李紅霞笑問道：「如何還法。」

雪峯怪俠怒道：「挑了妳的大筋，叫妳永不會使百花劍法。」說時，目露兇光，李紅霞駭然失驚。

若說較手，李紅霞決不敵雪峯怪俠。若說逃避，李紅霞也未必逃避得掉。敵旣不能，避又不是，看來今天眞是刦數了。

李紅霞是吃軟不吃硬的人，明知不是雪峯怪俠的對手，但却不肯一句話低頭，她昂然亢聲說道：「你旣然一定要對付一個小輩，就來吧！」

雪峯怪俠冷笑一聲，怒道：「江湖上還沒誰敢用這樣的態度對我說話，來吧！妳就來吧！」

李紅霞知道這一場搏打是免不了的，來就來，搶先一着總有個好處。

李紅霞一招巫山朝陽峯鎭山之寶的「穿雲拳」霍地使出，竟挾風雷之勢直奔雪峯怪俠。

雪峯怪俠身子不動，叫聲：「來的好！」只見衣袖一拂，迎面化開李紅霞那招「排雲催風」。

李紅霞只覺對方來勢十分猛烈，不但推開自己的拳風，連自己身子也被推開，她只接招一拳便知道自己和對方功力相差太遠，耗下去一定給他打死，倒不如亮亮兵器出來，仗着玄女劍那無堅不摧的妙處硬碰兩招。

李紅霞想着，寶劍出鞘，迎着陽光一幌，金光刺目，雪峯怪俠冷笑道：「好哇！玩命了！久聽說玄女劍稱霸天下，我倒要領敎領敎。」

李紅霞也不打話，就是一招「空雲廻月」把玄女劍最具威力的一招使了出來。

雪峯怪俠這時手無寸鐵，就地抓起一把鮮花當作武器，貼住李紅霞長劍使了起來。

「空雲廻月」這招數是玄女劍中最凶險的一招，李紅霞出手不留情，就因爲對方功力太高，難以應付。誰知雪峯怪俠這回並不硬接，只是緊貼了玄女劍廻旋，令到李紅霞無所施其威力。

李紅霞也心知雪峯怪俠以柔制剛，她連變兩招要想脫出雪峯怪俠的牽制，誰知雪峯怪俠手中鮮花有如長了眼睛，死死的追牢玄女劍，那花束就像是一件兵器那麼結實聽話，連花瓣也不落下一片。

李紅霞被雪峯怪俠制得上了氣，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拉出幸運短劍，一手使玄女劍法，一方配合百花劍花，惡鬥上來。

雪峯怪俠見李紅霞班門弄斧，在他面前使他的招法，大爲生氣，怒喝一聲：「死丫頭，妳實在嫌命長了。」

說着，將手中花束一分爲二，一手化解玄女劍，那一手花束對付他本門的百花劍法的是易如反掌。

李紅霞出道以來，還未遇過對手，許多前輩劍客也栽過在她手上。如今被雪峯怪俠戲弄着，打又不能，逃又不脫，只氣得她頭頂冒烟。

忽地耳邊廂嗡嗡作响，李紅霞畧一定神，聽到一個聲音又說：「用神芒打他，用一把打他。」

這聲音好熟，却又不見有人。李紅霞立刻知道不知是那位前輩高人來助她了，這使的是「千里傳音」內功和她講話，說不定這人還是師父眞空長老，爲的助她一臂打敗雪峯怪俠。

但李紅霞並不高興，朝陽神芒雖然是獨門暗器，但使在雪峯怪俠身上定是石沉大海，那裏打的着他？枉自出醜而已。

李紅霞待要不理那聲音，那聲音却在耳邊鬧個不停，一次又一次的：「用神芒打他，用一把打他。」叫得李紅霞無可奈何中也心動了，果然將百花劍收住，將幸運短劍咬在口中，騰出左手掏出一把神芒以極快速的手法向雪峯怪俠打去。

李紅霞打神芒如果是一把打出時，向來使用「滿天花雨」手法，神芒打出有如張了一張大網，四面八方向雪峯怪俠打擊。這「滿天花雨」手法是眞空長老的高招，朝陽弟子個個精於使用。

雖然「滿天花雨」手法非凡，但雪峯怪俠看來輕鬆平常，他左手一揚，劃了一個大弧圈，那一把神芒已無影無踪，全收入他手心了。李紅霞心間吃驚，雪峯怪俠已經哈哈大笑着，回手一揚，他使用「滿天花雨」向李紅霞打來。來勢比李紅霞更勁，李紅霞不敢接收，忙撇了雪峯怪俠，縱身出圈子。

只聽見一陣哈哈大笑由遠而近，剎間已來到眼前。李紅霞眼睛快，老早就看見那個矮矮小小的黑影一歪一歪的奔來，她驚喜大叫道：「周師叔，我在這裏。」

那周天曉在二人面前猛然站定，其勢之快就如刀切一般，他望着雪峯怪俠笑笑說：「包天鳴，這回你要拜我的姪女兒爲師，叫我一聲叔祖師爺了。」

雪峯怪俠有些脾氣，人也不喜幽默談笑，他臉色一沉說：「老沒正經的。」

周天曉笑道：「甚麼不正經？這朝陽神芒不是巫山上的？這『滿天花雨』手法不是眞空長老的？你學着我的小師姪女兒打了，你不認她爲師？」

周天曉說得李紅霞笑起來。雪峯怪俠惱羞成怒，劈頭就向周天曉一拳打去。周天曉連忙向右推開，只聽得「巴砵」一聲，方才所站的地方已被掌風打個粉碎。李紅霞驚叫道：「你這人怎的沒禮貌？竟破壞我父母的墳地？」

雪峯怪俠沒好氣地說：「我不止破壞這墳地，還要連你倆一併殺掉。」

周天曉咋舌笑道：「老頭兒好生厲害，連我這魯仲連也算在內麽。」

雪峯怪俠怒道：「你這矮子又作甚麼好人？」

周天曉笑道：「我來指點你一件事，對你有好處。」

雪峯怪俠冷笑道：「你除了討人便宜，還有甚麼好事？」

周天曉道：「我指點你，免爲江湖人士笑你欺負小輩，你現在和她是扯平。」

雪峯怪俠道：「我倒要聽聽你這扯平所指？」

周天曉笑道：「她學了妳的百花劍，你又學了她的滿天花雨，兩人各添一技，並無吃虧，這還不扯平？」

雪峯怪俠聽了呱呱大叫，指周天曉使詐騙他。周天曉笑說：「她願敎，你願學，誰使詐來？當日你不願敎，她也學不來的，這怪得誰嗎？老頭子！這一把年紀了，還不檢點檢點，再欺負小輩，眞要給江湖上笑話了。」

方才雪峯怪俠接了神芒回手打去，果然使的也是李紅霞使的「滿天花雨」的手法，不能抵賴。但這種手法再無竅秘，若用它換百花劍法，那麼雪峯怪俠委實吃虧了。

吃了虧又如何？雪峯怪俠是當代數一數二的前輩英雄，李紅霞是女娃兒，她眞要一撒賴不認，或在古怪的周天曉指點之下添油加醬，那雪峯怪俠一世英名可被沾污了。

他想着，周天曉這人詼諧胡鬧，武功又高，人又撒賴，還是暫時避開他的好，便冷然一笑道：「周天曉，你沒別的長處，只會撒賴，我領敎，後會有期。」他一拱手，揚長而去。來得快，去得也快，彷彿沒有發生任何事。

李紅霞拉着周天曉，喜出望外，就像小姑娘時候那麼扭着他問：「師叔，是你一個人來？還有誰？」

周天曉道：「還有一個人比我先來，想是到妳宿店去了。」

李紅霞問：「你們如何知我下落？」

周天曉笑道：「天下人都知道妳在何處，聽說妳拿了三大派的地圖逃走了。」

李紅霞氣得呱呱大叫道：「周天曉的姪女兒那麼不成材？要逃走？是誰說的，我找她。」

周天曉一擺手說：「單是那起人就知道了。」

李紅霞歪着頭，說：「那塊鐵也追踪我。」

周天曉拉拉她說：「回去檢查妳的衣包，一定在那裏面，他們做了手脚，妳走不出這天羅地網的。」

李紅霞這時那裏像女俠？就像個小女孩那麼依依的偎在周天曉身邊，笑說：「我不怕，你會助我。」她忽然想着忙問：「師父在那裏？」

周天曉笑道：「這兩年他面壁，大概要白日飛升做神仙去了。」

他們一邊說一邊回宿店，還未到門口，就聽到一陣呼喝打鬥之聲，周天曉笑道：「這是敏通那莽小子麽。」

李紅霞驚喜道：「是二師哥來了？」她一面跑一面大叫：「敏哥哥！」

天性情慾是發自深心，毫無掩飾的，

李紅霞右手玄女劍，左手幸運寶劍，與雙手持花束的雪峯怪俠激鬥。

不怕李紅霞經過滄桑風險，一劍在手江湖橫行，見了童年知己，那份純眞活潑欣喜流露於自然，她彷彿脫出枷鎖的小鳥，一身輕鬆愉快，連奔帶跑，十足是未經世事的小姑娘，那裏像力挫各派高手的俠女？

李紅霞奔到房內，見她的二師兄曹敏通正使着巫山鎭山之寶「穿雲拳」和兩條大漢對打，饒是二對一，那兩條大漢一點佔不到便宜，曹敏通連喝幾聲，把二人打到牆壁邊。

李紅霞冷笑道：「方天龍，是你呀！小心你那膿包教頭，我二師哥的拳頭不生眼的。」

這方天龍和何天鵬單對曹敏通已經支撐不住，又來了個李紅霞，還別說她身後站了那個雙目烱烱老頭兒了。方天龍一算，自己怎麼也佔不了便宜，連忙招呼一聲，和何天鵬兩個奔窗而去。

曹敏通待要追下去，李紅霞阻住他說：「不勝其煩，算了。」

三個人坐下來咭咭呱呱暢談別後趣事，李紅霞瞧着衣包被翻開，衣服丟了一地，不禁又生氣。

周天曉吩咐她：「細細檢查一遍，那張江湖人士爭奪的藏寶地圖一定在妳行囊中。」

李紅霞搖搖頭說：「我早已檢查過，甚麼都沒有。」

周天曉發笑道：「他們也眞厲害，會收藏在甚麼地方呢？」

李紅霞拍拍玄女劍笑說：「只怕辛勞它了。」

曹敏通許多時沒見小師妹，還是那麼傻傻的不知要說甚麼好，李紅霞笑問道：「你們不是爲我來的吧？」

曹敏通答說：「我們是順路而來看看妳，大師兄聽說在鄱陽湖出了麻煩，師父就想到以大師兄這樣的功夫還應付不了的事，那就眞是麻煩的了，恰巧周師叔要下山遊玩，師父便吩咐我隨同周師叔到鄱陽湖走一遭。」

周天曉忙道：「妳在這裏也無所事事，麻煩也多，說不定那雪峯怪俠還要來找妳，倒不如和我們做伴走。」

李紅霞正爲朱莫兩家的事鬧了個够，想着無端惹來麻煩，還不如隨同師叔走走的好，因此便答應下來，議定明日起程。

周天曉和曹敏通合住一間房，李紅霞自己住了一間。她熟睡中，忽然給極細極細的聲音驚醒，她側耳傾聽，萬籟俱寂，全無聲息，閉上眼睛，又聽到細細的摸索聲。李紅霞大爲驚異，她耳目向來精靈，風吹草動她都聽得出，那有聲音來自身邊也不知的道理？

她藉着窗口微弱星光掃射房內，見有一條長瘦黑影在翻她的包袱，他動作輕便有如幽靈，就連呼氣聲音也聽不見。

李紅霞大爲吃驚，天下連呼吸聲息也沒有的，除她師父眞空長老外，最多不外烏雲老道江士釗，雪峯怪俠包天鳴，若說此人也沒聲息，就不知是何方神聖。瞧他身形瘦瘦年紀必輕，當眞英雄出自少年？

李紅霞悄聲不响，輕輕下床，雖然沒弄出一絲聲息，但那黑影已有知覺，忙垂下手中東西，燕兒似的穿過窗外。瞧他身形軟靈可愛，李紅霞更加驚異，忙抓了外衣追下去。

湖底春光洩　地寨煞星臨

黑影在前面三幾個縱跳已去了很遠，輕功之出神入化，委實令李紅霞震驚。幸而她武技超人，忙使出「縮龍成寸」輕功追下去，不一會便超前過去，那黑影奔來猛不提防李紅霞驟地閃出，竟撞她身上。

李紅霞使出大擒拿法，使勁將來人一揑，只揑得那人狂聲驚叫，連連掙扎。

李紅霞本以爲此人輕功出色，武技必高，因此出手不敢含糊，未想到此人却是絕不懂武功的，給她一揑，只會掙扎驚叫，倒令李紅霞一怔。忙將他放開，驚問道：「你是怎地？」

星光下，站着一個飄逸年青人，清清秀秀，面目俊美，雖是滿臉驚怒，却不失男兒風度。李紅霞喝問：「你是誰呢？」

少年一挺胸，臉色沉下，答道：「金沙江畔富家莊的富成勇。」

李紅霞雖然來往金沙江，也知道金沙江畔有巨富富家莊，但這富成勇是誰，她却不知道。便再問：「你是小偷？」

富成勇怒道：「富家莊長公子，豈是小偷？」

李紅霞一驚，忙道：「你是富家長公子？你是青蓮居士的弟子？你就是那個被稱爲武功卓絕，名鎭金沙江飛天鵬麼？」

富成勇說：「人家如此稱呼我。」

李紅霞冷冷笑道：「既是飛天鵬，如何不經我一揑？」

富成勇怒道：「這要拜妳所賜。」

李紅霞忙道：「我們從未見過面，此話何來？」

富成勇指指那宿店說：「偷了我地圖，殺了我全家，放火燒毀富家莊的人，是不是妳？」

李紅霞冷笑道：「巫山弟子不致於殺人越貨。」

富成勇冷笑道：「地圖現在妳處。」

李紅霞對這地圖實在是個謎，忙問：「你如何知道？」

富成勇答道：「我們家傳有磁鐵功，能煉鐵分化，一部份化入地圖紙張中，因此鐵葫蘆不論天涯海角都找得到那一張地圖。」

李紅霞忙問：「那鐵葫蘆在那裏？」

富成勇搖頭說：「半途給人偷去。」

李紅霞笑道：「可是會走路的一塊大鐵？」

富成勇忙問：「妳看見了？」

李紅霞笑道：「它找到我了。但我可以告訴妳，我實在沒有見過那地圖。」

富成勇凝視李紅霞，他雙眸閃着正眞的光芒，不是那起找地圖的人個個都恨不得你死我活的。李紅霞瞧他兩眼，對他漸有好感，忍不住問：「你會武功嗎？飛天鵬是名震四川的大英雄。」

富成勇低頭道：「我給蒙汗藥蒙住，被風雷扇打傷全身筋絡，師父爲救我，已將我全身筋絡點住，用草藥化去我勁道，不待我心氣復原不許動武。」

李紅霞對富成勇遭遇頗爲同情，微微一笑說：「我不明白怎麼撞入這個漩渦，我向來不打誑語，我沒見過地圖，這風雷扇是潛龍寨寨主黃發標，找着他，你便明白眞相。」

富成勇懷疑說：「但江湖上傳聞地圖在妳處。」

李紅霞說了半天，富成勇還是這句話，她不禁大爲惱怒，頓足道：「由你說去，不關我事。」

富成勇冷笑道：「不管事實如何，既知道風雷扇是誰，我要找他算賬，後會再期李姑娘。」他拱手道別，又戀戀的凝視了李紅霞一陣，才飄然而去。李紅霞望着他飄逸的身法，不禁惋惜。她正要回去，富成勇忽地又飄然回來，瞪着她說：「我們的賬還未完，待我找到証據，我會再見妳。」

李紅霞冷笑道：「你這人不分靑紅皂白，待我送你一把，這輩子也不想見你。」說着，順勢一掌打過去。

李紅霞雖是嬌俏姑娘，掌風却沉如泰山，誰挨得起她一掌的，武功必臻上乘。但誰知她這一掌打出去，彷彿打着了風，虛虛的毫不着力，而富成勇早已隨風而去，飄然不知所終了。李紅霞也算見多識廣，但這樣怪異的人才却絕少見，他把武功化去了，輕功却突飛猛晉，天下恐難再有人及得上他了。

李紅霞懷着滿腹惱恨回到宿店，已經天透亮了，曹敏通早已收拾行囊，叫了飯菜等候，三人吃過飯，便尋路上鄱陽湖去，不止一天，方才到達。

鄱陽湖邊山明水秀，氣象寧靜，李紅霞放下包袱，獨自在湖邊漫步。湖岸垂柳拂在大石上，湖心白鵝對對幽閒遊蕩，夕陽斜躺在山崗上，令人有如置身圖畫中。

湖邊是一帶遠山，山上有茅屋，有廟寺，有山墳，也是遊人欣賞的目標。李紅霞正想着：這鄱陽湖地域廣大，大師兄有麻煩，又到何處找他？

她獨自想得出神，望着水波在夕陽中泛出片片金鱗，忍不住童心又起，拾起地上小石片打水花，一路走去，一路打着，水花四濺，有如珍珠，十分有趣。

忽然「噹」的一聲，小石片竟然在水中跳了起來，彷彿打在鐵片上。李紅霞笑道：「誰將鐵片垂在水中，把這大好湖水弄汚了。」正說着，忽地一想，不對，鐵片那有浮在水中的道理？一定是碰着了礁石。

李紅霞再拾了一塊石片向原處打去，又是「噹」的一聲响，那是鐵片聲，決不是礁石。她十分驚異，待要下去看個明白，如何鐵會浮在水上的，但此刻却是光天化日之下，人來人往，跑下水去定會引人驚異。反正天色快要昏黑了，她索性坐下來，等待一會。

夕陽西墜，湖邊人跡漸漸稀少，李紅霞便用「登萍渡水」輕功踏上一片蓮葉去，她穩着身子迎風飄擺，便伸出一隻腳去輕觸，那有鐵片的水面。

能使「登萍渡水」輕功的人，就能知道腳下有多輕多重，她雖不必足尖入水，只那麼一點，就知道水底下有硬物，把足擋住不能下去。

李紅霞於是運出內勁，用「蛟龍吸水柱」的上乘內功，打算把水底的硬物吸出來。

李紅霞的內功在當今已算數一數二的，通常物件她要取甚麼就是甚麼。可是這回她使出了七八分氣力，那硬物仍沒有浮起來。不但不浮起來，反而有如另外的氣力把它向後拉，漸漸退去。

李紅霞十分怪異，暗想：此地若不是有怪物，必是有高人了，若大師兄有麻煩，那一定也與此物有關。照大師兄的功夫，通常武林人士沒個是他的對手。李紅霞想着，撇下了那硬物不管，回去對周天曉說了再來。

周天曉也是個好事的人，聽說這麼有趣的東西，嚷着立刻要看去，李紅霞便帶了他和曹敏通直奔鄱陽湖。來到李紅霞作了記認的地方，遠遠見有四五個人站着。這時天色昏黑，看不清楚他們在作甚麼。周天曉揉揉眼睛說：「我是老眼昏花了，彷彿見他們混身發亮。」

曹敏通笑道：「師叔，那是水，他們下過水的。」

周天曉道：「好端端在這裏游水？這湖水不乾不淨，還是禁地呢！」

李紅霞點頭道：「我就知道這裏有蹊蹺，這些人都不安好心呢。」

再一會，那些人忽地不見了，曹敏通大驚道：「他們莫非會飛天遁地？」

李紅霞道：「不用說，一定又是下水了，這水底有古怪，我們去。」她領先奔向湖邊，只見方才幾個人失蹤的地方，湖水平靜，甚麼也沒有。

李紅霞拿了一塊石子交給周天曉說：「你打下去就知道下面是甚麼。」

周天曉依着李紅霞的指示，打向那水面，果然是「噹」的一聲，浪花飛濺。他叫着：「是鐵，而且是實心的鐵。」

曹敏通已磨拳擦掌要下去看個究竟，周天曉搖搖頭說：「我們不忙，上樹去睡會兒。」

曹敏通叫道：「這時候你打瞌睡？」

李紅霞笑道：「師叔是要我們養養精神，看來是有些麻煩事了。」說着領先找了一株大樹上去，曹敏通最聽師妹的話，師妹上去歇息，他也自必去了。周天曉自顧向上一個倒頭跟斗打去，落在一個大鳥巢上，驚得羣鳥紛飛，他雀巢鳩佔蹩着膝蓋就坐了下去。

不知多久，李紅霞被人碰醒，練武的人反應迅速，她一翻身就掃出一掌。她這個嬌小姑娘卻氣沉力大，但沒想到她一掌掃出，就如抵擋了一堵牆，沉沉的反抗着，也聽見「哎呀」的一聲，勁力就化了開去。

李紅霞聽出這是曹敏通的聲音，連忙翻身下樹，正好追着曹敏通，二人並肩落下。她嗔道：「人家睡覺，你是怎麼？」

曹敏通「噓」了一聲，搖頭嘆氣說：「妳是越來越兇了。」

李紅霞失笑道：「你這麼冒失，誤傷了你才倒霉。」

曹敏通忙說：「不談這些，快看那邊，有人出來。」

這回曹敏通是比李紅霞精醒些了，因為湖畔又有了兩個人水淋淋的站着，另一個人正好由水內出來，三人摔摔身上水漬揚長而去。曹敏通打算追下去，李紅霞搖搖頭說：「我倒是想看看那水底，莫非眞有龍宮？」

曹敏通也笑道：「要是遇見龍王，我學哪咤，抽了他筋，給妳做一條腰帶。」

李紅霞走到湖邊，只見湖水平靜，她用石塊打下水去，「噹」一聲，那鐵塊還在。他對曹敏通說：「我要下去瞧瞧。」

曹敏通忙道：「我陪妳。」說着，二人脫下外衣垂在地上，曹敏通又問：「要叫醒周師叔嗎？」

李紅霞一邊回答不必，一邊又走下水去。

雖然鄱陽湖水很深，但岸邊是斜斜的，他們可以向湖心走去。李紅霞和曹敏通二人在巫山朝陽峯的瀑布溪澗中玩耍慣了，戲水如履平地，他二人走到水深處，立時一頭栽下，直潛入水底。

李紅霞繞着那塊鐵游了一圈，就發現這鐵用根巨鍊綁了浮在水面，難怪她曾用「登萍渡水」輕功也滑它不開去。她順着鐵鍊下沉，沉到湖底，發現鐵鍊是繫在一扇小鐵門上，李紅霞忙招曹敏通過來，兩人合力拉着鐵鍊牢牢的長在鐵門上，不動分毫。李紅霞心細，她四周查看那門，才發現了門上是有暗鈕的，她左手拉牢鐵鍊，右手按下暗鈕，那鐵門便應手而開，兩人相視一眼，忙踴身而入。

裏面原來是一條長長的地道，向上斜去，他們才泅了一會腳便點到地上，曹敏通伸了懶腰站起來，水已齊腰，可以呼吸陸上空氣了。

李紅霞扭着一身濕淋淋的衣服，埋怨着：「開門也開得鬼鬼祟祟，姑娘家進出是多不方便。」她的衣服緊緊貼在身上，委實令她尷尬。

曹敏通望了李紅霞一眼，連忙紅了臉扭過頭去。他們自小在朝陽峯上嬉水慣了，那時李紅霞身上不是這樣的，現在她是大姑娘，再不是孩子了。

李紅霞一面拉緊衣服，一面咕嚕着，他們走了許久才查完那條暗道，面前又是一扇門，這扇門却是厚楊木製成的。曹敏通舉手叩門，李紅霞一把拉住他說：「查查看，也會有暗鈕的。」

他們細心找了一會，在門口一座石碑上找到了門鈕，按下去，那木門吱吱的緩緩移了開來，二人縱身而入，那門又自動關上了。

李紅霞細心打量，這是一條寬寬的走廊，廊外是小花園，看方位，這裏一定是湖旁的山背後，既然也是正正當當的一所好房子，為甚麼有大門不走而要鬼鬼祟祟走水底隧道？豈非多此一舉。

他們走出小花園，曹敏通抬頭一看，竟失聲叫起來：「這不是露天的，這是一盞小燈。」

李紅霞忙抬頭看，見那花園是有上蓋的，雖然光綫亮如白晝，却不是來自天空，而是有一個小珠掛在樹枝上，那小珠發出的光亮令小花園亮如白晝。

李紅霞吃驚道：「這是夜明珠，像這樣大的一顆，在世上還沒有幾處有，怎麼這個地方就隨便掛在枝椏上？」

曹敏通雖然不識珍寶，瞧着李紅霞那驚訝的神色，他便道：「我拿下來給妳玩。」他邊說邊縱身上樹。

李紅霞一見，忙大聲阻止：「快下來。」說時遲那時快，曹敏通已飛身而上，李紅霞說甚麼他也聽不見了。李紅霞話出人到，連人帶聲音一併追上曹敏通，抓住他雙腳就往下墜。

曹敏通聽見李紅霞叫喊聲，已來不及停住，身子箭似的直飛上樹頂。誰知手方觸到那夜明珠，便如觸電似的，渾身痲痺，他忍不住大叫，叫聲中耳邊廂清清楚楚聽到有一陣「吱吱」聲響，他知道是觸了暗器機括，因為渾身痲痺，無法動彈，心裏直急得發毛。

幸好這時李紅霞已把他抓住下墜，他身不由主的往下落，一陣「吱吱」聲響打正頭頂飛過，嚇得他落地時，渾身是汗，楞楞的呆着。

李紅霞漲紅了臉，埋怨這師哥：「你也是江湖上風險見得多的人，怎麼這樣魯莽？」

曹敏通苦笑問道：「小師妹，打從朝陽峯上見到妳，妳救過我多少次了？」

李紅霞失笑道：「我不能一輩子跟着你，自己要小心在意啊！」

曹敏通打量四周，搖搖頭說：「走了半天，我們還在地底下，這是個甚麼怪地方？」

李紅霞指着那玉石砌成的欄杆，那些鑲了瑪瑙的柱子說：「這地方富可敵國，却又如此神秘，為甚麼我們從未聽過？」

曹敏通中了這下暗伏，份外留意，小心翼翼向前邊走邊說：「看來這些玉石欄杆也是碰不得的了，幸好紅妹妹妳不喜歡它。」

他們一邊低聲交談，一邊向裏走去。長長的迴廊上並無人踪，迴廊盡處，又是一扇月牙門。李紅霞輕輕說：「這裏面一定有文章。」

曹敏通有了兩次經驗，以為又要找尋暗鈕，抬眼俯頭四處張望。李紅霞嗤然一笑說：「這門是虛掩的，沒有上鎖。」

他們推門閃身進去，過往的大漢有三數人，彷彿傭僕模樣，看看他們，沒有過來查問，也不理睬，自顧忙自己去。李紅霞點點頭說：「這不是一座莊院，定是甚麼武林人士的聚散所在，各方派門雜集，彼此不管彼此。」他們也不理會別人，大搖大擺向前走。

這是一座十分雄偉的莊院，遠處正是一座大堂，門前有一塊橫匾，上寫「聚議堂」。

李紅霞望曹敏通一眼，說：「『聚議』兩字耐人尋味，是大盜？是大俠？」

曹敏通望望內廂，那裏空盪盪的沒有幾個人，便道：「現在沒有人聚議，我們那邊看看。」他們手拉手走向左廂，那裏是一帶矮屋。曹敏通說道：「裏面有人居住。」

雖然來來往往的人各不管各，但李紅霞，曹敏通走近那矮屋時，便有人向他們投過詫異的目光。李紅霞悄聲說：「這裏面看來有古怪，我們繞過背後去。」

二人這番提高警惕，悄悄繞過背後時，見有一間靜室，小巧巧的，卻佈置得十分精緻，正中有張木榻，榻上端坐着一個又瘦又乾老人，怕不有六七十歲了，但是精神飽滿，目光閃爍，一看便知是練武的人。

他正對面前站着一條大漢說話：「今晚可要小心了，那人必定應約前來，晏德榮，佈置一下。」

大漢晏德榮一挺胸膛說：「師父放心，那人是我手下敗將，他中了我的毒鏢，支撐不到明天，今晚要是動氣打架，他死得更快。」

老人點頭笑道：「晏德榮，天下只怕沒幾個人是你對手了，你獲得那起寶藏，這個黑白道的交滙站青龍地寨就是你的了，也用不着各帮會每年輪流派人掌管。——只可惜我年已老，看不見你光大門楣了。」

晏德榮忙跪下禀告說：「師父身體健康，何必說這些喪氣話？弟子要沒有你師父撐腰，也打不過那傢伙。」

老人笑道：「話是這麼說，那傢伙武功也着實高强，只不知是那條綫上的，你去細細問他，我們祁連門向來不殺無名小卒。」

晏德榮笑着答應了，起身出去，老人又閉目靜坐，運氣呼呼有如行雷。

李紅霞拉了曹敏通悄悄退出，伸伸舌頭說：「原來這裏就是黑道中馳名的青龍地寨，你知道這老人是誰？」

曹敏通搖搖頭說：「他沒告訴我。」

李紅霞恨恨的瞪他一眼，說：「傻瓜，他不是分明說過了，他是祁連門嗎？」

曹敏通「啊呀」一聲叫道：「他是掌門人朱有培？烏雲老道俗家拜把弟兄？」

李紅霞道：「正是他了，他綽號是『活殭屍』，擅長鐵砂掌，鷹爪功，行動怪僻，江湖上久已不聞他的名字，却原來躲在這裏。」

曹敏通問：「如今怎麼辦？」

李紅霞說：「活殭屍吩咐他去細細問那人，我們且悄悄去瞧熱鬧，以他們如此功力，還說那人武功高強，可見那人也不是等閑之輩。」

曹敏通担心周天曉要惦記着，李紅霞笑笑說：「周師叔如果惦記，他會找下來的。」

二人遠遠尾隨晏德榮，瞧他又拐了幾個彎走進一所精巧小屋子。他一進去，就聽得鶯鶯燕燕一陣嬉笑聲。李紅霞和曹敏通對望了一眼，便也緊了腳步，追上去。

二人閃在門後，由半掩門縫中偷窺，見晏德榮左擁右抱，身邊前後有四五個年輕姑娘，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向他獻媚。

一個說：「你幾時帶我上湖邊玩？」

另一個又問道：「你答應送我的珠子呢？」

還有一個說：「說了給我們帶金項圈來，又沒事兒。」

晏德榮哈哈笑道：「小娃兒們，過幾天什麼都有了，我一拿來就是大箱大簏的，隨你們去挑，這兩天且忍耐，好好侍候妳大爺，誰侍候週到，誰分多些珠寶。」

姑娘聽了，又一陣嘻嘻哈哈，圍着晏德榮胡天胡帝起來。李紅霞在門外看得臉孔漲起通紅，啐了一聲「荒唐」。正要走開，却見一個也是武林打扮的大漢走近來，把李紅霞由上到下打量個够，才笑道：「姑娘，妳可是那路的，莫非是老晏移情別戀拋下了妳在這兒生氣？來，妳大爺喜歡妳，我們到那屋裏去玩玩。」

大漢說得李紅霞更加氣惱，她恨不得一掌把這色迷迷傢伙打死。可是回心一想，自己對這地方摸不清底，不如找他聊幾句開開心。

想着，她化去臉上怒意，嬌媚一笑道：「不知大哥可是那條綫上的？」

大漢見李紅霞嬌俏俏的一個美人兒，又如此好說好話，受寵若驚，笑嘻嘻的挨了上來，說：「我是武當門下的第三代弟子馬武揚，今年輪到我們武當山掌管着青龍地寨，我師父不得空，是我大師哥錢武信坐鎭這裏，我算是第二把交椅了。小姑娘，妳要是跟了我，就是青龍地寨的二夫人，走在黑白道上，那個朋友不賣妳三分交情，等我們獲得藏寶分掉，那時妳一世吃着不盡。——小姑娘，我今年還沒娶親呢！」

李紅霞聽得要氣炸了肺，可是她知道這青龍寨內都是高手，動彈不得，還是忍下來的好。

她於是嫣然一笑道：「光天化日之下說這些話，也不害臊，我住那邊後屋子。」她隨意一指，說：「今晚見你。」

也不管曹敏通瞪着眼睛在旁，馬武揚眞的以爲鴻鵠將至，喜孜孜的嚕囌一會，才雀躍而去，口中還哼着不乾不淨歌曲。

曹敏通是老實人，忍不住低聲駡道：「下流胚子，也虧得他還是名門大派的弟子。」

李紅霞驚奇地自言自語道：「怎麼這些名門大派的弟子在這黑道匯集的青龍地寨中？」

這青龍地寨，是江湖上有名的黑道大本營，各路上的黑道人物有甚瓜葛，都在這裏進行調解，有關金錢財寶，地頭分配，也在這裏完成交易。這些年來，也該說白道武林中不肖份子貪圖分一杯羹，也混跡其中，但却沒想到李紅霞今天自己也走進來。

李紅霞雖然不喜歡這些黑道中人的貪婪刦殺，但却十分欣賞這裏的習慣，各人作自己的事，不管別人，也不追根問底，大家自由自在，相安無事。她不由嘆息自言道：「此地若不刦殺生事，眞是世外桃源了。」

正胡思着，猛地一聲斷喝：「晏德榮，我來了！」

李紅霞忙回身，找着那聲音來源，正是在晏德榮尋歡作樂的屋子裏，一個身長高壯漢子，背對着門口，雙足微微分開，雙手半叉在腰間，昂然而立，大聲喝吼。

晏德榮雙手不得空，還抱住兩個美人，他沒有打算放開手，那些美人兒也嘻嘻哈哈的沒打算逃開。

晏德榮望那漢子一眼，冷冷說道：「你來早了，我們約好是今晚。」

漢子聲如洪鐘，吼道：「我等不及今晚，要來就來，誰敢阻我？」

晏德榮笑道：「你來了也好，且讓我稍盡地主之誼，分給你兩個美人兒。」說着，把左手邊兩個姑娘推向漢子，說：「妳們去侍候穆大爺。」

兩個姑娘不知好歹，嘻嘻的扭到那穆大爺身邊，正要挨上去，穆大爺猛可的出手一推，把兩個姑娘推到牆角去了，跌得她們哇哇怪叫。

晏德榮怒道：「你這人如何不知好歹，不懂溫柔？你晏大爺好意招待，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穆大爺咆哮道：「別廢話，我是來拿解藥，你給是不給？你要說半個不字，我就由這裏一直打進去。別仗着你有師父撐腰，我姓穆的怕過誰？」

晏德榮猛地把身邊姑娘全數推開，起立怒道：「既然你提到師父，我再要讓你，就連我師父也沒臉了。來吧！姓穆的，你是我手下敗將，我不怕你。」說着，一縱身，不知在那裏抓了一口長劍在手，出手之快，委實叫李紅霞驚異，她不禁嘆道：「果然是名門弟子，和胡家堡那一干人差遠了。」

那漢子見晏德榮亮了兵器，冷笑道：「來吧！」也把腰間長劍亮出。只見一道金光閃目，李紅霞搖搖頭眏眏眼睛，定神看了一下，失驚叫道：「是娥英劍，大師兄的寶劍，巫山上的鎭山之寶。」

曹敏通也同時叫道：「那是大師兄，穆青森，紅妹妹，我們快去幫他。」

李紅霞比曹敏通冷靜靈活，她一想，大師兄如何和這些人攪在一處的？這位大師兄和他倆年紀相差太遠，他倆在巫山學藝時，穆青森早已出道江湖了，是以他們之間全無聯繫，不甚了了。今天忽地在這裏遇上了，眞叫李紅霞不知如何應付。

她正胡亂想着，屋子裏已經打將上來，穆青森怒氣冲天，一出手就是全攻，一招「沉江刺月」劍尖直點晏德榮咽喉。

晏德榮叫聲來得好，手中劍向上橫搭，頭往後仰，趁勢一個跟斗倒打出去，避開來劍，連消帶打，手中劍由下向上直刺穆青森下腰要害。

穆青森怒道：「好下流胚子。」他娥英劍一沉，「噹」一下直敲到晏德榮長劍上。

娥英劍是一口斷玉削金的寶劍，穆青森就仗着它的堅硬，每遇兵器就直砍過去，對方若不廻避，必遭挫折。晏德榮早已認得穆青森這口劍是斷玉削金的寶劍，不敢硬碰，是以穆青森一下子壓下來，他連忙收劍避開。饒是那麼迅速收回，已被娥英劍碰了一下，將晏德榮的長劍打了一個缺口。

晏德榮怒道：「你死在臨頭還要逞兇，姓穆的，看你兇得了多久，你死了，這口寶劍就屬於我的。」他一陣哈哈，把穆青森氣得更加瘋狂，一招一招的死命搶攻，晏德榮手中劍只是虛虛迎戰，不給穆青森碰上。

穆青森是巫山朝陽峯眞空長老的大弟子，論武功，應超過曹敏通和李紅霞，但他力戰晏德榮之時，絲毫得不到便宜，這使李紅霞十分驚異，看來晏德榮實非等閒之輩。想着，不禁代師兄着急。

裏面打得着實燦爛，穆青森招招進攻，竟連防守門戶也不顧了，仗着寶劍威力，連人帶兵器一併的劃過去。晏德榮爲避他寶劍厲害，節節退避。

雖是晏德榮在逃避，李紅霞清楚看得出他是步步爲營，着着防備的。穆青森雖然不斷進攻，攻得狠，逼得緊，但却是步履已漸呈散亂。

李紅霞驚叫道：「莫非大師哥是毒發了？」

曹敏通磨拳擦掌就要進去相助，李紅霞按住他說：「我進去，你在這裏守着不要讓人進來。」說着，砰然一聲推門而入，也不打話，拔出玄女劍直奔晏德榮，一招化開他已點到穆青森胸前天府穴劍尖。

晏德榮只覺眼前金光一幌，連着是兩團交叉在一起亂顫。

他是識貨之人，不由大驚道：「怎麼來了這許多寶劍？」

他眼前一定，才瞧見了這俏生生的美姑娘。

晏德榮雖是色迷迷的撚花好手，但也是武林高手，他見李紅霞一亮相的招數，就知道不是平庸之輩，再細瞧她寶劍的形式特異，劍身上竟有一個小勾，全劍閃着金光，比穆青森手中的娥英劍，更覺勝了幾分。

晏德榮不敢輕薄，反而是暗暗吃驚，他雖沒見過歷史上有名的玄女劍，但却聽說過玄女劍已出現江湖，屬於眞空長老女弟子所有。

他這時瞧瞧那劍，又打量李紅霞，不由笑笑嘆道：「好劍，好人材，看來妳是飛山燕李紅霞了。」

李紅霞冷冷笑道：「正是。穆青森的師妹。」

晏德榮「哦」一聲道：「原來他就是穆青森，難怪難怪，既是一條綫上的朋友，妳就該懂規矩，在這青龍地寨裏，不能胡來。」

李紅霞傲然道：「我不懂規矩，晏德榮，你是名門大派弟子，如何混跡在黑道地寨來？」

晏德榮驚道：「妳如何認得我？」

李紅霞冷笑說：「我連你師父朱有培也認識，乖乖的，快拿解藥來，否則我鬧起來了，給武林人士知道你們的所作所爲，將來有何面目立足江湖？」

晏德榮笑道：「妳不來這裏，如何知道我們在這裏？妳可以胡說，我也可以胡說。」

李紅霞知道這樣的人無可理喻，沉聲喝道：「不和妳鬥嘴，只要解藥。」

晏德榮恍然一笑，說道：「我倒忘了穆青森有這樣的好師妹撐腰。喂！飛山燕，你們是名門大派，問問妳師兄的所作所爲吧！」

李紅霞也知道大師兄不甚自愛，但此刻救人要緊，也不和晏德榮鬥嘴，長劍「刷刷刷」的急進幾招，把晏德榮直逼到一角去，怒問：「解藥在那裏？」

晏德榮也怒道：「飛山燕，這是我們青龍地寨的事，妳不要插手的好。」

李紅霞大聲道：「救了我大師兄，我就不插手，立刻離開。」

晏德榮也不是善男信女，這裏是他的地頭，他仗着人多勢衆，那裏肯栽在一個女娃兒手中。他冷笑一聲說：「有本事，自己拿。」

李紅霞咬咬牙齒，仗着寶劍厲害，又連發三招，直刺晏德榮分心，上挑他雙目，下點他小腹。只見金光一幌，三招都發了出來。

那晏德榮也忘厲害，叫聲道：「來得好。」使出「移形換位」身法，長蛇似的一扭身，扭得恰到好處，剛剛避過了李紅霞三劍。

李紅霞的長劍無虛點的，晏德榮一扭身竟避過了她的三招，李紅霞是又佩服又吃驚，心中暗暗盤算，這晏德榮的武功絕不下於自己，若不是自己仗着一口寶劍，大家正是一個平手。

李紅霞邊想邊發招，招招發向對方要害，劍劍點到他的貼身。

只見晏德榮丟了長劍，索性只給她一個化解，滿室遊走，避了她的劍法。李紅霞認得這是「游蟮入海」的輕功身法，非有上乘武功的人，不敢冒此險着，若有一招走得失算，那是必死在對方兵器之下。

李紅霞委實吃驚，只道祁連門外功厲害，鐵沙掌，鷹爪功天下無敵，沒想到他們的徒手搏擊輕功也是第一流的。李紅霞還未和祁連門交過手，誰知這回一上手就遇勁敵，可見青龍地寨中的人物了。

晏德榮雖然了得，却因李紅霞寶劍厲害，兩人只扯個平手。

李紅霞並無意傷人，只想取回來解藥解救大師哥，因此並未下毒手，一直逼着晏德榮，而晏德榮還是四壁遊走，耗費她的氣力。

李紅霞越打越心急，見大師兄穆青森已經神色不定，眼睜睜的瞧了他們一會，忽地舉劍向李紅霞胡亂點來。

李紅霞大吃一驚，忙叫道：「大師哥，是我，紅霞呀！我來救你。」

穆青森並未聽見，又是一劍向李紅霞刺來。

穆青森已經三十多歲年紀，比李紅霞大了一半，功力自然也比她深了不少，加之他拿着的是一口摧金斷玉的寶劍，他一招刺來，李紅霞自然是大吃一驚的。何況他還連招進發，李紅霞又不敢認眞，晏德榮在一旁窺覗着，哈哈大笑道：「這才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說着，反手進攻，竟是一招鐵沙掌凌空打來。

李紅霞這時前後受敵，又不敢傷了大師兄，憑着她的輕功，原可縱起身一招避過，但自己避開去了，晏德榮那掌力必是落在大師兄身上，大師兄已經帶傷在身，神志昏亂，再挨一掌，那潛伏體內的毒液散佈得更快。

因此李紅霞不敢避開，左手拔出幸運劍格開大師兄手腕，右手將玄女劍放在口中咬住，騰出右掌使了一式「排雲催風」化去，一回手拿回玄女劍就是一式「穿雲迴月」，一刺一勾，將晏德榮衣袖勾住。

晏德榮空手相搏，自是吃虧，大驚之下，忙一拉回衣袖，已被勾破了。他被這一勾勾得兇性大發，連發鐵砂掌，李紅霞夾在兩個高手之間，左拒右擋，還要顧得穆青森的傷勢，因之十分吃力。

曹敏通忍不住了，大吼一聲，推門進來，怒叫道：「大師兄，你張開眼睛認認面前是什麼人呀！」

穆青森眼睛閃着茫茫的光，被曹敏通這一叫，他本來是攻擊李紅霞的，這一下子立刻反身回顧來攻擊曹敏通了。曹敏通咕咕的叫了一回，也只好力擋這大師兄幾招。

李紅霞少去了穆青森的攻擊，氣勢大增，左右手連連發招，右手使的是玄女劍法，左手使的是百花劍法。

前者是她得自巫山師父眞空長老的嫡傳，加上正宗的玄女劍，威力無比，再加上左手使的百花劍法是雪峯怪俠所傳授，當代唯一使短兵器的招式。李紅霞將兩路劍法聯合使起來，別說徒手相搏的晏德榮了，就是他帶上兵器，雙方也是勢均力敵的。

晏德榮一見李紅霞招數奇特，且都是名山大派的氣勢，自是不敢輕敵，忙一招「大鵬翻雲」向後倒打開去，也不知他身法如何，一閃之下，手中又多一口長劍。

李紅霞見增了兵器，對方一亮眼她知道來頭有多大了。

晏德榮一劍在手，聲勢陡增，一式「猛虎劈山」連壓帶刺向李紅霞襲來。

那劍來如疾風，一陣青光刺得李紅霞眼睛發痛，李紅霞心下吃驚，暗道：「這口劍不是方才那口，這是寶劍，是……是……。」她一面發招抵住晏德榮來劍，一面在苦思這是一口什麼寶劍。

那劍連幌兩招，青光直奔李紅霞，恍如兩道青龍張牙舞爪而來。

李紅霞恍然大悟道：「是了，這是青龍劍，青龍地寨的鎭寨之寶，由輪值掌管地寨的門派主管，今年又不是輪到你，你偷來的？」

李紅霞有意激晏德榮，只是說偷。晏德榮怒道：「這是青龍地寨的事，我說了叫妳少管，妳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非得我們要妳好看不可。」

李紅霞冷笑道：「我不管你們的事，却要管我師兄事，拿解藥來，我們走。」

晏德榮冷笑說：「妳有本事，妳拿就是。」

李紅霞手中劍一緊，又分心直刺晏德榮。

二人劍來劍往。李紅霞雙劍齊出，仍然戰不過晏德榮，心下大急，那邊曹敏通已被穆青森逼得節節後退。

李紅霞長嘆口氣，想着朝陽山一門三個武藝高强的弟子眞要在這見不得人的地寨內出醜了，心下只盼望有奇跡出現。一面想着，一面力格晏德榮數招，晏德榮功力果然深厚，李紅霞自出道以來，除了前輩武林人士外，還以這一次眞正遇上了勁敵。

爲了顧及兩個師兄，李紅霞越是心急，就越加凌亂，終於晏德榮連變數招，那口青龍劍直逼到李紅霞手腕上。李紅霞心知晏德榮是要奪她的寶劍，那裏肯鬆手？忙翻腕運劍退身，避過來劍，幸運短劍也及時發出。

誰料晏德榮這一劍是虛招，待李紅霞兩劍齊出之後，他才眞正發招，直點李紅霞咽喉，李紅霞這時近靠牆邊，後退無路，急回玄女劍破招。

那知晏德榮比她出手更快，青龍劍一震，只在李紅霞咽喉和玄女劍之間搖盪，其聲嗡嗡。

李紅霞無法運劍上挑，青龍劍勢必點到咽喉了，而玄女劍上挑却是遇到晏德榮勁風，依上乘招數是必須迴避的。

李紅霞處此困境，明知挑劍必是險着，也只得挑其一劍緩過險境再作打算。

李紅霞考慮這些事，也只在瞬眼之間，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的噹」一响，玄女劍已脫手飛去。李紅霞大驚之餘，晏德榮已哈哈大笑縱身而起，伸手去接那口寶劍。

李紅霞眼前一幌，看見兩條人影凌空相碰，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聲，兩個人影同時下落，一個落在她面前，另一個則落在遠外牆角。

李紅霞見面前那個人矮矮的，手中拿着她的長劍，細看之下，不由大喜，他竟然是周天曉。

李紅霞欣然大叫道：「周師叔，抓住他，拿解藥救大師兄。」

周天曉道：「我們快走。」

李紅霞忙去幫曹敏通對付穆青森。周天曉吩咐她：「我帶妳大師兄走，妳斷後。」說着，他竟挿入穆青森和曹敏通之間，左手格開穆青森握劍的右腕，右手將他左手腕抓住。

穆青森本是窮兇極惡的和曹敏通打個你死我活，但給周天曉這一抓之下，他立時站定，寂然不動。周天曉一帶他道：「快走！」自己就領先拖着他出去了。

曹敏通和李紅霞忙跟在身後保護着他們，直衝出大門，一路上的人對他們只看看，誰也不干涉。

那晏德榮給周天曉這突如其來的凌空出手，自己到手的寶劍給他奪去不說，還把自己倒推了出去。

晏德榮是有功力的人，能這麼輕鬆對付他的人，自然有來頭，他在一怔之下，那幾個人已如飛走掉，他要想追下去，想着也是敵不過那矮子，識事務者爲俊傑，他還是住了脚，忙將這事稟知師父朱有培去了。朱有培聽說眞空長老弟子混了進來，且又有高手接應出去，不禁怒道：「他們也實在不像話了，這還有江湖規矩？」

且說周天曉帶着三人破水而出，匆匆奔回下處，那店家見四個人濕淋淋的，不禁大訝。

周天曉說道：「我這侄兒掉下水去，我們去救他上來，你取熱水來，把門帶上吧！」

周天曉把穆青森放在床上，只見他面如金紙，氣息如游絲。不禁搖頭苦笑。

李紅霞忙道：「周師叔，他是中了晏德榮的毒彈，我們沒有解藥。」

周天曉笑道：「這也是他咎由自取，怎麼跑到那黑道地方去了？」

曹敏通老實，忙求告道：「周師叔，現在別怪大師兄，快設法救救他吧！」

周天曉搖頭說：「我沒辦法。」

曹敏通便對李紅霞說：「我們再去偷解藥，務必要救大師兄。」

周天曉搖頭說：「等你們回來，太遲了。」

李紅霞忙道：「師叔，你想個辦法吧！你見多識廣，一定知道解救的方法。」

周天曉沉吟一會，嘆道：「除非是拿我的解藥，和了人血灌救他，只是，那裏去找人血？」

李紅霞忙道：「我有血，我給他。」

曹敏通推開李紅霞說：「妳是姑娘，沒我的血好，我身體結實，我給。」他不待周天曉同意，順手抽了李紅霞腰間幸運短劍向自己大腿上一刺，血涔涔滾下來，他大聲叫：「紅妹妹，快拿杯子來接。」

店家正好端了面盆熱水進來，見曹敏通一腿是血，好心的忙道：「這位爺敢莫是摔了交？我去取止血藥來。」放下面盆立刻又出去。

這裏李紅霞忙拿杯子，周天曉嘆息說道：「你眞是個直性子好孩子，我只是一句說話你竟認了眞。紅兒，快把他的血止了。」

曹敏通割了那大一個傷口，正在忍住痛，給周天曉這麼一說，倒楞住了，傻傻的問道：「我的血不好麼？」

周天曉嘆道：「你們師兄妹三個，你倆是天性純厚，沒辜負你們師傅的一番敎誨，你們師兄又是一番性子，這麼大的人了，也不知怎麼攪的。」

店家取止血藥進來了，周天曉命李紅霞給曹敏通止了血，笑道：「解藥在我這裏。」他多謝了店家，候他出去，才苦笑道：「救了他，只怕還要再和那些人弄做一處。」

李紅霞道：「周師叔，我沒看見，你在那裏偷來解藥？」

周天曉笑道：「就在他接妳寶劍那一下，我凌空插手入他的荷包內，他還懵然不知。」周天曉又一陣大笑，將藥拋給李紅霞，說：「妳弄吧！」

李紅霞忙着將藥開水，曹敏通扶起穆青森，他已經昏迷不醒，牙關緊咬了。

服侍他吞下解藥，穆青森昏睡了半個時辰，起身大嘔大吐，曹敏通侍候了他半日，才算漸漸安定。他張開眼睛，定神之後，半晌不語。

曹敏通和李紅霞忙上前去叫聲：「大師兄！你好了？」

穆青森冷冷一笑道：「就憑你們兩個把我救出來的嗎？」

李紅霞道：「是周師叔不是我們。」

穆青森依然是冷冷的說：「他也在這裏？」

曹敏通道：「是他帶你出來，是他偷解藥的。」

穆青森極爲不滿，游目四視，找到了周天曉，他正蹲在桌邊嚼着零食。穆青森淡淡的說了一聲：「多謝周師叔，相救之恩。」

周天曉道：「也不關我事，是他倆冒死去救你的，我不過見到湖邊紅霞丢下的外衣，才偶然找到門口進去。」周天曉停了一會，又問：「你倒是說說，怎麼和那



晏德榮挑脫李紅霞玄女劍，飛身往接，却被周天曉先一步接去。

些人弄做一堆了？」

穆青森一笑說：「我不認識他們。」

周天曉又問：「那怎麼又鬥上了？你又進去了？」

穆青森道：「師弟師妹他們也鬥上了，他們也進去了，你就沒說他們是弄做一堆？」

周天曉爲穆青森駁得楞住了。他明知這位大師侄行爲一向不端不正的，却總也抓不住他的把柄，因此給他一反駁，便不知如何回答了。且他向來不喜歡這位師侄，也懶得動腦筋去反駁，他把嘴一鼓，自顧走開一邊。

李紅霞悄聲抱怨穆青森：「怎麼把師叔開罪了？」

穆青森滿不在乎的笑道：「妳說說道理，那一點講錯了？那個地方誰都進去得的。」

李紅霞耐着性子問：「他們爲甚麼傷你呢？」

穆青森笑道：「就因爲我不是他們一堆，妳問得正好，也正好答覆周師叔。」

李紅霞給他說得默然無言。好一會，才緩緩說道：「你歇歇吧！元氣還未恢復呢！」

李紅霞走到院子裏，見周天曉獨自坐在那裏，便挨着他坐下問：「師傅說大師兄有了麻煩，想是這些麻煩了。於今他已平安無事，既是他不喜歡我們插手，我們走開就是。」

周天曉搖頭笑道：「你師傅又不知道他受傷，麻煩不是這點小事。既然他不喜歡我們管，明天我帶你們遊山玩水去，別理會他。」

李紅霞欣然笑道：「好是好，我有個條件。」

周天曉大聲道：「就妳事多，我帶妳去玩還由妳提條件？」

李紅霞倚在周天曉身上笑嘻嘻說：「你把大師兄手腕抓住，他就乖乖跟你走，這一招是怎麼弄的？」

周天曉瞪着眼睛問：「妳又想學？」

李紅霞笑道：「明天大師兄又欺負我時，你未必在我身邊呀！」

周天曉笑道：「妳明明知道我是扣了他的腕心直柱穴，封了他勁道穴的。」

李紅霞也是會點穴的行家，但她還是搖頭說：「大師兄對穴道精通，師傅說，天下已無人能封他穴道的，他只要畧畧運氣，便能解去，除了一人對他有方法。」

周天曉笑道：「那個人就是我了，是嗎？」

李紅霞嬌媚一笑，側頭道：「周師叔，我要學。」

周天曉搖頭說：「妳師傅老說我偏心妳，從不指點妳二師兄，妳的武功實在超過他了。」

李紅霞忙道：「你可以也傳授一樣武功給敏哥哥的。」

周天曉笑道：「好哇，妳是得寸進尺了，既然妳這麼不講道理，我也和妳談條件，我可以授了武林中獨一無二的大擒拿閉穴功給妳，妳却要代我傳授一樣給妳敏哥哥。」

李紅霞小嘴一噘，說道：「我會甚麼東西？」

周天曉笑說：「就是百花劍法。」

李紅霞吃驚道：「爲這劍法，那古怪的雪峯怪俠和我鬧過幾次，現在又咄咄見逼。你說，我教了敏哥哥，這不是害了他嗎？」

周天曉笑道：「我就是恨這雪峯怪俠爲人討厭，非得氣死他不可，將來你們自己有了弟子，也把這劍法傳下去，看他怎麼？」

這周天曉年紀如此大，脾氣還是頑性不改，喜歡隨意所之，無所不爲。李紅霞對曹敏通這位師兄一向親切，他老老實實的，學的會的都比不上自己，教他一樣外門技巧也是好的，便忙應着了，於是周天曉便給她解說如何應付能够用心意控制穴道的人，這是極上乘的內功。李紅霞雖然武功厲害，到底年紀輕，內功講究年紀，她要慢慢苦習才能運用自如。

第三天，穆青森的傷勢已恢復了八九，李紅霞對這位師兄雖然不大有好感，依然照規矩侍候着，一早便給他送了白粥進來。

可是敲門半晌，裏面沒有答應。李紅霞忙叫了曹敏通說：「大師兄莫非傷勢轉變？快進去瞧瞧。」

曹敏通推開房門，見裏面空空如也，並沒有穆青森的踪影。李紅霞大叫師叔。

周天曉進來四處張望一會，冷冷笑道：「用不着找他，他走了。」

曹敏通忙道：「也許又有了麻煩。」

周天曉指指那依然整齊的房間，說：「若果有人尋釁，這裏一定弄得亂糟，現在看來整整齊齊，他離開了當然就是自己離開的。」

曹敏通忙道：「把白粥留着，等他回來用。」

李紅霞冷笑一聲，道：「他不告而行，自然不打算回來了，傻哥哥，你還給他留甚麼？」

曹敏通望着那房間依戀不捨，李紅霞已經端了白粥回到自己房間，自顧吃着。周天曉進來笑道：「敏兒眞是天性純厚的好孩子。」

李紅霞生氣道：「師傅也不知怎麼這樣寵愛大師兄，我們陪了他這麼些天，他連個招呼不打就走了，如此無情無義。」

周天曉笑道：「世上儘多無情無義的人，但得自己有情有義便是了。」

李紅霞忽然抓着頭髮沉吟半晌，問道：「周師叔，這鄱陽湖邊透着邪氣，大師兄和這些人弄做一堆，師傅知道了，可要不高興，你怎不說說他？」

周天曉笑道：「他在那裏我壓根兒不知道。」

曹敏通道：「他一定又去青龍地寨，他和晏德榮那起人似有瓜葛。不過晏德榮一身武功，又有寶劍，却用暗器傷人，那像名門正派的弟子。」

李紅霞哼一聲說：「我連他那個師傅甚麼活殭屍也瞧不起。」

曹敏通老老實實的說：「紅兒，這話可不該妳我說的，祁連門掌門人武功如何，天下皆知。」

李紅霞仰着小臉嘿嘿的道：「論年紀，他是活了一大把，論品格，連你我都比不上，論武功，他比得上我們周師叔？」

她說時，俏俏的烏溜溜的眼珠子溜了周天曉一下。

周天曉孩子氣性，給李紅霞不着邊際的這麼一捧，他心裏一陣冰涼涼的，十分舒服，不由自主的站到李紅霞那邊去了。當李紅霞衝着他問：「周師叔，你說是不是？」的時候，他忙不迭的點頭了。

三個人正在談論着，店家跌跌撞撞跑進來，大聲一路叫嚷着：「李姑娘，有人找妳，快……快……。」

李紅霞眉毛一揚，陡地縱出房門口，幾乎撞在店家身上，她一手抓住他撩在一邊，店家跌了兩跌，斜斜的坐在扶梯上只端氣。

李紅霞面前站着三個人，兩個是她見過的人，祁連門掌門人「活殭屍」朱有培，一個就是大打了一場的晏德榮，另外一條大漢却沒見過。

李紅霞見了「活殭屍」心下一震，雖然沒見過他武功，但和晏德榮交過手之後，知道徒弟尚且如是，師傅有多少就不是方才和曹敏通口舌之爭的那麼兒戲的事情了。幸而李紅霞仗着有周天曉，也不害怕，瞪目怒眉問道：「好哇！找上門來，要甚麼？」

晏德榮冷冷說：「要妳好看，還要教教妳跑江湖的規矩。」

李紅霞也冷冷說：「我不是你們那狗門下的人，用不着你們狗掌門來嚕嗦。」

朱有培是一門之主，何等尊嚴？就是在青龍地寨，任何人都尊敬他三分，雖然今年不輪到祁連門掌管地寨，他住在裏面一般也是威風八面的。如今給李紅霞指着鼻子罵了，不由大怒道：「我先管教了妳才和妳那老禿奴師父講道理，問問他怎麼教出妳這樣的東西？」

李紅霞有意拉長聲音，大大的嘆了口氣，回頭對曹敏通說：「也不知道命裏如何招來的，這趟我只是回家掃墓，怎麼老招惹些鷄鷄狗狗來麻煩？」

朱有培更加大怒，吩咐晏德榮說：「給我抓回去。」

李紅霞問道：「第一，你們抓我回去那裏？第二，憑甚麼抓我？我住了店沒給錢嗎？」

朱有培道：「抓妳回青龍地寨，就憑妳進去捉了我們的人出來。」

李紅霞訝然問道：「我抓你們的甚麼人了？」

朱有培回答：「青龍地寨的規矩，任何東西進了去，就屬於我們，任們人進去了，也一樣。」

曹敏通笑道：「如此說來，我們的大師兄豈非成了你的大師兄？」他回眼望着晏德榮笑說：「小子，你還得叫我一聲師叔了。」他手一擺，向着李紅霞道：「這是你的師姑姑呢！」

李紅霞只知曹敏通老老實實，從不說輕薄話，如今還是第一回聽得他這樣討人便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向着房內高聲叫道：「周師叔，你快出來，瞧瞧你的徒孫兒，還有一位比你老的師侄，敏哥哥的師弟呢！」一邊說一邊哈哈大笑，連隨同朱有培來的大漢也失笑起來，朱有培憤怒得滿臉漲得通紅。

周天曉帶笑緩緩走出來，他身型矮矮的，比李紅霞還矮了半個頭，只見他搖搖幌幌笑問道：「我的師侄徒孫在那裏？」

朱有培冷冷盯他一眼，「哦」一聲冷笑說：「我還以爲有甚麼高人來帮忙，原來是你這個怪物，你這個『翻江蛟』千不該萬不該翻到我們鄱陽湖裏來，是你自討苦吃。」

周天曉嘻嘻笑道：「我連祁連山也翻得上去，何況這小小的鄱陽湖。」

朱有培擺手道：「我不和怪物鬥嘴，既然你來了，你說公道話。」

周天曉忙道：「我向來說公道話的，老殭屍，是那個欺負了你？我一定爲你出頭。」

朱有培怒道：「少油嘴，我老頭子一輩子沒受人欺負過。」

周天曉忙道：「那你是爲甚麼來向我討教了？」

李紅霞也忙笑道：「不是討教，是求救。」

周天曉也笑道：「一樣一樣，衝着他的老面子，討教我也答應，求救我也帮忙。老殭屍，你只說說看。」

他師叔姪倆一搭一唱，把朱有培，晏德榮氣得睜目怒眉，朱有培切齒問道：「穆青森在那裏？」

李紅霞忙指着朱有培插一句口：「就是他的大師兄。」

周天曉「哦」了一聲，說道：「說不得了，你們都是我的師侄，我誰也不偏袒，他被人打了毒鏢，我給他解了，如果你有一天也給人打了毒鏢，我一樣爲你解，毫不偏帮那一個。」

李紅霞忍笑道：「我們師叔眞是這樣，誰的年紀大些，就可憐他多些。」

晏德榮咬咬牙齒說：「我們不鬥貧嘴，我早知道你們會偷東西，把我的解藥偷走了。」

周天曉忙道：「說話不要太難聽，我是爲了師侄好，如果你師傅他日也這樣，我也爲他去偷去搶的。」

周天曉一直是這麼沒正沒經的說，把朱有培氣得只想動手。幸而他是極有涵養掌門人，才又擺擺手說：「鬥貧嘴，祁連門不擅長，我們講究眞功夫講究道義。」

周天曉忙問兩個師侄說：「你們誰不講道義來？」

李紅霞答道：「我沒有，說不定是敏哥哥的師弟。」她忍笑指指朱有培。

朱有培冷哼一聲，惡意地大聲說：「難怪妳這醜八怪嫁不掉，誰要妳這貧嘴薄舌的臭丫頭？」他向晏德榮扭扭嘴。「問問我們門下的癩痢三，他要不要娶親，也順便做做好事。」

李紅霞給他一氣，一顆神芒早扣在手中，猛地向朱有培打去。

朱有培舉起衣袖輕輕一拂，神芒掉落地上。他對周天曉道：「看來，你們都是些三脚貓，這點玩意敢在我面前搬弄。」

周天曉還是嘴不饒人，忙對李紅霞道：「不要淘氣，惹惱我這位師侄，我可不依妳。」

那邊朱有培見周天曉顚顚倒倒，也不接話，只是問着：「你們入青龍地寨搶人搶藥，該怎樣了斷？」

周天曉搖搖頭說：「我不知道，從未

有人這樣對我說過話。」

李紅霞冷笑道：「今年青龍地寨又不是輪到你們祁連門坐寨，你管得着我？」

朱有培也冷笑道：「要坐寨的人才管得着嗎？」

李紅霞笑道：「當然，今年是武當山的天下。」她是聽馬武揚說過。「應該由他們的大弟子錢武信掌管大權。」

曹敏通也道：「錢武信有權過問。」

朱有培冷冷問：「這話當眞？」

曹敏通一昂頭道：「當然。」

朱有培便指着同來的大漢說：「這位就是今年青龍地寨掌權人錢武信。」

曹敏通一楞，李紅霞和周天曉也大出意料。晏德榮神氣活現的說：「未知現在我們可以追人追贓了嗎？」

周天曉這人雖然玩世不恭，但給朱有培這麼一擺弄，也令他不知如何應付。要說自己該還人還藥，那就是服輸，他是一輩子沒服過輸的人。要說不認輸吧！却又說不出理由。

倒是李紅霞急智多謀，她一仰小臉說：「該，還人還藥。只是，那藥已給那人吃了，是不是該剖腹取出來？」她是衝着錢武信問的。

錢武信雖是掌權人，但在輩份上比朱有培，尤其在武功上和他差了十萬八千里，所以他向來不敢開罪朱有培。雖明說是武當派坐寨，實際還得看朱有培做事。

錢武信這時不敢回答，不住望望朱有培，朱有培點頭說：「那就還人吧！」

李紅霞道：「好的，還人，跟我來。」她向外走。

朱有培一聲斷喝道：「那裏去？」

李紅霞睜目訝然問道：「你不是要人嗎？」

朱有培怒道：「誰不知道人在你們這裏？」

李紅霞點頭說：「昨晚還是，今早就不是了。」

晏德榮不耐煩道：「快說，他在那裏？我們不像你們那麼閒來閒去的。」

李紅霞笑道：「他十有八九回青龍地寨去了。」

朱有培和晏德榮兩人同時吃驚起來，一起衝着說：「他回去幹什麼？」

李紅霞冷笑道：「你們自己幹得好事自己知道，朱有培，你偌大的年紀了，不帶着後輩做點好事，只是算計那些寶藏，你怕不是和我大師兄，爲寶藏爭個你死我活？」

朱有培不知李紅霞如何知道他計算那些寶藏，又驚又怒說道：「鼠輩，不許胡說。」

李紅霞笑說道：「我沒胡說，你計算獲得寶藏，就可獨自掌握青龍地寨了，可是？」

朱有培只氣得呼呼喘息，李紅霞轉向錢武信說：「這可是你們訂下的規矩？」

錢武信傻傻的應道：「這是大夥訂下的，誰獲得寶藏就可獨領青龍地寨，黑白兩路人馬都許他指揮。」

李紅霞「哦」一聲說：「難怪各路人馬亡命的找寶藏了。怎麼又牽涉到我大師兄的？」

錢武信道：「聽說那藏寶地圖已落到巫山弟子手中，朱老前輩便和穆大爺談條件，兩人談得不合意，就動起手來。」

李紅霞又指指晏德榮手中青龍寶劍說：「這是你掌管的嗎？」

錢武信點頭。

李紅霞冷冷說：「如今在晏德榮手中，那你是不曾看見呢？還是有意放縱？」

錢武信漲紅了臉不知如何回答。李紅霞冷笑道：「我若將這事向黑白兩道武林人士宣揚，看你們現在還有面目坐寨不，你師父丟得下這老臉不。而你呀！你就要領你師父的生活。」

一席話說得錢武信又急又氣，忙低聲求道：「飛山燕女俠，我不知道這事情如此嚴重，當日晏大俠要借用，而我借給他了，既然女俠說過不對，我不借就是。」

他向晏德榮偷瞧一眼。

晏德榮凶狠狠的眼睛一瞪，錢武信立刻好爲難的搖搖頭。

李紅霞笑道：「我諒你也沒能耐取回他的寶劍，你要我不向江湖上宣揚你失職也容易，立刻離開此處，不許插手我們的事。」

錢武信也不說這一句，連忙說聲：「多謝女俠！」便轉身而去。

錢武信一走，周天曉可又活了，他哈哈大笑道：「老鬼，你還神氣甚麼？」

朱有培只氣得瞪直了眼睛。

李紅霞是個心竅極靈活的姑娘，他算了一下，自己這邊的人和對方功力相若，要打要鬥說不定誰勝誰傷，爲那不成材大師兄的事，犯不上拚命，因此她笑笑說：「反正我師兄和你們一起的，他的事我們不管，要找你們找他去。」

朱有培的想法和李紅霞一樣，弟子晏德榮和他們師兄妹兩個可以扯平，自己和那怪物周天曉還沒交過手，大家都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也是半斤八両，若爲這些小事傷了和氣拉下面孔，贏了還好，若是輸了，就讓這怪物高唱入雲了。他想着，便對李紅霞道：「女俠說得有理，既是你們不管這事，我們也不能强找上門，總之有妳這句話，以後我們是河水井水兩不相侵，說不定找得寶藏還可送妳姑娘一點。」

李紅霞到底好勝心强，絕不饒人，傲然道：「我要，我統統要，一點不分給人。別人分給我的我可不領情。」

曹敏通笑道：「好紅妹妹，我們不要別人的東西，妳要，我給妳去找。」

朱有培心中有氣，這個人頭腦不清楚，時好時壞的，說來頭頭不是道，再說下去，又會說僵，忙拱手告辭道：「既是女俠不要，我們也不敢高攀，一言爲定，後會有期。」說着，二人立時告退。

李紅霞嘆口氣說：「這些人個個不像話，大師兄是怎麼攪？師父也不管管。」

周天曉笑道：「依我說，我是你們師父的話，我把妳當作大徒弟，穆青森排第三，妳去管他。」

李紅霞嘻嘻笑道：「好是好，只是我出生得太遲，做他的女兒倒可以。」

周天曉帶着二人回到房內，嘆過口氣說：「爲你們大師兄，在這裏鬧了許多天，既是不管他的事，我們走吧！」

曹敏通忙問：「上那兒？」

周天曉忙道：「不是說好遊山玩水去嗎？」

曹敏通道：「我們答應過師父，爲大師兄解除麻煩的，如今師兄不見了，我們怎樣回稟師父？」

周天曉道：「我做證人，我們替他了斷麻煩，他又自尋麻煩去，和那起敗類混在一起，管得了那許多？」

曹敏通道：「話是那麼說，但對師父面上却不好，而且師兄萬一有甚麼岔子，總是巫山門下的事。」

周天曉嘆一口氣說：「到底是你忠厚，依你說，我們多留一兩天就走。」

李紅霞却噘起小嘴道：「我就不喜歡留下來，他沒把我們看作師弟妹，一點情份沒有，我們又何必管他？依我說，我們去遊山玩水。」

曹敏通勸李紅霞說：「要玩也不急在一兩天。」

李紅霞却是詭辯多多，她一笑說：「玩就是正經事，我還要找妹妹去。」

周天曉也笑道：「這麼說，把我扯開兩半，一半陪敏兒，一半陪妳這蠻不講理的紅兒。」

李紅霞給周天曉說得失笑起來。周天曉又道：「不管怎樣先塡飽肚子再說。」

李紅霞是活潑愛玩的姑娘，她扭扭頭說：「我們不在這裏吃，到湖邊去吃，那裏風景好。」曹敏通是無可不可的，三個人便一路向鄱陽湖行來。

找了一個水亭，三人進去坐下，要了吃的，據案大嚼。李紅霞雖然是小姑娘家，但習武的人，食量都大，是以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數番生死鬥　功成萬衆歡

忽然亭外路邊一陣熙攘聲，李紅霞耳朵最靈，也最愛管閒事，她左手一點桌子，身子已越過曹敏通頭頂飛到亭子欄杆邊來。亭外路上好似一條長繩般拖到遠遠看不到盡頭處，都是大堆大堆的人羣，扶老携幼，哭哭啼啼，奔奔跑跑而來。李紅霞見了大爲奇怪，向旁邊一位食客說：「這是怎麼回事？」

食客看了李紅霞一眼，苦笑道：「姑娘，想妳是外來人了，這裏現在三五天一次，大批大批逃難者經過的。」

李紅霞問道：「他們打那裏來？逃甚麼難？難道沒人理會？」

食客苦笑說：「如何理會？也不是能夠理會的事，這裏長江下游隔了十年八年就來一次泛濫，兩岸居民家園被毀，人畜受罪，無地棲身，紛紛離江逃避，單是這些天過境的怕不有數萬人，另外江那邊的有多少就沒人計算了。」

李紅霞驚問：「這些人逃得性命又如何生活？」

食客說：「或是找到親友，或是另外掙扎，反正官方也無能爲力。」

李紅霞目送那哭哭啼啼的災民遠遠而去，不由長嘆回到座位上。周天曉笑說：「如果是有人欺負他們倒好處置，至多去抓來打一頓，教訓教訓他，如今是要找個人來打一頓却辦不到，妳氣又怎樣？」

曹敏通憤然道：「我們去救他們。」

李紅霞瞪他一眼，說：「你有錢？」

曹敏通哼一聲說：「去搶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錢。」

李紅霞苦笑道：「那一來，反而害了他們。」

周天曉笑說：「妳有錢呀！爲甚麼不拿出來。」

李紅霞一拍自己的頭，失笑道：「對了，我有錢，人人都說藏寶地圖在我處，我爲甚麼不找出來？找到了，就有用不完的錢，可以拯救百姓了。對了，我們自己要這批寶藏，決不留給那些壞蛋。」

曹敏通一拍桌子道：「對，我們要定了。」

李紅霞又突然喪氣說：「人家是這樣說，可是，我們見過那地圖嗎？那隻鐵葫蘆也許弄錯了。」

曹敏通毅然說：「不管如何，找得到，我們找，找不到我們搶。」

李紅霞也毅然說：「對，我們搶，介入他們的搜索圈子，我們定要成功。」

曹敏通嘆口氣說：「可是我們惹不起那個老頭子和晏德榮。」

李紅霞一昂頭說：「我和你惹不起，難道周師叔也惹不起？你太過小看他。」

周天曉大聲說：「誰小看我？你們敢去我不敢？現在就去。」說着就立起身。

李紅霞一把拉住他問：「去那裏？」

周天曉毫不攷慮就說：「去青龍地寨，奪寶。」

李紅霞失笑說：「人家也找不到，才找上咱們，咱們這下子又去做甚麼？」

周天曉坐下來，問道：「依妳可怎麼辦？」

李紅霞沉思一會說道：「這東西原是金沙江邊富家莊的東西，富成勇一定知道詳細，我們該找他商量。」

三人正大吃大喝，忽然一聲輕輕的「叮」一响，在李紅霞背後的亭柱上。李紅霞忙回頭看，見亭柱子上坎了一片小石塊，她知道是有人在附近。這人必非惡意，如是惡意，就不是打在亭樑上，而是打在她頭上了。

李紅霞心下明白，定是有人要找她，她便對周天曉撒了個謊，到下面去方便方便，周天曉不在意，自顧和曹敏通吃喝。

李紅霞走下水亭，朝着石塊打來的方向走過去。那裏有幾株垂柳，柳下站着一個人，正是青龍地寨坐寨的武當弟子錢武信。他見了李紅霞回身走，李紅霞也提起脚步追上去，連奔了幾條小街，進入大樹叢中，錢武信一躍上了樹。

李紅霞藝高人胆大，便也一躍而上，正正站在錢武信面前。

錢武信四下望望，證實沒人窺視，便低聲向李紅霞說：「勞動女俠來此，只爲有幾句心腹話要說出來。女俠方才開導我的話，一些兒不錯，我師父要知道我將青龍寶劍借給晏德榮用，一定責怪我。可是他們師徒武功女俠見過了，我若不給，行嗎？」李紅霞默然不語，她很同情他的說話。錢武信又說：「我在地寨雖說是掌管大權，事實上是他們掌握，我只是傀儡，飽受閒氣。女俠既然已看穿這點，索性請妳帮我個忙。」

李紅霞道：「我帮你甚麼。」

錢武信說：「把祁連門趕出去。」

李紅霞搖搖頭，說：「這是你們青龍地寨的事，我管不上，何況你們武當弟子不自愛，與黑道混在一起，我們也不便插手。」

錢武信道：「這回我讓他們，實在爲了寶藏這回事。」

提到寶藏，李紅霞不像過往那麼漠不相干，這回她是有心之人，她想要這批寶藏去拯救長江南北的災民了。她連忙豎起耳朵聽着。錢武信還誤以爲她也是和他們一樣貪圖錢財，正好利用她的貪心，假公濟私。忙道：「這批寶藏不在少數，青龍地寨人人想要，我們還定下規矩，誰要獲得那寶藏，一半拿出均分，一半據爲己有，並且永鎮青龍地寨。」

李紅霞乘機追問寶藏來踪去跡，錢武信搖頭說：「我們都不清楚，只聽江湖上說過，這批藏寶來自長沙江，地圖在你們巫山弟子手中。」

李紅霞恍然大悟道：「因此你們找上我大師兄。」

錢武信搖頭說：「是他自己找上來，他說地圖在那裏，却要青龍寨拿出黃金五千兩，夜明珠一百顆交換。」

李紅霞心下只在冷笑，這位大師兄心地不正，明明地圖不在他那裏，他却想先刮一筆錢財。那朱有培豈是善類？如何肯給這便宜？當然是打將上來了。想到自己門中的敗類，李紅霞不禁大恨。

錢武信再三邀請李紅霞三人前往青龍地寨助他重振規矩，殺掉祁連門的氣質。可是李紅霞說甚麼也不肯干預黑道中的私人宿怨，她現在只想着那批藏寶，如何查出那地圖下落。

二人正在樹上談論，忽地聽到一聲冷笑就在身邊。李紅霞不由大吃一驚，他們站立的樹怕不有丈來高，如何有人在身邊冷笑？

李紅霞連忙四周打量，四周葉林密密，沒有人踪，她低頭看時，駭然一驚，原來是朱有培和晏德榮二人站在下面，那一聲冷笑，朱有培是十足在顯示他的內功。

李紅霞心下吃驚，眞不巧在這個地方遇上了勁敵，周師叔不在面前，她可不好應付的。

晏德榮已在下面趾高氣揚的叫着：「下來，錢武信，你出賣青龍地寨，我要召集全寨同仁廢了你的掌寨大權。」

錢武信又驚又氣，忙分辯說：「誰出賣青龍地寨，不許胡說。」

晏德榮指着李紅霞道：「你私下約她，若不爲出賣地寨，就必定有私情。」

這話可把李紅霞怒惱了，她大喝一聲，有如燕子般向下撲來，只見她的火紅外氅凌空飛舞，有如一隻紅色大蝴蝶，姿態美妙向下撲到。

晏德榮不由心下暗暗喝采，手裏却是不敢怠慢，雙掌向上護住上去路，身子一挫，便發掌打向李紅霞當胸。

李紅霞明知不是對手，她這一動，也只爲忍不住氣。及至到晏德榮面前，見了朱有培那炯炯生光的眼睛，也是後悔莫及，連忙向後一招「青蝶返翅」，稍稍的向後翻身落下，正落在晏德榮背後二三十步地方。

晏德榮一掌落空，回身怒問：「你們巫山派掃手青龍寨，也想分一杯羹？」

李紅霞怒道：「誰掃手？我們巫山弟子不做賊。」

朱有培冷笑道：「青龍地寨規矩，來者不拒，你們巫山派參加與我們合夥，你們來就是，拜過香堂，做我們的末座弟子，叫我們指使。」

李紅霞大怒道：「巫山弟子從不指使別人，更不受別人指使，休想我們和你們這些賊骨頭合夥。」

晏德榮也大怒道：「臭丫頭，妳還會罵人，來來來，我們男子漢大丈夫，不善口舌之爭，比個手上功夫。」

晏德榮這一出手，李紅霞又是暗驚，她自知功力在晏德榮之下，何況還有朱有培一旁監視？晏德榮即使失手，朱有培可以相助，自己失手就要送掉性命。因此她見晏德榮出手，並不還擊，只是冷冷的說：「你們三對一，我不打。」

晏德榮怒道：「明明是二對二。」

李紅霞問道：「你們不是三個青龍地寨的人？誰幫我我也不會相信的。要打，我們約個地方，一對一。」

她明明是在拖延，晏德榮不吃這一套，他已經連說帶動的，發出了一掌。

掌風呼呼直奔李紅霞而來。以李紅霞的功力，要接他幾掌自必還可以，但李紅霞向來謹愼，無把握的事她不幹。接他幾掌又如何？倒不如避過他爲妙。

李紅霞便立時鬆去渾身勁道，迎着晏德榮這一掌，身子竟輕飄飄的飛了起來，晏德榮那一掌落了空。

晏德榮這一掌，令他大吃一驚，不但沒打着李紅霞，掌力落空，身子還蹌跟着幾乎向前一衝。幸而他下盤功夫穩健，連錢武信也沒看出他是鬆了勁，只朱有培吃了一驚，驚異李紅霞輕身功夫如此登峯造極。

晏德榮一掌落空心有不甘，便發出連環掌，一下一下跟着李紅霞打，李紅霞來個索性不落地，就在空間只翻跟斗，時而還抓住一片樹葉凌空懸着，在這性命交關與高手搏擊的當兒，李紅霞有如兒嬉，輕輕鬆鬆，這鎮定功夫也叫朱有培吃驚。

晏德榮給李紅霞耍着，越加有氣，便收了雙掌，霍地拉出青龍寶劍，一招「彎矢射日」便抖向李紅霞。

李紅霞見他亮了兵器，不敢疏忽，便也拉出隨身玄女劍，噹噹的接了兩下。

晏德榮不但功力强，又是寶劍，李紅霞避是不過，拚是不便宜，這回她要委實着急了。

晏德榮存心要李紅霞好看，青龍劍使得密不透風，一團青光直捲住李紅霞。

李紅霞的玄女劍是一團金光，把自己保護得密密的，晏德榮也奈何她不得，二人一來一往互拆了七八十招，眞個是殺得日月無光。

他們在這鄱陽湖邊鬧地上打架，早驚動了遊客，在水亭上的周天曉和曹敏通也聽說有人打鬥，便知道是李紅霞出了事，二人丟下一錠銀子也沒算賬，便直奔了過來。

這時晏德榮越殺越性起，李紅霞也越戰越拚命，二人打平手，分不出高低來。

朱有培見遊人越集越多，恐防惹出事

來，便下手助晏德榮一把，打算將李紅霞擊退便算。

朱有培悄悄一動右手，一掌打向李紅霞下盤。他這個祁連掌門人的功力，自然又比晏德榮高出不少，李紅霞年紀輕輕那經得他這一掌，且又手下忙着應付晏德榮，一不留神就着了這一掌，脚下踏步不穩，手中劍也失去準繩，一擋落空，竟被晏德榮一劍當胸挑來。

李紅霞見一團青光直迫眼前，大爲吃驚，忙向後轉身避過，左腿一招「野豹躍澗」點向晏德榮手腕，晏德榮也防着李紅霞處處反擊，忙沉劍下壓。這一壓又快又狠，李紅霞單腿難以側縱避開，竟是被晏德榮一劍劃破了衣襟，「嘶」一聲清清脆脆的，把李紅霞駭出一身冷汗。

幸好這時周天曉和曹敏通也趕到了，曹敏通大喝一聲，拔劍直刺晏德榮。

晏德榮忙縱身跳出圈子，怒道：「你們是二對一？」

李紅霞冷笑道：「你們早是二對一了，你輸了，晏德榮，回去問問你掌門人吧！」她不想在這裏鬧出事來，忙拉了周天曉道：「我們回去。」她一手護住被撕破的衣襟，三人直回下處。

曹敏通一進門就問李紅霞有沒有受傷，李紅霞搖搖頭，低頭檢看自己的衣襟，那裏撕破了一大片。

曹敏通心細，瞧她一眼，說道：「看來妳那件寶貝衣服也破了。」

李紅霞忙叫二人出去，她關上門把衣服脫下來，只見貼肉穿的那件胡家堡胡夫人親手縫製的孔雀毛和金麒麟毛織成的背心也刺破，她坐在牀上深深惋惜。

換過衣服，李紅霞把那破背心收拾，摺疊時，她在破口處發現了一片紙頭，連忙拉出來看看，不禁失聲大叫，驚動了隣室的周天曉和曹敏通，二人忙過來。

李紅霞手中拿着一片牛皮紙，上面密密的畫了一個地圖。周天曉一見，也失驚問：「那裏來的？」

李紅霞道：「胡夫人送我的衣服內放着這東西，難怪鐵葫蘆死追着我了。」

曹敏通大喜說：「地圖眞在這裏，如妳所願了，妳可找着寶藏，拿去拯救災民了。」

李紅霞看看地圖，惋惜說：「被晏德榮刺破了，而且，中間少了一片，說不定在他那裏去了。」

周天曉接過那牛皮地圖，見中間少了一片，却是最密最清楚的一部份，也可能就是寶藏所在地，萬一找不着這片東西，也可能找不到那寶藏。他想了一會，忙說：「快去方才打鬥的地方找找，說不定還掉在地下。」

李紅霞和曹敏通聽了，如飛奔到湖邊了，只見那裏遊人不少，地下若有那片牛皮紙，不是被別人拾去，也會給垃圾似的丟到一角去了。

三人還不干休，四處找了頓飯時間，又跳到樹上向下張望，仍然不見踪跡。

忽地李紅霞瞧見遠處也有兩個人俯頭找尋，細看清楚，一個是晏德榮。李紅霞拉拉曹敏通說：「不要找了。」

曹敏通還忙着找尋一邊說：「不要灰心，我們那邊去看。」

李紅霞嘆口氣道：「那一小片在晏德榮手上，他劍尖一挑，一定帶過去了，現在他也忙着找我們手中那張。眞不巧，這事可增添了麻煩。」

回到下處，周天曉知道了，却笑道：「這才叫做凡人凡人，實在是煩惱的人，明明地圖在我們處，天下都知道了，我們偏偏不知。現在失去一些，却又心痛了，此事就是這樣奇怪。」

李紅霞一翹小嘴說：「周師叔你幸災樂禍，現在又不是我們要，我們也是爲了老百姓，難道你就不管？」

周天曉道：「惹上了妳，我相信不管也不行了，走吧！」

李紅霞忙問：「去青龍地寨？」

周天曉笑道：「何必打算驚蛇？我們這一大半，你看，我們這地圖上明明寫着是金沙江畔。」

李紅霞指着地圖上的虛點向下順着劃過來，一邊說：「可是這條綫沿着金沙江向東，直入三峽的呀！」

周天曉笑問：「莫非在三峽中？」

李紅霞再指着一個紅色的小圓點，說：「看這個位置，像是三峽中的西陵峽，這裏山高水急，地勢十分兇險。」

曹敏通苦笑道：「壞就壞在這裏那半邊是西陵峽的放大圖，在他們手上了。」

李紅霞冷笑道：「看來我們比他們幸運，我們至少知道了西陵峽可以藏寶，他們却不知道那堆寶藏該放入天下那一個位置。去，我們去找。」

曹敏通忙問：「去青龍地寨。」

李紅霞瞪着他說：「你比我更蠢，周師叔不是說了去西陵峽嗎？」她隨即一笑說：「在巫山住了這些年，還沒去過西陵峽，這回有機會玩個痛快了。」

曹敏通倒有點失望，喃喃的說：「我們本貪戀江南風光，沒想到又要回去四川。」

李紅霞失笑道：「反正可以再來的，來來去去都在長江邊，再不，周師叔叫條船，我們沿江下放，更加開心。」

曹敏通向來聽師妹的話，李紅霞要去西陵峽，他不能不去的，只好悄悄的在心裏咕嚕着。

三人說走就走，天色昏黑，已經起程上道了，這回他們是沿來路回去，溯江而上。一路上，周天曉和江上舟子沒個不熟落的，走走又上船，一路風光好不怡人。

一天舟子經過蛇山脚下，李紅霞忽地瞧見岸上有人打鬥，一條大漢在追追打打一個少女。

那少女身形在李紅霞腦海中，十分熟悉，她閃電似的就認出了那少女正是朱英。她立時走出船艙，高聲叫道：「朱英，過來。」

朱英正被那大漢逼得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她聽到叫聲，一望見是李紅霞，那份欣喜莫可名狀，連忙一縱身，由岸上向小舟跳來。

那小舟離岸很遠，朱英輕功又有限，眼見那一縱不能到達小舟，就要在半空中落下水去了。

李紅霞連忙拔出頭上一管銀釵拋向水中，朱英也眼明身快，一下子脚尖點到銀釵上，再一提氣就縱入小舟。

說時遲那時快，追逐她的大漢正在起勁，被李紅霞攔腰一揷手，叫他十分氣惱，也不問舟人是甚麼人，就隨着朱英也湧身躍來，朱英既是一點小銀釵便上了小舟，他便也學足輸贏，身子落向那小銀釵。

李紅霞眼明手也快，口中罵道：「你敢碰我的髮釵？休想了。」說着，伸手一打，一股風將那銀釵打了開去，連帶大漢的身子也倒打了幾尺遠。

周天曉笑道：「不用氣惱，我給妳收回。」說着，伸手對準銀釵向後一吸，那銀釵颼颼的飛了回來，落在周天曉手上。那大漢身子向後退了幾尺，又沒了落脚之處，身子掉在江心，弄了一身濕淋淋。李紅霞坐在小舟上看得哈哈大笑。幸而那漢子水性甚好，一個跟斗又翻上水面，他心有不甘，使出「蜻蜓點水」身法，一點水面又向小舟撲來。

周天曉不等他接近，早已輕拂左掌，那漢子那裏經得起他的內勁？身子立時後仰，又翻下水去，這回連舟子也失聲大笑了。大漢知道不是這些人的對手，便漲紅了臉回身泅上岸去。

李紅霞這才向朱英問好，也給她引見了周天曉和曹敏通。朱英欣然拜見了，還忙說：「久仰兩位大名，今天認識也太遲了。」

李紅霞便問她怎地和他打鬥，岑璧傷勢如何？朱英笑道：「璧哥哥傷勢已好，現在洞中靜養一二天就可回家了，我方才出外買辦點乾粮，遇上這青竹會的傢伙，上回在胡家堡他認識了我們，這回找我的晦氣。紅姐姐！又是妳救了我，我的運氣眞好。」接着她又吱吱喳喳的向李紅霞如何在這裏，還上那兒去，李紅霞把他們去金沙江的事，一一向她說了，還將那地圖給她看。

朱英本是笑嘻嘻的，一看地圖，不禁神色黯然，想起一家人爲這地圖死得不明不白，心有不甘，恨不得將這地圖撕毀。她霍地搶了過來，使勁撕着。但那地圖是用老牛皮繪製的，又堅又韌，朱英撕了幾次也撕不開。李紅霞笑道：「要撕這地圖，只能用軟功，不能硬拚。」她由朱英手上接過來，笑說：「現在這地圖是我們的了，我們已決心將它的寶藏賑濟數十萬災民，妳同不同意？」

朱英把嘴巴翹起了半天，李紅霞撫着她的頭髮，微笑說：「不要孩子氣，這樣做，對這爲禍武林的藏寶是最好的處置，天下無主之物多的是，只要花用得當，誰都有權運用，妳說是不是？」

朱英點頭，一滴淚水大顆滾下面頰。

李紅霞訝然問道：「妳哭甚麼？」

朱英哽咽說：「我想着爲它而死的家人。」

李紅霞笑道：「妳也該想着因它而活的萬萬人。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就沒有白死。妳的家人，爲這救活萬萬人的寶藏而死，那是重於泰山了。」

朱英孩子氣重，心裏眞有一個不舒服，給李紅霞說來說去，也覺得她對，自己太小氣，太自私。她才嫣然一笑說：「算了，我們兩家人的死，就爲這地圖在妳處，一筆勾銷了。」

李紅霞還說：「你們更應該帮忙我，把這批寶藏找到，運到長江下游去賑濟災民，這是十萬火急的事，人多好做事。」

朱英道：「紅姐姐吩咐的，我們還有甚麼好說？接了璧哥哥，我們一起去。」

李紅霞吩咐把小舟靠向蛇山脚下。小舟剛到岸邊，就見岸上洶洶湧湧擠來十多個大漢，朱英冷笑道：「他們又來了，這回是找死來的。」

李紅霞上得岸邊，已是面對那十多個大漢了，她定睛一看，「咦」了一聲，笑說：「怎麼？我們又相見了？何天鵬，我們有緣。」

何天鵬見是李紅霞，心下打了一個寒顫，李紅霞的功夫不但他領教過，就連他們青竹會的舵主方天龍也栽在她手裏。他怔了一下，身後方才吃過虧的大漢怒冲冲指着李紅霞和周天曉說：「教頭，就是他們，你要給點厲害他們看，別說青竹會裏無人。」

何天鵬還怔在那裏，身後一衆大漢自恃人多，對方又是兩個姑娘，一個老頭兒，那漢子又是傻傻的，想着也不過如是，便一窩蜂起哄鬧，鼓着何天鵬對付他們。

何天鵬這時騎虎難下，若不威風威風，這青竹會教頭的位子就怕坐不穩了。他只好硬着頭皮，大聲喝道：「飛山燕，又是妳？我來給我們三大派討還指頭來。」

李紅霞冷笑道：「願賭服輸，那三個指頭不在胡家堡的大匾上嗎？我又沒拿去了，骯髒無用的垃圾，我會要它？」

何天鵬怒道：「飛山燕，少貧嘴，來領教妳爺爺兩刀。」說着，一擺門戶，展開大朴刀。

這時大漢們聽何天鵬說起「飛山燕」名頭，多有知道她厲害的，便自怯了三分，也不像先前那麼起哄了。但何天鵬這時已騎虎難下，不能不強壯胆子大叫大嚷。

朱英這時當然不像方才那麼害怕了，冷冷笑道：「你的舵主已送掉了一個指頭，如果是你呀！就該送一條臂膀，你小心了。」

何天鵬本來就透着陣陣害怕，給朱英這一調侃，更叫他又驚又氣。但是回頭望望那些手下，如果就此罷手，這個教頭的威風就要掃地了。

他正進退維谷時，曹敏通却由三人身後走上前來，客客氣氣叫了一聲：「何教頭，久違了！」

何天鵬猛聽得這一聲十分禮貌的招呼，和方才的鬥嘴，諷刺全然兩樣，忙向曹敏通凝視着，這一下子才看楚了這少年人是誰，忙「啊唷」的叫了一聲，接着就拱手深深再揖，連聲說：「不知恩公在這裏，失敬了，該死該死。」

李紅霞是聽胡子俊說過曹敏通爲何天鵬療傷的事，朱英却不知道的，她見何天鵬前倨後恭，冷笑道：「打不贏我紅姐姐，又搬個恩公出來了。」

何天鵬順水推舟，忙對朱英說：「我不願和恩公的朋友鬥嘴，由得妳逞強吧！朱姑娘！」

朱英冷哼一聲。

曹敏通扶起何天鵬，問他：「爲甚麼和朱姑娘過不去？看我份上，算了吧。」

何天鵬還未回答，朱英忙搶着指住方才落水那大漢說：「他調戲我，又想搶我的七首。」她揚揚那金鑲玉七首，氣沖沖說。

那大漢漲紅了臉說：「死丫頭，妳不引誘我我如何跟着妳？搶妳那七首？我們青竹會中要一萬把也有。」

李紅霞見那漢子獐頭鼠目，情知這種人爲非作歹，刼財刼色是免不了的，存心要教訓他，掏了一顆朝陽神芒在手，這漢子正嘩啦嘩啦的叫，說得幾乎是朱英在調戲他，把個朱英氣得臉上漲得通紅。李紅霞瞧那漢子正起勁時，一顆神芒打入他口中，打得他幾乎塞住了氣管，那股去勢且將他頭推向後，倒在地上只是手舞足蹈。

朱英見了哈哈大笑，道：「瞧你這副尊容，還有姑娘會多看你一眼？」

漢子又羞又氣，又情知不是這些人的對手，但是這口氣又嚥不下去，還硬撐着只是呱呱的叫罵。

那舟子瞧着笑道：「這位爺，你就少說兩句吧！惹惱了翻江蛟老爺子，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呢！」

漢子怒道：「用不着拿翻江蛟來嚇唬我，要是他在，他也要主持公道。」

舟子笑道：「你惹的就是翻江蛟，這位老爺子就是了。」舟子向周天曉一指。

衆大漢連同周天曉一起愕然，好半天，何天鵬才問曹敏通道：「恩公，可是眞的？」

曹敏通點頭說：「這是我師叔周天曉，人稱翻江蛟的。」

何天鵬聽了，忙不迭的拱手見禮，衆大漢還遲疑着，不知如何應付，方才聲勢洶洶的一個却大聲道：「既是翻江蛟老爺子，我栽了那一交是天經地義的事，這大江之上還有誰勝過翻江蛟，也還有誰不服翻江蛟？」說着，連忙上前深深下拜，說：「老爺子，小的這廂給你見禮，大人不怪小人錯。」

周天曉是長江上的風雲人物，凡水上人家有急難之事，他若知道了，必定盡力帮助，水上人家也有他們的一帮一派，周天曉雖不是水帮人物，但和他們相處久了，也變成自己人，憂樂相關，因此大江之上，沒有不知道周天曉，也沒人不敬着他的。這會住在江邊的青竹會衆雖沒見過這名震中原的翻江蛟，但他的行俠仗義事蹟却是耳熟能詳的，多少土豪劣紳綠林大盜敗在他手上？誰要和他尋釁，那眞是不自量力了。

周天曉本不待給人知道行踪，既然已經知道了，也就一笑擺手道：「算了，以後少生事，水上人家愛和平，你們更不要廝煩找上這裏來。」

何天鵬連忙答應了，又再三給曹敏通，周天曉道過謝才告辭，朱英哈哈大笑道：「回去告訴你們舵主，快去取回手指頭要緊。」

一行人上岸，來到岑璧養傷的山洞，經過治療休養，傷勢已復原，岑璧見了李紅霞連忙道謝，李紅霞邀他同往金沙江找尋藏寶，岑璧黯然搖頭說：「爲了這傢伙，我們兩家人死得不明白，要報仇又不了了之，此情此景，令人痛苦莫名，望女俠原諒了。」

李紅霞帶笑說：「這是你切身之痛，我們決不強你所難，只是你傷勢還待將歇，你打算上那裏去？」

岑璧沉思一下，便對朱英說：「我們那個地方，可好？」

朱英拍手笑說：「果然好地方，且無人尋得你，我將來要找你，就上那兒。」

李紅霞雖不知他們口中的「那兒」是何處，也不便問不必問，便點頭說：「如此我們告辭了，阿英，妳是去呢？還是留下來？」

朱英忙道：「我當然隨妳去，紅姐姐，我如今連個家都沒有了，只好隨妳四處流浪。」

李紅霞笑道：「習武的人，四海爲家，到處流蕩，可以多些見識。」她由荷包中掏出幾錠銀子交給岑璧。「你也是無家之人，這點子錢留在身邊零用。」

岑璧再三多謝了李紅霞，才送他們出洞，和朱英兩個依依不捨話別。

路上，李紅霞笑問朱英說：「妳璧哥哥對妳眞好，怎麼妳不留下來陪他？」

朱英漲紅了臉說：「我不是告訴過妳，我們是一對要好的小朋友？俊哥哥才是——。」說着，她的眼睛又紅了起來。

李紅霞冷笑道：「妳俊哥哥也不好，他的媽媽我以爲很好，到頭來還是不好，我帶着他們，她却把地圖藏在我身上的，若不是還有點功夫，這會子也給人算計死了。胡家堡沒一個好人。」

朱英却忙着爲胡夫人辯護說：「妳指俊哥哥不好，我不敢帮着他，胡伯母的確是好人，若說地圖，十九是胡伯伯藏的，胡伯母不會做這嫁禍栽贓的事。」

李紅霞也點頭同意，看胡夫人和藹可親，決不是做這樣事的人，不過自己這番因禍得利，反而成就一番事業，爲老百姓做點好事，也實在高興。

一行人向着長江上游進發，或是沿江步行，或是乘舟小息，賞玩兩岸風光。周天曉和大江之上的舟子個個熟悉，提起「翻江蛟」名頭，人人都尊敬他，在舟上不時有人送酒送肉，吃個不完。周天曉忙吩咐舟子說：「若再驚動水上人家沿途奉侍，我可不敢乘舟，情願步行了。」

舟子忙道：「漁民知道你老人家這番長途跋涉，爲你是去尋寶賑災，人人都想爲你出點力。」

周天曉正色說：「若再有人送一杯清茶上小舟，我們立刻捨舟登岸，情願步行而去。」

舟子這才着了慌，忙傳出話去，把周天曉意思說了，這才以後沒有人來打擾。

經過洞庭湖，走了幾天才到三峽。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夾岸而立，江流暴急，地勢凶險。曹敏通見舟子搖得十分吃力，逆流而上，常常被捲入江水漩渦中心直打轉。

李紅霞自小住在長江邊，在巫山頂上又玩水玩慣，周天曉是著名的「翻江蛟」，江上地下一般來往，他們對這急湍很感興趣。只是朱英臉色蒼白，經不起風浪。李紅霞便吩咐舟子在西陵峽邊停住了，四人棄舟登岸。

坐在江邊，朱英還喘了好一會氣，才慢慢停下來，她搖搖頭笑說：「現在才體會到甚麼叫作江湖風險。」

曹敏通早已抬頭四處打量。李紅霞拿出身上地圖放在沙上觀看地形。見那地圖的一個箭尖指向中心低凹之處，四周是高山，三邊是流水。

李紅霞想了半天，說：「地點必定離江不遠，在一個山坳之處，只不知這裏那處有山坳。」

周天曉笑道：「處處都是山坳，少說也有七八十個，不成妳個個去看？」

李紅霞盯住那地圖沉思半天，說道：「這裏有個月亮，只是月亮下面是個甚麼東西却不知道，被晏德榮的劍尖挑走了。我們怎麼辦？」

曹敏通笑道：「既來了這裏，不管怎樣，四處找找總比坐着的好。」

朱英除和曹敏通，他倆當眞四面八方的觀察，周天曉却對李紅霞說：「既是三面高山，我們且深入再作打算。」

四人於是且行且談，向高山地帶行去。只見山勢越來越凶險，黃昏時分，晚風陣陣，四人不禁打着寒顫。

忽地「嗆啷啷」一陣金屬聲响，四面八方岔子裏湧出大堆人頭，轟天的一陣大叫。

李紅霞等人忙停住脚步，仔細看看，四周的人都透着猙獰的笑容。朱英已經急不及待的冷笑道：「好啦，你們都來了，原來三大派結盟爲了就是這張傢伙。」

正面一夥人爲首的是百合島主劉騰蛟，他得意笑說：「沒想到這裏見面吧？」

朱英早已知道這起人的功夫，笑道：「怎麼？不服氣？還要來送手指頭？」

劉騰蛟怒道：「臭丫頭，妳一會兒就知道厲害。」

左邊一起是潛龍寨人馬，寨主黃發標領着王心嬌，周志達等有數十人。那王心嬌也是嘴舌不饒人的，她大聲叫着：「叫飛山燕還我的玉釵來，若還不起，就放下她的玄女劍作抵押。」

朱英哈哈大笑說：「只怕妳使不動那口寶劍。」

右邊厢是青竹會的人，舵主方天龍一語不發，緊握了降龍杵，那何天鵬訕訕的老遠站着，不敢正眼望過來。

一時間那二三百人包圍攏來，圈子越縮越小。朱英猛喝一聲：「你們待怎的？」雖然來的個個只是徒有匹夫之勇的烏合大漢，但人多聲大，氣勢也自嚇人。

劉騰蛟喝道：「不待怎的，拿地圖來，那是我們的東西。」

朱英大聲說：「地圖我們拿定了，寶藏也要定了，你們休想。」

方天龍緩緩開口道：「我們也知道飛山燕厲害，只是物各有主，那地圖原是我們的，如今大家讓一步，四份均分，你們拿一份，如何？」

朱英忙道：「那要問我紅姐姐。」她回頭望望李紅霞。

李紅霞搖搖頭說：「我不要別人分給我。」

方天龍忙道：「那是妳放棄了？」

李紅霞冷笑道：「我不分給別人。」

劉騰蛟大怒道：「說來說去是空話，看你們一定要動手才干休。」

李紅霞懶洋洋伸個懶腰說：「叫他們要動手就快些，解決了我們好去睡覺。」

她那滿不在乎的語調，當卽惹怒了三大派的首腦，他們不約而同齊吼一聲，各仗着武器圍上來，那山谷四處殺喊震天。

周天曉看看這情況，一笑道：「別算我，我可不管這事。」他由人堆中拔葱似的拔了出來，遠遠落在一個山崗上，雙脚竪起，津津有味地正是坐山觀虎鬥。

三大派的首腦還未見過周天曉的厲害，見他貌不驚人，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只是向李紅霞圍了上來。

這一來，總有數百人，個個把李紅霞當作寶藏似的爭奪。說打架三五十個人打在一堆還可以，數百人打在一堆那是無法近身的。

李紅霞連劍也懶拔，拉着朱英和曹敏通一縱身就由人叢上竄了出去。

方天龍早料到她這一着，也凌空奮起，拔出降魔杵迎頭砸來。

李紅霞順手由朱英腰間拉出了軟鞭，「刷」的一聲擋過去，因爲力度太大，不但將降龍杵震開，就連方天龍也盪開去。

然後三個人凌空飛縱避過這羣人，落到地上。

劉騰蛟也知道這樣打不是辦法，李紅霞一開了殺戒說不定弄到傷亡殆盡，明知自已這起人不是她的對手，自己吃過了虧，手指也送掉一隻，這個時候還逞甚麼口舌之强？

既是爲了大宗寶藏而來，不得不拚這一命，只要把她吊牢了，見了寶藏再搶不遲。

想着，他傳一聲胡嘯，衆人都紛紛退丬，方天龍和黃發標都忙湊到他身邊，三個人交頭接耳一會，各自一揚手，三衆門下弟子各走自己一邊，眼鼓鼓的瞪着李紅霞道起。

李紅霞笑道：「是想清楚了吧？不來送死吧！這樣你們可以長命些。」說着，和二人一縱上山，到了周天曉身邊。周天曉見了哈哈大笑。

朱英輕輕對周天曉說：「周叔叔，你教訓教訓他們，還有得麻煩的。」

周天曉望望朱英，笑道：「妳這孩子，古怪。」

朱英笑道：「你給我拿點東西來好嗎？」她推着周天曉撒嬌。「我要他們三個人每人一撮頭髮。」

周天曉愕然問：「要頭髮則甚？」

朱英苦着臉說：「我給這起人害得家破人亡，拿他們一撮頭髮去祭祭我父親不好嗎？」

周天曉慨然道：「好，我就給妳。」說着，他一伸手，面上漲得紅紅的。只聽得一陣呼呼尖銳的聲音由近而遠，一刹間，只見三大派人堆中有如捲起一陣旋風，各人都掩面躲開，朱英輕輕驚叫一聲：「好功力！」

周天曉忽的一縮手，只聽得「力勒」一陣筋骨聲响，又是「呼」一聲，那陣風由遠而近，消失在面前。

周天曉放開手，手心中托着三撮短短的頭髮，笑道：「送妳做個紀念。」

朱英欣然捧過頭髮，小心翼翼將它用兩片樹葉子包裹好，放入衣包中，然後笑道：「周叔叔，你教給我這手。」

周天曉笑道：「到妳像我這個年紀，

妳就會了。」

那邊三大派衆人給風莫名的一陣吹，又望望山巔上的周天曉，情知是他搗的鬼，三大派首腦發覺自己頭巾帽子都走了，頭髮也散開，不由大吃一驚。

朱英哈哈笑道：「你們的頭髮到我荷包中來了，連頭髮都保不住，還要搶寶藏？」說着，她拉了李紅霞說：「我們走，不理他。」他四人說來就來，說去就去，要走還不容易，一瞬眼就不見了。

在四川，周天曉三師徒是熟悉的，那一處有山澗那一處有高山，他們都瞭如指掌。只是這三峽的兩岸勢陡，那地圖畫得又糢糊，因此四人只有信步走去，盼有奇蹟出現。

李紅霞邊走邊說：「從前也聽人說尋寶的人連命都不顧，沒想到我們今天也是這樣。」

話是這麼說，這西陵峽大得可以，三大派又追上來了，必須處處小心。三大派的首領功夫倒不怎樣，到底人多手脚亂，透着麻煩。

西陵峽風景壯麗，頭一兩天，李紅霞和周天曉還與緻勃勃的四處遊覽，到了第三天，李紅霞開始灰心了，她長嘆口氣說：「這樣漫無目的去找，找到那一天？」

朱英忙問：「這樣說，我們是再也找不到寶藏了？我們不能協助長江兩岸的災民了？」周天曉也嘆着氣說：「紅兒，拿點耐性出來，只要我們小心查看，總可以看出些端倪。」

曹敏通也忙說：「例如岩洞裏，大樹下，都是藏寶的理想地點。」李紅霞生氣道：「若說岩洞，怕不有幾萬個？若要大樹，怕不有幾十萬株？難道也一一看過？找過？」曹敏通給她一說，又啞口無言。

李紅霞忍不住長嘆道：「看來我們是徒勞無功了。」

周天曉抱着雙膝沉吟說：「我倒有個方法。」

曹敏通忙催他說出來，周天曉苦笑道：「我們找不着，晏德榮也找不着。」李紅霞是何等聰明的人，忙道：「你以爲我們要合在一起？對分藏寶？」

周天曉瞪着眼睛問：「妳意如何？」

李紅霞氣呼呼背轉了身子咕嘟說：「我一輩子找不到藏寶也不與這起江湖敗類同流合污。」

周天曉拍着大腿極力稱讚道：「君子有所不爲，這才是俠義忠貞之士。妳大師兄空有渾身本領，就是立脚不定，才貽笑江湖。紅兒！妳有志氣，我這個糟老師叔可也是個有志氣的人啊！」

他說着呵呵的大笑起來，笑完了，又說道：「我倆師叔師姪眞是臭味相投了，呵呵呵。」

李紅霞翹起小嘴生氣說：「師叔，你只會耍我，你到底要怎樣？」周天曉止住笑正色說：「我們把地圖送給晏德榮。」

一直在旁傾聽的曹敏通和朱英呱呱大叫起來：「不能，我們不送給他。」李紅霞是聰明透了的人，望了周天曉一眼，哈哈大笑說：「對，送給他們去。只是怎樣個送法呢？他們相信嗎？」

周天曉拍着李紅霞的秀髮，笑嘻嘻說：「紅兒，妳眞玲瓏剔透師叔做甚麼妳都想到了。這一點，妳也用用腦筋吧！」李紅霞咬着她那紅撲撲的嘴唇一會，嬌媚一笑道：「不錯，我想到了。師叔，那鐵葫蘆引着黃發標一起人緊緊追牢我們是嗎？」周天曉大笑道：「是了。」朱英也不大笨，她也忙說：「我們等他們來到，把地圖送給他們就是。」李紅霞搖頭說：「讓他們來偸去。」

曹敏通是最老實的一個，但此刻他也想到了，哈哈笑道：「妙計，妙計，晏德榮自會殺了他們，奪取地圖，一併起來，就找到藏寶。」

朱英笑道：「我們只須盯牢晏德榮，到了適當地點，下手一搶，便是我們的了。」四人越談越起勁，又說又笑了一大陣，便各自去睡了。這天深夜，李紅霞輕輕搖醒朱英，說：「聽見了悉悉聲音嗎？」

朱英聽了一會，點頭說：「聽見了，可是鐵葫蘆來到？」

李紅霞笑道：「不要响，我們把地圖拿出來慢慢研究。」

她由內衣取出那張牛皮紙，亮亮燈和朱英兩個反覆細看，看了半個時辰，才打着呵欠說：「阿英，好好收起來，放在包囊中，妳的包囊不惹人注目，明天早起再去尋尋看。」

朱英依言放好了地圖，兩個熄燈各自上床睡去。

半夜裏，李紅霞半睜着眼睛，瞧見兩條黑影穿窗而入，悄不响的在朱英包囊中翻了半晌，輕輕退出。

又過了一會，李紅霞聽得步履聲遠逝，又毫無動靜了，她才起身叫起朱英，問：「地圖呢？」

朱英翻了許久，笑道：「送掉了。」

周天曉翻身坐起笑道：「現在只要傳個訊，讓長江上舟子透風聲給晏德榮，他們自會來上釣了。」

李紅霞又撒嬌向周天曉道：「我不依，原來你一直醒着的。」周天曉笑道：「人老了，不大瞌睡了。倒是妳們快歇吧！以後的事忙着呢！」

三大派人多行藏不易掩飾，周天曉四人只要不時打聽就知道他們在何處。三天下來，據他們打探得消息，是三大派四處亂撲，想必是拿那半張地圖無從着手了。四人以好整以暇的心情，等待好戲發展下去。這天，他們正在下處大吃大喝，李紅霞忽覺眼前一亮。

一位濁世佳公子竟站在面前，對她默默凝視。

李紅霞欣然道：「富公子，是你？」

原來這位住在金沙江畔的飛天鵬富成勇驀地出現，拱手對李紅霞道：「李姑娘，久違了。」又轉身對周天曉朗聲道：「想來這位是翻江蛟周老前輩了。」

周天曉笑說：「前輩倒是，却並不老。哥兒，你是誰？」

李紅霞便將富成勇的來歷說了。周天曉嘆息不已。

李紅霞便問富成勇怎麼來了？富成勇說：「專爲求敎同老前輩而來。」周天曉笑問：「如何知我們在此？」富成勇昂然道：「這長江方圓數百里之內，還沒有我們不知道的事。」

周天曉冷笑道：「如此說來，你還知

道些甚麼？」

富成勇咧咧嘴說：「你使人傳訊，叫青龍地寨的人來了。」周天曉道：「你消息靈通，我倒要問問你來意如何？是敵是友？」

富成勇正色道：「老前輩要坐收漁人之利，却可知道寶藏是金沙江富家的東西麼？」

周天曉忙道：「我不知是那裏來的怪物，反正把我們捲入了漩渦，我們就要定了它。」

富成勇冷笑道：「我還以爲老前輩是名門正派，誰知和那起邪魔同樣貪婪。」

周天曉也冷笑道：「你說這話，就不像是消息靈通的飛天鵬了，你應該知道我們要取藏寶作何用處？」

富成勇忙拱手道：「適才是戲言，老前輩不要見怒，在下前來奉告一句話，這起寶藏原是金沙江上居民的，現在在下將它送給你們了。」

李紅霞驚道：「你不要分一份？」

富成勇冷冷說：「金沙畔居民個個勤懇耐勞，一雙手就是寶藏，用不着這些破銅爛鐵。既是你們肯代天行道，我樂得有人代勞。講定了，我送給你們。」

曹敏通懷疑道：「你莫非有甚麼交換條件？」

富成勇慨然說：「無條件。」李紅霞又問：「你千里迢迢，只對我們說這一句話而來？」

富成勇搖頭說：「除這句話，我還爲風雷扇而來，有了你們，自然就有他。」

李紅霞担心說：「可是你這個樣子，如何對付他？」

朱英忙說道：「我們應該助富公子一臂。」

富成勇搖頭說：「我的私仇，與人無干，多謝好意。」

周天曉又哈哈大笑道：「富公子，我收了你的厚禮，不送還一些物事給你，給江湖上笑話我老頭子不公平，欺負小輩來了！」

他說着，一掌打在富成勇腰際。富成勇猛不提防，給他攔腰打得平平的飛了開去。

富成勇正驚怒中凌空打跟斗翻身回來；脚未着地，周天曉第二掌由他脚下打去。這回富成勇有了防備，竟然展開雙拳，回敬了一招。

但周天曉一連發了三四招，把富成勇直往外打，而富成勇則三番四次連接帶發招的倒彈回來。於是一來一往，竟拆了二三十招。

李紅霞深恐富成勇受傷，埋怨周天曉說：「師叔不要開玩笑，富公子早已知道你的功力了。」

說聲未已，周天曉已收了招，富成勇落下脚，隨卽跪得直直的對周天曉說：「謝老前輩指點。」

周天曉嘻嘻笑着扶了他起身道：「這够你用了，小心練習。」富成勇怡然笑道：「多謝老前輩，在下一輩子感激不盡。只是太少了。」周天曉大笑道：「你比紅兒更加貪心。富公子，太多你吃不消。」

李紅霞自見這富成勇以來，從未見他笑過，老是一臉苦相。今天這樣歡顏相向，實令她意外。

富成勇在一笑之下透出他飄逸豐姿，更加瀟灑可人。李紅霞又不由暗嘆：「若不是受了退去武功勁力的折磨，他不知有多麼可愛呢！」

周天曉邀富成勇坐下共進午飯，富成勇搖頭笑道：「我急於練習，無暇相陪，飯後再見。」說着，飄然而去。

李紅霞瞧着他的背影不禁嘆息。爲甚嘆息？她又說不出來。

飯後，西人走入樹林內，只見富成勇由樹頂躍下，跪在周天曉面前拜謝道：「現在我明白這借力使力的武功了，這武功不但莫測高深，而且變化無窮的，遇到武功平凡的人，我的勁力也平凡，遇到武功深厚的對手，我的功力也十分沉重。對不對？」

周天曉搖頭說：「不對，不對。」富成勇愕然問道：「不是這樣嗎？」

周天曉扶起富成勇，笑道：「若只是這樣，你一輩子也贏不了對手。你細心體味研究，就可悟出你一反應，每一借力，功力必比原來的沉勁深厚。」富成勇駭然問道：「如此說來，我豈非百戰百勝？」

周天曉正色說：「我以這不世之武功代數百萬災民答謝你的慷慨相助。雖說那些寶藏我們要取也不必問誰，究竟也担了一個罪名。所以這麼一來，我兩家扯平了，互不賒欠。」富成勇笑嘻嘻說：「扯不平，扯不平。」

朱英忙道：「我們還欠你的？」富成勇說：「該是我欠你們的，依我說，我要再送你們一個寶藏才好。」

周天曉連忙搖頭擺手道：「我不望了，難道那裏又出來一場旱災不成？」

富成勇見周天曉爲人詼諧有趣，武功又高，自己跟着他，或多或少總有個好處，因此也不提回去的事，只和他們做一道兒，閑下來就練功。

現在他的武功已成一家，反倒手脚輕靈，十分聽用。

他一心一意要找風雷扇黃發標報仇，李紅霞只不住的勸他，要他忍耐一時，等到晏德榮到來，一總算賬。可是富成勇却担心萬一黃發標被別人殺了，自己的仇就報不成了。

朱英這個活潑的姑娘笑嘻嘻的說：「如此你請我做保鏢可好？」富成勇愕然問：「保誰？」

朱英笑道：「當然保黃發標。」李紅霞哈哈笑道：「這才是眞的保鏢了。」

周天曉帶領着四個青年人，遠遠吊在三大派背後，瞧他們瞎碰瞎鑽也自好笑。

一天晚上，一行五人都宿在樹上。這是周天曉的主意，一爲天氣悶熱，樹上涼快，二爲免得晏德榮碰上麻煩。算來他們也該差不多到了。

將近天亮，周天曉聽到地上乾葉吱吱響聲，他知道下面有人經過。聽到葉子叫聲一瞬間由西到來，迅速遠去，他便知道這不是普通的行路人，而是具有輕巧的武林好手了。

周天曉悄悄半撐起身，打從樹隙間望出去，只見遠處一條人影卽逝。看那方向，却是三大派所去之地，他不禁暗暗點頭微笑。

忽地一個嬌滴滴的聲音打斷他的沉思說：「他去報訊了？」周天曉聽出這是李紅霞的聲音，而她向來說話是無頭有尾的，只說下半截，那上半截却準是別人心中想着的事。

這時又驚動了朱英，她是一點事情也耐不住的李紅霞沒頭沒腦這句話叫她聽得好生納悶，連忙問着：「是誰去報訊？」

李紅霞却沒有理會她，趕着又問問周天曉：「可是晏德榮來了？」周天曉點頭說：「瞧這人步履快速而惶亂，絕對是三大派中的人，他們怎麼也猜不到青龍地寨的人此刻出現了。」朱英拍手笑道：「好戲開場了，敏哥哥，富公子！看戲呀！」

曹敏通和富成勇早已醒來，男子漢大都不愛插嘴，尤其曹敏通是個不喜說話的人，他只是靜靜聽着。

周天曉忽地制止各人說：「輕些，有人來了！」可是各人豎起耳朵都聽不見甚麼？朱英甚至忍不住問：「周師叔，你有聽錯了嗎？」

李紅霞知道這位師叔的功力比自己這一輩不知强了多少，他說聽見了，一定就是有聲音。

方才想着，自己也聽到了，接着富成勇衝口而出說：「來了。」曹敏通也忙說：「有兩三個人。」周天曉接口說：「是四個，其中一個份外輕盈快捷，這個料是晏德榮了。」

他們說話時，朱英茫然瞧着各人，及至各人說完了，她才「啊」一聲笑道：「我終於也聽見了。」李紅霞嗤然失笑道：「妳也就不壞了，有些人等人走到面前才看見的。」朱英笑笑漲紅了臉。

與此同時，遠處已出現了幾個黑點，在晨光曦微中向前閃動。而一瞬間，一個黑點已到面前，背後有三個緊緊跟着。不出周天曉所料，前面那個果然是晏德榮。

五人這時在樹上一動不敢動，只聽到晏德榮一邊走一邊說，「那起人怎麼不見？依我說，一定在近處。」話頭早已逝去，話尾才落下一半，人已不見了。這時背後有三個人緊緊追着，其中二人是武當弟子錢武信和馬武揚，還有一人不曾見過面，但看他的輕動也不過和錢馬相若，就知道不是甚麼高手了。

晏德榮走後，三人才來到樹下，只聽得那不曾見過面的人在回答：「再向西去，追入山谷，不怕見不着他，這三大派的人着實膿包，偸到地圖也找不到寶藏。」說着，也過去了。

李紅霞望着周天曉笑道：「居然消息靈通，來龍去脈摸得一清二楚。師叔，我們也去坐山觀虎鬥。」

五人好整以暇下樹來，周天曉是花樣多多，要找些水洗面，又要吃些乾粮喝些水，只不上道。

朱英急得叫道：「快去啊！他們要走掉了。」

曹敏通拍拍她肩膊說：「用不着性急，方圓百里內，任誰都逃不過周師叔的五指山，等他吃飽再去，我保妳抓住一大堆人。」

李紅霞是喜歡欣賞周天曉與衆不同的怪性格，兩個人擠眉弄眼笑了一會，才緩緩上道。

三大派人數雖多，但說功力，却沒一個比得上晏德榮，李紅霞和各人都交過手，是以她很清楚。

這時她作預測說：「我預料晏德榮已經追上他們了，這時他們交手了，三大派沒有一個敵得晏德榮，呀！我看見他們殺做一團。」她笑嘻嘻的打趣着。

朱英却猜測他們這許多人，要打兩個時辰才能解決的。

富成勇也說：「我們遠遠吊着，不要近去。」

李紅霞笑道：「我們只找個高處欣賞這場惡鬥。」

五人載談載笑找了一個高崗，用輕功瞬卽登了上去。

周天曉一展目下望，便咦然失聲道：「怎麼？打完了？一個人影也不見？」朱英忙問：「莫非死光了？」李紅霞看下面平地上，四處野草如茵，柔柔的隨風飛舞，一些沒有打鬥痕跡，別說死光了。曹敏通愕然問：「莫非還沒追上？」富成勇說：「算那時辰，應該早追到了，莫非晏德榮三個打不贏？逃走了？」

周天曉搖頭說：「晏德榮一定贏，只是——。」

李紅霞此刻才開口冷笑道：「師叔，我們想錯了一點，他們並不斷殺，而是勾結在一處了。」

朱英叫道：「如此說來，我們自己找些敵人來了。」

周天曉也拍着額角道：「該死，我這糊塗虫。」

曹敏通搖頭苦笑道：「人算不如天算，我們只當他們要打個天昏地暗，沒想到竟然是化干戈爲玉帛。」周天曉點點頭說：「晏德榮這人奸巧萬分，他不要在這個時候拚命，等找着藏寶，別人代他出力運到西陵峽口去，那時他才動手不遲。」

李紅霞拍手笑道：「對了，我說呀！這麼大一件事，那朱有培竟有不露面的道理？我看準如師叔所說，這老傢伙一定躲在江口上，把三大派一口氣吃個乾淨。」

富成勇忙道：「那可不成，至少要把黃發標留給我吃。」

周天曉對富成勇說：「這個我一定幇你，算是對你在寶藏上吃了虧的彌補。」

一行人說說笑笑，又緩緩追上前面那起人。

這時三大派果然和晏德榮聯上了手，在三大派來說，自己手中地圖不齊全，找了幾天有如老鼠咬龜，無從入手，二則自己這邊誰也不是晏德榮對手，在邪道門中，晏德榮以狠辣出名，江湖上對他的忌憚更甚於他的師父「活殭屍」朱有培。

三大派對晏德榮的屈服，自有他們的用心，也是暗地計算在西陵峽長江口才動手。

彼此各懷機詐，面上笑嘻嘻，背後藏把刀，隨晏德榮同來的祁連弟子方德爲對師兄的處理還不滿意，認爲密謀把三大派消滅，奪刦地圖，只有武當門人被晏德榮所指使，身不由主，是樂得不去斷殺。

有了地圖便好行事，一行人細細研究了半天，把兩張破紙拼起，便知道那寶藏是在一座山谷之中。三大派所執的那張紙是兩座大山之間的谷，而晏德榮那張就是

谷中的一塊。

那一小塊是畫着一間廟宇模樣的屋子，屋後有一支旗竿。一個箭嘴就指着那旗竿之上。

各人見了詫異着說：「難道藏寶在旗竿內？」

晏德榮沉吟了半天，又將三大派的那張圖和四面山谷接對了許久，才正色說：「依路程依地形，依山峯走勢看，我們要找的山谷就是此刻我們站在這裏這個。」

黃發標忙搶着說：「絕對是，我們找了幾天，也只有這個山谷才符合地勢。」

劉騰蛟沉吟說：「是到是這裏了，只是那來的廟宇？這裏是盆地，一個凹心，甚麼都沒有。」

方天龍抓抓頭說：「也沒聽說廟宇背後有旗竿的，廟內又不扯旗，要旗子做甚麼？而且照這圖來看，旗竿還很高。這麼又高又長的竹竿，我就不相信它裏面藏得下甚麼？」

這時不過黃昏時分，三大派那起人不待吩咐，早已分頭四處亂找，要找那座廟宇。

晏德榮惱怒道：「這裏一望平坦，廟宇又不是螞蟻，要俯身四處找尋的嗎？」

劉騰蛟怒道：「依你說我不用找？」

晏德榮道：「依我說，要等着瞧。」

方天龍冷笑道：「別人也找來了，多分一份。」

晏德榮哼了一聲，說：「蠢材，你們這些蠢材，只知道胡亂找一起，也不仔細看這地圖。」他指着三大派所持那張圖的右上面說：「這裏有一彎新月，是做甚麼的？」

劉騰蛟也學着他哼了一聲說：「連這個我們也不知道？現在雖說是白晝，白晝沒有廟宇，晚上就會平地長出來嗎？」

說得別人哈哈笑，晏德榮正色道：「我說晚上是會平地長一座廟宇出來，你們看不見羣山圍繞，說不定有一間廟宇會冒出地面。」

方天龍氣得吃吃大笑道：「這就是神話了，菩薩要保祐你了。」

晏德榮不去理會他，只找了一個乾淨的大石塊坐下來，他隨來三人也伴他坐下。方德爲悄悄問：「我們眞等下去嗎？」

晏德榮毫不遲疑說：「等。」

在等待中的時候份外長，由黃昏到晚上，彷彿過了一千年。又等了不知多久，才等到月亮緩緩爬上山頭。

各人這時都緊張起來，將信將疑，即使有月亮上升，那裏就會有間廟宇冒出？

月亮總算越升越高，它越過山頭，掛在當中。

這時，眞可說月明星稀，田野寂寂，月夜，賞風景，倒是很好的去處，若說要冒出一間廟宇，那是萬萬不能的了。

當月亮當頭時，方天龍已忍耐不住，一直衝到晏德榮鼻子前問：「我們要等幾時？等到屍體發霉？」劉騰蛟和黃發標也都大聲抗議。

晏德榮等他們七嘴八舌說完了，才冷冷的問：「你們不想等下去嗎？這是地圖，你們帶了去吧！」他將地圖一撒手，那地圖平飛出去，像一片鐵似的虎虎有聲，直飛向方天龍。

方天龍說一聲：「來得好！」避過紙頭，抓住紙尾，一揚手就摺了起來，笑道：「你不要了，你的一份可以省下，我們去。」

劉騰蛟聽他這麼說，忙問：「去那裏？」方天龍毫不攷慮道：「找寶藏。」

劉騰蛟和黃發標見他倆一個要走，一個要留下，竟不知信誰的好。」倒是劉騰蛟問晏德榮：「你不走？我們找到藏寶你也不分？」

晏德榮哈哈大笑道：「地圖已熟記在我腦海中了，你們要去你們自顧去，找到藏寶我決不揷手分贓。但是我找到了也決不分給你們，我是要等下去的。」說着，他索性在一塊大石下斜靠下來。

這時一起人不知隨方天龍好？還是跟晏德榮等下來的好。看晏德榮，像是煞有把握，而方天龍這一起胡亂奔跑了幾天，連影子也摸不到，大半人都靜觀其變，不願隨方天龍去。何況此刻夜已深，要去也得等天明，於是衆人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會，便有人陸續坐了下來。

首先是黃發標一路的，跟着劉騰蛟也詐作四處張望，不理會方天龍。

方天龍要想獨自走開，又怕恰巧給他們發現則自己分潤無望了。

他是個倔强好勝的人，雖然也想留下來，却是高聲說着：「看你千里迢迢的跟得可憐，就聽你這麼半回，天亮還無消息，我是要走的了。」

晏德榮連理也不理他，自顧仰面打瞌睡，其他的人明知他是死撐面子，也都不理會，各自找地方歇息去。

晏德榮倒不是當眞入睡的，他不時撐眼看看月亮。月亮已由天之左角向中行走，漸漸走向右角。右角上有一座高崗，崗上雜草雜樹叢生。晏德榮細細打量了地勢，冷冷一笑，又閉了眼睛。

劉飛虎是年輕精靈的小伙子，他不時留心晏德榮的神色，見他的頭由左方轉向右方，又是冷冷一笑。

他忙學着他的舉止。當他的頭轉到右方，霍然大悟，拍腿叫道：「對了，再一個時辰，藏寶就出現了。」

衆人聽他一嚷，連有些打瞌睡的也猛醒了。圍攏來忙問：「在那裏？在那裏？」劉飛虎含笑擺擺手不答，晏德榮微微點頭說：「倒是犬父有個虎子，比老子强多了。」劉騰蛟聽他稱讚兒子，暗暗得意，但對方說自己犬父，又忍不住倒豎雙眉。

晏德榮緩緩站起身，對劉飛虎說：「虎子，你行，叫他們準備掘寶吧！」這句話有如下了一劑强心劑，衆人個個精神抖擻。月亮已轉向右方，漸漸落下山崗了，雜草和樹木枝枝椏椏的半遮了它，一大半黑影射到地上，參差不平的不知像甚麼？

晏德榮聚精會神瞪視地面，一面又抬頭打量月亮。再半個時辰，地上的黑影漸漸成形了，先是像塊四方大木頭，接着又像河流，終於變成房屋。那黑影不斷地移動，變幻，漸漸，漸漸，漸漸，衆人一起大嚷：「一座廟宇，一座廟宇。」王心嬌悄聲對周志達說：「原來是影子，看來那旗竿也快出現了。」

不出所料，廟宇背後一道黑影，尖尖長長的旗竿似的豎了起來。

晏德榮這時彷彿發令員：「這裏，動手。」他指着地圖那畫有箭嘴的地方。於是衆人立刻動起手來人多好做事，一會子就掘了七八尺深，「噹」一下子，周志達大叫：「鋤頭斷了。」

晏德榮已然大喜道：「就是那裏，大家小心了。」說着親自拿了青龍寶劍帮着挖掘。不一會，陸陸續續出現了八隻大箱子，三大派中多壯漢，七手八脚將它搬了上來。劉騰蛟當即問各人：「是否各拿兩箱？」晏德榮點頭說：「各安天命，不能選擇。只是要將八隻箱子運到長江口去才分派，否則我們四處一分散，就容易着人家的道兒。」

黃發標也同意如此處理，於是四起人馬合心合力保護着箱子，退出山谷。就着月色找了一個有隱僻的地方，暫時歇息一刻，天微亮時，便起身趕程出江口。

這一切，周天曉帶着一行子侄輩都瞧在眼內，朱英笑嘻嘻的問：「師叔，咱們的藏寶幾時拿回來？」周天曉笑道：「妳人小力弱，拿不起一隻箱子走幾天路，等他們帮着運到長江口去了，我們才拿。」衆人邊談邊笑，緩緩跟在背後，各人都很輕鬆，只有富成勇見了黃發標恨不得上去一掌打死他。李紅霞勸他說：「忍耐兩天的好，反正他逃不了，在這裏動手麻煩，到了長江口，周師叔人多，咱們有船載箱子，就不怕了。」

晏德榮一行人緩緩而行，再有一天路就到江口了，那時僱了船隻，各走各的路，大家發財去。」

只是，八隻箱子搬了兩天，內裏究竟是甚麼還不知道，暴性子的方天龍耐性不住，嚷着只要打開來看看。晏德榮儼然是首領，沉着臉道：「說了在江口分貨的，這時蓋一打開走了風聲決無好處。」衆人見晏德榮尋寶時頗有見地，因此都服他說話，勸方天龍少安毋躁，下一天就知道珠寶的價值了。

但方天龍終於忍不住，到了深夜，見晏德榮入睡了，悄悄起身去檢視那幾隻箱子，只見四面無縫，恍如一塊大鐵，不知由何處開啓。他左摸右摸摸了半天，心中發毛怒道：「連你這鐵骨頭也欺負我？」他拿起降龍杵當頭就是一下子砸下來，口中罵道：「看老子不打死你。」只聽得「噹」一聲，火花四迸，那箱子依然不動。

這下子却將晏德榮驚醒了，他見方天龍一個兒在那裏舞動大杵，忍不住冷笑道：「如果你對藏寶有心得，就知道這八隻箱子是放入珍寶之後合了縫的，合後任何金屬傷損不了它，你若不得開啓方法，用你的龍頭去撞它都不成的。我勸你死了這條心，把箱子帶回後，慢慢設法開啓。」

方天龍怒道：「你這厮原來早有預謀，看情景，你是懂得開啓方法的了？」晏德榮笑笑，好半天才說：「你只要聽我的話，分了箱子去再說吧！」

劉騰蛟這老傢伙見自己一帮人做事胡來亂混，而他却是樣樣有先見之明，便也服他，一心只等明天在江口分貨，帶回去再設法開啓。

翌日晌午，四路人馬八隻箱子到了長江口。晏德榮吩咐在江邊歇下來。又指揮各人分頭去找大船。

然後召集三派頭領說：「現在分派了。依我說個最公允的方法。」他在地上拾起一塊石頭，在每隻箱子上寫了一個號數，由一到八。又取了八個零錢向地下一拋，指着它們說：「多少號頭就算多少號，衆人依着號數取一箱。」

衆人却認爲這方法簡單，箱中寶藏大家都未見過，也是各憑天命了，於是劉騰蛟首先抓起八個錢向空一拋，落地時四人齊看，是三個龍頭五個字。劉騰蛟便吩咐自己的人：「抬第三號箱子。」

黃發標依樣拋錢，取得第五號，然後方天龍取了第一號，晏德榮是第七號。四人週而復始，各得兩箱。

這時派去找船的人已回來，正要動手搬箱子下船，只聽得一陣哈哈大笑聲說：「老頭子來遲了。」

晏德榮一看，是周天曉帶着李紅霞一干人搖搖擺擺走近來。他陡然火氣大冒。這些時他儘碰着這起寃家，而他們的武功却又是他所忌憚的。目前自己遠在四川，眞是接應無門了。

方天龍却是不知好歹，早已吼道：「老頭子，你們是來遲了，分不着了。」周天曉指着他說：「是你偷了我們的地圖？」方天龍朗聲笑道：「天下財物，只配有德之人享受，甚麼你們的我們的？」

朱英搖着周天曉的手說：「是他偷我們的地圖，我們就要他的兩隻箱子吧！」周天曉點頭說：「妳不錯，該要他的兩隻，敏兒，去拿來。」

曹敏通一聲：「是。」就一個飛身，直撲到方天龍背後箱子上。

方天龍那肯讓他動那寶貝箱子，忙一個「倒摘仙桃」，身子向後翻去，抓住了曹敏通雙脚。

曹敏通身手快捷萬分，一撐脚一扭腰，撇掉方天龍，單手一揚，那隻箱子捲風似的由方天龍頭上捲了過來，直飛向周天曉面前，李紅霞輕盈盈走上來，一托右手，將箱子頂住，慢慢放下地。

衆人還未來得及驚訝，曹敏通第二隻箱子已飛過來，李紅霞依樣接住。一瞬眼之間，方天龍兩隻箱子都失掉了。他那肯干休，怒向衆人說：「你們眼見他以强搶也不助我一臂。」

晏德榮哈哈笑道：「他搶你的，干我們甚麼？」說着，竟背轉了身去。

方天龍還想向盟友求助，那時劉騰蛟、黃發標明知不是李紅霞對手，還找上她一個師兄一個師叔，兩個不相干的人，更別說較量了，只求保住自己已經够運氣，因此都翻開眼不看他。方天龍知道自己倒霉，眼見到手的財寶化爲烏有了，還仗着有了教頭何天鵬保護自己，那知再一看他，那何天鵬對曹敏通是五體拜服，這時只對着他發笑，沒把個方天龍氣死。

黃發標冷冷笑道：「發財有相，倒霉認命，你運氣不好，再耗下去連命也耗掉了，我勸你快些走吧！」

朱英接口道：「說得對，你是拿命來賭了。」

方天龍見自己這邊一個人也沒有，那些盟友都是賣友求榮的人，若不快走，他們說得不錯，連命也耗掉了。於是一頓足，切齒道：「你好！」便大步走了。

這裏富成勇衝着黃發標冷笑說：「現在該是你耗命的時候了，你要替他。」

黃發標早已看見富成勇，只道他渾身武功盡失，那放在心上，也冷笑說：「飛天鵬，今非昔比了，你要兇，只管來，要人幫忙不算好漢。」

富成勇回頭對周天曉說道：「那些箱子我送給你們了，取去吧！這個人我却不送你，你們誰也不能來拿。」

周天曉故作正經點頭道：「這個垃圾人我們要來沒用，你放心拿去，我們誰都不碰他。」

富成勇又對黃發標大聲道：「聽見了嗎？我是一對一，你那些人要動手，可別怪我的朋友。」

朱英大聲笑道：「你的人若出手助你，男的我要他一根指頭，女的我要她一管玉簪。」說得周志達、王心嬌咬牙切齒暗怒不已。

這裏黃發標發招了，他一幌風雷扇，以雷霆萬鈞之勢刷過來，爲的是富成勇有許多高手撐腰，三招兩式解决他才便宜。

這一風雷扇是使出了渾身勁功的，已算是風雷扇招數中上乘之勢了。黃發標滿以爲這一扇打出去，必定要了富成勇的好看。誰知富成勇竟然將身子迎過來，隨着風雷之勢一記化招，黃發標只覺無比的勁力向自己反撥而來。他忙運勁風雷扇待要化解，誰知那一勢來得好快，風雷扇招數還未使滿，已聽得「力勒」一聲，鋼鐵扇骨已折斷。黃發標手中扇子竟有一半軟綿綿地掛了下來，他駭然大驚失色叫道：「這是怎麼了？」

富成勇嘿嘿冷笑說：「叫你知道寃有頭債有主，今天你還有什麼話說？乖乖地把頭拿下來，待我爲富家莊的人報仇。」

黃發標知道自己完了，却又不甘心束手就擒，一使眼色示意周志達王心嬌兩個一齊上。

誰料這兩人先見過李紅霞殺人的功夫，這回連寨主也失了風，還要給他找賠？二人詐作不見，顧左右而望他。富成勇冷笑道：「說過一對一的，你臨死找人墊棺材？」

說着，飛身直撲黃發標而來，那黃發標匆忙中丟掉風雷扇，雙手使出渾天雷外功，發狠勁向富成勇打來。

這一着正中富成勇助力的輕功，他一式反招直迫過來，將黃發標的全部氣力反逼進他體內，黃發標連呼叫也出不及，就口噴鮮血撲地死去，富成勇踢他一脚冷笑道：「便宜你了。」

劉騰蛟還算有點盟友的道義，他大吼一聲道：「你攔途搶刼也罷了，怎麼竟傷人？」

富成勇擺擺手說：「我說了寃有頭債有主，與你無干，我不殺你，但那兩隻箱子我已經送給周老前輩了，你留下來就沒你的事，你要不識相，我可不讓人。」說着一挺胸膛。雖然他是個斯文公子，但那一股英氣却是不讓人的。

劉騰蛟是個見多識廣的老狐狸，盟友們一個逃了，一個死了，自己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功夫？再拚下去不過找死而已，他把算盤打通了，索性賣了人情還好留下將來見面的機會。想着，一拱手對富成勇道：「既然你已將箱子送了人，又是周老前輩，在下也不敢令你爲難，請自便。」說着，向自己的人一招手道：「我們走！」他的人一哄而去，周志達等也忙忙搶了黃發標的屍首緊隨而退，一大羣人只剩下了晏德榮幾個。

這就不是富成勇的事了，李紅霞挺身而出，面對晏德榮道：「你的那一份如何？」晏德榮是識風頭的人，他好聲好氣的回答說：「飛山燕，不要逼人太甚，妳已有了六隻，要做甚麼都够了，何必這麼小量子？」

李紅霞淡淡笑道：「長江兩岸災民多不勝數，我們已答應將全數送給他們，你們青龍地寨中珍寶無數，我還想向你籌募一些。」晏德榮捺不住怒氣問：「妳是要定了。」

李紅霞說：「我若拿不回此數，對富公子難以交代。」

晏德榮怒道：「別仗人多。」

李紅霞笑說：「原是你仗人多。」

晏德榮忍無可忍，大喝一聲，就奔李紅霞，因爲李紅霞是勁敵，晏德榮以青龍劍就一連掃了七八劍花，連彈而上直撲李紅霞。李紅霞也不敢怠慢，玄女劍一震，連顫帶抖迎接上去。兩口都是稀世寶劍，兩個一貼上，就是一陣山崩地裂的巨响，銀光青光亂閃，震人耳目。

隨即兩人立刻分開，晏德榮使出祁連門鎮門外功勁道劍法，李紅霞則使巫山嫡傳獨門內功柔道劍法，並以左手拔出幸運短劍，又加上雪峯怪俠的百花劍法，兩個死裏活裏的拚上了。

論功力，晏德榮長了幾度，自然勝過李紅霞，但李紅霞雜學很多，輕巧功夫出類拔萃，因而晏德榮不但不能勝她，而且處處爲她掣肘。不上二十招，他已知道自己落了下風，再不設法脫身，這個醜是硬要丟出的了。

正在胡思亂想，李紅霞就要大顯身手。她在青龍地寨中被大師兄穆青森胡裏胡塗纏上，致吃了晏德榮大虧，心有不甘，這回就硬要他的好看了，她記起周天曉曾教了她一手左擒拿閉穴功，以妨穆青森制服她的，學了之後還沒使用過，這回她就要露一手。想着，將短劍放在口中咬住，一翻左腕，去扣晏德榮直柱穴，看看已到手，只聽得「拍」一聲極細極細的聲音，自己手腕一麻，拿不住晏德榮，還忙忙的縮了回來。回頭看時，原來江邊上已站了一個老人，那晏德榮比她還快，高聲叫着：「師父，你來得正好，那老怪物帶了一衆人在這裏欺負一個小輩。」

朱有培身後有隻大船，船上放了兩隻大鐵箱，李紅霞周天曉不由暗暗吃驚，他們這些人這些眼睛，竟沒有看見朱有培是如何將箱子弄去的。李紅霞也恍然大悟，朱有培直到此刻才出現，確實高招，令人防不勝防。

朱有培沉聲對晏德榮說：「我吩咐過多少次，不三不四的人少惹，把自己貶下去了，你是祁連門弟子，有身份的人。」他這話明是在罵晏德榮，其實指周天曉這一干人沒有身份。

周天曉那有聽不出來的？他哈哈大笑道：「果然是有身份的人，會偷又會搶。

紅兒，妳師父最沒身份，怎麼妳連偷連搶都不會？看來妳要拜那個有身份人人做師父，學兩手賊功夫了。」

朱有培且不和周天曉鬥嘴，他只吩咐晏德榮說：「我們的事了結了，那份該我們的，我們取了，三大派是膿包，他們拿不到，我們不管，這是最公平的辦法。」

周天曉回身問紅霞道：「紅兒，妳以爲公平不公平？」

李紅霞冷笑道：「不但不公平，而且不害臊，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誰那麼厚臉來拿？」

朱英搶着說：「你們好性子去鬥嘴，紅姐姐，我幫妳拿回來。」她不待李紅霞開腔，一縱身子射出去，直奔大船。

李紅霞一見大驚，喝止聲音還未發出，已看見那邊朱有培身子一動，平平的飛到了大船上，一幌之間，朱英已被他抓小雞似的一提一摔，直飛過曹敏通一干人頭頂向大樹上飛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在電光火石之間一幌，那邊朱有培方才出手，這邊李紅霞已縱身子到了樹上，正正的接住了被擲過來的朱英，一瞬眼之間又回到了地上。

站在地上那些人，個個都是眼明手快的高手，但有幾個也還沒看出這是怎麼回事。朱英回到地上只發怔，好半天還沒弄清楚自己飛來飛去怎麼又飛回地上去。

朱有培這一手露得驚人，李紅霞這一手也露得出色，曹敏通和周天曉忍不住失聲叫了一聲好。

到底李紅霞是小輩，朱有培在她面前露一手算得甚麼？所以他惱羞成怒地站在船上，大喝船家開船。那邊晏德榮一干人聽見師父要走，也忙不迭地飛身上船來。

曹敏通深恐他們走掉，連忙伸手一抓，竟抓住了錢武信，他忙陪笑道：「不干我們的事，我們只是同來同去，寶藏的事我們不管。」

曹敏通因而放了手，說道：「既然這樣，我不與你爲難。」他手一鬆，錢武信帶同師弟馬武揚已追上大舟飛馳而去。

大舟離岸如箭離弦，曹敏通，朱英，李紅霞大吃一驚，連忙飛身追上去，富成勇輕功更出色，只見身子一幌，人已站在船篷上了。

倒是周天曉最鎮定，他向衆人揚揚手說：「你們去吧！」

李紅霞驚道：「師叔，你快上來。」向來她够鎮定的，只因這回舟上有了朱有培，這武功蓋世的「活殭屍」，師叔不在面前，自己可不是他的對手。

周天曉既不上船，朱有培便毫無顧忌了，他一面催促船家快開船，一面坐在大箱上，仰面對篷上的李紅霞四個人說道：「想快些死就快些動手，想慢慢死，就慢慢動手。」

李紅霞這時眞是敢怒而不敢言，動上手來，自己這邊未必有勝利把握，不動手，却又不甘兩口大箱子失去。這時她只怨周天曉做事胡塗，這個緊要關頭他不但不來，就連江上的舟子也不打個招呼。

這時水流湍急，眞是一瀉千里，朱有培滿臉得意守在箱子上，晏德榮是目不轉睛盯着李紅霞，這一干人就如此你我互視監視，各不相讓。

大舟放了兩三時辰，李紅霞見遠遠的岸邊有七八十條大漢隱隱跟踪，朱有培對她一笑道：「妳眼睛忑快，那是我們的接應。」李紅霞更加暗暗叫苦。

正在朱有培洋洋得意之際，大舟忽地慢了下來，他忙喝問：「怎麼慢了？」

船家搖搖頭說：「我們已盡力在划，不知怎的。」

正說時，晏德榮忽地失驚叫道：「不好，這船漏水，怕不着了舟子的道兒？」

朱有培搖頭說：「我知道老怪物在長江吃得開，這舟子是我在河道上帶來的，靠得住，且不忙說這個，快堵漏洞。」

衆人七手八脚去堵船，李紅霞等坐在船篷上，不知是禍是福，是喜是憂。只是船中漏洞越來越大，一忽兒船已沉半截。

朱有培駭然道：「有人在船底。」

晏德榮大驚道：「莫非是鑿船？」

李紅霞聽了大喜道：「祁連門大概要壽終正寢了，有身份的人，可惜不得上好的發葬。」

那朱有培和晏德榮水性不太熟，在水上已經吃了虧，再看沉船，別說兩口箱子保不住，自己性命也難說。

又一忽兒，船已迅速下沉，水底嘻嘻哈哈翻上了兩個人來，一個竟是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她哈哈笑着指住旁邊的青年人說：「你鑿的洞沒我的大。」

那青年笑道：「凡事妳總比我强。」

李紅霞見了小姑娘喜出望外，大叫道：「妹妹，我在這裏，快上來。」

原來那小姑娘正是她要找的妹妹李碧霞。李碧霞笑嘻嘻浮在水中，仰頭望着她說：「這裏好玩。」

就在他們連說帶笑旁若無人的當兒，大舟已經下沉了，只差半寸就埋了整條船，李紅霞正想起要對付可惡的朱有培，誰知他倆已一個迅速翻身落入水中，沒命的往岸邊泅去。

李紅霞只記着兩隻箱子，來不及追踪，忙吩咐衆人：「快搶救箱子。」

却只見李晚霞和大根兩人一邊一個夾住了大舟，那大舟又漸漸向上浮。李紅霞點頭嘆道：「妹妹，這多時不見，妳竟然水上功夫如此出色。」

李晚霞和大根兩個夾着大舟向岸邊泅去，一會兒就抵達岸邊，已看見周天曉帶着幾條大漢坐在箱子上載談載笑。李紅霞生氣道：「你就會愚弄我們，要不是遇見妹妹，我們可怎麼辦？」

周天曉哈哈大笑道：「長江如此長，那裏就那麼容易遇上？」

李紅霞恍然大悟道：「是你叫妹妹來的？」

李晚霞也笑道：「我和大根哥哥在上游見周師叔召喚，依時等在這裏。」她身濕淋淋撲向周天曉說：「我做得可好？」

周天曉拍着她的頭髮笑道：「實在不錯，實在不錯。」

李紅霞望望那八隻大箱子，心滿意足地說：「我們可以去放賑了。」

周天曉連忙擺手道：「那是你們的事，我可不耐煩，富公子，拜托你助他們一臂之力，我去了。」說着，一轉身如飛而去。李紅霞搖搖頭，對衆人說：「我們只好也走了！」

（完）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八

魏力·文
培新·圖

三屍同行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在本市慈善基金的籌募運動中，許氏三兄弟，表演驚人的空中飛行，但是，三個人在降落之前，神秘死亡，木蘭花適值病中，也竭力調查，許氏三兄弟的父親許業康，却又表現並不哀傷，指責那是他商場上的敵手，想他倒下去的卑鄙行動，整件事情，簡直是一個難解的謎——

神秘爆炸　綫索中斷

意外是難以預測的，任何人都不能夠的。

雲五風在半小時後，走進病房，木蘭花對他說了幾句，他和安妮一起離去，木蘭花閉上眼，準備休息。

雲五風和安妮，向着郊外的公路飛駛，在快到機場之際，他們看到，幾輛警車，圍在那架飛機的旁邊，負責留守的警方，迎了上來，他顯然已經得到了高翔的命令。

雲五風和安妮一起下車，而也就在這時候，意外就發生了！

先是灼亮的一團亮光，突如其來，照耀得人連眼也睜不開來。

在那一團灼亮的光芒，突然之際，自那架飛機身上冒起的一剎那，每一個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說，每一個人都呆住了，只有安妮，在那一剎那，陡地尖聲叫了起來，道：「快伏下！」

她叫出那三個字，只不過是一秒鐘的工夫，而就在那一秒鐘之間，「轟」地一下巨响，震耳欲聾，爆炸的震浪，令得接近飛機的幾個警員，整個人就像風箏一樣，向外飛了出來。

安妮一面叫，一面已拉着雲五風，兩人一起迅速地伏了下來，他們恰好伏在他們的車旁，但是爆炸的氣浪，所帶過來的那一股灼熱的空氣，還是幾乎令得他們窒息了過去，雲五風想向外滾去，但是安妮却緊緊拉住了他。

就在那一剎間，許多灼熱的碎片，四下飛舞，整架飛機不見了，飛向四面八方的碎片，幾乎每一片子，都帶着火，和尖銳的呼嘯聲。

安妮和雲五風兩人緊貼着車身伏着，碎片在他們的頭頂之上，呼嘯而過，眞像是世界末日一樣。

那是極其可怕的幾分鐘，等到一切都靜下來時，雲五風首先躍了起來，在飛機旁的兩輛警車，已經被爆炸的力量，湧到了岩石邊，撞得不成樣子。

雲五風的車子，離飛機雖然遠，但是車子的玻璃，也全碎了。而且，車身上多了許多凹痕，那全是那些碎片撞出來的痕跡了。

本來，機身的金屬是鋁，硬度是遠及不上車身的鋼的，但是由於飛濺出來的高速，所以，有幾個凹痕，幾乎將車身洞穿了！

而最可怕的是，在一切聲响過去之後，變成了極度的寂靜。

所有的警員，全躺在地上，而沒有一個發出呻吟聲來，那是因爲他們已經不能發出任何的聲响——他們全在突然其來的爆炸中死了。

安妮也站了起來，她緊抓着雲五風的手背，神色蒼白得極其可怕。

足足過了好幾分鐘，他們兩個人，才有再開口的勇氣，雲五風道：「快通知高翔！」

安妮點着頭，雲五風的車中，並沒有無綫電通訊設備，是以安妮走向警車，從扭曲的車門中，探進頭去，無綫電通訊設備還可以使用，她叫通了警局，值日警官又找到了高翔。

安妮將剛才發生的情形，畧畧一說，高翔的聲音聽來很嘶啞，他只說了三個字：「我就來！」

安妮自警車中縮出身子來，和雲五風一起站在汽車邊等着。

那突如其來的爆炸，其破壞力是如此之徹底，以致那架飛機，完全變成了碎片，其中最完整的部份，只是機尾的方向舵而已。

二十分鐘之後，好幾輛警車和救傷車，一起馳到，可是留守的警員和警官，全已殉職了，沒有一個可以倖免，救護人員抬上了車，立即馳走。

高翔的臉色鐵青，幾個爆炸專家，已立即開始在地上拾起碎片來研究。

高翔吸了一口氣，道：「你們一到，爆炸立即發生？」

安妮點着頭，說道：「是，我們才下車，幸而我們就在車子旁邊，而且，立時伏了下來，有我們的車子，擋着我們，要不然——」

天氣並不冷，但是安妮說到這裏，還是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因爲事情實在太可怕了，當時，他們要是離開了車子幾步，或者是慢了一秒鐘伏下來，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他們都會和殉職的警員一樣了！

那眞正是生死一綫的關頭，在當時，或許還不覺得怎樣，但是在事後想來，再夠鎭定的人，心頭也是免不了要泛起一股寒意的。

高翔重重地頓着足，道：「我眞糊塗，我竟沒有先派人檢查飛機，只不過派人留守着！」

雲五風和安妮兩人，却沒有說話，他們是受了木蘭花的囑咐，來檢查這架發生神秘兇案的飛機的，但是，現在飛機已經不存在了，這件神秘的兇案，本來只有一層神秘的幕，但現在，却是籠罩在雙重的神秘之幕下面了！

高翔深深地呼着氣，兩個爆炸專家，手中都持着比較大的碎片，來到了高翔的面前。

高翔自其中的一個手中，接過一片碎片來，碎片的邊緣，全都捲了起來，是由內向外捲的。

高翔只看了一眼，便道：「爆炸是由

飛機內部發生的？」

兩位爆炸專家，一起點頭，道：「是，而且，爆炸的力量，極其驚人，相當於近千磅的烈性炸藥！」

高翔揮着手，他的心十分亂，在這樣的情形下，他揮手的動作，實在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動作，只不過表示他心中的煩躁而已。

兩位爆炸專家，向後退了一步，高翔又苦笑着，道：「還能不能獲得進一步的資料？」

兩位專家一起搖了搖頭，道：「破壞得太徹底了，簡直不可能再找到什麼資料了！」

高翔長嘆了一聲，向雲四風和安妮望來，在車頭燈的燈光之下，安妮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翔的雙眼中，佈滿了紅絲！

她緩緩搖着頭，道：「高翔哥，你也該回家去休息一下了！」

高翔攤着雙手，道：「這樣情形，我怎能休息？」

安妮苦笑着，道：「我看你再支持下去，就會和蘭花姐一樣，結果是躺在醫院裏，强迫休息！」

高翔望着安妮，好一會沒出聲，他胸中的思緒，雖然紊亂，但是在那一剎間，他也可以覺得出來，安妮講話的語氣，和以前不同了！

高翔看安妮，看到安妮和瘦長的雲五風，幾乎差不多高，安妮長大了！她已經大得有足够的主意，來勸他休息了。高翔又無奈何地攤了攤手，道：「好，我們先回去再說！」

一個警官，正向高翔走來，顯然，他是來接受高翔的指示的。

高翔沉聲道：「再多調些人來，將所有的碎片，一起拾起來，不管碎片多與少，都不可錯過。」

他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才又向那兩位爆炸專家道：「請兩位連夜工作，明天一早，我需要最詳盡的報告資料，辛苦你們！」

爆炸專家答應着，高翔，雲五風和安妮，一起來到了一輛警車之前，高翔伸手搭在雲五風的肩上，道：「五風，明天上午，會開會研究爆炸的情形，你和安妮是目擊証人，希望你能來參加！」

雲五風抿着嘴，點了點頭，他自己的車子！就算機件沒有壞，也不能移動，因爲專家從破裂的玻璃上，來計算爆炸發生時，所發生的力量。

送雲五風回家之後，高翔獨自到醫院去，安妮是一個人回家的。

家裏平時也不見得如何吵鬧，可是當安妮一個人，推開門走進去的時候，她却感到了出奇的寂靜，那種寂靜，形成了一股重壓，令得她的心頭，產生出一股極不舒服的感覺來。

她在門口畧停了一停，着亮客廳的燈，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她勉力使自己靜下來，以便好好地想一想。

她並不以爲自己可以有能力，及毫無頭緒的事情形下，可以揭露許氏三兄弟神秘死亡之謎。但是，她却知道，不論擺在面前的神秘之幕，多麼濃，多麼厚，如果不想，一定永遠無法將之揭開，只有不斷地思索，才能够將這個難解的謎解開。

許氏三兄弟是死於謀殺的，安妮先肯定了這一點。

接下來可以立即肯定的第二點是，一定有兇手。

這是情理的一定公式，就像是許多數學公理一樣，是不會有變的。

安妮有了第一層推理的結果，這個結果是：

有兇手。

安妮順手拉過了一張紙，將這一點記了下來。

接下來該思索的，是兇手用什麼辦法，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行兇的。這一點，安妮的胸中一片空白，一點也想不出來。

於是，她又寫了一個「B」字，在這個「B」字之下，她打了一個問號。

可是，她却可以肯定，如果那架飛機，還完好地存在的話，那麼，在她和雲四風的詳細檢查之下，一定是可以有所發現的。

她之所以肯定這一點，第一，是由於木蘭花也想到了這一點，是以才特地找雲四風來檢查的。第二，是由於飛機突然因爆炸而毀滅！

一架停了許多時候的飛機，是絕不會無原無故爆炸的，唯一的可能，是有人要將可能被發現的秘密毀滅，那個人，當然就是兇手！

安妮又在紙上記下了第三點，兇手在飛機中，留有巨大的秘密，爲了消滅這個秘密，是以炸毀飛機。

但是，兇手是用什麼方法炸毀飛機的呢？

安妮輕輕地咬着鉛筆，這一點，和她剛才列下的「B」點一樣，暫時還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安妮輕嘆了一聲，又在紙上寫下了一個問號。然後，她不禁想，如果自己早到一小時，或者已經在飛機中找到什麼了，可是事情就是那麼巧，飛機的爆炸，恰好是發生在她和雲五風到達的一剎那！

安妮一想到這裏，不禁挺了挺身子。

她的推理思想方法，是在木蘭花的嚴格訓練和影响下漸漸成熟的。木蘭花曾告誡過她，說是唯有最懶的，不肯用腦的人，才會不去動腦筋將問題作深一層的思索和發掘，而一律諉諸「巧合」。

那架飛機，在機場上已停了數十小時，爲什麼早不爆炸，遲不爆炸，就在她和雲五風趕到的一剎間，就發生了爆炸呢？

這眞的是「巧合」麼？

安妮一想到這裏，只覺得心血沸騰。

她向自己已經記下了幾個要點的那張紙看了一眼，她曾在第三點上，肯定兇手在飛機中留下過什麼秘密，所以才要將飛機毀去。

那麼，兇手爲什麼不立時將飛機爆炸呢？

在出事之後，兇手不會有機會再進入飛機，放置炸藥，因爲警方人員，不分晝夜，嚴密看守着那架飛機。那麼，留下來的唯一可能，就是炸藥是早已放在機艙之中的，烈性炸藥要造成那麼鉅大的破壞力

，不必要有很大的體積，高翔未曾想到這一點，所以未曾注意到，那是很合情理的事。

安妮覺得自己的推測，並不會錯。可是，問題又來了，兇手爲什麼不當時就使爆炸發生？如果在許氏三兄弟，還在空中飛行的時候，飛機忽然爆炸，一樣可以殺死他們三兄弟，而且還一點不留痕跡。可是，兇手爲什麼要在許氏三兄弟的背後，各插上一刀？

再進一步想下去，兇手在事情發生之後，爲什麼也一直不毀滅飛機，一直要到雲五風到達時，才令飛機發生爆炸？

安妮想到了這兩個問題，對於這兩個謎，她目前還無法解答，可是，如此深思熟慮的結果，却使她得出了一個令得她驚喜得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低呼聲來的結論！

她得到的結論是，兇手一定是運用了遙控裝置，來使得飛機發生爆炸的。從這個結論中申引開去，使她更得到了第二個更驚人的結論，那便是，兇手知道她和雲五風前去的目的！

兇手知道她和雲五風會去檢查、搜索那架飛機，可能還只是憑推測知道的，但是兇手一定知道她和雲五風到達了飛機的附近，這一點，決非憑推測所能得到的！

安妮站了起來，一面咬着指甲，一面來回踱步。

兇手若要知道這一點，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是：她和雲五風的行動，事前洩漏了消息。但是安妮立時否定了這第一個可能，因爲木蘭花是在醫院中作出這個決定的，雲五風到了就走，其間，決無消息洩漏的可能。而且，消息洩露，飛機爆炸，在時間上，也不能配合得如此之緊密。

那麼，只剩下唯一的可能了！

唯一的可能是：兇手看到她和雲五風的到達！

一想到了這一點，安妮的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

這個重大的發現，一直到現在爲止，還只是安妮憑推理而在毫無頭緒下得出來的結論，但是安妮立時想到，她可以憑行動來證實她的推理結論。

她停了下來，這時，雖然她的眼睜得很大，但是事實上，她眼前有點什麼，她却什麼也看不見，因爲她正集中一切力量在思索着。

她想到，兇手如果是看到她和雲五風到達的話，那麼，必然是在這個機場的附近。

自然，兇手可以利用望遠鏡，但是相距也決不會太遠，唯其如此，遙控的引爆，也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安妮無法憑記憶來想起那機場的附近，有什麼屋子，可是她只要再到那機場去，就一定可以有結果的！

安妮立時走到電話旁，她最先撥了醫院的號碼，可是，只撥到一半，就放下了聽筒。

在那一剎間，她想到，自己獨自一個人，對如此神秘複雜的事作推理，還是第一次。

雖然她很有自信，但是，任何推理，都只不過是推理，而不是事實！

安妮本來是想打電話給高翔的，可是她又立時想到，如果自己的推理並不正確，那麼，豈不是要累得高翔白走一次？

她將手按在電話上，又想：是不是要告知穆秀珍或者是雲五風。

可是她又立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她決定自己一個人去！

她立時上了樓，她當然先要假定她自己的推理是正確的，那就是說，兇手可以看到她第一次的到達，一定也可以看到她這一次的到達。

是以她換上了一條工裝袴，將頭髮束在一起。

她又帶了一具紅外線望遠鏡，在拉開抽屜的時候，她又看到了在望遠鏡之旁，木蘭花的那柄可以發射麻醉針的小槍。

木蘭花曾經十分嚴厲地警告過安妮，決不准她隨便使用武器，是以安妮在伸手去取那柄麻醉槍的時候，她畧爲猶豫了一下。

但是她還是將槍取了，然後就下了樓，駕着摩托車，直向前駛去。

這時，夜已深了，郊區的公路上很靜，安妮的車速十分高，勁風迎面拂來，使她的頭腦更清醒。她一面駕着車，一面將她在一小時之內想到的一切，全都再想了一遍，直到她來到了機場。

許多警員，正在探射燈的照耀之下，在拾着爆炸後的飛機碎片。每一塊碎片，都先交給專家過目，編號，然後，放進箱子之中。

負責這件工作的警官，看到安妮去而復回，覺得十分奇怪，連忙迎了上去，道：「安妮小姐，可是高主任又有什麼吩咐麼？」

安妮微笑着，搖着頭，道：「不是，我是自己來的，我忽然有了一個想法，你管你工作，別理我！」

那警官聽得安妮這樣說，點着頭，走了開去，安妮在一輛警車之後站定，取出望遠鏡，四面看看。

機場的東、西、南三面，都是平地，雖然在林木的掩映之間，也可以看到一點房子，但是看到的，都是屋頂。那也就是說，在這些屋子中，有人要看到她和雲五風的到達，就必須爬上屋頂。

這似乎不大可能，因爲引致爆炸的那人，若不是一直在觀察着的話，時間上的配合，不會如此緊湊。

安妮轉過了身子，向北面望去。北面不遠處就是山，安妮首先在望遠鏡中看到的，就是一幢乳白色的，在月光下猶如仙境一樣的一幢小洋房。

那幢小洋房，建築在半山的一個石坪之上。

在北面的山上，自然不止只有那一幢房子，但是，最直接面對着機場的，却只有這一幢！

安妮的心，又跳了起來，她深深地吸着氣，將身子躲到了警車後面，繼續觀察着。

那幢屋子的一樓，有一個窗口還有燈光透出來，可是燈光很微弱。每一個窗子

，都遮着厚厚的窗帘，在望遠鏡的紅外線作用之下，安妮甚至可以看出，窗帘的花紋，是織錦的花紋。

安妮看了十分鐘左右，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她放下望遠鏡，皺着眉。

她的推理，已得了初步的證實，果然有一幢屋子，是直接可以看到飛機停留之處的。

而她的推理，如果要得到進一步證實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屋子裏去。

安妮咬了咬下唇，她自然知道，那是一項相當冒險的行動，但是，她必須那麼做。

她轉過身，走向她駕來的摩托車，那位警官又走了過來，道：「安妮小姐，走了？」

安妮並沒有和那警官多說什麼，只是點頭笑了一笑，駕着摩托車，向前直駛而去。

她駛出了機場，轉向北，找到了上山的路口，然後，一直將車子向山上駛，摩托車在寂靜的山路上，發出了驚人的聲響來。

安妮在離開那幢屋子，大約還有三百碼之遙時，就停下了車，又取出望遠鏡來觀察着。

剛才，她看到的，是那幢屋子的正面，而這時她看到的，是這幢屋子的側面。屋子中只有一個窗口有光透出來，安妮可以肯定，那就是同一個房間，方向不同的兩個窗戶。

山路上十分靜，安妮看了半晌，一點發現也沒有，她吸了一口氣，開始向上直走。

山路有一段相當斜，安妮一直靠着路邊走着，那樣，她可以藉着路邊樹木而掩遮她自己。她步行了十分鐘，已經來到那幢屋子的圍牆之旁了。

當她貼牆站定之際，她先聽到了一陣犬吠聲，當她攀上牆頭之際，犬吠聲更是劇烈，安妮只在牆頭，露出眼睛，向裏面望去。

裏面是一個相當大的院子，安妮先看到一個車房，停着兩輛很名貴的房車，在車房前，兩條大狼狗正在向着她狂吠着。

安妮正在考慮，狼狗再這樣吠下去，除非屋中沒有人，要不然，一定會將人驚動的，自己是不是要先用痲醉針來對付這兩條狼狗時，已然看到，一個身形高大的男人，轉過車房來。

那人一出現，兩頭狼狗，吠得更是劇烈，那人叱着狗，抬頭四面看着。

安妮看得很清楚，那男人的臉，狹而長，是一種具有冷酷性格的人特有的臉，那人，正現出十分疑惑的神色來，四面看着。

他好像已經發現了安妮的藏身所在了，因爲他最後，將目光停在安妮露出雙眼的牆頭之上。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安妮已經無可選擇了，除非她放棄一切，狂奔下山！

她自然不打算放棄，是以，在那男人目光停留不動之後，安妮一手攀着牆頭，支持着身子，一手掣出了痲醉槍，連射了三槍。

她可以看到，當痲醉針射中那男人的臉頰，那男人伸手向他自己的臉上摸去的時候，臉上現出極其怪異的一股神色來。

但是，那男人根本沒有碰到他自己的臉頰，身子一側，就向地上倒了而去。

而那兩頭狼狗，在中了痲醉針之後，只不過又吠叫了半聲，也滾跌在地。

前後不過是幾秒鐘時間，一切又恢復了寂靜，安妮的心情很緊張，可是在等了一分鐘，再未見再有人出來之後，她翻過了牆頭，跳了下來。

這幢屋子之中，可能只有那男人一個人。

安妮先奔到那男子的身邊，只見那人穿着相當名貴的眞絲睡衣，安妮畧停了一停，就轉過了車房，推開了門，走進了屋子。

當安妮走進屋子去的一刹那，她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因爲，她的推理是不是正確，在不到半小時之內，就可以有答案了！

離奇失屍　警方束手

高翔來到醫院，走進病房，木蘭花已經睡着了。高翔就在病床旁的躺椅上，躺了下來。

他實在太疲倦了，雖然他心中亂得一點頭緒也沒有，而且，他急於要和木蘭花說說飛機突然爆炸被炸毀的事，但是躺下之後不多久，他也睡着了。

高翔並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他是被一陣急促而硬壓低了的聲音吵醒的！雖然他的睡意還很濃，但是他還是一聽就可以聽得出，那是穆秀珍在說話。

穆秀珍在道：「怎麼，高翔回來之後，沒有和你說起過這件事？」

接着，便是木蘭花的聲音，木蘭花說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那時，我一定是睡着了，而他又不想吵醒我。」

穆秀珍又道：「我一接到五風的電話就趕來了，蘭花姐，叫醒他問問，五風說不明白！」

高翔聽到了這裏，心中暗嘆了一聲，穆秀珍接到雲五風的電話，就趕到醫院來，那就是說，他睡了只不過半小時左右而已。

高翔睜開眼來，道：「不必叫，我已經醒了！」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挺身，坐了起來，而穆秀珍已然轉過身，問題像連珠炮一樣，發了出來，道：「五風說，那架飛機忽然爆炸了，炸死了很多警員，這是怎麼一回事？」

高翔搖頭道：「我不知道。」

高翔向木蘭花望了一眼，才又道：「五風和安妮是目擊者，我已請爆炸專家連夜工作，明天一早，就可以多少知道一些資料了！」

穆秀珍簡直在病房之中，跳來跳去，而不是走來走去，她一面不住動着，一面道：「太古怪了，爲什麼早不炸，遲不炸，偏偏他們兩人一到就炸，我看飛機上一定有古怪！」

穆秀珍總算停了下來，但是她又立時望定是高翔，道：「你太疏忽了，怎麼想

不到當時就檢查飛機的機艙？你說機艙中什麼可疑的東西也沒有，現在證明，至少有着炸藥！」

高翔嘆了一聲，道：「是，那是我的疏忽，但是兇手的目的，是殺人，許氏三兄弟全死了，我也不會想到，兇手還要炸掉飛機！」

穆秀珍道：「毀滅證據，機艙之中，一定有着兇手行兇的證據！蘭花姐，你說是不是！」

木蘭花半躺在病床上，一直只是皺着眉，一句話也不說，直至穆秀珍這時問她，她才無可不可地點了點頭，却仍然不表示意見。

穆秀珍又道：「現在可完了，什麼証據也找不出來了，唉，眞糟糕！」

穆秀珍在說到「眞糟糕」之際，連連頓着脚，木蘭花坐了起來，道：「別頓脚，這裏是醫院，樓下還有病人睡着！」

穆秀珍瞪大了眼，看她的樣子，還像是老大不服氣，她立時道：「蘭花姐，這個兇手，簡直是向全世界在挑戰，你難道就這樣算了？」

木蘭花道：「我並沒有說就這樣算了啊！」

穆秀珍道：「可是你却躺在醫院裏，什麼事也不做！」

高翔皺着眉，道：「秀珍，你怎麼了，蘭花有病，你不是不知道！」

穆秀珍攤着手，有點抱歉地道：「眞對不起，我性子太急了，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動動腦筋！」

木蘭花微笑着，道：「當你眞正想動腦筋的時候，你必需先令自己鎭靜下來，像你那樣，紮紮跳着，能動出什麼腦筋來呵？」

穆秀珍嘆了一口氣，坐了下來，木蘭花向高翔望去，高翔道：「我趕到現場的時候，那架飛機，已經成了碎片，最遠的碎片，可能在幾百呎之外，五風和安妮沒有死，完全是一種幸運，他們恰好在車子之旁，而且又及時伏了下來，而他們的車子，像是有十來柄槍，對着狂射過一輪一樣！」

木蘭花用心聽着，等高翔講到這裏，才道：「那麼，是他們才一下車，就發生爆炸的了？」

高翔點着頭，道：「是那樣。」

木蘭花緩緩吸了一口氣，說道：「他們兩個人去的目的，是要去搜尋飛機內部，而爆炸的發生，顯然是爲了要毀滅什麼了？」

穆秀珍道：「可是爲什麼剛好他們一下車，就發生了爆炸呢？」

木蘭花說道：「那還用說，當然是放置炸藥之處，同時有着無綫電遙控的設備了。」

穆秀珍瞪着眼，道：「那麼，你叫他們前去的消息，怎麼會洩露的？」

木蘭花這一次，並沒有立即回答，高翔望着她，道：「消息洩漏，似乎不可能，我看——」

高翔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木蘭花用鼓勵的眼光回望着他，高翔繼續道：「我想，可能控制爆炸遙控裝置的人，是看到他們下車，因而猜想到他們是來搜尋飛機，是以才使飛機爆炸的！」

穆秀珍高興地叫道：「高翔，你分析得對！」

木蘭花道：「這樣分析，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爲什麼對方一定要等到最後關頭，才來毀滅証據，而不及早下手？」

穆秀珍和高翔互相望着却答不上來。

這時，高翔，穆秀珍和木蘭花，在醫院病房中，對爆炸事件所作的推理，其過程和結論，是和安妮一個人在家中時所作的推理，完全相同的。

只不過，木蘭花却提出了這一個最後的問題，而安妮在當時，則根本未曾想到這一點。

穆秀珍道：「你說爲了什麼？」

木蘭花皺着眉，說道：「這其中，一定有原因的，但是，我現在也沒有答案，高翔，你不妨和秀珍一起到現場去看看，在飛機停留之處，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直接看到，而又有建築物的，那就值得留意的了！」

穆秀珍直跳了起來，道：「走！」

木蘭花望着穆秀珍，現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來，穆秀珍也立時自己掩住了嘴，道：「我知道了，這裏是醫院，不准大聲叫嚷的！」

高翔笑了起來，道：「總有一天，所有的醫院門口，都會掛上一塊牌子，寫着：穆秀珍不准入內！」

穆秀珍瞪了高翔一眼，已然轉過身，向門口走去。

高翔握了握木蘭花的手，也向門口緩步走去。

當他們兩個人，來到了病房的門口之際，忽然，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疾傳了過來。

穆秀珍雖然心浮氣躁些，但是她和木蘭花在一起那麼多年，反應還是十分敏銳的，她先是陡地一呆，然後，立即拉開了門。

她才一拉開門，就看到門口，站着兩個警官，由於穆秀珍開門的動作，實在太突然了，是以舉手敲門的那兩個警官，已揚起來的手，一時之間，竟縮不回去。而這兩個警官，都是神色驚惶，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們一定是有極重要的事來報告的！

高翔也不等他們開口，就道：「什麼事？」

那兩個警官一起吸了一口氣，叫道：「高主任，我們才接到殮房的報告，那三具屍體不見了！」

穆秀珍失聲尖叫了起來，嚷道：「什麼？」

木蘭花也從病床上，欠身坐了起來，高翔道：「那三具屍體？」

兩個警官走進了病房，道：「死在飛機上的許氏兄弟，屍體不見了！」

當那兩個警官提及「那三具屍體不見了」之際，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三人，其實都已經知道是那三具屍體了，可是，這時那兩個警官，說出是許氏三兄弟的屍體之後，病房之中，還是一陣寂靜！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一起向木蘭花望去，他們兩個人的臉上，充滿了惘然的神色。

木蘭花卻只是抬頭，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她眉心打着結，一聲不發。

那兩個警官最後先打破沉寂，道：「方局長一接到殮房的通知，就立時找高主任，請高主任立即到殮房去，他已經在殮房中了！」

高翔仍然凝望着木蘭花，說道：「蘭花——」

他只叫了一聲，木蘭花已然道：「你先到殮房去看看情形再說！」

穆秀珍立時道：「我也去！」

可是，她在說那句話之後，又道：「蘭花姐，要是你對這件事有什麼解釋，千萬等我在的時候再說！」

木蘭花苦笑了一下，道：「你去吧，我到現在爲止，一點概念也沒有！」

高翔也跟着苦笑一下，向門口走去，當他快走出門口的時候，木蘭花道：「高翔！」

高翔立時停住腳步，轉過身來，木蘭花道：「許氏三兄弟的屍體，一直未曾進行剖驗？」

高翔苦笑一下，道：「沒有，由於他們的死因，實在太明顯了，所以，從醫院運到殮房之後，就一直在冷藏箱中放着，奇怪的是——」

高翔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木蘭花忙道：「奇怪的是什麼？」

高翔攤了攤手，道：「奇怪的是，他們三人的父親，也不要求將屍體領回去安葬！」

木蘭花皺着眉，又慢慢躺了下來。

高翔看到木蘭花這種情形，知道她正竭力思索着，木蘭花現在患的，雖然不是什麼大病，但是她卻亟需要休息，這樣動腦筋自然無利於病體。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神秘的，謎一樣的事，不斷地發生，三具屍體竟然失踪，在這樣的情形下，只怕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她不去思索。

高翔只好嘆了一聲，道：「蘭花，我們到殮房去，要注意什麼？」

木蘭花呆了片刻，才徐徐地道：「死人是不會自己離開殮房的，但要是說，有什麼人，能在殮房中將三具屍體偷出去，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她講到這裏，畧停了一停，才苦笑了笑，道：「你去隨機應變吧，我腦中亂得很。」

高翔明知講了也是白講的，但是他還是叮囑了一句：「你最好多休息！」

木蘭花像是根本未曾聽到高翔這一句話，她睜着眼，望着天花板。

高翔，穆秀珍和那兩位警官，一起離開了病房，當房門關上之後，病房之中，靜得出奇，但是在木蘭花的耳際，卻響着千百種的聲響。

那千百種聲響，匯集成了種種疑問，在她耳際響着，使她的思緒更繚亂。

病房的大花板，雖然是一片潔白，但是在木蘭花看來，也好像在不斷現出種種不斷變換着的圖形！飛機在跑道上直衝向前，許氏三兄弟的屍體被抬出來，許氏三兄弟的屍體伏在担架上，背上露着刀柄，滿染着鮮血的可怖的情景……

木蘭花覺得身上在冒冷汗，有天旋地轉的感覺，她這時的健康情形，實在是難以負担如此沉重的思索的，但是她卻不得不思索下去。

事情還會有什麼發展，木蘭花實在是沒有法子再預料下去，事實上，整件事的撲朔迷離，是木蘭花所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

直到現在爲止，意料不到的變化，一個接一個發生，但是木蘭花卻連最根本的一個問題，都沒有想通，那最根本的問題便是：三個死者，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被人殺死的？

木蘭花對這個問題，曾經有過一個假設，她的假設是：在那架小型飛機之中，有着某一種機械裝置，這種裝置，可以射出鋒銳的刀來，刺進人的背部，而致人於死——這正是許氏三兄弟的死因。

也是基於這個假設，木蘭花才要安妮和雲五風兩人，去詳細檢查這架小型飛機的內部。

可是，雲五風和安妮，才一來到飛機的附近，猛烈的爆炸，就使得那架飛機，成了碎片，什麼也沒有留下！

照飛機離奇爆炸的情形來看，顯然是有人不想安妮和雲五風去詳細檢查飛機，那麼，進一步的推論自然是飛機的機艙之中，的確有着什麼特別的東西在！

這一點，和木蘭花那假設，倒是脗合的，然而，現在事情又有了新的變化，三具屍體失踪了！

這使得木蘭花又有了新的想法，她的新想法是，不但有人不想人檢查飛機，也有人不想警方對三具屍體，作進一步的檢查！

木蘭花在高翔的口中，知道警方因爲許氏三兄弟死得太明顯了，是以未曾對之作進一步的檢查，這自然是警方的一項疏忽。

但如果對屍體作進一步檢查的話，又可能有什麼新的發現呢？

木蘭花的腦中十分紊亂，不論她怎麼樣想，別說結論了，連一個頭緒也理不出來。

而她的頭，卻越來越沉重，越來越痛，虛汗也在越冒越多，連枕頭都被汗濕透了……

×　×　×

警車直衝到了殮房門口，才作緊急剎車，而車子才一停下，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便已跳了下來。

殮房前，一個警官，率領二三十個警員，如臨大敵一樣地防守着。

高翔一下車，所有的警員，全向高翔行敬禮，但是高翔卻匆忙得連還禮也不還，就和穆秀珍，向內快步奔了進去。

殮房中的氣氛，幾時都是那樣陰森的，雖然這時，警方能幹的工作人員，幾乎全出動了！

方局長正背負着雙手，在踱來踱去，一看到高翔，就站定了身子，向一列鐵箱，指了一指。

那一列鐵箱，是用來存放屍體的，其中有三隻鐵箱打開着，高翔和穆秀珍忙走了過去，箱中自然是空的，高翔只看了一眼，就轉回身來，道：「管理員呢？」

一個頭髮斑白的中年人，立時道：「

在！」

高翔揮着手，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別拖泥帶水，簡單些！」

那管理員的神情很惶恐，或許是高翔的態度太緊張嚴肅，使他吃驚。因爲無論如何，他是殮房的管理員，一下子失踪了三具屍體，他是要負責任的！

他畧停了一停，才道：「屍體運到之後，有幾個記者來過，但上頭有命令，不准對屍體攝影，記者也就立即走了，這三具屍體，就在這鐵箱中，沒有人動過他們，連兇刀也還留在他們的背上！」

高翔皺着眉，望着那管理員。

那管理員吸了一口氣，又道：「我們依照平常的方法，推上了鐵箱，我一個人當班，我……我……」

高翔厲聲道：「你怎麼樣？」

那管理員道：「我……伏在桌上……打了一會瞌睡……只有一會兒！」

他的神情十分尷尬，高翔「哼」地一聲，道：「一會兒就夠做很多事了！」

那管理員忙道：「高主任，我其實並沒有真正睡着，在半睡不醒的情形之下，我好像聽到了一點聲響，我立時坐直了身子——」

高翔揮着手，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你聽到的聲響是什麼？」

那管理員的臉上，立時現出很恐懼的神情來，道：「是那種藏屍的鐵箱移動的聲音！」

高翔畧呆了一呆，仍站在鐵箱旁的穆秀珍，將一隻空鐵箱推進去，又再拉出來，鐵箱發出隆然的聲響，她問道：「就是這種聲音？」

那管理員道：「是，但……好像沒有那麼快。」

高翔點着頭，道：「說下去，你直起身子來之後，又怎麼樣？」

管理員望了望方局長，神情更是恐懼，道：「我剛才已經對方局長說過了，不過方局長斥我是胡說八道，我……其實我當時的遭遇，真是那樣的！」

方局長沉着臉，冷冷地道：「你不妨對高主任再將你的夢境敘述一遍！」

管理員的神情，幾乎像是要哭了出來，他吃吃道：「那……不是夢境，方局長，是我實實在在看到的，真的，我並沒有說謊！」

穆秀珍接口道：「你看到了什麼？看到那三具屍體，自己坐了起來？」

管理員忙道：「不是！我一轉過身來，我看到身前有一個人，這個人站得離我很近，所以我在一轉過頭去時，鼻子幾乎碰在他的身子上，我沒有看清他的臉，當我再想去看清他是什麼人時，突然之間，我看到那人，像是一蓬濃烟，我好像……已經離開了殮房，不知在什麼地方，四周圍全是形狀極其古怪的東西，全在動。」

管理員講到這裏，不由自主喘起了氣來。

高翔，穆秀珍和方局長三人，互望了一眼，方局長望着管理員，神情在惱怒之中，還帶着卑夷！

管理員又是緊張，又是激動，雙手緊握着拳，道：「請相信我，我看到的情形是真的！」

高翔搓着手，道：「好，你只管說下去！」

管理員吸了幾口氣，才道：「當時，我心中還是很明白的，我自己在想：我怎麼會忽然離開了殮房，我在什麼地方，我所看到的那些奇形怪狀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我只覺得自己站了起來——」

高翔冷冷地道：「你覺得自己站了起來？」

他在「覺得」兩字上，加重了語氣。

高翔要如此問那管理員，道理很簡單，因爲一個人若是清醒的狀態之下，站起來就是站起來，「覺得自己站了起來」，那樣的說法是不通的！

管理員呆了一呆，卻點着頭，道：「是的，我覺得自己站了起來。」

高翔「哼」地一聲，道：「你還覺得你做了些什麼？」

高翔那樣說，顯然是在諷刺那管理員了，那管理員哭喪着臉，道：「我還覺得我雙手在不斷揮舞，像是想抓住那些奇形怪狀的東西，我好像碰到了什麼，而那兩團濃烟，在向外移動，接着，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高翔冷笑了一聲，道：「接着，你就又睡着了！」

管理員的聲音，變得很嘶啞，他說道：「高主任，請你相信我，我知道，那不是做夢，我剛才所說的經歷，不是我在做夢！」

高翔道：「那麼，你什麼時候發現屍體不見了呢？」

管理員低着頭，神情很痛苦。

高翔只問他以後事情的發展，而根本不和他討論剛才他所說的是不是做夢，那自然是表示，在高翔的心目之中，那是一件不值得討論的事，也就是說，高翔是認定了他在做夢！

管理員低着頭，聲音乾澀地道：「當我再……醒過來的時候，發現三隻鐵箱打開着，許氏三兄弟的屍體，全不見了。」

方局長說道：「高翔，你的結論是什麼？」

高翔橫了那管理員一眼，道：「結論太簡單了，他在睡覺，有人進來，進來那人，弄出了相當大的聲響，但是也未能將他從沉睡中驚醒，只不過由於聲音的刺激，使他做了一個夢，而等到他睡醒之後，來盜屍體的人，已經得手離去了！」

那管理員一直低着頭，當高翔說出結論之際，他曾一度抬起頭來，看他的神情，像是有所抗辯，但是，他終於只是動了動嘴唇，而未曾發出聲來。

方局長道：「不錯，正和我的結論一樣！」

高翔又向在殮房中偵查人員道：「你們早來了，可有什麼發現？」

偵查人員一起搖頭，道：「沒有，盜屍者做得十分乾淨，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

方局長來到高翔的面前，道：「高翔，什麼人要盜走許氏三兄弟的屍體？」

高翔自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穆秀珍也問道：「盜去許氏三兄弟的屍體，又有什麼用？」

高翔一樣沒法子回答這第二個問題，他只好緊皺着眉不住搓着手。（未完）

鐵胆豹子

民初遊俠傳

朱　羽·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胆豹子季鵬飛的盲眼母親為關外的閃電子葛俊擄走，要脅季鵬飛同往關外，季鵬飛答允後，因得熊坤訓誨，臨時改變主意，遵從熊坤的勸告，改用軟功與葛俊週旋。那晚，鐵胆豹子季鵬飛返抵家中，與義妹紀小紅商討，紀小紅自願犯險，深入虎穴，獨自往找張鐵手的手下向三鬼混，說動向三向張鐵手進願，說是要往關外收葬父屍，懇張鐵手游說葛俊帮忙。翌日，紀小紅往見葛俊，說出來意，葛俊對她，似有懷疑，經過一番探測後，似釋所懷，命紀小紅三日後再到其寓所，帶她出關——

虎穴鬥魔徒　囚房逢愛侶

紀小紅這時也嬌媚地笑道：「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種人，但我又怕方才的話惱了你。」

「妳沒有說錯什麼啊！」

「最少我對你很不客氣，以往，只怕還沒有那個女人敢對你這樣。」

「的確沒有過，偶而遇上這麼一個够狠勁兒的妞兒倒也挺新鮮。」

「你不惱就好，」紀小紅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說道：「只要你守信，我也不會失約，那是早晚的事。」

出了北京飯店，紀小紅渾身都覺輕鬆自在，方才雖然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却是有驚無險。她反而覺得葛俊這個人並不如傳說中那樣可怕。

她雖得意，却沒有忘形，一向挺機伶，因此心裏就有了提防。她先乘洋車到了天橋，在小吃攤上吃了一碗羊肉泡餅，信步溜躂一陣，又乘洋車去北海，一直流連到下午四點多鐘，她才離開北海，一路上又換了好幾次車，才回到季鵬飛的住處。這時候，天都黑盡了。

季鵬飛正在焦急，見她安然歸來，這才吁了口氣，埋怨道：「紅妹！妳一去就是一整天，教人急死了！」

「急什麼？」紀小紅捉狹地伸伸舌頭。「誰也咬不了我一口肉。」

「見着葛俊沒有？」

「見着了，他住在北京飯店三一二號房。」

「北京飯店！」季鵬飛搖搖頭。「眞想不到。」

紀小紅笑道：「您交付的差事辦成了，該有獎賞吧？」

「別忙！妳將事情經過的情形先說一遍。」

紀小紅一五一十，將向三為她搭綫，先見到張鐵手說起，一直說到她離開北京飯店之後，如何東逛西走，一再換車，以防有人在她後面踩盤子。只是葛俊解她衣裳的事說得比較含糊，倒不是為了害臊，而是怕季鵬飛聽了埋怨她。

季鵬飛聽得仔細，聽完之後，連連跺着足說道：「紅妹！妳今天是險之又險！」

「險什麼！」紀小紅不以為然地撇了撇嘴。「我連頭髮都沒有少一根。」

「葛俊分明已經知道妳找他的意圖了。」

「他知道什麼？」

「他雖然不知道咱倆的關係，却知道妳存心不良。」

「你憑什麼這樣說？」

「紅妹！」季鵬飛神色凝重地道：「葛俊是個精明透頂的人物，他怎會在北京飯店和妳見面？見了，就不會這樣放妳回來。他明明知道侯四孔和范長青要抓他，怎不提防點？」

紀小紅兩眼發直，過了許久，才遑連點頭，說道：「你說的是啊！」

「紅妹！妳抓住葛俊這條綫頭將來也許還有用。聽我說，今晚就住到一家熟識棧房去，咱們暫不來往。」

「你要不要去找他？」

「不一定。」

紀小紅着急地道：「倘若他眞是故意放我走的，他一定有安排，你千萬不能去。」

「我自己會當心，妳趕快收拾收拾東西離開這兒，前門大街有家『好來居』，那兒有專門供女客住的廂房，我這兒還有點錢妳先帶去用……」

紀小紅截口道：「用費我倒不缺，我只是有些對你放心不下。」

「傻妹妹！刀山劍林我闖過多少？放心！沒有誰能把我怎麼樣。」

「咱們怎樣連絡呢？」

「妳別來，有事，我自會找人給妳消信。」

紀小紅顯然是個重情感的人，他們雖然只相識了兩天一夜，却像有了極深的情份，依依不捨地就是不願離去。

季鵬飛好說歹說地勸了半晌，才將她送走了。他吁了一口氣，好似卸下了一副担子。肩頭輕了，心頭也虛了，突然有一種落寞的情緒襲擊着他。

這座空洞洞的屋子，他幾乎連一眨眼的工夫都不願待，送走紀小紅之後，他也立刻鎖上院子門走了出來。

季鵬飛就在附近胡亂吃了點東西，塡飽肚子，剛走出那家小吃店，突見一輛黑色汽車戛然停在他的面前。

他一眼就認出那是軍警執法處偵緝隊的車子，還來不及打招呼，范長青已飛快地下了車，一把將他拉到街邊陰暗處。

「范隊長！有事？」季鵬飛急急地問道。

范長青臉上露出一絲苦笑，在他肩頭上拍了一拍，道：「季兄！你也該看得出來，咱們師父很是看重你。小弟雖是幹公差，吃公糧，也是拿季兄當好朋友。沒有什麼話好說，你多多保重。」

季鵬飛如同澆了頭霧水，茫然地問道：「范隊長！這是怎麼回事？」

「小弟和侯師兄今天都奉到了上司的命令，教咱們往後少管閒事，話雖說得含糊，咱們心裏可是雪亮，所以，咱們倆以後沒法子幫你忙了。」

季鵬飛抱拳一拱，道：「這兩天已給你們師徒三人添了不少麻煩，那裏還敢打擾。這份情小弟記在心上，只要有一口氣，必定報還。」

「季兄別這麼說，」范長青將一個沉甸甸的布捲兒塞到他的手心裏。「這是小弟一點小意思，請收下。」

季鵬飛一過手，就知道是五十塊大洋，連忙推辭道：「這，萬不能領受。」

「季兄一定要收下。」

「實在違命，小弟用度不缺。」

范長青嘆了一口氣，道：「聽說季兄靠挑水，打零工養活瞎眼老娘，拿來之物一概救濟了窮人，小弟眞是敬仰，就沖着這點敬意，小弟和侯師兄雖然肩負京裏治安之責，也不敢來驚動季兄。偷來的錢是不該用，朋友送的也不能用麼？」

「范隊長！盛情心領，這……」

「季兄一定要收下，這是小弟今晚才領到的薪餉，可不是打抽豐，敲竹槓來的錢。」范長青脹紅了臉，連不好聽的話也說出來了。

季鵬飛知道拗不過，只得稱謝收下。

范長青又拍拍他的肩頭，道：「季兄！還是那句老話，多多保重！」

范長青上了車，車子開走了，季鵬飛却站在街邊陰影處，一動也沒有動。

他冷冷尋思：對方的實力的確非常雄厚，連位居要津的軍警執法處處長和憲兵司令都要賣賬。如果要置他於死地，該是輕而易舉，爲什麼不呢？

他突然想通了，對方要他活着爲他們幹事。

他召來了一輛洋車，吩咐車伕拉到天橋。

來到天橋，他毫不費事地在一間茶館裏找到了向三。

噹地一响，一塊亮晃晃的大洋落在向三的面前。

「這……是怎麼回事？」向三有些發愣。

季鵬飛冷冷道：「帶我去見你們張老大。」

他的語氣，神情都教人發顫，向三再也不敢嬉皮笑臉，連忙說道：「張老大在石頭胡同，柳春園打茶圍，您自已去找他吧！」

季鵬飛二話不說，扭頭就走，乘上洋車，又來到柳春園。

簾子一掀，季鵬飛一亮相，張鐵手就看出他的神色不對。心中嘀咕，嘴裏却笑呵呵地道：「季哥！你來逛窰子可眞稀罕，快來坐！」

季鵬飛沒有答理他，却沖着相陪的女人說道：「吩咐櫃上算賬。」

那女的笑道：「不用結，張爺的賬月尾一齊算。」

季鵬飛繃着臉道：「教算賬就算賬，今晚歸我請客。」

那女的笑容凍住了，回頭呆望着張鐵手。

張鐵手站了起來，臉色也不好看，語氣却很溫和：「季哥！是怎麼回事？」

「有點事要麻煩你走一趟，總不能老你化錢沒有找到樂子。」

張鐵手道：「這是什麼話？眞有事，咱們就走。」

季鵬飛仍是向那女的一擺手，道：「算賬。」

那女的見平日專門要狠的張鐵手都軟塌塌的，那敢怠慢，連忙吩咐下去。

很快地，賬單就送上來了——大洋八塊七毛。

嘩啦一聲，季鵬飛丟了十塊大洋在桌上。

張鐵手心中惱火異常，却忍着了，故作輕鬆地笑道：「季哥既然一定要請客，我可就謝啦！」

季鵬飛冷冷道：「不用謝，勞您駕帶我去見葛俊就行了。」

「季哥莫說笑，」張鐵手一本正經地道：「我怎知葛俊住在那兒？」

「勞您駕找一找。」

「好！您先請回，一有消息我就來走告。」

「不行。」

「季哥！您……」

「我立刻就要見他。」

張鐵手的臉色沉了下來，冷冷道：「季哥！咱們都是在道上混混的，誰也沒有吃誰的，何必如此逼人？」

季鵬飛冷笑道：「吃人嘴軟，拿人手短，您今晚的盤子錢是我會的賬，少不得要勞您駕跑跑腿。」

張鐵手濃眉一挑，沉聲道：「什麼？就這十塊洋錢要姓張的跑腿？」

「你跟姓葛的跑腿，得了多少？」

「鐵胆豹子！姓張的在京裏混了不是一天，不要狗眼看人低。」

「我可沒有工夫和您窮磨，請吧！」

張鐵手探臂如電，五根指頭就像五支鐵鈎一般，向季鵬飛的肩胛骨抓去。

嚇得陪侍的妓女發出一聲悽厲的尖叫，身子一軟，躺到桌子底下去了。

可沒有嚇着季鵬飛，他身子一閃，躲過張鐵手那凌厲的一抓，手上突起兩道晶光，嗞地一聲，張鐵手衣裳胸襟處被那對犀利的短劍劃了一個×型的裂口，使張鐵手驚出了一身冷汗。

季鵬飛雙劍交义護在胸前，冷冷道：「劍不長眼，多多得罪。」

張鐵手只是微微一楞，隨卽探手入懷，抓出了一隻自來得手槍。

季鵬飛飛快一劍，穿過了張鐵手的衣袖，將他的右手硬釘在桌子上，另一把短劍橫着一挑，噗地一聲，手槍落到鋪陳錦綉的臥榻上去了。

「哼！」季鵬飛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憑一雙鐵手在江湖上混混的，如今也玩起洋槍來了，我不比『閃電子』，不敢誇說劍比槍子兒快，不過面對面你還是休想搶上風。」

張鐵手面如死灰，但他却逞強地道：「鐵胆豹子！你殺了我吧。」

「那倒不必，只要勞你的駕帶我去見葛俊。」

「他住在北京飯店三百一十二號房，你自己去。」

「不行，一定要勞駕帶路。」

張鐵手嘆了口氣道：「鐵胆豹子，你眞要我丟盡面子從此無法在京裏混麼？」

「我沒那個意思，這裏的事，你那相好的不敢說。一路上，只要你肯領路，我不會教你出醜露乖。」

「你何必一定要我陪着你去？」

「葛俊能要你作見証，難道我姓季的不够格？」

張鐵手苦着臉道：「這樣一來，葛俊再也看不起我了。」

「我鐵胆豹子看得起你。」季鵬飛颼地一聲拔起揷在桌子上的短劍。

「我栽啦！」張鐵手痛苦地搖着頭，却又自慰地說道：「不過栽在你鐵胆豹子手裏還不算丟人。」

× × ×

季鵬飛露面時，葛俊似乎一點也未感到意外，面上佈滿了笑容，當張鐵手相繼露面時，他的笑容立刻在臉上凍住了，顯然大感訝異。

「葛兄！」季鵬飛含笑道：「望您不要責怪張鐵手，在兄弟我兩把短劍的逼迫之下，他沒有別路可走。」

張鐵手自我解嘲地道：「在關內，本來就是你鐵胆豹子的天下，我姓張的算老幾？你就是宣揚出去也沒有什麼丟人。」

「彼此見見也好，」葛俊打了圓場。「都請坐！」

「你們聊，」張鐵手回身欲去。「我得走！」

「張兄！」葛俊一把拉住他，笑道：「你又不是外人，來，坐，坐！」

張鐵手神氣活現地坐了下來，面上的愁容一掃而空。葛俊對他如此禮遇，似乎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季兄！」葛俊開門見山地道：「昨晚我曾說過，老太太三天之內將受到禮遇，一半時間已經過去了。」

季鵬飛冷冷道：「我不想聽這套威脅話，葛兄刼走家母，究竟目的何在？」

葛俊反問道：「季兄是爲此而來？」

「不錯。」

「想必要聽直言了？」

「不錯。」

「關外有位朋友想會會你。」

「哦？是那位高手？」

葛俊搖搖頭，道：「這會兒還不能揭底牌。」

季鵬飛冷笑道：「刼走高堂老母，其用意就是要誆我出關。」

葛俊含笑道：「因爲你是一位請不到的貴客。」

「好！」季鵬飛已經下了決心。「我跟你去，有句話可要先說淸楚，若想教我作走狗，當奴才，那是作夢。」

「哈哈！」萬俊笑了一聲。「憑你在江湖的名頭，誰敢教你當奴才？」

季鵬飛站起來，冷冷道：「咱們這就走，還來得及趕上開往奉天那班夜車。」

葛俊回頭向張鐵手說道：「張兄一塊兒去。」

「我也去？」張鐵手似乎大感驚喜。

葛俊笑道：「姓葛的說了算，有功名富貴自然不能忘了你。不過你得在開車之前替我找一個人，還有一個鐘頭，不知道是否來得及？」

「找誰？」

「就是今天早上你帶來的那妞兒。」

張鐵手連連點頭，道：「一定來得及！一定來得及，咱們在鐵路總站碰頭。」

說完話，拔脚就跑，似乎唯恐失掉這個機會。

季鵬飛萬分不情願紀小紅跟隨前往，但又不便阻止，而且她此番前去，固然有害，說不定也有利。因此，他並未表露聲色。萬俊却問道：「季兄，你可認識紀玉龍？」

季鵬飛冷冷道：「聽說過，一個日本鬼子的奴才。」

這話故然駡了紀玉龍，却也駡了葛俊，然而他的面上却絲毫沒有不愉不色，輕笑道：「我要帶紀玉龍的女兒出關，想不到這次到京裏來還交了桃花運。」

季鵬飛沒有作聲，面上也沒有異常的表情，葛俊放心了，本來他就可以放心的，若是紀小紅和季鵬飛有連絡，他又何必用劍逼着張鐵手帶他到這兒來？

× × ×

夜車於晚間十點正準時在鐵路總站啓行，張鐵手果然趕上了這班車，而且還帶來了紀小紅。

當二人四目交投的那一瞬間，季鵬飛內心感到一陣悸動，腦海中也泛起一頭餓狼噬啃一隻白兔的殘酷景象，紀小紅却像完全陌生似地別轉了頭。葛俊靜靜地在一旁觀察，似乎未看出什麼破綻。

頭等車廂中又隔成四個廂房，每一間廂房中有兩張臥鋪，紀小紅獨佔一間，張鐵手獨佔一間，葛俊和季鵬飛共進了一間

廂房。看起來似乎要監視他，然而却使季鵬飛非常安心，至少他不必担心葛俊會去騷擾紀小紅。

火車出城以後，速度漸快，季鵬飛搭訕道：「我這一輩子還沒有乘過火車，今天倒開了洋葷。」

葛俊笑道：「只要季兄一點頭，今後就不愁錦衣玉食，想要結交季兄的那位朋友有財有勢，咱們這節車廂包下了，大洋三百五，都是那位朋友化的錢。京裏有錢的人很多，想包一節頭等車廂只怕還辦不到哩！」

季鵬飛心頭雪亮，對方所說的人必定是日本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不過他却不願在這個時候戳穿，淡淡一笑道：「葛兄想必也聽說了，我幹的是無本生意，這兩年來少說也到手了十幾萬大洋，我只要一偏心，想要錦衣玉食可說輕而易舉。人吶！粗衣淡飯不打緊，心能安，睡覺不作惡夢才是正格的。」

「哈哈！」葛俊面上訕訕然，不得不乾笑一聲用以掩飾。「這正是那位朋友要折節下交的原因。季兄！識時務者爲俊傑，行俠仗義，盜富濟貧的時代已經過去啦！洋槍一動，百步之外取人性命，咱們還在誇自己的飛刀，短劍，遲早有一天會吃上一粒洋花生米。」

眞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季鵬飛乾脆和衣倒上了臥鋪，閉上了眼睛。

葛俊似乎不是一個嘵舌之人，也到別一張臥鋪上躺下，閉目假寢。

也不知睡了多久，季鵬飛被葛俊搖醒了，車還在疾駛，車窗外一片漆黑。

「剛剛過了古北口，這會兒車已出關啦！」葛俊面上的笑意很濃，言下之意，似乎在炫耀已然進入了他的地盤之內。

季鵬飛懶得去看他那種傲然的神情，，又閉上了眼睛，喃喃地道：「下半夜了吧？」

「嗯！」葛俊掏出了金鍊懷錶。「兩點半啦！季兄餓了麼？」

「不餓。」季鵬飛性子直，這會兒却說了假話。

「季兄！」葛俊的語氣很是親熱，「咱們既然上了道，就不必蹩蹩扭扭的，起來！咱們去吃點，喝點。」

季鵬飛迫不得已地坐了起來，訝異地問道：「莫非火車上還開得有館子？」

「跟我來！」葛俊面上透露出神秘之色。

這四間廂房是一順便的，外面是一條窄窄的走道。季鵬飛記得很淸楚，張鐵手住在最後一間，過來是紀小紅。然後是他們，頭一間是空着的，然而葛俊却帶着他來到那一間廂房的門口。

葛俊舉手敲敲門，那間空着的廂房竟然打開了。

裏面根本不是空的，不但有人，而且還是一男三女，燈光明亮，一桌酒菜，菜還冒着熱氣，酒瓶上貼着的標幟全是日本字。

季鵬飛像是墜入了迷宮，但他心裏却一點也不迷糊。只見那個男的約莫四十來歲，穿着大翻領的西裝，嘴上蓄着仁丹鬍子，那三個女的都生得千嬌百媚，穿着東洋和服，含笑迎人。

果然是東洋鬼子！季鵬飛心裏在喊，面上的神情却十分鎭定。

葛俊擺手介紹：「這位是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的菊池中佐……」

菊池中佐很客氣地站了起來，一口道地的東北話：「請坐！請坐！我在中國住了三十多年，最是仰慕江湖上的好漢，對於鐵胆豹子的大名，眞是聽聞許久，今日幸會。」

忍！一想到這個字，季鵬飛的臉上竟然露出了笑容，抱拳一拱，算是答禮，然後坐了下去。

三個日本娘們也一個伴着一個地坐了下來，執壺斟酒，伴着葛俊的那一個和他似乎很熟，二人低聲以日語交談，並不時打情罵俏。由此可見葛俊在日本人面前已是一個大紅人。

主人敬了酒，季鵬飛也執杯回敬，酒過三巡，席間笑聲倏地一歛，氣氛好像凝重起來。

但是菊池中佐面上的笑容却沒有消失，語氣也是温和有禮：「季兄心中必然關心着令堂……」

「不錯！」季鵬飛很快接上了腔，「我正是爲了家母才答應出關。」

「唉！」菊池中佐惋惜似地嘆了一口氣。「以你鐵胆豹子的威名，令堂竟然過那種貧苦的生活，實在太委屈了。令堂如今在南滿鐵路醫院，經檢查後，發現她患了好幾種病。放心，有好幾位高明的大夫在爲她治療，還有特別護士日夜照料。對了！我還要告訴你一個喜訊，據一位眼科大夫說，令堂的眼睛，很有復明的希望。總之，我們會盡全心全力，使令堂健康長壽。」

季鵬飛明知道對方是在施展甜言蜜語的狡計，不過內中也有部份實情；他那瞎眼老娘的確是體弱多病，他也想使他那瞎眼老娘生活得好一點，可是……

菊池中佐又道：「季兄！我是帝國軍人，說話喜歡直爽，本機關想借重你的大力，在北京爲本機關作一點事情。放心，本機關絕不會虧待你。」

季鵬飛愼重地答道：「我是斗大的字識不了一石，只怕能力薄弱……」

「不必客氣，」菊池中佐抬手向葛俊一指：「閃電子也是江湖上混混的，他在關外爲本機關作事，作得有聲有色，你有什麼不行？只要你點頭，包管你日後會成爲北京城裏的大闊佬。」

季鵬飛笑着，搖搖頭，道：「不敢夢想。」

「本機關要在北京開一家商行，」菊池中佐提出了主題，「那間商行由你負責。葛俊將貨色由關外押運到京裏，由你接收，然後分銷出去，照成抽利，我保證你每月進賬在一萬塊大洋之上。」

季鵬飛明知故問：「什麼貨色有那麼大的利潤？」

「紅丸。」

「紅丸？」季鵬飛故露驚色。「那是害人的呀！」

菊池中佐嘿嘿笑道：「原來你也聽信了那些胡說白道，你們中國人總以爲我們大日本帝國老要害你們，其實，我們是帮助你們中國。你想想看，中國地方如此大

，資源又非常豐富，人口又很多。爲什麼强盛不起來？只因爲你們中國人身體不好。紅丸是一種萬靈藥，能治百病，吃下去精神百倍，有了精神才能幹活兒，人人能幹活，國家才會强，懂嗎？」

季鵬飛簡直想大笑，他肚子裏墨水顯然喝得不多，却也知道吸食毒品一但上了癮頭就成了一個廢物，這個東洋鬼子竟然顚倒是非黑白，拿他當無知幼童。

但他却沒有笑，這不是該笑的時候。微一沉吟，又故作不解地問道：「紅丸是不是白麵作的？」

菊池中佐點點頭，道：「有一點。嗎啡是種很奇怪的東西，只要用得恰當，就有益無害。」

「那麼，京裏爲什麼要抓販賣鴉片，嗎啡的人呢？」

「那都是北洋軍閥的壞心眼，」菊池中佐眞是善於狡辯：「老百姓一但有了精神，就會結合起來反抗他們的剝削統治。那些軍國頭子那一個不會吸鴉片？北京城裏少說也有十萬支烟槍在同時冒烟。」

這個東洋特務說的是實情，竟然使得季鵬飛一時爲之語塞。

菊池中佐以爲他已中計，於是又道：「軍警方面的大頭子，本機關已經通好了關節，商會方面本機關也連絡好了。你只負責接貨，放心，一點痲煩也沒有。」

「既然各方面都已連絡好，」季鵬飛乘機推辭。「這件差事任何人都能幹，又何必一定要我？」

「季兄！」葛俊插上了嘴，「這其中有一層緣故，買賣利潤不錯，打歪主意的人也就多。尤其是江湖上的黑道朋友最難應付。關外有我『閃電手』，誰也不敢妄動，關內可就要靠你啦！」

季鵬飛白了他一眼，冷冷道：「葛兄太抬舉我了，只怕將來會誤了大事。」

菊池中佐神色微微一沉，語氣凝重地說道：「本機關對於遴選京裏的負責人，也曾下過一番工夫，非你莫辦。江湖人要有豪氣，答不答應，乾脆一句話。」

「中佐！」季鵬飛心中怒火不敢形之於色，巧施緩兵之計說：「這事，我目前還不能答覆，要等到見了我娘之後才能決定。」

「季兄！」稱呼依然很客氣，然而菊池中佐的臉色却更加陰沉了，「你非得立刻決定不可，因爲天亮前車到承德你就要下車，然後搭乘七點經過承德的班車回北京。」

季鵬飛心頭不禁大怔，回顧葛俊，訝異地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葛俊笑道：「實不相瞞，只因菊池中佐不便去京，所以才約季兄到車上來一談，中佐一行是在古北口上車來的。」

圈套！一切都是圈套。若不是顧念瞎眼老娘，季鵬飛腰間劍就要出鞘。

他咬咬牙，忍住氣，說道：「中佐！蒙你看得起，我若不答應，你會說我不識抬舉。不過，不見我娘，我不可能安心工作，我一定……」

菊池中佐截口道：「你一定要立刻回到北京去，貨色在三、兩天之內就會到，你要預先安排一下，還有一些新朋友，你也需要認識。至於令堂，請你放心，我們會盡力照顧她。」

話已經非常露骨，對方就是要以他的母親作爲人質，來使他低頭就範。

季鵬飛的惱怒，已然形之於色，冷聲說道：「原來你們要以我那瞎眼老娘爲要挾？」

「季兄！」菊池中佐陰森森地笑道：「如此說未免太嚴重了一點，不過本機關稍作防範也是應該的，因爲交付給你的責任太重大了。」

季鵬飛沉聲道：「既然疑我又何必用我？」

「我們是信賴季兄之力，雙方建立信心還需要一段日子。這段時間正好用來爲令堂治病，豈不是一舉兩得？」

「我不見我娘，怎知她活得很好？也許……」

「嘿嘿！」菊池中佐乾笑了一聲，「這點我們早想到了，所以帶來了令堂的親信。」

季鵬飛冷笑道：「我娘瞎了眼還能寫信？」

「這點連本人也大感驚奇，她不但能寫，而且字還寫得很好。想必也是書香門第，你要是看看令堂的信，就會放心了。」菊池中佐說完後，果然從西服口袋中掏出一封信來。

信封上寫着「豹兒親收」四個字，字很大，有些歪斜，確是他娘的筆跡。他娘雙目失明，不過五年多點，季鵬飛從小跟他娘唸些三字經、百家姓，增廣韻文之類，也曾跟他娘習過字，字跡自然絕不會認錯。

他急急啓封，抽出信箋，只見上面寫道：

「豹兒：娘很好，勿念，更不要將娘放在心上。你要聽話，要有出息，幹一番出人頭地的事，千萬！千萬！別忘記你爹臨終的囑咐。娘在這兒有吃、有喝，還有人服侍，用不着想我。　　娘　手書」

最後那個「娘」字筆跡潦草，她作書時必然心情十分紊亂。

菊池中佐笑道：「季兄！令堂教你聽話，教你幹一番出人頭地的事，你可不能辜負她的期望，眼前正是一個可以飛黃騰達的機會。」

季鵬飛心中猶如鋼刀扎，他那瞎眼老娘一生嫉惡如仇，性子比火還要烈，信上一些冠冕堂皇的話只是寫給日本人看的，以便這封信能够順利地到達他的手裏，重點放在那句「別忘記你爹臨終的囑咐」話的上面。

菊池中佐接着又說道：「據令堂說，令尊過世的時候，曾千叮萬囑，要你揚名顯姓、賺大錢，好生奉養令堂，你可要作到啊！」

季鵬飛低着頭，咬緊了牙，他爹臨終時只告訴了他兩句話——身在江湖，心存魏闕。

這兩句話，他娘不知解說了多少遍；要他抱着俠義心腸，以救天下蒼生爲已任，正爲了這兩句話，他才偷富濟貧；正爲了這兩句話，他一旦在艷秋那兒得知日本特務與商會會長頻頻勾結時，他才下定决心要查個水落石出，不讓那些敗德無恥的

混賬東西勾結東洋鬼子倒過頭來坑害中國老百姓。

如今，他怎會答應東洋鬼子去協助販賣紅丸？

為了瞎眼老娘，季鵬飛忍了兩天兩夜，如今再也不能忍了，他那姓烈如火的瞎眼老娘必然已橫了心，說不定這個時候她已經和陰間的爹會面。

季鵬飛泫然欲淚，但他噙住；怒火早騰，他也尅制住。他緩緩地將信箋放進封套，藏在貼身處。從此這封信就代表了他的瞎眼老娘；當他思念娘時，只有掏出這封信來聊解渴慕之殷。

動作如閃電，他猛地起立，一脚踢翻了桌子，同時一雙短劍閃電般出鞘，一劍刺向身畔的葛俊，另一劍刺向對面的菊池中佐。

這猶如一响晴天霹靂，來得出人意料之外。

菊池中佐距離得遠，又在對面，身子向後一倒，使季鵬飛一刺成空。葛俊就在他的身側，而且廂房太小，無從閃躱，而他却以身畔的東洋女人作了肉屏風，用手一扳那個女人，只聽一聲慘嚎，那倒楣的女人立刻作了替死寃鬼。

有此一擋，葛俊已然飛身縱起，亮光閃出，向後甩出兩把飛刀，速度正如其名，眞是快如閃電驚鴻。

季鵬飛左手短劍舞起一團光圈，只聽鏘鏘兩响，兩把飛刀一齊落下了地，關外風雲際會的「閃電子」這回算是遇上了勁敵。

菊池中佐也拔出了藏在座椅上的東洋刀，雙手握柄，高擧過頭，沉叱道：「鐵胆豹子！你難道不顧你那瞎眼老娘的性命了。」

季鵬飛冷笑道：「如果顧老娘，勢必坑害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稍有血性的人都不會作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菊池中佐想不到這位江湖漢子竟會如此明事理，有骨氣，緩和了語氣說道：「鐵胆豹子！聽說你雙劍上的功夫不弱，不過你要小心點，我有劍道三段的資格，『閃電子』的飛刀更是厲害，你若是對付我，他的飛刀就會扎進你的背心窩；你若是先對付他，我也會一刀將你劈成兩半，最好不要妄動。」

季鵬飛沉聲道：「我娘是葛俊刧走的，這筆賬要算到他的頭上，家有內賊，才引外盜；有了這種出賣國家民族的中國人才引來你們大兵壓境，進行毒化蠶蝕，所以我要先殺他。中佐！我並不想過份與你為難，如果你不怕死，不妨試試。」

葛俊一隻手拿着一把飛刀，如毒蛇般的眼睛盯在季鵬飛的臉上，冷冷道：「過來吧！你說得不錯，一山難容二虎，咱們正好鬥一鬥。」

季鵬飛那裏會將他看在眼裏，一方面警戒着菊池中佐，一方面緩緩向葛俊逼進。但他却沒有注意到，菊池中佐的左脚在地板上一個電鈕上踩了一下。

這時，季鵬飛正好以背對門，房門突地打開，衝進來三個彪形大漢，一個以鐵也似的手臂勾住了他的頸子，另外兩個則分別扨住了他的胳臂，他雖然迅速反劍回刺，殺得左右這兩個大漢的胳臂都帶了傷，但他還是被六條胳臂制住了。

葛俊陰笑着走過來，一刀挑開他的衣服，另外一把刀從他胸脯上斜斜劃過，留下一道深約一分的口子，鮮血涔涔地迸流而出。

「鐵胆豹子！」葛俊又在他胸脯上劃了一刀，使兩道刀口呈交叉形。說話的聲音令人發森：「開膛破肚，如今可得由着我了。」

季鵬飛一顆心早就放橫了，情勢如此，他自知凶多吉少，於是狠狠地說道：「姓葛的！一刀穿過我的心，那就算你狠，這小口子就是劃上千百條，我鐵胆豹子也不在乎。」

「好！」葛俊咬着牙，面上神情猙獰可怖。「我就在你身上劃一千條刀口，看你在乎不在乎。」

「葛俊！」菊池中佐叱阻了他。「慢一點！我還要問他幾句話，先看看美子傷得怎麼樣，然後將他綁起來。」

美子想必就是那個作替死鬼的東洋女人，一劍穿心，自然活不成。葛俊蹲下去檢視一番，目光更加惡毒，從身上抽出一根皮繩，將季鵬飛雙手綑在背後，打的全是死結，縛得又緊，只要兩個小時不鬆開，他這兩隻手非報廢不可，可見葛俊已然對他恨之入骨了。

勾着季鵬飛頸子的那個彪形大漢鬆開胳臂，全力往前一推，季鵬飛雖然脚下連打踉蹌，却還沒有躺到地上去。

菊池中佐厲聲道：「鐵胆豹子！放清楚一點！你和你那瞎眼老娘的性命都操在我的手裏。」

季鵬飛咬着牙，一句話也不說。

「老實說，」菊池中佐揚起了東洋刀，以刀尖托着他的下巴。「本機關每次派人到京裏和商會會長洽談的時候，你都千方百計地想打探談話的內容，而且這次還殺了本機關的坂本少佐和田村少尉，你到底受了誰的指使？還有，那個彈琵琶的女子如今藏身何處？」

季鵬飛不禁暗暗着急，對方對他的行動瞭若指掌，只怕艷秋要受到連累。

「說！」菊池中佐手中的東洋刀用力往前一抵，季鵬飛的頷下，立刻流出了鮮血。

「沒有什麼可說的。」季鵬飛表現得非常强硬。

菊池中佐冷笑道：「你們中國人有句俗話——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我讓你見一個人。」

他一擺頭，立刻有兩個大漢過去挾住他，將他拖了出來。

葛俊領頭帶路，來到最後那間廂房，他擧起手來在門上敲了兩下，房門立刻打開，露出張鐵手那張佈滿諂媚容的憎惡面孔。

季鵬飛被推到那間廂房的門口，他看到艷秋；她的兩手被反縛在背後，脚上也縛着繩子，面向外躺在臥鋪上。她的頭髮披散着，面上瘀青處處，嘴角處有凝結的血痂。長旗袍的下擺翻了起來，裸露的腿上有無數條被皮鞭抽笞的血印，旗袍前襟被撕裂，露出了大半個胸脯，她不但慘遭苦刑，還受到了侮辱。

她兩眼有些呆滯地凝望着季鵬飛，嘴

唇在翕動，似乎想喊叫，又似乎被一種莫名的恐懼控制而沒有出聲。

菊池中佐冷笑道：「鐵胆豹子！認識這個人嗎？」

「不認識。」他的聲音很大，似乎想提醒艷秋。

「哼！」菊池中佐噴出一股森森冷氣。「別裝蒜了！有人在北海五龍亭看見你們密談，才讓我們發覺蒔花館裏有奸細，這娘們只不過是一個妓女，何必連累她受苦？她是貪你的錢？還是貪你在江湖上的名氣？」

「大人！」艷秋嚎叫起來：「我不認識這個人，你們放走他，不干他的事。」

季鵬飛突然明白了，他和艷秋在五龍亭會面，只有向三看見，這毫無疑問是張鐵手討好賣乖獻的計策。心中萌恨，足下飛起，一脚踢中了張鐵手的小腹。

張鐵手悶哼一聲，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雖然目中透出報復的神色，却無法站起來施展手脚。

「哼！打探機關的密，殺害本機關的大員，這分明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誰要跟大日本帝國作對，誰就是自取滅亡。」菊池中佐踱到季鵬飛的面前，一個字一個字說道：「念你是一條好漢，限你在車到承德之前，說出誰是幕後主使人？還有多少餘黨？他們藏身何處？我還可以給你開一條生路，不然，你，她，還有你瞎眼老娘，一起槍斃。」

話說完，一擺手，季鵬飛被推進房內，房門碰地一聲關上了。

「鵬飛哥——」火車正好鳴笛，使艷秋這一聲慘呼，益發教人聽了心胆俱裂。

但是季鵬飛是非常冷靜的，他站在廂房的中間一動也沒有動，向艷秋打了一連串的眼色，制止她說話，然後以他那銳利的目光將這間狹小的廂房打量了一遍，這才走到臥鋪前蹲下，以背對着她，低聲道：「快！用牙齒咬開我手上的繩結。」

「不行！」艷秋的話聲中充滿了頹喪與悲慟，「他們打我的嘴，牙齒好痛，不行！不行……」

「快！轉身面向牀裏，讓我先給妳解縛。」

艷秋費勁地轉動身子，背向牀外，季鵬飛低下頭，用牙齒去咬她手上繩索的結頭。無奈結頭太緊，他費了九牛二虎的勁兒也無法使結頭鬆動。

「艷秋！」他喘着氣，沉痛地說道：「我們完了，我死倒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

艷秋轉過身來凝望着他，她多麼想張開臂膀去擁抱他，在他懷裏痛痛快快地哭一場，把多少年來所受的委屈一古腦兒發洩乾淨。可是，就連這麼一點指望也達不到了。

季鵬飛不忍正視艷秋那張悽悽慘慘的面孔，這就是他兒時的玩伴小秋兒，他心中唯一繫念過的一個女人。

在忍受一段好長的羞辱日子之後，還落到如此淒涼的下場。

他想在有生之時一直看着她，却又不忍看，咬着牙齒，抬起了頭，目光移向車窗。

窗外一片漆黑，在窗外的土地上，有千千萬萬的中國百姓忍受着鐵蹄的蹂躪。淚水從季鵬飛的眼眶中溢出。

在淚眼糢糊中，他看到了一張怪異的面孔，那是一個倒掛着的人頭，長長的辮子在隨風飛舞，鼻子壓在玻璃窗上顯得扁平而醜陋，嘴在喊叫，但是季鵬飛却什麼也聽不見。

開始時，季鵬飛以為是自己的幻覺，他睜大了眼睛，終於看清楚了，那是梁詠珠。

她一定在車廂頂上，身子倒懸下來。從她的姿態看來，必定有另一個人在車頂上拉着她的脚，那個人當然是她的妹妹梁蕙珠。

梁家雙珠姊妹會在這輛開往奉天的列車上，委實出人意料之外。

季鵬飛不禁大感興奮，他和艷秋似乎有了一綫生機。

這時，廂房門却突然打開了。

季鵬飛本來是蹲着的，他飛快地彈跳而起，以身子擋住了窗口。

進來的人是葛俊，他用脚後跟踢上廂房門，掏出金鍊懷錶看了一看，語氣陰森地道：「死豹子！還有四十分鐘，車就要到達承德了，你的時間並不太多。」

季鵬飛冷冷道：「不勞提醒。」

「哼！」葛俊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我也在江湖上混過，知道你不會怕死，不過你得為艷秋姑娘想想，她是個窰姐兒，皮肉生涯就够慘啦！你還忍心要她陪着你吃洋花生米兒？」

季鵬飛心中一動，故意沉吟了一陣才問道：「我若說了實話，東洋鬼子如何處置她？」

「放！」葛俊簡短地說了一個字。

「誰信？」

「沒法子！」葛俊滿面孔冷笑。「你只得賭一賭，你和我『閃電子』作對，就是在賭命。」

季鵬飛語氣沉痛地道：「葛兄！你是中國人，是炎黃子孫，你得拿點良心出來，我不是跟你作對，而是和東洋鬼子作對，你……」

「別往下說了，」葛俊神情冷峻地一擺手。「我『閃電子』的良心早已挖出來餵了狗。如今是只認大洋不認人，腰間有洋錢，才是大爺。」

「好！好！你既然是提着酒壺上妞兒的身——唱（豁）着幹，我也不用勸你。在關外，『閃電子』總算是個响亮的字號，冲着你『閃電子』的字號，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說！」

「東洋鬼子問什麼，我答什麼，不過事後得放走這位姑娘。」

「行！」葛俊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那麼先說出誰是幕後主使人？是熊坤？還是……？」

「葛兄！我這會兒心頭很亂，你得讓我仔細想了。」

葛俊冷酷的目光先向廂房四處打量了一陣，然後問道：「要想多久？」

「半個鐘頭。」

「好！鐵胆豹子！」葛俊竟然又改了稱呼。「冲着你的字號，希望不要食言背信。」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玉琳騙信魔頭，在生死一髮間保住性命，並獲信任。霍天華偕二大漢反撲黑松林，詎甫進帳篷，霍天華便陷身佈滿倒鈎的土坑中，二大漢也一死一逃。過老實躍近坑緣，正欲一掌擊下，毛心如與木騰海、石鐵川突到來，木、石二老與過老實及落拓生相拚，毛心如躍下土坑救出霍天華，此際石鐵川已爲最後現身和氣老隋與過老實聯手擊斃，落拓生却用言語相激，使木騰海暫罷鬥，與落拓生相偕出林。毛心如爲和氣老隋和氣九式廢去武功，霍天華也遭過老實迫跌坑底，二老乃步出松林要找落拓生回來向霍迫問——

七毒匕

玉女驚魂男痴戀瘋

新穎奇情武俠長篇

孫玉鑫·著

董培新·圖



落拓生仍然立於林邊原處，楞怔着不言不動，對身後行近的和氣老隋與過老實，竟似無所覺，過老實看出不對，疾走三步道：「九哥，你在想什麼心事？」

落拓生仍未挪動及答話，連和氣老隋都嚇得變了臉色，認定落拓生已遭突來暗算，不由急聲喚道：「九弟，老九……」

落拓生接了口，毫無氣力的問道：「三哥，事情了啦？」

這句話使和氣老隋與過老實放落懸心，過老實答道：「了啦，霍賊和毛心如都在土坑裏，等九哥去問話了。」

豈料落拓生頭一搖，苦笑一聲道：「當眞？」

過老實簡述事態發展經過，落拓生接話道：「這樣說來他們倆個是在土坑裏了，只是現在去問他們話，太遲了！」

過老實道：「不遲，他們跑不了。」

落拓生頭又一搖道：「我們去收拾葉姑娘留下來的東西吧，毛心如和霍天華已經死了！」

過老實一楞，繼之疾射入林飛縱向土坑所在，果然不出落拓生預料，土坑中的毛、霍二人業已雙雙死去！

毛心如胸口已被重掌壓扁，胸骨穿透肌膚衣衫，露在外面，雙目圓睜，大有死不甘心的樣子。

霍天華却是眉毛鼻子和嘴巴等五官，緊聚一處，胸腔洞裂，肝腸外流，看那種形態，是一副臨死畏懼的神色。

過老實傻了，直搖頭。

和氣老隋臉上永遠帶着的和氣與微笑，突然消失了，變爲十分嚴肅，寒着臉道：「九弟，我有話問你。」

落拓生道：「三哥問吧。」

和氣老隋道：「你知道這件事情對不對？」

落拓生頷首道：「可以說是知道。」

和氣老隋沉聲道：「是誰幹的？」

落拓生搖頭道：「他以巾幪面，不知模樣。」

和氣老隋皺眉道：「九弟既然見到過這個幪面人却怎允許他進入松林行兇？」

落拓生苦笑一聲道：「……請想，小弟若能阻止的話，焉能任他行兇？」

過老實人老實，有時悟性反而快，接話道：「九哥竟非其敵？」

落拓生吁嘆一聲道：「誰說不是，小弟功力竟會差他兩成，眞是又惱又怕！」

這句話，使和氣老隋驚心動魄，此人設若功力眞的高出落拓生兩成，普天之下將除快樂叟外，十老其餘九人皆非其敵，設此人正是主謀慘殺「龍氏」一家的元兇，復仇之事就難上加難了。

想及此，和氣老隋心情沉重，垂頭不語。

落拓生突然冷冷一笑道：「其實有這件突來的事情發生，也是很好。」

和氣老隋抬頭看了落拓生一眼，沒開口發問，老弟兄了，誰全知道誰的脾氣性格，遇上事，落拓生要不願意解說，任是那個問也沒有用。

不過今天突有例外，落拓生接着又道：「這個幪面人物，十有八九就是主謀元兇！」

過老實接話道：「這怕也沒有什麼用處，又不知道他的模樣……」

落拓生一笑道：「自百二十二年前，有人發現了神僧『寶掌』所留的『易容篇』後，面目模樣已不足憑信了！」

過老實道：「話雖不錯，但總比盲人騎瞎馬混摸一陣子強的多。」

落拓生沒有答話，自顧自的又道：「反之，一個人再如何作假，矯裝，其本身的聲音和諸多小的動作，有時却會於不知不覺間現露出來，以此採爲憑證，高明過『以貌取人』。」

沒開口的和氣老隋，突然道：「九弟定是已有發現，可願說出來聽聽？」

落拓生笑道：「不瞞三哥，小弟是有了些許發現，不過現在講並非其時，當小弟見過六姊後，定然有所解說，好嗎？」

有什麼不好，和氣老隋與過老實，只有笑笑作罷。

此時，小龍，妮子，小木頭及葉姑娘等一行人，已踏上直撲太湖的路，這是早已決定了的行程。

杜氏夫婦大難不死又能重逢，自然欣慰，但當憶及公孫老俠及掌門師兄被囚太湖時，諸師兄弟無不悲慨傷感，也結隊直上太湖，誓死要救出被囚之人。

落拓生諸老，松林事了並沒有遠去，自落拓生見到那幪面人後，和氣老隋已下了決定，設法通知了諸老，相集某處共商

此事。

妙！天意巧合，眞妙！十老相約集會地點，竟選中了位於京、津之間的「楊柳村」！

時間，是二十四個時辰之內，也就是說，最晚在後天的黃昏，十老凡能接獲通知的人，全要趕到集會之地。

事雖巧合，也係天意，旣係天意，自難盡合人心，沈玉琳時已趕赴「楊柳村」所屬的「松莊」，她一路往松莊走，恨不得能在沿途上和十老或小俠們相遇，好將消息送出，可惜天不作美，所望成空。

天亮了，沈玉琳相距「楊柳村」還有十里路，在道旁樹下歇足，其實她並不覺得勞累，而是作次停留，碰碰運氣見上十老或衆小俠，另外有個想法，是由於多年江湖經驗所積，認定那個幪面人物不會如此放心自己，必有暗中監視的人在，樹下歇足，正好冷眼注意，誰是那個追踪監視的人。

在她歇息近於半個時辰後，路上方見行旅，鄉村炊烟裊升，不能再停，重又踏上行程。

她本來可以在正午以前趕到「松莊」的，又故意在「楊柳村」鎭上停留下來，找個飯肆假作進食虛耗光陰。

「楊柳村」鎭很大，有三四千戶人家，酒樓也有十數座，但眞要講究起吃喝來，那差了京華十萬八千里，沈玉琳叫了碗最平的「大鹵麵」，麵碗往她面前一放，她傻了，大海碗，這碗麵足夠個大漢作頓午飯吃，她本就不餓，再一見這碗麵，心口頓時覺得漲飽，連一筷子都無法送下肚去。

她正感為難，面前人影一閃，迎面座上多了一位堂客，看年紀似乎才三十出頭，夠高也夠俊，這婦人的禮數，首先對沈玉琳點頭作笑，沈玉琳也以笑為應，接着這婦人招呼店家，指着沈玉琳面前的那一大碗麵，叫店家照樣兒做上一份。

店家應聲要走，沈玉琳心中一動道：「慢些店家，我要錯了吃食，這碗麵沒動過，不知可能轉賣給……」她指着面對面的婦人，有心拉長了「給」字。

婦人一笑接了話，道：「那敢情好，我就吃這碗。」

說吃眞吃，端將過去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吃的好有味道。

店家笑臉轉向沈玉琳道：「姑娘換點什麼吃？」

沈玉琳尷尬一笑，道：「可有粥，我想喝碗粥。」

店家道：「光喝粥那兒成，加兩個爽肉的燒餅吧。」

沈玉琳點着頭，店家自去，對面婦人適時開口道：「請問姑娘可是姓沈？」

沈玉琳聞言大驚，强壓不安道：「你要作甚麼？」

婦人一笑道：「妳要是姓沈，我就告訴妳，否則那是我認錯了！」

沈玉琳方寸亂跳不止，道：「我正姓沈。」

婦人肅色道：「沈姑娘去那裏？」

沈玉琳面現不悅道：「妳問的太多餘了！」

婦人一笑道：「是去『松莊』？」

沈玉琳恍然大悟，道：「妳可是從『松莊』來？」

婦人正要開口，店家送到燒餅和粥退下，婦人目光一掃粥和餅道：「祗怕沈姑娘也吃不下去！」

沈玉琳心頭一動，問道：「妳怎麼知道？」

婦人聲音一低道：「妳根本不餓，在虛耗時間！」

沈玉琳雖已疑心婦人是幪面人的手下，但又怕弄錯，索興來個不認人道：「餓不餓是我的事，歇歇腿總不犯王法？」

婦人說道：「我是怕別人不會這麼樣想！」

沈玉琳冷冷地說道：「我管別人怎麼想幹嘛？哼！」

婦人聲調更低了，道：「叫妳快去『松莊』，妳却別具心腸，天亮前的刹那，倚樹歇足甚久，現在竟又累了，說出來祗怕那個人不會相信！」

沈玉琳變了臉色，强自鎭靜道：「妳可管的眞多！」

婦人道：「誰願意管，祗是不得不管罷了。」

沈玉琳時已鐵定婦人為幪面人的手下了，故意道：「我就偏不聽妳管！」

婦人突然沉聲叱責道：「妳好大的胆子！」

沈玉琳沒理裝出有理的樣子，道：「胆子若小，敢走夜路嗎？」

婦人似乎有些喜怒無常，一笑道：「沿路緩行，時時回顧，得機就停留，足證有心虛耗工夫旨在等人，喂姑娘，妳在等誰呀！」

沈玉琳一咬牙道：「總不會是等妳！」話聲一頓，霍地起身，自語着：「算我倒楣，遇上了鬼！」

她要的燒餅醬肉動還沒動，立刻叫店家包好，算了賬，為試婦人究竟是否幪面人的羽黨，低沉的又道：「妳要眞喜歡管閒事，來，跟姑娘我走趟『松莊』！」

婦人一笑道：「沈姑娘可別誤會，是有人再三托我遇上機會帮妳個忙……」

「哼！」沈玉琳沒能把話聽全，一聲冷哼，轉身出了飯肆，加快步子往「松莊」而去。

適時耳邊傳來婦人未完的話聲——托我的人叫「妮子」。

沈玉琳才待止步，腦海中閃過一絲疑念，終於脚步不停漸漸遠下，她認定婦人是幪面人的親信，有心試探自己，焉能上當。

將近「松莊」，沈玉琳方始回顧，業已不見那婦人的影子，放落懸心，坦步進莊。

「松莊」鍾宅是座極够氣派的大宅院，沈玉琳佇立鍾宅門前，首先將四外地勢看清，又注意到是否有人追踪於後，她已經改穿了一身村婦衣衫，形態不惹別人注意，當看清一切後，方始登堦。

手剛伸出，碰及「青銅門環」，半扇大門業已「吱」地一聲自動滑開，嚇了她一跳。

她並沒有立刻進去，門旣然開了，在她認為總會有人出來，那知等了很久也不見人影，黛眉一挑，無奈何邁步而進。

詎料人剛踏進門來，半扇已開啓的大門又悄沒聲息的自動滑開，她此時始知大門啓閤是由機關消息操縱。

由這一件小事上面，使她加深了警愓和小心。

進門是一道箭廊，長約五七丈，頂端有座門戶，似是通往內宅，門戶緊閉，別無通路，沈玉琳仗大胆，坦步而前。

果如她所預料的，當人走近門戶尺餘時，門戶滑然自升，出現通道，她順道而行，門戶又自動封閤，她佇步注目，人已到了一座廣大的客廳中，遂揚聲問道：「有人在嗎？」

不知從何處傳來話聲，說道：「坐下來！」

她暗中一驚，目光掃處，祗見廳內右牆角落放置着一把椅子，除此之外，整個大廳空蕩蕩別無他物。

椅子僅僅一張，所謂「坐」自是指這唯有的椅子而言，明知不錯，故意詢問道：「是要我坐在這張椅子上？」

話罷，留心注意暗中人發話的地方，祗聽到廳內各角落似同時出聲道：「多問，椅子祗有一張，自然不錯！」

她祗有向前，心中討厭坐在牆角，想把椅子拖向前些，那知手才伸出，四壁話聲又起道：「動不得，除非妳想死！」

她慌忙縮手，心中却有了氣，道：「你是誰，出來答話！」

「我是本宅主人。」

「為何不現身待客？」

「老夫向不輕宜接見外客，更不願意和別人會面！」

「我奉令至此，你請出來一談。」

「妳若非見我不可，坐於椅上自會相見。」

沈玉琳奉令而來，自非見到鍾宅主人不可，聞言不再猶豫，坦然坐於椅上，那知人剛坐穩，突自椅子四面八方閤攏來了幾道鋼箍，將她緊緊的扣鎖椅上，動不能動。

她又急又驚，不由揚聲道：「你這算什麼意思？」

暗中人道：「什麼意思該是老夫問妳的話，妳何故前來，有何企圖？」

「我說過是奉令至此……」

「奉誰之令？」

「華老命我前來相候，他說……」

「胡說，老夫不認得什麼『花』老『草』老！」

「不是『花草』之花，是『年華』之華！」

「越發的胡說了，妳提起的這個人，老夫不識，為免皮肉受苦，最好還是實話實說！」

「你不姓鍾？」

「不錯，老夫姓鍾誰人不知！」

「你當眞不認識『華老』？」

「難道老夫還會騙妳？」

「這地方可是『松莊』？」

「丫頭妳想搗什麼鬼？哼！」

「我說的是實話，華老……」

「好，老夫姑且相信妳說的是實話，告訴老夫，那華老叫什麼名字？」

沈玉琳傻了，無言可答。

暗中人一聲獰笑道：「謊言不攻自破，妳還有什麼話說？」

沈玉琳無奈道：「華老實有其人，祗是我一個部屬，限於規禁不敢多問其他，你若不信，這事很容易辦……」

「哦，容易辦，妳說說是怎生個容易法？」

「好在我沒動過府上一草一木，你就當我是找人走錯了，我去莊口等華老，他來時我一定請他到此拜望……」

「丫頭一張利口，妳當老夫這鍾宅能任人去留？」

「依你又當如何？」

「妄窺老夫私秘，老夫自有對付妳的辦法！」

「慢來慢來，讓我想想是否另外還有證明我……」

「不必了，老夫會送妳去個地方，到那地方之後，不論妳有何來意都沒有關係了，哈哈……」

暗中人狂笑聲下，沈玉琳忽覺椅子已縮退牆中，眼前一黑，再亮時，已經到了另外一間小巧的石室內。

室內正迎面處，有張高背的太師椅，椅上坐着位胖大老人，禿頭雪面，臉上不見半絲血色，望之怕人！

沈玉琳再注目來路牆上，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這間石室之上，俱皆釘着一張張的人皮，這些人皮，不知是怎樣的巧匠以怎麼樣的方法剝製，連髮及足，完好無缺，偶而瞥及難禁毛骨悚然！

尤其是右面牆上所懸掛的人皮，鼓繃繃的，人皮內不知塡了些什麼，和一個活人吊在牆上一模一樣！

這幾張人皮，臉色也和活人一樣，又配上原有的頭髮鬍鬚，越現兇惡殘酷，沈玉琳芳魂，幾乎嚇的難以歸寂，耳邊適時傳來了胖老人的話聲，道：「妳叫什麼名字？」

沈玉琳嚇的有口難以出聲，胖老人已二次詢問道：「講，妳叫什麼名字？」

胖老人一面詢問，一面自椅旁小書桌上取了一個本子，一支筆，翻了兩頁，提筆靜待沈玉琳開口。

沈玉琳仍然沒有回答，老人不但沒有着惱，反而十分和氣的對沈玉琳一笑，解釋道：「姑娘，這是『人皮藏製石房』，凡是被送到石房來的人，已罪判必死，於是由老夫動手剝製成人皮，老夫曾發宏願，凡經老夫巧手剝製的人皮，必將這人生前輪廓出身年紀和姓名記載下來，如今老夫業已準備妥當，難道姑娘不願意留下眞名實姓？」

這番話，說的人毫無變化，冷靜到極點，聽的人却已亡魂喪胆，沈玉琳祗覺得從頭頂到脚心，冷汗直冒，答不出半個字來。

老者似乎業已見慣了這種樣子，竟無所睹，道：「先報姓氏，姓什麼？」

沈玉琳不知是神智被奪，抑或是漫然應之，竟然開口說道：「我姓沈，叫沈玉琳。」

「什麼出身？」

「太湖……」

「難怪有這般容貌，姑娘請準備好，當然動手時難免痛楚，不過要想剝製一張完整的人皮，祗有活生生的動手才行，我

先由妳頭頂上開始！」

說着，老者緩緩站起，抽開案頭抽屜，拿出一把撮子和一柄雪亮的薄片匕首，走近沈玉琳，笑嘻嘻地，看那個樣兒，他活剝人皮似是享受一種至高的快樂，匕首高舉，對準沈玉琳緩緩割下！

沈玉琳不管胆有多大，多沉的住氣，也不禁嚇得狂呼起來！

一聲駭極之下的尖銳長號，使老者停下手來，他搖了搖頭，淡淡地說道：「妳不乖，別叫，妳這樣喊叫，我怎麼能够動手呢？」

沈玉琳連半個字全沒聽進去，似乎已經嚇成了痴呆。

老者高興了，道：「對對，這才乖，妳應該知道，活剝人皮是種至高無上的絕藝，妳一叫，皮肉自緊，血脈激流，剝下來可就失去原形了！」

沈玉琳突然聽懂了老者的這番話，又高聲狂叫起來。

老者皺皺眉頭道：「妳眞怪，一點話都不聽，不要妳叫妳偏叫的兇，再叫我可不客氣了！」

沈玉琳又高聲喊叫，聲聲相接。

老者眼一瞪道：「告訴妳，老夫本來想剝下妳的皮後，按妳現在的模樣製成個美人，那將是老夫一生中剝製的最美的一張美人皮，妳既然不乖，叫個不停，我就把妳這張皮製成天下最醜的樣兒，其實最醜和最美，都是頂上的手法，無比的技藝，最最完美……」

老者自停留下了話鋒，連連喘息，似乎這番話很費力，這是個奇特的變化，沈玉琳無心中有了發現。

老者喘息刹那，才又接着說道：「妳可知道人世上最醜的是什麼臉？」

哈哈……

老者狂笑到幾乎窒息，笑聲因猛咳而停，咳嗽半晌，他又近乎自語的說道：「那就是一張『狗仗人勢』還『恬不知恥』，面對十目所指而作出來的『驕狂傲慢』神色的臉呀！」

「不！」沈玉琳厲聲說道：「那不頂醜！」

老者一楞道：「不頂醜？奇怪，頂醜的是什麼臉呢？」

沈玉琳大着胆子道：「頂醜的就是現在你自己的這張臉！」

老者一呆，摸着自己的臉自言自語道：「我這樣難看嗎？」

說着他立刻步回坐處，由案下取出一面銅鏡，顧盼己影不已，左瞧瞧，右看看，突然猛地把銅鏡抛在地上。

接着他虎地站起，大步彳亍不已，似乎根本已把沈玉琳忘記了，沈玉琳正好趁此時機平靜下來驚悚激動的心情。

老者彳亍突停，仰望石房石頂，自語道：「那不是我，絕不是我，那是個討厭的虛胖老頭兒，不是我，但是……但是我呢？我在那裏？」

他目光下移，又看到了被他摔於石地的銅鏡，銅鏡已被摔的凹凸不平，他重新拾起銅鏡自照，一照之下，竟驚呼出聲，狂喊道：「醜！眞醜！原來我是這樣的醜呀！」

說着說着，他竟然和個小孩子似的，撲坐於地上，號啕痛哭起來，哭聲悲淒而傷懷。

沈玉琳傻了，第一個意念就是認定老者是個瘋子，念頭一轉，自忖道：「是了，準是個瘋子無疑，要不好好的一個人誰能忍得下心來拿活剝人皮當作快樂！」

想及老者是個瘋子，沈玉琳心中如小鹿般狂跳起來，老者眞是一個瘋子的話，自己的下場豈不……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可是老者依然哭聲悲哀，就像沈玉琳是個死人一般，他毫無顧忌。

哭聲久久不停，沈玉琳忍耐不下去了，她有心試試老者究竟是否瘋子，於是揚聲道：「喂！老頭兒，有什麼好哭的！」

老者的哭聲，跟着沈玉琳的一聲沉喝劃然而止。

哭聲止的驟然，嚇了沈玉琳一跳，沒再開口。

老者仍是坐在地上，緩轉頭去，目光閃着駭人怪光，緊盯着沈玉琳道：「妳沒有走呀？」

沈玉琳暗道一聲「糟了」，老者果然是個瘋子！

她不敢答話，生怕惹惱了瘋老頭馬上對她暴施辣手，無奈之下，祇好將聲調盡量放的和緩，苦笑一聲道：「你看，我怎麼能走呢？」

老者並沒有接沈玉琳目光望處去看，祇眨眨眼道：「妳怎麼不能走呢？」

這話更是證明老者是個瘋子，沈玉琳越發不敢胡亂開口了。

老者却不算完，沉喝道：「妳敢不答話？」

沈玉琳不知開口抑或沉默才好，老者已接話道：「說話，我要妳說話！」

沈玉琳把心一橫道：「說什麼，你要我說什麼？」

老者道：「說妳爲什麼不能走！」

沈玉琳既已橫了心，不管後果如何揚聲道：「你是個瞎子，沒看見我被箍在椅子上不能動？」

老者這才瞽目那些鋼帶上，拍的一聲自己打了自己個大嘴巴，接着嘻嘻一笑道：「怪我，我忘了！」

說話時，老者走到沈玉琳的背後，手在椅子背上一摸，鋼帶頓即縮回隱於椅內，沈玉琳得了自由，暗自雀喜，打定逃走意念。

老者看到沈玉琳業已自由，拍手笑道：「好了好了，現在妳可以走啦。」

沈玉琳心裏眞是哭笑不得，來時是被稀里糊塗的送進石房，根本就不知門戶何在，又怎能走得出去。

老者話說完後，竟又回坐原先的地上，悲由衷生再次接着號啕大哭不止！

沈玉琳身上束縛已去，首先提緊眞力相試，發覺功力未失，稍放懸心，對這失心已瘋的無名老者，由衷的生出了憐憫之心。

老者哭個不停，沈玉琳黛眉一蹙道：「你怎麼就只會哭？」

老者聞言一楞，哭聲再次突然中止，接着霍地站起，手指沈玉琳道：「妳怎麼還不走，敢偷偷的聽我哭！」

沈玉琳嘴巴一嘟道：「你要我怎麼走法，門又在那裏？」

老者似受重擊般一呆，道：「我忘了，這裏沒有門。」

沈玉琳也傻了，沒有門戶怎能逃脫，老者在話聲乍止後，突有所憶，緊皺雙眉道：「妳別急，讓我想想，我好像曾經想起過一個離開此地的辦法，現在一時想不起它來了。」

他說到這裏，無意中又看到仍然抓在手中的銅鏡，話鋒立止，對鏡自照，沈玉琳心頭一寒，暗道：「看吧，他準又要哭了！」

果然，老者砰的一聲又將銅鏡扔在地上，撲向原處，第三次大聲悲哭起來。

沈玉琳皺皺眉頭，沒開口，悄沒聲的把銅鏡拾起，她此時已有十成把握證明老者已瘋，對付失心喪志已然瘋了的老年人，她毫無經驗，自甚焦急，不過她曾經聽得老一輩人說過，對瘋子要格外的溫柔和氣，但不能太過高興的大笑，也不能大聲的吆喝，最好當作對付歲半幼兒般哄勸並加威嚴。

她已經知道了老者痛哭的原因，那因爲自己說他太醜，說實話，老者並不醜，相反的在年輕及中年時，還十分英俊，祇因一句氣話，怎地痛哭個沒完，想及第一次老者照這銅鏡，並未痛哭，祇是氣哼，他把鏡子一扔，再次拾起重又照着時，方始大放悲聲，何也？

想到這一點，她將手中拾起的銅鏡微舉自照，幾乎噗哧一聲笑出來，恍悟老者痛哭緣故，原來銅鏡在老者第一次自照後，摔變形狀，有了凹凸，再次拾起自照，鏡中人立即變成魔鬼模樣，圓臉成了長、尖、扁，大眼變作牛睛樣，下巴長有三寸，天啊，人間那有此樣人，怎怪老者不號啕痛哭！

其實醜不足悲，史傳孔子七陋，但終爲「至聖先師」，況人之醜惡良善，乃繫於方寸，爲了貌醜而號啕的是愚蠢，但老者難以常理判斷，其人已近失心瘋狂，號啕痛哭實應憐憫，應寄同情，如今却有人因鼻樑稍低，不惜擰之、揑之、擂之、打之、墊之、削之等不一而足，說來誠然比這失心老者更加愚蠢和可憐。

沈玉琳既已想通了老者悲哭由來，首先自摸衣囊，放下心來，她囊中有塊上好的青銅磨製的小鏡，有此一物，她有十成把握能制止老者的痛哭，甚或再巧，解脫了老者的瘋症。

轉念及此，又想起老者未現瘋症前，曾說他有個可以脫身的方法，若能使老者心靜安寧，極有脫困的希望，她立刻決定一試，無法多顧後果。

她悄悄取出小鏡藏於左掌，將那面摔過的銅鏡暗藏右掌中，走到老者身旁，提着心胆，暴喝一聲「住口！」

老者一震，哭者頓止，瞪着眼抬着頭，怒視着沈玉琳，半晌，老者突然一躍而起，手指沈玉琳道：「滾，妳給我滾！」

沈玉琳一咬牙，不但不退，反而厲聲道：「住口，你給我坐下！」

老者一呆，眨眨眼，雙目中兇光稍斂，沈玉琳絕不怠慢，接着喝道：「坐下，我要你坐下來！」

老者突然獰笑連聲，道：「妳要我坐下，哼，我要你去死！」他雙掌一闔，餓虎撲羊般撲向沈玉琳。

沈玉琳說是不怕，實則胆寒，她沒有辦法事前一試所想的是否有效，如今更是不容變策，就在老者撲上的刹那，沈玉琳驀地一舉右掌，凹凸鏡正對着老者，老者自然而然的看到鏡中影子，哇的一聲雙手緊捂起老臉，像怕雷聲的小孩子一樣，哀告道：「放下它，我求妳放下它！」

沈玉琳不由大喜，聲調立轉緩和道：「你本來不是這樣醜的……」

老者突放悲聲，道：「不要說了，求妳不要再說了。」

沈玉琳話鋒一變道：「你仔細聽着，我能使你變的好看些……」

「好看些」三個字，竟如靈藥般有用，老者立刻把捂臉的雙手放落，道：「妳沒有騙我？」

沈玉琳正色道：「你乖乖的坐在椅子上，聽我說！」

老者木楞着，沒有動。

沈玉琳聲調更加溫和，道：「你要願意變的好看些，就聽我的話坐下。」

老者時已漸漸平靜下來，因此神智也恢復了不少，道：「妳眞能辦到？」

沈玉琳接話極快而果斷，道：「當然我能。」

老者一指她右手道：「那妳先把它放下！」

沈玉琳笑道：「你知道這是什麼？」

老者哼了一聲道：「是面鏡子。」

沈玉琳已知老者心情已漸寧靜，道：「對，是面鏡子，鏡子祇是一件死物，它沒有什麼醜或俊，而是眞誠的映現出照鏡人的本來面目。」

老者沉着道：「胡說！」

沈玉琳也沉聲道：「是事實！」

老者氣怒的喊道：「胡說胡說，明明胡說，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我是……」

他自動的停下話鋒，呆傻的仰望着房頂，「我是」後面究竟如何，成了謎。

沈玉琳却非打破這個謎不可，她看的出來，若不知老者身世，休想能進一步的使老者不發痴狂，也就休想老者記憶那逃生之路，於是，叮上一句道：「你是什麼？你說那個不知誰人不曉，偏偏我就不知道。」

老者輕蔑的一掃沈玉琳道：「你竟會不知道我是誰？哼！」

這句話，似一綫曙光，透入沈玉琳的腦海，立刻將聲調變爲溫和，道：「我雖然不知道你是誰，但却知道你本來十分好看。」

老者笑了，像個嬰兒般笑了，是那樣眞稚。

這是沈玉琳自見老者後第一次看到他笑，這笑容中沒有半點虛僞，沒有造作，是由衷的心安理得的欣歡笑容。

老者在微笑中，聲音竟也柔和了許多，道：「妳實在應該認識我的，對了，妳也很美，我相信妳一定聽說過武林中兩位最美最美的美女的姓名。」

沈玉琳心中在想着老者說的話，口中却答道：「我可算不得美，不過眞美的人我也見過，再說武林中眞的美女，似乎也不止兩位。」

老者竟正色搖頭道：「錯了，妳錯了

，武林中最美的美女，祇有兩位。」

沈玉琳突然想起了「妮子」，妮子眞叫生的美，美到使人無法形容，那些什麼杏眼、朱唇、貝齒、鳳目等的言語，用在妮子身上是種侮辱，添不得半分，減不得絲毫，仍嫌形容的不够切題，美，妮子美，祇能以一個讚嘆的美字來稱許，於是沈玉琳未加思索的就接話道：「你要眞的一點一滴都較量的話，那麼武林中的美女，最美的美女，又應該不是兩位而是一位了，我見過她！」

老者竟然臉上露出了驚而喜的神色，道：「好眼力，果然若是眞正點滴較量起來，應該說武林最美的美女祇有一位，妳說妳見過，這話我相信。」

沈玉琳一笑道：「可是那位最美的武林美女，和你並沒有關係呀！」

老者哈哈大笑道：「這妳就不知道了，不但和我有關係，關係還非常的近，這位武林中最美的美女，就是我的妻妹，那位稍遜一籌的，正是我的妻子！」

沈玉琳立刻明白，她和老者說的事不同，人也不同，念頭一轉，認爲若能引使老者說出其妻及妻妹的名姓，將會進而推斷出老者是誰，此舉有利無害，遂笑問道：「可不是我不信你的話，你講，那兩位美女叫什麼名字？」

老者手指沈玉琳笑道：「哪哪，妳還是有些不信才問，告訴妳，我說的都是實話，她們就是爲武林中人恭敬稱作『人寰雙鳳』的姊妹！」

沈玉琳不由驚呼出聲道：「是『晏』家姊妹呀？」

老者連連拍手道：「怎麼樣？怎麼樣，現在妳相信了吧？哈哈……」

相信，沈玉琳當然相信，也當然知道這兩位美女，但是沈玉琳的一顆心，都被「人寰雙鳳」四個字給緊緊的壓到深處，身上泛起了絲絲寒意。

「人寰雙鳳」的是武林中空前未有過的極美美人，其美、媚可說是世無敵匹，曾使武林爲她姊妹動蕩不安者有十幾年，但是……但是那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當年，雙鳳祇要現踪某處，某處就萬人空巷，殺刦繼之而興，據說美目盼兮足使武林變色，爲了一爭雙鳳青睞，武林中人不惜生死相搏，直到雙鳳有了歸宿，那種近乎莫名其妙的瘋刦始止，但骨子裏却又橫生另外一種殺意，這殺意歹毒險惡無與比倫。

計數不清的武林高手，找上了雙鳳的「所天」，他們個個不忿，人人不服，爲什麼這兩個人能得天獨厚獲得如此美眷，如此嬌娘。

妒、嫉、恨、怨，化作仇愾！

殺！殺！殺！

殺了十年，整整十年，死傷難以數計，萬幸死難傷亡的都不是雙鳳的夫君，因之又有了一種傳言，這傳言是有關「雙鳳」中「小鳳」夫婦的。

因爲「大鳳」所嫁的人，是武林無人不知的一流高手「玉劍客」南宮度，「小鳳」所天，却是位「百無一用」的書生。

書生終年一襲銀衫，不分季節春秋，從未變過，無人知道他姓氏名字，祇知俊秀超凡美比潘安。也佩着一柄寶劍，不過武林中人無不知曉，那柄劍是裝飾用的。

劍鑲九粒奇珠，色澤不已，第九顆竟是一粒金星，閃耀奇光，劍鞘爲千年蟒皮所製，以三道紫金箍兒緊束，繐垂墨綠，光澤奇特不知何物製成，乍看上去，這柄劍若非上古仙兵，斷然不配這些附件，可是從來沒人見到過這位俊書生將劍出鞘，不是裝飾好看才怪。

小鳳美過大鳳一籌，自然是非也就多過大鳳。

她這位百無一用的書生丈夫，所遭遇到的殺刦和侮蔑，多過「玉劍客」南宮度幾倍，據說，曾有一日連遭九次刺殺的險事！

奇怪的是，那些人却從來不找小鳳的麻煩，好像他們要殺小鳳的丈夫，和小鳳毫無關係似的，十年內，爲殺小鳳的丈夫而死於路旁、田邊、亘宅、旅店、叢林、舟車之上的武林高手，超過三百名以上，而小鳳和她的丈夫，依然無恙的泛舟五湖，遨遊名山。

謠傳來了，說小鳳早獲奇緣，一身功力業達超凡入聖的地步，所以能在十年內誅盡頑敵，保得丈夫無恙。

可是大鳳的丈夫「玉劍客」南宮度，就可憐了，南宮度雖有一身功力，奇異的劍術，怎奈窮於應敵，頭三年，僅被逼十易其居，但闖香客鼻子特別尖，不論遷居何處，頂多半月，準有人找上門來，使玉劍客殺不勝殺苦不堪言。

俗話說的好，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南宮度終於有一天碰上了高人，據說在一場血戰中，南宮度帶傷而逃，大鳳自此沒了消息，下落不明！

小鳳夫婦接獲惡耗，曾走遍天涯海角去找，惜皆無功，最後的可靠消息是，大鳳已被那位劍傷南宮度的武林高手擒去，至於那個高手是誰，沒人知道。

對小鳳夫君十年遭殺竟未喪命的事，也有個確證，原來那位貌勝潘安的無用書生，並非眞的無用，這書生正是名震天下無人能敵的「武林十奇」中的「九先生」，自然這人也就是現在「武林十老」中的「落拓生」。

這些事，五十年前傳遍武林江湖，所以沈玉琳知道。

不過這些事已相隔五十年了，所謂「美人」，如今焉在，就算現在仍然活着，又怎麼樣呢，還是位美人嗎？

使沈玉琳聽了老者這番話，心中像壓上座泰山般沉重的原因，是老者的神態和意念，老者心目中祇有過去，沒有現在和將來。

老者認定五十年前的今日，正是現在，今日的武林，依然以「人寰雙鳳」爲最美！一個爲了純情、痴愛而能使自己永久停留在一個時間內的人，是瘋？是狂？是儍？自難判斷，但却偉大已無他疑！

由於老者的這些話，沈玉琳更是證明這是個瘋子。

也由於沈玉琳發現了老者失性的緣故，進而明白老者這大年紀，爲什麼會爲醜、俊而痛哭失聲。

這眞是感人肺腑的事蹟，更是天下無與倫比的悲哀事，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如今這句話豈非錯了？應當是「哀莫大於心不死」才對！

沈玉琳能使老者漸漸安定下來，目下她更有了把握。但是，後果呢？那是不堪想象的後果，是足以再毀滅老者一次的後果！

老者，現在有個名姓，他就是「玉劍客」南宮度。

沈玉琳深沉的自忖着——假如憑這面小鏡子，使本來就不醜陋的南宮度，生出俊美如昔的自信時，又到何處去替他找那大鳳？

使不得，使不得，絕對使不得。

沈玉琳決定放棄先前計劃好的念頭，這等於她放棄了本身的生存機會。

不料南宮度却適時開口道：「妳說，我那愛妻美不美？」

沈玉琳正想着心事，聞言心頭一震道：「美，很美。」

南宮度得意的哈哈大笑，開心至極，笑聲止住後，他像是誇耀又像回憶似的說道：「以我配她，我是高攀了，她太美，太美啦，成婚的那天，可眞羡煞了千萬人，我像是神仙，她就是最美最美的仙女，再告訴妳個笑話，洞房之夜，正三更，赫，從地下冒出來了三個人，妳猜是誰，哈哈，竟是『秦嶺三俠』，他們竟是挖土爲穴，三人合力打了一條地道攢進來，他們原來不是向我夫婦道賀的，而是一心一意的要殺我！殺我！哈哈……」

笑聲久久未停，沈玉琳却幾乎哭出聲來，悲酸起自心底深處，南宮度是有些兒瘋了，但對當年的歡樂美滿家庭，却永記心頭而不忘。的是一位有情人，一位痴情的人。

從他那句「他們原來不是向我們夫婦道賀」的話中，足證南宮度的心性是十分忠厚，試想洞房之夜，有人挖土爲道突然現身，自非道賀之友，但他當時却有「或許是道賀而來」的想法，這種人，下場如此，委實可悲可嘆令人憐憫。

想到這裏，沈玉琳恢復了最早的決定，不管後果，不計後果，她要想盡辦法使南宮度恢復神智，離開石房！

她想，至情如南宮度這樣的人，上天應該對待他公平些。上天若已失公正，她，沈玉琳，要以己力來抗爭，意念既然決定，才要開口，南宮度笑聲倏止，竟對沈玉琳說道：「我要和妳賭個東道，妳敢不敢的？」

沈玉琳一楞：「賭東道？和我賭？」

南宮度道：「對，和妳賭，就和妳一個人賭。」

沈玉琳若非已知南宮度已失心性，若非十分清楚石房中再找不出第三個人來，一定會被他這句話嚇一跳，因爲南宮度這句話中，似是認定石房中有不少人，所以才說「我就和妳一個人賭」，沈玉琳此時，已有些見怪不怪了，道：「賭要有原因呀？」

南宮度道：「有，當然有，我們來賭，那『秦嶺三俠』的下場！」

沈玉琳故意問道：「是不是他們那夜很想殺你？」

南宮度道：「想喔，想的要命！」

沈玉琳霎霎眼道：「你不會束手任人宰割吧？」

南宮度道：「當然嘍，我雖不願意殺人，但總不能被人殺呀！」

沈玉琳笑道：「三俠大概全死了？」

南宮度一驚道：「咦，妳怎麼會知道的？」

沈玉琳又是一笑道：「你還活着，他們當然是已經死了！」

南宮度拍手道：「對，妳眞聰明。」

沈玉琳道：「你也不笨。」

南宮度把頭一搖道：「這妳就錯了，我那愛妻再三的說我笨，我很笨。」

沈玉琳有心再試探一次，道：「令正的想法，未必全對……」

話沒說完，南宮度已厲聲叱道：「住口，妳敢說我愛妻不對？哼！」

沈玉琳急忙道：「不是不是，我只是說……」

南宮度接口道：「不是就好，告訴妳說，我那愛妻就從來沒有錯過！」

沈玉琳暗中喟嘆一聲，自忖道：「難怪『大鳳』會在萬千人中選中南宮度，他情眞，聽話，人品武技兩皆上選，這種丈夫世上不多。」

正思忖間，南宮度又開口道：「我們還可以賭下去。」

「還賭什麼，三俠是死定了……」

「不，這次賭他們是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總不會是自殺！……」

「妳眞聰明，又猜對了，他們正是自殺死的！」

「這……這怎麼會？」

「怎麼不會，他們攢出來以後，兇狠的直瞪着我，我那愛妻惱了，從床上坐起，哈哈，她這一坐起來，三俠六隻眼不但兇光盡斂，也改盯在我愛妻身上，原來我愛妻肩胛露出被外，我愛妻的臉紅了，對三俠說他們太不應該，不像俠義英雄君子人物，應覺羞愧，應該去死，結果三俠連個楞都沒打，各用手中兵刃立刻自盡！」

「應該，身爲俠義，窺探令正的軀體，該死！」

「錯了錯了，看幾眼有什麼關係？」

「怪，你這是個什麼想法？」

「我的想法沒有錯，美女暫比名畫，若只收藏私室，個人賞讚，能有什麼意思，豈不辜負了上天造物的本旨？」

「哼！」沈玉琳竟動了氣道：「如你所說，美女如名畫，是該任人賞悅了？」

「當然，有人欣賞你收藏的名畫，你會覺得欣慰，同樣的，有人欣賞份屬於你的美妻，豈不值得高興！」

沈玉琳一時間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反駁，就說道：「你就沒有防盜之心？」

南宮度似是不解此問，道：「防盜？防什麼盜？」

沈玉琳道：「窺畫之盜刦美之盜！」

南宮度搖頭道：「這不必防！」

沈玉琳道：「你可是認爲天下沒有這種惡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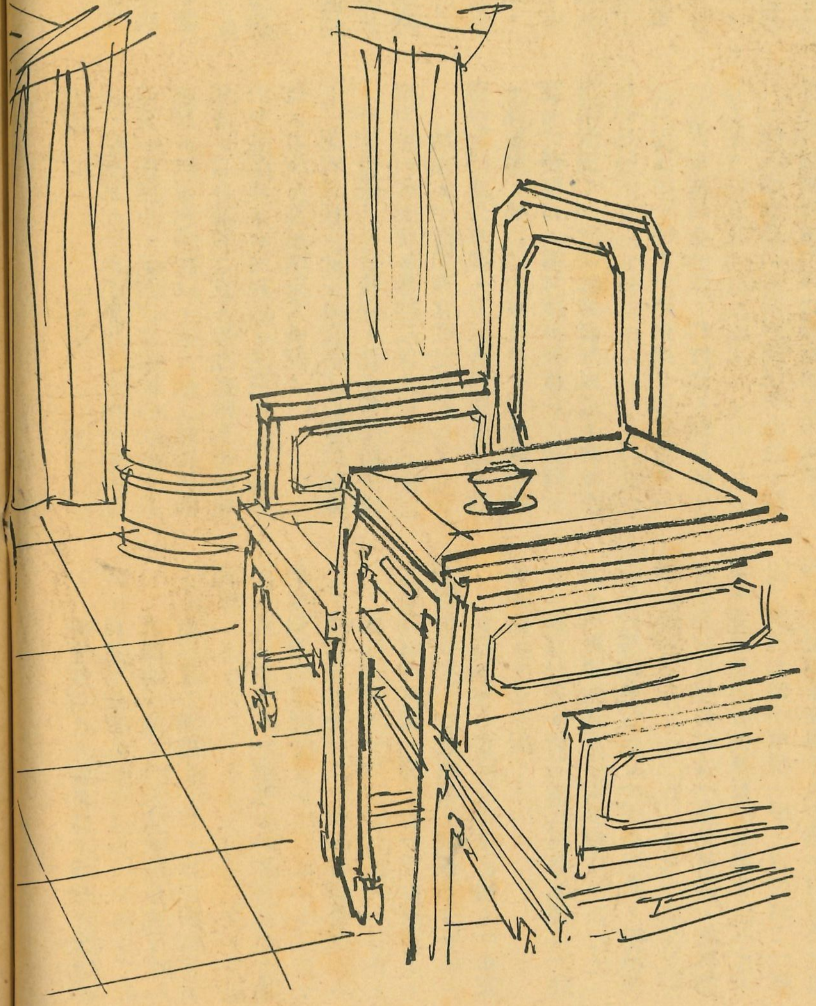
南宮度肅穆的說道：「天下無人不愛美，天下無人能目睹美女或名畫而不生雜念，只是此處名畫與人有所不同了，畫是死物，人有靈性，盜畫，是盜者爲非，其心可誅，畫無罪咎，美女則不然，張三娶之，可與終身厮守恩愛無間，李四刦去，却未必能獲張三同樣的快樂！」（未完）

新派打鬥激烈故事

高皐・文
培新・圖

無弦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收服武陵雙煞，任命彼等爲左右雙將後，繼續向前進發，那日至大陳莊，發現高麗人金峯父女及金之師弟等爲鎭關洛楊棘率同黑道高手圍攻，卜靖在金峯受傷，金芙遭擄之際，命左右二將馳援，殺斃楊棘等，金峯父女對卜靖的一段仇恨也因此而解。卜靖等到達邯鄲，早有天龍隊及龍虎香三隊等在那兒，當晚接獲蜀迪鐵羽傳說，知道天刑門近有不軌之徒窺伺，卜靖以根本重地不容他人侵犯，但本身又不便趕回，乃接納黃瑛提議，與小晴正定夫妻名份，要小晴趕回坐鎭，那晚在洞房中——

石鼓如鴻門　春風難渡關

小晴嬌應一聲：「嗯……」

「我……十分歉疚……」

「不必介意，我原本只是個丫頭。」

「妳在說些什麼？小晴。」

「不是麼？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妳想到那兒去了？」

「那……那……」

「唉，咱們的婚禮太過簡陋了，時間又是如此的短促！」

「啊，相公，不要這麼說，只要有你，我什麼都不要，那怕只有一時半刻，我都是滿足的。」

「小晴！妳眞好。」

他握着了她的玉手，她滾進了他的懷抱……

現在，天色似乎變了，窗上傳來一片風雨之聲……

還有一對貓兒，在追着，叫着，發着惱人情思的聲浪。

也許這就是初夜吧……

春眠不覺曉，幾乎在紅日映窗之時，他們才於甜蜜的睡夢中甦醒過來。

離情別緒雖然緊緊攫住小晴的芳心，她的嬌靨上似如含苞乍放的牡丹，芬芳，艷麗，散發着少婦成熟的熱力與風韻。

她默默的服侍着卜靖，那種欲語還休的神態，眞箇迷人已極。

最後，她終於幽幽一嘆，說道：「相公……」

「嗯。」

「你還要遠涉蠻荒？」

「是的。」

「你認爲尋找白娥姊姊，比保護天刑洞府還要重要？」

「不，我是在尋找叛徒清理門戶，找白娥只是引出叛徒的手段而已。」

「但咱們的根本重地，却遭到了敵方的威脅！」

「那只是一種試探，如果我回到天刑洞府，試探就會變做眞實。」

「我不懂。」

「敵人的目的在毀滅血刀傳人，他不會以全力對付天刑洞府的。」

「那你爲什麼要攆我回去？」

「爲了防備萬一，爲了免去我的後顧之憂。」

「那麼龍虎香三隊就不必全部遣返，我回去更是多餘的，想想看，相公，如果你有什麼不測，我還能活下去麼？再說，沒有了你，我還能有什麼作爲？」

「妳聽我說，小晴，咱們將力量集中天刑洞府，我沒有了後顧之憂，敵方對咱們却有點莫測高深，而隱憂重重了，今後我還可以隱蔽行踪，由明轉暗，一切主動也就操之在我了。」

「也許你說的對，但，我還是不想回去。」

「咳，小晴，妳又不聽話了！」

「我不是不聽你，實在無此必要。」

「不要看輕自己，小晴，妳要替我統率門下，繼續承先啓後工作，還有，咱們一夜纏綿，也許妳會爲我生個兒子，他還沒有出世，妳就忍心讓他流浪江湖麼？」

「那有這麼巧的事？你胡說！」一瞥白眼，一記微笑，再加上紅霞滿頰，拈衣弄帶的嬌羞之狀，惹得卜靖大笑起來。

「什麼事如此高興，能不能講給小妹聽聽？」

一條嬌紅的人影，隨着話聲奔進房來，她向卜靖小晴襝衽一禮道：「小妹黃瑛跟大哥大嫂道喜來啦。」

小晴哼了一聲道：「還說呢，都是妳出的好主意……」

黃瑛嘻嘻一笑道：「我這個主意怎樣不好了？當眞是新郎上了床，媒人就撇過牆了。」

小晴牽着黃瑛的玉手道：「他欺負我，妳就不管了！」

黃瑛道：「當眞麼？不過這種事小妹可無能爲力。」

她們笑語之際，左將在房外稟報道：「稟門主，宗世林，北宮窈娘求見。」

卜靖道：「請他們進來。」

宗世林及北宮窈娘應聲入房，他們向卜靖小晴躬身一禮道：「參見門主，參見夫人。」

卜靖道：「兩位免禮，都準備好？」

宗世林道：「兩隊已撤出城外專候夫人。」

卜靖道：「辛苦兩位了，夫人請。」

小晴心頭一酸，眼淚幾乎又湧出來，她終於强行忍住，向卜靖深深一福道：「門主保重。」嬌軀一擰，當先奪門而出。

宗世林北宮窈娘也辭過卜靖，跟踪追了出去。

卜靖黯然良久，才回顧黃瑛道：「黃姑娘，咱們也走吧。」

× × ×

在石鼓山的東南麓，有一個百餘戶居民的小鎭名叫西佐，山鎭沒有客棧，倒有一幢黑道盟主接待賓客的行館。

日色還未偏西，行館來了一羣客人，除了兩名長像怪異的老者，均爲二十上下的俊美少年。

「有房間麼？掌櫃的。」

兩名長像怪異的老者，向櫃枱內一名長着山羊鬚的老者打招呼，他們詢問有沒有房間，自然是要在此投宿了。

山羊鬚的老者目露精光，冷冷道：「兩位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兩名長像怪異的老者互相瞧了一眼，其中一人哼了一聲道：「你不認識咱們兄弟？」

「恕在下眼拙……」

「眼拙就是照子不靈，待老夫替你摘它下來。」

「嘿嘿……石鼓行館豈是你撒野的地方……」

不錯，石鼓行館是黑道盟主接待賓客的所在，敢在此地撒野的還眞不多。

可是他語音未落，便感到疾風掠面，對方一雙鐵鈎似的手指，已經貼上了他的眼皮。

他想不到這位長像怪異的老者出手如此之快，他的一雙照子，就算是賣給人家了。

江湖上就是一個賣狠的所在，輸了只好認栽，於是，他雙目一闔，完全放棄了掙扎。

「朋友請手下留情。」

掌櫃的五行有救，在千鈞一髮之際，居然來了救星。

那是一個身着土布長衫的老者，戴着一頂瓜皮小帽，一張堆滿市儈氣息的圓臉，正閃着令人肉麻的笑容。

他剛剛走下樓梯，忽然笑容一斂，道：「劉老兒當眞應該挖掉一雙照子，你連武陵雙老都不認識，難道一日三餐是裝到狗肚子去了？」

適才出手的，正是天刑門左右雙將的右將，他收回二指，冷冷一哼道：「勿怪這老小子敢如此囂張，敢情此地藏龍臥虎，竟有連兄這等强硬的後台！」

這姓連的名叫益三，是四惡中最貪的一位，他終日在千方百計奪取天下的財物，從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二字。

右將拿話損他，他只是微微一笑道：「鄢二俠誤會了，小弟只是石鼓行館的一個客人。」

語音一頓，回頭對劉掌櫃說道：「還不快快侍候客人，當眞要摘下照子你才舒坦？」

劉掌櫃啊了一聲道：「是，是，樓上有上房，兩位請。」

右將雙目一翻，道：「樓上有多少上房？」

劉掌櫃道：「一十四間。」

右將冷冷說道：「好，咱們都包下來了……」

劉掌櫃一怔道：「這個……咳，鄢大俠，請你老多多原諒，樓上已經住有半數客人了。」

右將冷冷道：「不要緊，叫他們搬出去就是。」

劉掌櫃道：「鄢大俠！這個只怕不太方便。」

右將忽然一掌飛出，拍的一聲擊在櫃枱之上，那堅硬似鐵的楠木櫃枱，已清晰的現出一個手印。

同時右臂輕輕一拂，衣袖帶起一股勁風，手印隨風飛揚，留下一個宛如刀斧雕刻的掌印，這分功力實在驚人已極。

劉掌櫃面色一變，他知道武陵雙煞是存心找碴來了，嘴角輕輕一挑，他身旁一名伙記立刻飛奔而去。

右將哈哈一笑道：「是去搬救兵的麼？很好，老夫正要瞧瞧鐵手黑心憑什麼霸佔石鼓山當坐地分贓的山大王！」

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將忽然接口道：「不要跟他磨牙了，老二，咱們奉命打前站，連一點點小事都辦不好，待會門主一到，咱們的老臉豈不丟光了！」

右將冷冷一哼，道：「老大說的是，咱們動手。」

呆在一邊的連益三急忙伸手一攔道：「有話好說，鄢兄，兄弟負責將樓上所有的房間全部騰出就是。」

右將道：「既然如此，咱們兄弟倒不能不賣連兄這個交情。」

連益三諂媚的打了一個哈哈道：「鄢兄能夠賞兄弟這點薄面，實在是兄弟的一分殊榮，劉老兒你陪兩位鄢兄聊聊，我上樓替你招呼。」

劉掌櫃雙手一拱道：「如此就有勞連

大俠了。」

樓上的住客，全是黑道上的著名兇人，但比起武陵雙煞就差得遠了，經連益三一陣開導，果然全部遷了出來。

一場風波總算平息了，不久卜靖黃瑛率領了八衞十二婢聯袂到達，立即住進了石鼓山的迎賓行館。

晚餐過後，劉掌櫃手捧大紅拜帖，領着一名年約四旬，面目驃悍的勁裝大漢，向卜靖引見道：「卜門主！這位是咱們三當家的王三戒，奉大當家之命，前來晉謁門主。」

卜靖微笑說道：「不敢當，三當家請坐。」

王三戒長揖就座，目光向卜靖及他身旁的左右二將掠了一眼道：「家兄得知門主俠駕寵臨，特命在下前來奉請。」

卜靖道：「令兄及三當家的如此客套，倒使在下難以心安。」

王三戒道：「門主這般說法就太見外了，坐騎已經準備，門主請。」

卜靖一怔道：「現在就走麼？」

王三戒道：「是的，家兄正在立候俠駕。」

卜靖道：「三當家的是邀約在下一人，還是包含在下的友人？」

王三戒道：「門主的友人，也就是敝處的貴賓，門外已準備了二十四匹健馬，希望能給在下一點薄面。」

卜靖道：「好說，三當家的請稍作屈留，讓在下去招呼一下敝友。」

王三戒道：「不妨事的，門主只管請便。」

卜靖來到黃瑛的住處，他還沒有開口，黃瑛已微微一笑，說道：「請客的來了啦？」

卜靖道：「正是，我是來徵求姑娘的意見的。」

黃瑛道：「你決定不一樣麼？何必費如此許多的口舌！」

卜靖道：「石鼓山不啻龍潭虎穴，在下怎敢……」

黃瑛面色一沉道：「你這是不相信我了，事到如今，你還將我作外人？」

卜靖一嘆道：「姑娘的心在下明白，但卜某是一個不祥之人……」

黃瑛改顏一笑，說道：「不要這麼說，大哥！去告訴那位三當家的，咱們這就起程。」

× × ×

石鼓山在武安縣境，是太行山脈的一個較高的山峯，西北羣山拱護，東南沃野千里，在此地安窰立寨，實在是一個理想的所在。

黑道盟主鐵手黑心祝壤的總舵是設在石鼓山的南峯之上，莽莽叢林之中，聳立着一爿玉宇瓊樓，眞箇氣象萬千，雄偉已極。

這爿樓宇名叫「松風山莊」，是黑道朋友嚮往的所在。但雄山巍峙，刁斗森嚴，縱然千軍萬馬，亦難越雷池半步，鐵手黑心祝壤經營松風山莊，確曾費過不少的心力。

此時大廳之上燈火輝煌，擺着十幾桌豐盛的筵席，座中之人，除了卜靖黃瑛等一行，幾乎全是黑道上獨霸一方的高手。

正中一桌主位上坐的就是當代黑道盟主鐵手黑心祝壤，客位上是卜靖黃瑛這雙精金美玉般的少年。

陪客有二當家的三眼妖狐朱如玉，三當家的假道學王三戒，四惡中的烏孫長秀，連益三，這幾名黑道高手，沒有一個不是跺跺腳江湖震動的人物。

最令人難解的是陪客之中還有一個潛龍帮的紅旗令主車霆，潛龍帮領袖白道武林，素以名門正派自詡，這位紅旗令主居然黑白不分，也成了石鼓山的客人。

當年卜靖曾連斃潛龍帮兩名令主，與車霆是勢不兩立的仇人，但他的身旁偏偏坐着公孫如筠的愛徒黃瑛，而且這位美絕天人，艷光四射的黃姑娘，似乎情有獨鍾，對卜靖顯出無比的關切，車霆縱然滿腹怒火，對帮主的愛徒却有點無可奈何。

當酒過三巡之後，車霆忽然嘿嘿一笑，道：「當年在王官谷，卜少俠藝壓羣雄，威風八面，可惜兄弟未能領教少俠的神功絕藝，每每引爲畢生的憾事……」

烏孫長秀道：「現在不是天從人願了麼？車令主何不即席請教，也好讓咱們開開眼界。」

車霆道：「這就要看卜少俠肯不肯賜教了，能够領教血刀傳人的絕世刀法，是車某無比的榮幸。」

這兩人一唱一和，絲絲入扣，在如此情形之下，不容卜靖不挺身而出。

自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卜靖既然來了石鼓山，就不會害怕任何人的挑釁。

不過黃瑛却對紅旗令主大爲不滿，當面對她的友人挑戰，她難免有一種難堪的感覺。

於是，她冷冷道：「車令主與卜門主都是祝大俠的客人，要找碴何不待離開石鼓山再說！」

車霆面色一變，終於忍了下來。

這一樁挑釁之事，本可就此作罷，誰知二當家的三眼妖狐朱如玉却媚笑一聲道：「觀摩武技，平常得很，黃姑娘勿須介意，再說卜少俠的絕世刀法，與車令主野火燒天奪魂三旗，都是百年罕見的曠代絕藝，黃姑娘何不讓咱們開開眼界。」

烏孫長秀打了一個哈哈道：「不錯，兄弟與二當家的也有同感，卜少俠既以天刑門主自居，當不至畏懼車令主那柄奪魂旗兒吧。」

此人說起話來不僅尖醉刻薄，而且存心要挑起雙方火併。

卜靖心知在如此情形之下，必然難以委屈求全。

於是，他緩緩立起身形，先向鐵手黑心抱拳一拱道：「既有好朋友要在下現醜，失禮之處，請祝大俠多多海涵。」

鐵手黑心還了一禮，說道：「少俠勿須客套，不過，咱們既是觀摩武技，就應該點到爲止，動手之時，希望雙方能保留幾分。」

卜靖道：「謹遵台命。」

他正待跨出座位，在隣桌飲食的左右二將忽然走出座位道：「門主萬安，這般妖魔小丑，待屬下打發他們就是。」

在座的無一不是名噪江湖之士，左右二將竟稱他們是妖魔小丑。縱然武陵雙煞

夠分量，口氣也實在太過狂妄了一點。

紅旗令主車霆原本就是存心找碴的，此時還能不借題發揮，於是他叱喝一聲道：「武陵雙煞在江湖之中也算得是一號人物了，居然賣身投靠，做起血刀傳人的奴才來了，嘿嘿……」

雙將面色一變，一左一右，猛向紅旗令主撲去。

卜靖道：「兩位且慢，咱們身在客中，不能毀了主人的筵席，走，咱們到外面去。」

外面院庭寬大，可以展開手脚，其實卜靖是因爲身在龍潭虎穴，絕不能亂了步驟，敵人太多，一旦全面混戰，他們很容易被衝得七零八落。

在院中，八衞十二婢都可以佈成奇門陣法，那時攻守主動就操之在我了。

現在雙方壁壘分明，但在人數上卜靖一方却顯得太過單薄，而且除了左右雙將，他們全是初生之犢，不過這般初生之犢，人人都有不惜一戰的決心。

右將第一個向卜靖請求出戰，這位當年武陵雙煞的老二，已然動了殺機。

他挑戰的對象是紅旗令主車霆，雙方一言未發，便展開一場兇狠的惡鬥。

紅旗令主果然盛名不虛，出手一招，便是辛辣無比的陰毒手法。

他雙掌齊揮，十指連拂，每一招都指向右將的要害重穴，只要中上一下，右將縱然是銅筋鐵骨，只怕也消受不起。

最令人凜駭的是他這種掌力，類似久已絕跡江湖的閻王錐。如果旁觀之人沒有猜錯，這位紅旗令主的出身就有點大費猜疑。

閻王錐是漠外神鵰的獨門絕藝，它能夠截脈斷穴，擊破護身罡氣，手法的狠毒，數盡當代名門各派的武功，也無法與閻王錐相比擬。

所幸漠外神鵰很少涉足中原，而且連一個傳人都沒有，當他三十年前去世之後，這項絕學也就從此絕傳，現在紅旗令主居然使出類似閻王錐的手法，怎能不使人大爲凜驚。

右將見多識廣，自然也知道閻王錐的歹毒，他不敢讓對方的十指拂着要害重穴，顧忌一多，就難免有點縛手縛脚。

卜靖也瞧得心頭暗凜，他絕未想到，潛龍帮的紅旗令主，會具有如此高深的功力。

於是，他以傳音向右將說道：「姓車的武功詭異，聽我的話，再出手，現在左跨兩步，後退三尺，再左跨兩步，轉身出手！」

右將遵從卜靖的指示，轉身出手，右手五指以全力抓出。

他根本就不知道這出手一抓會抓到那裏，但他相信卜靖，因而邁步出招，沒有絲毫遲疑。

噗，五指着肉，快如利刃，不偏不倚正插在紅旗令主的肩頭之上。

右將反應十分快捷，一招得手，五指急收，克察一聲脆響，紅旗令主的一條右臂，硬生生被他卸了下來。

雙方觀戰之人，除了卜靖，任誰也不會想到右將能反敗爲勝，並造成紅旗令主斷臂的悲慘結局，一時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右將拋掉那隻血淋淋的臂膀，向黑道盟主祝壞抱拳一拱道：「姓車的以毒惡武功閻王錐屢施煞手，老朽爲了自救，傷人並非本心……」

「好理由，血債血還，咱們也要砍下你兩條臂膀。」

人羣中響起一片鼓噪的聲浪，使右將無法完成他表示歉意的說詞。

鐵手黑心哼了一聲道：「拳脚無情，刀槍無眼，既然兩軍對陣，傷亡在所難免，各位要報復老夫不反對，但不能倚多爲勝，弱了咱們石鼓山的名頭。」

鐵手黑心這段公正無私的言語，使得在場之人全部一呆。黑道羣雄認爲他偏向敵人，不夠義氣，卜靖等却對這位黑道盟主的爲人大爲改觀。

此時紅旗令主車霆已抬了下去，鬥場上的斷臂及血漬也已掃清，雙方虎視眈眈，在靜待下一回合的發展。

石鼓山二當家的忽然嬌笑一聲，道：「咱們大哥說的對，兩軍對陣，傷亡在所難免，好在咱們這是觀摩武技，各位不必太過認眞，卜少俠一行遠來是客，咱們作主人的也應該有容人之量，請各位看小妹的薄面，有什麼話明天再說。」

三眼妖狐言詞委婉，情理兼備，一場即將爆發的風暴，竟被她三言兩語壓制下來。

然後，這位滿身妖氣的二當家，並親作前導，將卜靖等安置在一幢精美的別院之中，她並不多作打擾，道過晚安，便獨自姍姍而去。

這幢別院是中間一明兩暗上房，由卜靖黃瑛佔住，兩旁各有精舍八間，由雙將八衞十二婢居住。

×　×　×

夜色闌珊了，別院上房之中還在喁喁細語。

「大哥……」

「喂！」

「你瞧出來了沒有？」

「妳指的是什麼？」

「當右將傷了紅旗令主之後……」

「不錯，鐵手黑心祝當家的勿怪能夠領袖黑道，他果然算得上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

「我說的不是這個。」

「除了這個還有什麼？」

「你不記得二當家的了，她雖是替咱們解除了一次紛爭，但這位妖狐似乎別有用心！」

「哦，妳瞧出什麼來了？」

「你不認爲她言詞之間，含着極深厚的矛盾？」

「喂，說說看。」

「她贊同祝壞兩軍對陣，難免傷亡的說法，但她又說這是觀摩武技，要別人不要太過認眞，這不僅完全推翻了祝當家的言論，也顯出這石鼓山頭，正籠罩着一股詭異的氣氛。」

「有道理，還有麼？」

「自然還有，譬如黑道盟主的總舵，竟有潛龍帮的紅旗令主作座上佳賓。」

「是的，這一點我也感到十分詫異，而且右將毀了他一條臂膀，我對妳也感到歉疚難安。」

黃瑛道：「咳，大哥！你怎麼又扯上我來了！」

卜靖輕吁一聲，道：「妹子！我知道妳對我好，可是……」

「你又來了，我不是要你不必替我担憂的麼？」

「我怎能不替妳担憂？想想看，我是令師千方百計要除去之人，妳却偏偏要跟我走在一起，現在右將毀了紅旗令主，令師還會輕饒了妳不成！」

黃瑛螓首一垂道：「也許你說的對，但我顧不得那麼多了。」

卜靖一怔道：「就爲了尋找白娥？妹子，同門之義固然要緊，但與師徒相比，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黃瑛突然螓首一抬，冷冷道：「你是裝呆作傻，還是當眞不知？」

卜靖愕然道：「小兄以誠待人，怎敢欺騙妹子，究竟爲了什麼？妳說。」

黃瑛面色一紅，沉默半晌，才幽幽一嘆道：「小妹不惜任何代價，千里追隨大哥，你……還要我說些什麼？」

卜靖心頭一震，一雙星目傻呆呆的向黃瑛瞧了過去。

他想到了淮河，想到了桃花，當年淮河之畔人面桃花的景象又依稀入目。

其實黃瑛的美，堪稱麗質天生，嬌艷入骨，花朵固然無法喻其美，選盡天下的國色，也不能與她一爭長短。

而且她使人愈看愈喜，越瞧越迷，如若你向她稍加注視，縱然你有收回目光的勇氣，也會使你銘心鏤骨，這一生一世，你就休想抹去她的倩影。

對女性，卜靖是雛兒，他接觸過媚態撩人的女孟嘗，與小鳥依人般的小晴，但他此時却心弦動盪，六神紛馳，再也控制不了他冷靜的情緒。

他一把抓起她的玉腕，激動的吁出一口長氣道：「妹子，妳付出的代價太過重大了，小兄……唉，縱然粉骨碎身，只怕也難以補償……」

黃瑛道：「不要這麼說，大哥。」

嚶嚀一聲，她順勢倒進他的懷抱，眼角還掛着珍珠般的淚水，臉上却露出了無比滿足的笑容。

佳人入懷，蘭香被體，在如此情形之下，縱然是六慾皆絕的老僧，只怕也難以自持了。

然而，一絲冷風，像閃電般勁射而來，它不僅破壞了卜靖的高唐之夢，還幾乎使他落得萬刦不復。

以卜靖黃瑛的功力，十丈以內任何落葉飛花，也無法逃過他們的耳目，但當情慾澎湃，六神紛馳之時，縱然世界到了末日，他們也無法顧及了。

卜靖中了暗算，黃瑛才有了警覺，她首先以嬌軀擋着卜靖，憤怒的舉目瞧着那偷襲之人。

「啊，是你……」

「對不起，師妹，是我。」

「你爲什麼這麼無恥？」

「咳，師妹，難道你忘了他是咱們潛龍帮的仇家了！」

「仇家又怎樣？潛龍帮是一個名震江湖的正大門派，你找他索仇就應該明來明往，光明磊落才對。」

「妳錯了，師妹，對姓卜的不擇手段，是師父他老人家的指示。」

「我不信。」

「師妹如若不信，何不回八達嶺向師父問個明白？」

聽他們問答的口吻，這位對卜靖暗施毒手之人，必然是黃瑛的師兄了，在潛龍帮主公孫如筠的弟子之中，有能耐向卜靖出手暗襲的，除了諸葛棻別無他人。

不錯，他果然是諸葛棻，被公孫如筠許爲衣鉢傳人的俊美少年。

他一招偷襲得手，兩隻充滿邪惡的眼神，就停留在黃瑛的嬌軀之上，那是一蓬烈火，而且愈燒愈熾，瞧得黃瑛芳心狂震不已。

她明白眼前所處的危機，如果諸葛棻罔顧道德，要做出非分之事，以雙方的功力相較，她只怕難以逃出他的掌握。

唯一解救之途，是儘快救醒卜靖，於是，她反臂出掌，向卜靖的鳳翅穴上一掌拍去。

掌力甫落，卜靖忽然身體一陣抽搐，全身三萬六千根毛孔，驟然湧出大量的冷汗。

黃瑛大吃一驚，玉手急揮，一連試拍幾處穴道，她終於救醒了卜靖，但他却虛弱得像大病初愈之人一般。

「嘿嘿……師妹，不要白費氣力了，妳縱然是大羅金仙，也挽回不了姓卜的生命了……」

諸葛棻無情的訕笑，像利刃刺進黃瑛的胸膛，極度的憤怒，燒紅了她的雙眼，她那艷如桃李的粉頰，也變得一片的青慘煞白。

「諸葛棻，你將他怎樣了？」

「沒有什麼，我不過點了他的三陰絕穴罷了，其實愚兄是爲妳好，妳如果嫁給姓卜的，豈不變做四海難容的江湖人？」

「惡賊，姑娘跟你拚了！」

銀芒乍閃，劍氣排空，黃瑛像瘋虎一般向諸葛棻撲去，她使出了全身的功力，恨不得一劍將惡賊剁成兩半。

但白影一閃，已失去諸葛棻的踪跡，他像一具幽靈，身法奇詭，快得令人難以捉摸。

黃瑛銀牙一咬，揮劍再撲，一連劈出幾劍，每一招都具有風雷迸發的威勢。

可惜棋差一着，縛手縛脚，她不僅無法傷到諸葛棻，而且腕脈一麻，她的長劍已經到了諸葛棻的手中。

一陣邪惡的奸笑在她耳畔響了起來。

「忘了他吧，師妹，姓卜的不配也不能做妳的丈夫，再說，愚兄那一點趕不上姓卜的？嗯，嘿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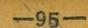
此時的諸葛棻，眞箇躊躇自滿，得意已極。

在百弼莊，他對黃瑛奉若女神，縱然心存愛慕，却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

後來形勢突變，他與黃瑛同時改投潛龍帮，但因某種原因，黃瑛還是高不可仰，他只好將愛慕的心意深深的埋藏着，現在肉在俎上，他還能輕輕的放棄？

但一陣尖銳的唿哨之聲，忽然嗚嗚的響了起來，同時嗡的一聲大震，兩條人影已破門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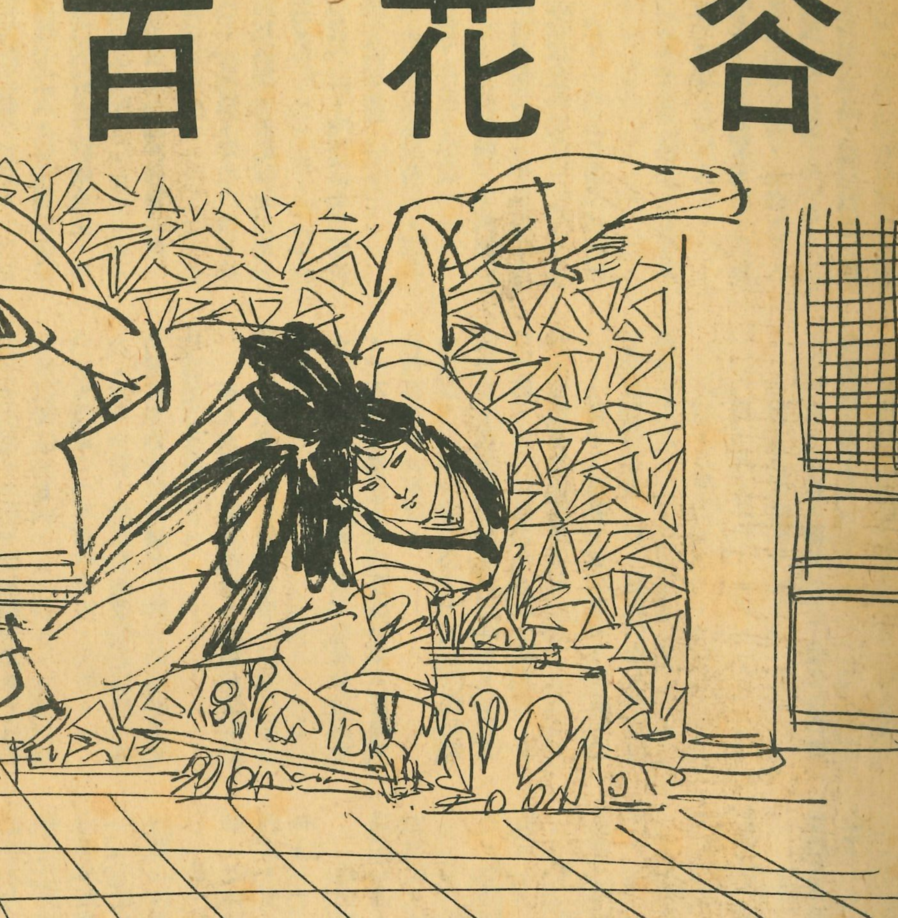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董培新·圖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以絕世神功，奪得百花帮總護花使者銜，那晚在慶功宴上盡情歡飲，散後，凌君毅回房運功，驀覺有人自窗外向他施放暗器，他移身揮袖，把暗器捲落，飛身追踪，却意外發現僞冒玫瑰的温婉君，乃相偕趕回，在凌追敵之際，他房中竟有人潛入，與另一胡里胡塗的少女發生關係，待凌君毅趕回，那雙男女已然離去，總管玉蘭聞知有刺客，到來查看，知那刺客是黑龍會派來臥底者，又發現床畔有女人髮簪，乃不動聲色袖之而去。翌日，玉蘭來約凌君毅往見太上，凌向她詢問昨晚之事——

曲曲傳心意　迢迢征魔行

玉蘭微微搖頭道：「沒有。」她忽然飛快的轉過身來，低聲說道：「昨晚發生之事，除了賤妾和九妹兩人，連鳳仙都並不知情，凌公子千萬記住，對任何人都不可說出去。」

凌君毅聽的不覺一怔，問道：「那是爲了什麼？」

玉蘭輕輕嘆息一聲，說道：「此事內情十分複雜，賤妾一時也弄不清楚，無可奉告，凌公子只要相信賤妾就是了。」

凌君毅雖覺奇怪，但看她說的如此鄭重，不覺點點頭道：「姑娘的話，在下自然相信。」

玉蘭嫣然一笑，低低的道：「你相信就好，無論如何，賤妾是不會害你的。」

不多一回，便已到了後園垂楊拂絲的小河隄上，果見一艘小巧形梭篷船，停在石砌埠頭邊上，敞開着中艙，似已等候多時。

玉蘭脚下一停，抬手道：「總使者請上船了。」

凌君毅上次曾和芍藥坐過一次，有了經驗，當下也不再客氣，跨下石級，輕輕躍落中艙，然後低着身子，鑽入艙中，盤膝坐下。

玉蘭相繼躍落盤膝坐定，前梢健婦不待吩咐，推上了艙篷。船身一陣輕晃，就聽槳聲嘩嘩，船已開行。

玉蘭燃起銀釭，一面含笑道：「船上已經沏好香茗，總使者請用茶。」

凌君毅道：「多謝總管。」

只聽玉蘭忽然以「傳音入密」說道：「船上把槳的兩人，都是跟隨太上多年的人，凌公子說話可得小心。」

她這話原是暗示凌君毅這兩人是芍藥的心腹。

但這暗示得太暗了，凌君毅如何領悟得到？聞言不覺一怔。

玉蘭看他神情，仍以「傳音入密」補充道：「凌公子不用疑懼，賤妾這是提醒你，莫要在船上問東問西，太上最不喜歡人家在背後問起她老人家的事。」

凌君毅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多謝指點。」

玉蘭又說道：「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帮主要賤妾，轉告凌公子……」

凌君毅問道：「帮主有何吩咐？」

玉蘭眨動一下明亮的眼睛，現出一絲神祕的笑意，說道：「凌公子昨天新膺總護花使者，太上今天就在百花谷召見，定有深意，帮主要賤妾轉告凌公子，不論太上怎麼說，你都要一口答應下來。」

凌君毅又是一怔，問道：「太上會要在下做什麼？」

玉蘭看他神色，心中暗道：「大姐料的沒錯，看來他果然沒有被『迷迭香』所迷！」

「面仍以「傳音」說道：「不論要你做什麼，你都不可猶豫，要一口答應下來。」

凌君毅微微皺了下眉，說道：「這個……」

玉蘭微笑道：「大姐說過，凌公子能解天下無人能解的『毒汁』之毒，天下自然也沒有能讓你凌公子迷失之藥，因此要賤妾到了船上，務必提醒你一句，太上面前，沒有拗違她老人家的人，從太上口裏說出來的話，沒有人有半點猶豫的，自然答應的越快越好了，如果引起太上不快，那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這話，已經說的够清楚了。

縱沒當面明說，但明明就說他沒被「迷迭香」所迷失。

太上要芍藥把「迷迭香」交與牡丹，再由牡丹交給玉蘭，下在凌君毅酒菜之中，正當牡丹和玉蘭在仙春館說話之時，無巧不

巧讓温姑娘聽到了。

温家「清神丹」專解天下迷藥，凌君毅自然不會被藥物迷失，但此事只有凌君毅和温姑娘二人知道。

他之所以裝做被「迷迭香」所迷，接受百花帮護法，目的只是爲了查究家傳的「飛龍三劍」，怎會成了百花帮的鎮帮劍法？

這也是温姑娘出的主意。

如今他驟聽玉蘭口中，隱隱指出他並未被「迷迭香」所迷，自然要大吃一驚！一個人只要作賊心虛，一旦被人當面揭穿，第一件事，就是臉紅。

凌君毅臉紅了！

但他仍以「傳音」道：「帮主……」

玉蘭望着他，淡淡一笑道：「不用說了，大姐是一片好意，你記住就好了。」

接着取起茶碗，輕輕喝了一口，才抬頭道：「總使者，這茶葉不錯吧？」

凌君毅立時會意，笑道：「不錯，不錯，這茶葉入口清芬，好像還有一股蘭花香味。」

兩人直到此時才不用「傳音」交談。

玉蘭輕「唔」一聲，道：「原來總使者還是品茗的行家，這茶葉只有在這艘船上才喝得到，因爲這是給太上準備的。」

凌君毅驚啊一聲，道：「這個在下如何敢當？」

玉蘭朝他笑了笑，意思自然是稱讚他聰明，兩個人對面坐着，沒有交談，豈不也會引人起疑？

她眨動一雙秋水般眸子，說道：「因爲這艘船，是太上乘坐的，沏的茶葉，自然也是太上用的了。」

說到太上，她又怕凌君毅說錯了話，是以不待他開口，接下去道：「說起這茶葉，乃是百花谷山崖上的特產，每株茶樹四週，遍植蘭花，當蘭花盛放的時候，而且必須在清晨宿霧未收，晨曦未昇，晨霧中含着濃馥的蘭花香氣，採擷的嫩芽，才能使沏來茶水之中，特別清芬。」

她娓娓解說着茶葉採擷之事，正暗示凌君毅舟中只談風月，不可涉及他事。

凌君毅自然聽的懂，不覺讚歎道：「原來採擷茶葉，還有這許多講究，在下口福倒是不淺。」

說着，一手托起茶碗，又輕輕喝了一口。

船行極快，不過一刻工夫，便已駛入山腹水道，經過一陣急流，暗礁，彎彎曲曲的水程，船勢漸緩，終於停了下來。

中艙船篷，跟着推開。

玉蘭道：「到了。」

身軀盈盈站起，嬌聲說道：「總使者來過一次，只怕未必熟悉，還是賤妾先上去吧。」

說完，雙足輕輕一點，白衣輕盈，香風拂面，一條纖影，在巖上一閃而隱！

接着只聽玉蘭的聲音從崖上傳了下來：「總使者可以上來了，只是要小心些，這裏苔蘚很滑。」

凌君毅應道：「在下省得。」

人隨聲上，已經落到玉蘭身前。

這裏深處山腹，伸手不見五指。

玉蘭總究功力較淺，平常黑夜，憑藉星光，還可看到一些，像這般絲毫不見天光的山窟石腹，那裏還能看得清景物？

但她聽風辨位，已知凌君毅落到了身邊，這就低聲說道：「這裏是通向百花谷的唯一秘道，嚴禁點燃燈火，但這段路不大好走，你上次來過一次，一定知道，太上命賤妾替你帶路，還是由賤妾拉着你的手走吧。」

說完，果然伸出纖纖玉手，朝凌君毅手上握來。

凌君毅不願在她們面前炫露，只得輕輕握住她玉手，說道：「多謝總管。」

柔荑入握，但覺玉蘭柔若無骨，軟滑如玉的纖手，好像觸電一般，帶着些輕微顫抖。

玉蘭走在前面，幽幽的道：「賤妾生爲女兒身，從未讓男人碰過手，是以有些胆怯，凌公子莫要見笑。」

凌君毅心頭暗暗一凛，但此時又不能放手，只得說道：「這正是總管冰清玉潔之處。」

玉蘭道：「賤妾雖是奉命陪凌公子來此，但若是換一個人，賤妾也不會拉着他的手走了。」

這話，凌君毅就不好開口了。

只聽玉蘭語氣更幽，續道：「這自然是因凌公子是一位正人君子，又是賤妾衷心欽慕的人……」

這條黝黑無光的山縫，當眞是男女互訴衷情最好的地方。

凌君毅暗暗攢了下劍眉，說道：「總管誇獎了。」

玉蘭拉着他的手，忽然握緊了些，邊走邊道：「從今以後，賤妾這雙手，再也不會讓第二個男人碰一下了。」

她忽然回過頭來，問道：「我說的話，你信不信？」

她語氣雖然柔婉，但黑夜之中，那雙秋水般的眼睛，却神光湛然，流露出堅毅之色。

凌君毅侷促的道：「姑娘……」

玉蘭道：「你不用說，我說過的話，從不更改，不怕凌公子見笑，賤妾心裏，就……只有一個人，所以我不會再讓第二個男人碰我，誰要是碰了我的手，我就把這隻手砍下來……」

凌君毅聽的大急，忙道：「姑娘，妳千萬不可如此。」

玉蘭倏然一笑道：「你不用勸我，我不會讓人碰到的。」

她纖手輕輕一握，說道：「快到啦，這裏別再說話了。」

凌君毅只好跟着她側身貼壁而行。

玉蘭縮回手去，迅快走到壁下，伸手一拉。

只聽得石姥姥的聲音問道：「是玉蘭麼？」

玉蘭趕緊應道：「石姥姥，我是奉命陪總護花使者來的。」

石姥姥道：「老婆子知道。」

石門豁然開啓，石姥姥瘦高人影，已從石門中跨了出來。

她目光冷森，朝凌君毅全身上下，一陣打量，嘿然一聲，說道：「就是這小子，太上選女婿，那還差不多，若要選總護花使者，不是太上偏心，老婆子眞還瞧不出來。」

玉蘭陪笑道：「石姥姥昨天沒在場，自然沒看到，總使者昨天連勝五場，那可是事實，在競選大會上，大家公平競選，太上怎能有絲毫偏心？」

石姥姥呷呷笑道：「這樣一個文弱書生，老婆子只要一個手指，就好叫他蹲到地上，翻上幾個跟斗，若說憑眞實武功，連勝五場，老婆子眞是不敢相信。」

凌君毅總究少年氣盛，看她這般瞧人不起，心中難免有氣，暗想：「妳別以爲是太上手下，今天，我就要妳栽上一個跟斗。」

一面微微一笑道：「石姥姥不相信，那就不妨伸出一個指頭試試，看在下是否會蹲到地上去？」

玉蘭要待勸阻，已是不及。

只聽石姥姥呷呷尖笑道：「好小子，口氣不小，來，來，咱們試試。」

右手抬處，果然伸出一個食指，朝凌君毅肩頭按來。

玉蘭暗暗焦急，忙道：「石姥姥手下留情。」

石姥姥一個指頭，已經按上凌君毅的肩頭，口中哼道：「玉蘭，妳急什麼？老婆子手下自有分寸。」

話聲出口，手上用了五成力道，往下按去。

那知凌君毅肩頭，堅如鐵石，只用五成力道，竟然按不得動他分毫。

心中暗吃一驚，忖道：「這小子看來一派斯文，像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相公，原來果然有些門道，老婆子倒是小覷他了。」

心念轉動，不覺運起全身功力，貫注指上，往下壓去。

怎知道用了十成力道，凌君毅肩上抗力，也隨着增強，依然堅如鐵石，紋風不動。

兩人這一較上了內力，石姥姥鬢邊花白頭髮拂拂自動，一張老臉，也已脹得通紅！

凌君毅還是那副老樣子，臉上含着微笑，一點也看不出他用力的樣子。

站在一旁的玉蘭，先前還替凌君毅担心！

石姥姥是太上昔年兩個貼身使女之一，一身功力，積數十年造詣，在百花帮，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凌君毅武功再高，也不是石姥姥的敵手。

這時眼看兩人的情形，分明凌君毅一身內力，還勝過石姥姥甚多，心頭暗暗驚喜。

但口中還是故意焦急的叫道：「石姥姥……」

這聲「石姥姥」，含有討情之意，也是暗向凌君毅示意，莫要使石姥姥下不了台。

石姥姥老臉通紅，隱有汗水，但手指按在凌君毅肩上，已經起了輕微的顫動，却並未收回手去。

要知這等比拚內力，雙方都貫注了全力，只要一方稍作退讓，對方的力道，就會乘勢反震。

石姥姥縱欲收手，也是欲罷不能。

凌君毅自然懂得玉蘭心意，他本來原想讓石姥姥栽上一個跟斗，但此時只好收手。

聞言淡淡一笑道：「石姥姥，妳老可以住手了吧？僅憑一個指頭，只怕在下還不至於蹲下去。」

石姥姥但覺凌君毅堅如鐵石的肩頭，隨着話聲，內力忽然歛去。

她年紀雖大，逞強之心依然未泯，眼看對方忽然收去內力，心中一喜，手指趁勢往下壓去。

那知這回凌君毅的肩頭，竟然變得軟如棉花，一指按下，毫無着力之處！

她全身功力，全在指上，這一按了個空，上身不由的往前一傾。

凌君毅及時左手一抬，口中含笑道：「石姥姥站穩了。」

他只是虛虛作勢，發出一股潛力，穩住了她前傾之勢，其實左手並未和石姥姥接觸。

石姥姥吃了暗虧，心中明白，眼前的少年人一身修爲，勝過自己甚多！

她站穩身子，一雙三角眼中，滿含驚異之色，盯注着凌君毅，瞧了半晌，才嘿然道：「好小子，眞有你的！」

凌君毅瀟洒一笑，說道：「石姥姥誇獎了，在下若是隨便能讓人家栽上跟斗，還能當百花帮的總護花使者麼？」

石姥姥哼了一聲，說道：「武林中能一身兼通『金剛心法』和『無相神功』兩種佛門武學的人，倒還不多，你是少林弟子？」

少林門規素嚴，俗家弟子，必須經過十年考核，平日品行端正，才能獲得方丈許可，參練七十二藝中的一種武功，但不可能身兼兩種絕藝。

她說的「金剛心法」，「無相神功」，都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武學，何況一種武功，就非有十年以上的苦練不爲功。

凌君毅只不過弱冠年紀，那來這麼深厚的功力？是以引起了老婆子的懷疑。

但她焉知道反手如來昔年在少林寺，躭了二十年之久，把七十二藝中的幾種武功，融會貫通，合而爲一，傳給了那凌君毅。

因此旁人要窮數十年之功，才能練成的功夫，他只花了十幾年工夫，就全已學會，這點外人自然是無法知道的了。

玉蘭眼看石姥姥對他起了疑，沒待凌君毅開口，搶着說道：「石姥姥還不知道呢，總使者是江湖上人稱反手如來不通大師的傳人。」

反手如來，三十年來，武林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縱沒見過其人，但誰都聽人說過。

石姥姥老臉閃過一絲異容，瞿然道：「這就難怪，老婆子敢在反手如來門人手下，也還值得。」

這是自找台階的話。

隨着話聲，揮了揮手道：「你們快去吧！」

玉蘭欠身道：「多謝石姥姥。」

跨進石門，伸手從壁間取下了一盞燈籠，燃起燭火，說道：「總使者，咱們快走。」

兩人拾級而登，走了一段路，玉蘭回首問道：「凌公小，你年紀不大，這一身武功，可眞了不起。」

凌君毅淡淡一笑，說道：「姑娘誇獎了。」

玉蘭幽幽的說道：「賤妾說的，是眞心話，石姥姥在咱們這裏，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今天我看她栽了跟斗，輸的服服貼貼。」

凌君毅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心中只是盤算，不知自己該不該和玉蘭說？

思忖之間，忽然心中一動，想起玉蘭在船上和自己說的一段話來，自己何不先探探她的口氣？

主意一定，這就問道：「姑娘方才在船上說的話，在下有一疑問。」

玉蘭道：「你有什麼疑問？」

凌君毅道：「姑娘曾說，帮主說在下能解天下無人能解的『毒汁』之毒，天下自然也沒有能讓在下迷失之藥，才要姑娘提醒在下，不論太上說什麼，在下都要很快答應下來，對麼？」

玉蘭道：「是啊，大姐就是要我這樣告訴你的。」

凌君毅道：「那是爲了什麼？」

玉蘭道：「太上說出來的話，沒有人可以有半點猶豫。」

凌君毅道：「這個在下知道，只是帮主要姑娘提醒在下，必有緣故。」

玉蘭道：「你只照我們說的去做，就不會錯。」

凌君毅說道：「姑娘，那是不肯說的了。」

玉蘭轉臉望了他一眼，輕笑道：「你如果知道，就不用賤妾再說，若是不知道，那就還是不知道的好。」

凌君毅道：「若是在下中了不能解之毒，或是有讓在下迷失的藥呢？」

玉蘭聽得一怔，不假思索的道：「如果眞有此事，大姐和賤妾決不坐視。」

凌君毅感激的道：「在下眞該謝謝二位。」

玉蘭脚下一停，忽然回過身來，關切的說道：「你是不是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麼？」

凌君毅瀟洒一笑道：「差幸在下還沒有不能解的迷藥。」

玉蘭嬌嗔道：「原來你是和賤妾說着玩的，倒敎賤妾憑白替你担心……」

這話說的深情欵欵，粉臉也熱烘烘起來。

凌君毅道：「在下不是和姑娘開玩笑，只是……」

玉蘭看他說話呑吐，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忍不住問道：「凌公子有什麼話，出君之口，入我之耳，賤妾決不會洩露出去，你但說無妨。」

凌君毅道：「有姑娘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

玉蘭眨動一雙盈盈如水的眼睛，低聲問道：「你到底有什麼事？」

凌君毅忽然以「傳音入密」說道：「在下記得第一天見到帮主之時，承帮主垂詢，在下說出家母姓鐵。」

玉蘭聽他忽以「傳音」和自己說話，還當是什麼重要之事，原來他只是說他母親姓鐵。

但人家既以「傳音」和自己交談，自己也只好以「傳音」說道：「那有什麼不對麼？」

凌君毅仍以「傳音」說道：「當時在下原是無意說了出來，但在下出門之時，家母曾一再交待，不許在下對人說出她老人家的姓氏。」

玉蘭也以「傳音」說道：「這事，只有大姐和賤妾兩人知道，我們不說出去就是了。」

凌君毅說道：「但在前天在下晉見太上之時，太上對在下的身世，問的甚是詳細……」

玉蘭接口問道：「你有沒有對太上說出？」

凌君毅道：「當時，在下忘了曾對帮主說過家母姓鐵之事，因此，只說家母姓王。」

玉蘭道：「你是怕太上問起大姐和我來，兩下裏對不攏？」

凌君毅點頭說道：「在下正是此意，因此……」

玉蘭道：「要我們帮着你說謊？」

凌君毅道：「在下一生從未對人說過謊，只是母命難違，還望姑娘……」

玉蘭低下頭道：「不用望啦，賤妾回去，告訴大姐，太上若是問起來，只當你沒有告訴我們好了。」

凌君毅道：「在下也並非有意蒙騙太上，姑娘和帮主，若能矜全，在下感激不盡。」

玉蘭道：「不用說了，快些走吧，我們早些趕到，可不能讓太上久等。」

兩人邊說邊走，都是以「傳音」說話，在外人看來，他們只是走得稍微慢些而已。

此時話聲一落，玉蘭脚下忽然加快。凌君毅跟在她身後，一路拾級而上。

不大工夫，已經走到石級盡頭，玉蘭打開石門，一口吹熄燈火，仍然把燈籠掛在壁上，兩人相繼走出。

此刻晨曦已高三丈，百花谷中，晨霧初消。

淡黃的陽光，照射到山林之間，一片異卉奇花，迎着朝陽，愈見燦爛如錦！

百花亭中，斜着身子，坐着一個身穿鮮紅衣裳的絕色佳人。

只見她臉上艷如春天的桃花，眼波流動之間，春意盎然，俏生生站了起來，第一眼就盯着凌君毅，倩巧笑道：「凌兄怎麼這時候才來？人家已經在這裏等了大半天了呢！」

她改了口，這聲「凌兄」，叫的好不親嫟？

她，正是副帮主芍藥！

她今天不但刻意修飾，而且艷光照人，從晶瑩如玉的皮膚裏，透着活潑的青春氣息！

當然，她是沒戴面具。

凌君毅慌忙抱拳道：「有勞副帮主久候了。」

玉蘭看的不禁一呆，她從未見過芍藥竟有這般美得發光，也許她平時都冷的像冬天裏的堅冰的緣故。她迎上一步，欠身道：「屬下見過副帮主。」

芍藥嬌笑道：「三妹就是這麼古板，一見面總要說什麼屬下屬下的，叫人聽的怪不舒服，凌兄又不是外人，自家姐妹，

幹麼老是這麼生份？」

她人在和玉蘭說話，俏眼波却飛向凌君毅，嬌聲說道：「走啦，太上晨課就快完畢了呢！」

當下由芍藥陪着凌君毅先行，玉蘭似是有意落後一步，跟在兩人身後而行。

她冷眼觀察，芍藥今天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一臉喜孜孜，笑盈盈，只是和凌君毅指指點點，有說有笑，形迹顯得十分親密。

凌君毅却對她有些拘謹，也許她表露得太熱情了，感到侷促不安，有時還故意回頭和玉蘭說話。三人脚下均快，不多一回，就已抵達五楹畫樓前面。

芍藥領着凌君毅，玉蘭兩人，走入一間小客廳，含笑道：「凌兄，請坐。」

舉手輕輕擊了一掌，只見一名穿花衣的少女，很快的走了出來，躬身一禮，道：「二姑娘可有什麼吩咐？」

芍藥臉色微沉，說道：「妳們好沒規矩，總使者和總管來了，連茶也不倒，這也要我吩咐麼？」

那花衣少女躬身應是。

凌君毅忙道：「副帮主，不用了，咱們坐一回就好。」

芍藥道：「不，你和三妹，走了不少的路，自然口渴了，沏一盅茶，又不是費事。」

那少女早已退了出去，不多一回，就端着三盅茶送上。

芍藥吩咐道：「妳去問問茶花，等太上坐功醒來，就來通報。」

花衣少女應了一聲「是」，轉身退了出去。約莫過了頓飯時光，但見花衣少女急步走入，躬身道：「太上請總護花使者，總管入見。」

芍藥點點頭，站起身道：「凌兄，三妹，咱們可以進去了。」

三人一起走出小客廳，行過長廊，到得廂房門口。芍藥翩然走入，叫道：「師父，凌兄和三妹來了。」

凌君毅到得門口，便自停步。

玉蘭是陪同凌君毅來的，自然也不敢擅入，跟着站停。只聽太上的聲音，說道：「叫他們進來。」

芍藥回身向凌君毅、玉蘭道：「太上叫你們進來。」

凌君毅神色恭敬，應了聲「是」，舉步走入，朝上拱手一揖道：「屬下凌君毅拜見太上。」口中雖說着「拜見」，但却是長揖不拜。

玉蘭早已盈盈拜了下去，說道：「弟子叩請師尊金安。」

太上端坐榻上，一雙熠熠目光，直注凌君毅，過了半晌，才點點頭，接着朝玉蘭道：「起來。」

玉蘭依言站起。

太上問道：「妳二十名花女挑選好了麼？」

玉蘭躬身恭聲道：「弟子已經挑選好了。」

太上道：「很好。」

目光緩緩轉到了凌君毅的臉上，和聲道：「凌君毅，你知道老身叫你來，有什麼事嗎？」

凌君毅恭聲道：「屬下恭聆太上的吩咐。」

太上聽了他這句話，意頗嘉許，徐徐說道：「你膺選總護花使者，可知總護花使者的職責何在？」

凌君毅道：「請太上指示。」

太上道：「總護花使者，負有輔佐帮主，捍衞本帮，消滅一切敵人之責。」

凌君毅恭敬的應了聲「是」。

太上續道：「在總護花使者之下，雖有左右護法，以及八護法，二十四護花使者，聽你調度，但責任十分重大。」

凌君毅又應了聲「是」。

太上又道：「你是不通大師的門下，以你目前的武功，若無強仇大敵上門，自然也足够應付，只是咱們近日之內，就要找上黑龍會去，黑龍會二十年來，羅致了不少黑道高手，你身爲本帮總護花使者，自然不能替老身丟人。」

凌君毅道：「屬下蒙太上不次拔擢，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太上藹然笑道：「你師父雖然晚年脫離少林寺，不管他如何變化，但武功仍然不脫少林手法，佛門武學，以防身爲主，雖有降魔之名，出手仍存我佛慈悲之心，精博有餘，辛辣不足，這是少林武功唯一缺點。」

凌君毅又應了聲「是」。

太上又道：「咱們面對的敵人黑龍會，個個都是黑道巨擘，左道惡煞，而且咱們長途跋涉，在人數上也衆寡懸殊，要以少勝多，就不能和他們纏鬥，只要遇上敵人，動手之際，必須在一二招之內，克敵至果……」

凌君毅這回不能再唯唯應「是」了，抬起頭，望望太上，說道：「這個屬下只怕……」

太上沒待他說完，莞爾一笑道：「你怕力不從心，辦不到麼？」

凌君毅低頭道：「是。」

太上道：「老身知道你無法做到一二招之內，解決敵人，但咱們遇上的敵人，甚至武功強過你的人，也要在一二招之內，把他解決，這就是老身今天要你到這裏來的緣故。」

太上的心意，果然沒出芍藥和玉蘭的預料，兩人臉上，不期都有了喜色。

凌君毅自然也聽出了一點端倪，這叫做正中下懷，但他臉上却絲毫不敢流露，反之却一臉俱是惶恐神色。

太上兩道目光，從蒙面黑紗之中，透出慈祥的光輝，含笑道：「你人品武功，俱都極佳，爲了應付未來的局勢，老身破例傳你兩招劍法。」

「兩招劍法」！

芍藥心頭塌實，喜形於色。

玉蘭一顆心陡地往下一沉，大大的感到失望。

百花帮只有帮主一人，獲得太上傳授三招「鎭帮劍法」，副帮主，總管只會兩招，十二侍者，只會一招。

按帮中規矩，帮主的夫婿——百花帮駙馬，也可以獲得三招劍法。

以此類推，副帮主的夫婿，自然也可以獲得兩招劍法了。

太上答應傳凌君毅兩招劍法，豈非暗示凌君毅將成爲副帮主的夫婿？

凌君毅可不知其中道理，他所希望的，就是為了想要弄清楚，自己家傳的「飛龍三劍」，何以會變成百花幫的「鎮幫三劍」？不用說，太上要傳自己的兩招劍法，準是「鎮幫三劍」中的兩招無疑。

那怕是只傳自己一招，自己也就有機會從她口中，探出一點端倪來。

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自然喜出望外，連忙躬身道：「太上賜傳的兩招劍法，一定是神奇玄奧之學，屬下初入本幫，寸功未立，怎好……」

芍藥急道：「你是本幫總護花使者，責任重大，太上才破例傳授，還不快快拜謝？」

太上藹然點頭道：「旁人聽說老身要傳他劍法，早已欣喜若狂，他能想到初入本幫，寸功未立，正是他的優點，一個人武功固然重要，品德操守更是做人的根本，老身總算沒有看錯人。」

說到這裏，回頭朝芍藥，玉蘭兩人道：「此次前去黑龍會，據為師估計，咱們只有一半勝算，面對強敵，每一個人，都要獨當一面，發揮最高戰鬥潛力，才能以少勝多，妳們也隨為師進去，我再傳妳們一招劍法，玉蘭回去之後，可把第二招傳給梅花她們，務必在三日之內，演練純熟，咱們決定三天之後出發。」

太上也要傳她們一招劍法。

芍藥喜道：「師傅，妳真好。」

玉蘭躬身道：「弟子遵命。」

太上站起身，看了凌君毅一眼，藹然道：「你們隨我來。」

轉身朝裏走去。

芍藥慌忙在凌君毅背上，輕輕推了一把，輕聲道：「還不快走。」

凌君毅心中巴不得跟太上進去，瞧個究竟，這就舉步跟着走去。

這是佛堂後面的另一個院落。

小天井中，放着兩排盆栽蘭花，踏進後院，就幽香襲人。

院中靜悄悄不聞一點人聲，太上走在前面，拉簾而入。

凌君毅，芍藥，玉蘭相繼走入。

凌君毅舉目打量，只見這間堂屋，畧呈長方，中間壁上掛着一幅畫像，畫的是一個赤臉虬髯紫袍老人，雙目炯炯有光，看去甚是威武。

畫像上首，有一行橫寫的恭楷，上書：「先考鐵公諱中峯之遺像。」

凌君毅看的心頭猛然一動！

這是太上住的地方，「先考」，自然是太上生身之父！

她也會姓鐵！

她竟和母親同一個姓，這已經不是巧合了！天下姓鐵的人，固然不少，但「飛龍三劍」呢？天下會的人應該不多！

那麼她和母親……

他只覺個中有着重重疑問，和很複雜的關係，叫人無法想的明白。

太上走到畫像前面，點起三支香，跪拜下去，口中默默的禱告了一陣，才行站起，回身說道：「凌君毅，你過來，叩拜祖師。」

凌君毅站着沒有動，躬身說道：「啓稟太上，屬下投効百花幫，但不能再行拜師。」

這下，聽得芍藥，玉蘭兩人，同時大吃一驚！太上的脾氣，她們最清楚也沒有了，在她面前，只有服從，從沒有人敢對她說過「不」字。

太上出乎意料，居然沒有生氣，只是微微一笑道：「老身知道你是不通大師的傳人，怎會勉强你拜師，再說老身門下也不收男子，但老身既要傳你劍法，你總該叩拜劍法的祖師吧？」

這話說的有理。

凌君毅恭敬的道：「屬下遵命。」

果然跪到像前，拜了四拜。

太上伸手從案上取過兩個小小畫軸，遞到凌君毅的手中，溫聲說道：「這是本幫『鎮幫三劍』的一，二兩招，老身這是破例傳授，你起來之後，老身再傳你的口訣。」

凌君毅接過畫軸，口中說道：「多謝太上恩典。」說畢，站起身子。

太上又道：「老身和你雖無師徒之名，但却有傳藝之實，今後你要勿負老身期望才好。」

凌君毅躬身一禮，道：「屬下終身勿忘。」

太上伸手朝東首壁間一指，說道：「你去掛起來。」

凌君毅走到壁下，果見有兩枚鐵釘，當下依言打開畫軸，在牆上掛好。

只見第一幅畫的是「神龍出雲」，上首赫然寫着「飛龍三劍」「第一式神龍出雲」字樣。

第二幅，寫的是：「第二式，龍戰於野」。

百花幫的「鎮幫三劍」，果然就是「飛龍三劍」！

這下，凌君毅看的心頭驀然一震，不禁疑竇叢生！心念一動，忍不住問道：「太上說的『鎮幫三劍』，就是這『飛龍三劍』麼？」

太上頷首道：「不錯，這三招劍法，從前就叫『飛龍三劍』，老身創立百花幫，就把它改稱為『鎮幫三劍』了。」

凌君毅又道：「這三招劍法，就是屬下方才拜的這位祖師所手創的了？」

太上道：「也可以這麼說。」

也可以這麼說，那就是並非這位祖師手創的了。

太上似乎嫌他問的太多，微感不耐，說道：「凌君毅，她們大概已經告訴過你了，老身不喜追根究底的人。」

凌君毅應了聲「是」，道：「屬下既蒙太上賜傳劍法，就想多知道一些劍法的來歷。」

芍藥暗暗朝他連使眼色，示意他不可再說。

太上冷冷一哼道：「劍法就是使劍的法子，你只要懂得如何使劍就好。」

凌君毅這回不敢多說，只是唯唯應「是」。

太上不再多說，傳了凌君毅兩招劍法的口訣，又指着畫上圖形，詳細解釋了身法，步法和劍法的精微變化。

然後又命芍藥當場以緩慢的發劍姿勢，示範演練了兩遍。

凌君毅對這兩招劍法，熟得不能再熟，但此時裝出全神貫注，用心看着每一個

動作。

太上等芍藥演完畢，抬目問道：「你懂了麼？」

凌君毅躬身說道：「屬下只能記下劍路招式，至於精微變化，一時間仍無法領悟。」

太上莞爾笑道：「這兩招劍法，變化繁複，你能記住基本招式，已是不易，招中神髓，必須逐漸體會，又豈能在短短半天一天之內所能領悟？」說到這裏，口中說了聲「好」，又說道：「你就在這裏慢慢練習，在日落之前，務必把這兩招劍法練熟，老身要收回劍圖。」

凌君毅恭敬的應了一聲「是」。

太上又從案上，取起另一個小畫軸，朝芍藥，玉蘭兩人說道：「妳們隨為師進來。」舉步朝左首屋中走去。

芍藥，玉蘭，緊隨她的身後，走了進去。

那自然是傳兩人「鎮幫劍法」第三招去的。

× × ×

這三天之中，百花幫上上下下，練劍的練劍，磨拳擦掌的磨拳擦掌，一片俱是戰鬥氣氛。大家都抱着同樣的心情，要上黑龍會去顯顯身手。

× × ×

這是第四天的凌晨！

天空雲淡星疏，四野一片漆黑。

百花洲上的花家莊院，不見一點燈火，但却有一行人從大門中魚貫走出。

這一行人，是由一身黑衣，黑紗蒙面的太上為首，接着是百花幫主牡丹，副幫主芍藥，總管玉蘭，七侍者：玫瑰，紫薇，芙蓉，鳳仙，玉蕊，海棠，虞美人。最後是二十名一身花布緊身勁裝的花女。

這是百花幫的勁旅，由太上親自率領，御駕親征。送行的是梅花，蓮花，桃花，菊花，玉梨五人，她們是奉命留守在花家莊院的人。

湖邊上，同樣一片漆黑，沒有一絲燈光！但在濃重的夜色之下，停泊着一艘三層樓船，只是這艘樓船，從船頭到船尾，髹漆着黑漆，看去影幢幢的像一座小山。

船上不點一盞桅燈，越發顯得有些神秘。岸上，人影幢幢，排立成一行，靜肅得沒有一絲聲音。

這一行人，是由百花幫總護花使者凌君毅為首，接下來是左護法冷朝宗，右護法蔡良，八名護法：公孫相，宋德生，秦得廣，張南强，杜乾麟，羅耕雲，葉開先，冉遇春，最後是十二名護花使者。（二十四名護花使者，有十二名留下來，留守花家莊院）。

他們恭迎太上登上樓船之後，接着也魚貫上船。

樓船悄無聲息的緩緩離開湖岸，朝北駛去。

漸漸，浩瀚的烟波上，劃起的一道銀色浪花，也逐漸消失！

但有誰知道這一道消失了的浪花，却掀起無比凶險的驚濤駭浪！

那要在「百花谷」續篇——「龍潭劍影」——中再向讀者交待了。

——「百花谷」完，全書未完，請看「龍潭劍影」——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神眼游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晃副總捕在鼓樓遇襲，被人以截脈手點了穴道，幸得岳秀爲他打通脈穴，事後，楊晉總捕頭親往鼓樓查勘，發覺看守鼓樓的老者洪七，身具上乘武功，當下不動聲色，返家後，與岳秀計議，並徵得岳秀答允暗助，楊晉立命人請來兩家鏢局總鏢頭崔大光，曹長青，並率四十捕快，前往鼓樓，想將洪七擒下，套問口供，抵達鼓樓，楊晉偕曹長青，崔大光逕登二樓，揚聲喝令洪七出見，那洪七想知楊晉來意，唯對曹長青及崔大光竟偕楊晉同來，似感意外，同時也似怒火難抑，出言極盡譏誚——

鼓樓擒怪客　官府逼眞言

曹長青道：「慚愧，慚愧，老兄把我們認的如此清楚，咱們竟不知這地方隱居了一位高人。」

洪七道：「現在兩位知道還不遲。」

曹長青道：「老兄好大的火氣啊！」

楊晉眼看曹長青和崔大光，都有些動了怒意，打鐵趁熱，立時接口說道：「洪老丈，可要回答我楊某的問話？」

洪七道：「回答如何？不回答又怎麼樣？」

楊晉道：「如是老丈說的有理，在下立刻撤退人手，並向你洪老丈致歉，賠罪，如是老丈執意不肯合作，說不得只好請你到衙門裏走走了。」

洪七冷森一笑，冷冷說道：「你問問看吧！老夫也許會回你幾句？」

楊晉道：「老丈隱居鼓樓，必有原因，在下希望聽到眞實的話！」

洪七冷冷說道：「老夫說過了，我喜歡這一份鬧中之靜。」

楊晉淡淡一笑，道：「老丈這番話，大約你自己也不會相信，在下希望聽實言，洪老丈，我楊某幹了十幾年的總捕頭，對江湖上的朋友們如何，洪老丈也該有個耳聞，目下王府血案，牽連太大，老丈如不肯據實說明內情，那別怪在下開罪了。」

洪七冷冷說道：「數十名捕快，金陵名家，都被你請來了，

難道不是爲了對付老夫麼？」

楊晉臉上一變，道：「洪老丈，我敬重你是一位武林前輩，已然再三忍讓，老丈不肯合作，楊某只好動手拏你了。」

洪七道：「這要看你楊總捕頭，有沒有這等能耐了。」

楊晉雙手一探，左手量天尺，右手寬面短刀，在胸前交叉起來，肅然說道：「楊某人已經四五年，未和江湖朋友動過手了，老丈不肯賣我楊某面子，咱們只有公事公辦了。」

洪七杖拐平胸，冷笑一聲，道：「老夫讓你先機。」

楊晉左手量天尺，向前微微一推，正待出手，崔大光却突然大聲喝道：「且慢出手！」

越衆而出，緩緩說道：「洪兄，……」

洪七冷冷地說道：「你有什麼話說？」

崔大光道：「洪老兄，動手拒捕，不論成敗，那就是一項很大的罪名，洪老兄三思！」

洪七哈哈一笑，道：「多謝關照，老夫就算無法勝得三位聯手，但破關而出，大約還沒有人攔得住。」

楊晉身子一側，道：「崔兄，請替兄弟掠陣，我如接不下來，再請兩位相助。」

量天尺一招「乘龍引鳳」，若封，若閉的擋住洪七的拐杖，右手寬面短刀，却疾快而出。

洪七一招托大，被迫的疾快向後退避了五尺。

但一退卽進，手中拐杖，頓然揮出了一片拐影，攻了過來。

神眼楊晉乃江南第一名捕，自非浪得虛名，量天尺，左封右擋，架住了洪七的凌厲攻勢，寬面短刀乘暇抵隙，借機還攻。

兩人一動上手，情形就十分熱鬧，量天尺和洪七手中的鐵拐杖，不時拍擊，發出沉重的金鐵交鳴之聲。

再加上楊晉手中寬面刀，不時閃起寒芒，借勢迫攻，洪七被形勢所迫，不得不連連向後退讓。

兩人動手十餘招，洪七竟被迫退了六七步遠。

一側觀戰的崔大光和曹長青，却看的暗暗驚異不止。

他們知道這位名滿江湖的總捕頭，武功不錯，但却未料到他一根量天尺和寬面刀，高明到如此的境界。

那洪七的杖法不弱，拐杖帶起的呼呼勁風，但在楊晉刀，尺

分拒合攻之下，竟使那洪七拐杖沒有還手之力。

洪七被迫的連連暴退，心中大怒，突然厲喝一聲，杖法忽變。

這鼓樓廳房寬敞，又無陳設之物，洪七手中拐杖，雖有六尺餘長，廳房足够施展。

洪七杖法一變之後，立時把楊晉的刀尺封住，原本由楊晉佔盡的優勢，忽然間變處劣勢。

但見那洪七的杖法，愈來愈是兇猛，奇奧，隱隱挾風雷之聲。

這一套雷霆萬鈞的杖法，施展開來，立時把楊晉裹入了一片杖影之中。

強大的壓力，迫的楊晉手中的刀光尺影逐漸收縮。

崔大光，曹長青都看的十分明白，那洪七的拐杖，像一條逐漸收小的帶子，愈收愈緊，楊晉已被迫的險象橫生。

如若兩人再不出手馳援，十合之內，楊晉很可能傷在那拐杖之下。

曹長青伸手摘下背上的金背大砍刀，高聲說道：「老丈，你可知道拒捕殺官，是個什麼罪名麼？」

洪七冷冷一哼，答道：「禍連家人，但老夫是光棍一條，大不了，把老夫問個死罪，老夫今晚要大開殺戒，好好的撈點本錢。」

說話的並不兇殘，但仔細想一想，却叫人背脊上直冒冷氣。

字字句句之間，已然透出了殺人的決心。

曹長青一聽不對，再看楊晉手中的量天尺和寬面刀，已被壓迫的無法施展，立時大喝一聲，道：「老丈要存心拒捕殺官，咱們就不能坐視了。」

金背大砍刀，一招「天外來雲」，斜裡劈了過來。

洪七拐杖疾迎，一招「架開金樑」。嘡的一聲，震開了曹長青的金背大砍刀。

但這一刀，給了楊晉一個很大的反擊機會，量天尺和寬面刀，同時暴長。

洪七退了兩步，拐杖突然打了一個輪轉，滿天杖影，竟然把楊晉和曹長青一齊圈入了漫天的杖影之中。

立時，兩人的刀光，又被杖影壓縮，陷入了苦戰之境。

這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楊晉一個人時，被那杖影壓迫的有些施展不開，加上了一個大名鼎鼎的曹長青，仍然是一般模樣。

崔大光站在一起，看的直皺眉頭，暗道：「這是什麼杖法，如此博大奇奧。」

就這一轉念間，曹長青和楊晉，又陷入了險象橫生之境。

崔大光解下了腰間的亮銀軟鞭，直待出手，腦際中突然間閃起了一股往事，失聲叫道：「雷音杖法。」

一面大喝，亮銀鞭也同時飛捲出手，一招「鐵劃銀鈎」。

亮銀鞭搭在了洪七的拐杖之上。

那亮銀鞭乃是軟兵刃，搭上拐杖，立刻纏住杖身。

崔大光用足了全身的氣力一拉，把那洪七的嚴密的杖影，拉開了一個很大的空隙。口中大聲接道：「兩位快退開，那是雷音杖法。」

其實，不用崔大光叫，曹長青和楊晉也警覺到不對。

兩人都有過很多次動手的經驗，縱然遇上了比自己武功高強的人，也不致遭受到如此強烈的壓迫感。

是以，崔大光一拉開那洪七的拐杖，楊晉和曹長青，立時，倒躍而退。

抖腕撤下了亮銀軟鞭。

三個人，並排而立，擋在鼓樓門口處了。

兩個手執燈籠的大漢，已然退到了門外面。

但那強烈的燈籠燈光，却照耀的滿室通明。

曹長青低聲道：「崔兄，雷音杖法，可是少林絕技。」

崔大光道：「不錯，十二年前，兄弟走鏢湘北，遇上了一夥強人刦鏢，鏢局中傷亡甚重，兄弟也力戰受傷，正感無法支持時，忽由高僧現身，就是用這一套雷音杖法，獨鬥湘北七虎，驚退羣寇，因此，這套杖法，在兄弟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刻印像。」

楊晉道：「原來是出身少林的高人，無怪咱們不是敵手了。」

曹長青道：「少林有俗家弟子，但却人數不多，不知道老丈，可否見告眞實姓名？」

洪七冷笑一聲，道：「很不幸，你們竟然瞧出了雷音杖法……」

崔大光接道：「雷音杖法，乃少林絕學，但却不是什麼隱密，江湖上識得此杖法的人，不在少數。」

洪七雙目中殺機一閃，突然向前行了一步。

崔大光低聲道：「退到門外，咱們堵住門，木門碍事，他無法施展。」

果然，這一着十分老辣，洪七心頭震動，立刻揮杖向前衝去。

曹長青大喝一聲，金背大砍刀，一招「平沙雁落」，一片排浪的刀光，橫裏掃去。

他一出手，就爲對方的雷音杖去制住，心中甚感惱火，這一刀，他用足九成眞力。

但聞嘡的一聲，金鐵大震，洪七硬接下了這一刀攻勢。

洪七穩穩的接住了這一招，雙方形成了一個相持之局。

但這一來，給了楊晉一個很好的機會，身子向前一探，右手寬面刀，左手量天尺，一齊攻了過去。

洪七手中拐杖，和曹長青大刀相抗，一時間，無法騰出兵刃，封擋那楊晉的刀勢。

形勢逼人，迫的那洪七不得不收杖後退。

曹長青冷冷說道：「姓洪的，你衝不過去，除非你存心和咱們對峙下去。」

崔大光道：「洪老兄，雷音杖法，確然是奧妙的很，但咱們不會再給你施展雷音杖法的機會了。」

洪七厲聲喝道：「你們認爲老夫當眞無法衝得出去麼？」

曹長青道：「你何不試試？」

洪七冷冷說道：「曹長青，崔大光，你們兩個人給我聽着，如若你們現在離開，不插手這件事，這件事就算一了百了，如若你們硬要幫助公門中人，對付老夫，咱們這件事，就無法算完，老夫離開此地，就先挑了你們兩家鏢局子。」

曹長青道：「洪老丈，這件事咱們早已想過了，如是咱們心中害怕，也就不會來了，咱們既然來了，就不會怕事，你老兄也不用再嚇唬咱們了。」

崔大光道：「洪老兄，只怕你沒有機會衝出去了，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心頭慌，趁你老兄，還沒有傷人，現在放下手中的兵刃投降，還來得及，如是你老兄傷了人，只怕那就不簡單，殺官拒捕，那該是項什麼樣的罪名，再說，七王爺府中，目下正發生一樁血案，你老兄是老江湖了，這中間的利害．不用兄弟再多說的了。」

洪七冷冷說道：「你們可是準備給老夫套上一頂殺人的帽子。」

楊晉冷冷說道：「洪老兄，在下並無惡意，但你洪老兄，這等氣勢洶洶的不肯合作，那就很難說了。」

洪七仰天大笑一陣，道：「姓楊的，今日咱們的樑子，算是結定了，老夫只要離開此地，你姓楊的就別想再有一天好日子過了。」

大喝聲中，突然揮動手中拐杖，向外衝去。

這一次，楊晉搶先出手，量天尺一招「閉門推日」。

嘡的一聲，又把洪七的拐杖封開。

洪七一連向外衝了數次，均被擋了回來。

崔大光笑一笑，道：「洪老兄，你再想想兄弟的話，如是等造成了不堪挽回之局，那時就悔之晚矣！」

洪七心中大是焦急，這三人的武功，都是算得一流高手，自己如無法施展出雷音杖法，只怕是很難衝過這三人的聯合的守勢。

心中念轉，口中却冷冷說道：「這座鼓樓，年代遠久，老夫不想它們受到損壞，但如三位再不讓路，老夫就不再顧惜它了。」

突然間，人影一閃，一個身着青衫的年輕人，無聲無息的從三人的後面穿了過來。

兩個執燈大漢，想不到有個人，突然由身後冒了出來，而且一下子越過了楊晉，崔大光，曹長青等三個高人，不禁失聲而叫。

其實，崔大光和曹長青也已警覺，兩個人同時伸手抓去。

相距過近，兩個人手中雖有兵刃，却是無法施展。

就是差那麼一點點，兩個全都抓了個空。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兩人一抓落空，心中登時一震。

只覺那人滑的像一條水中游魚，快的像一道輕烟。

飄然間，已然繞過了楊晉等三個人，直到洪七的面前。

他來得過快，所有人幾乎都還沒有看清楚他是誰。

倏忽之間，人已到洪七的面前。

洪七感覺中，已經來不及舉起手中的拐杖迎敵，本能的大聲喝問道：「是什麼人？」

青衣人道：「我！」

左手拍出一掌，封住了那洪七的還擊之勢，右手却疾快的點了出去。

他每一個動作，都可以看的清清楚楚，但妙的是就是不容易閃避。

洪七的反應够快，疾如閃電般，向後退了三步，右手一抬，準備擊出一拐。

青衣人如影隨形般，緊隨着洪七向後退開的身軀，行了三步，左手疾快的推了出去。

洪七右手一抬，拐杖還未擊出，手腕却撞在了青衣人的左手指之上。

青衣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右手拍了出去，點中了洪七的右臂。

洪七冷哼一聲，向後退了一步。

青衣人左掌切下，擊落了洪七手中的兵刃。

這不過是兩個照面的時間，青衫人竟把一大高手，輕輕的放了下去。

崔大光，曹長青，都爲之震駭莫名，四道眼光，盯注那青衣人看。

青衣人制服了洪七之後，陡然轉過身子，向外衝出。

崔大光，曹長青，雖然知他不是敵人，但仍然不自覺的把兵刃護在前胸。

他戴了一個壓住眼角的氈帽，在微微的側臉低首，幾乎使人無法瞧清楚他的面貌。

只覺他走時和來勢一般，身子一閃，從三人之間閃了出去。

楊晉似乎是聽到了一句話，短短的一句話，道：「擒住他。」

話到楊晉耳中，人却已消失在夜色中不見。

幾聲尖厲的哨聲，劃破了靜夜，顯然是佈在樓下的捕快，也瞧到了什麼？

但只聞幾聲哨音，不聞喝叱之聲，顯然，那些佈守四週的捕快，並未能截得住他。

曹長青，崔大光，還在發楞，還在回憶，那青衣人和洪七動手的情形。

楊晉却已大步向洪七逼了過去。

果然，洪七已失去了抗拒之能，手到擒來。

曹長青一躍而上，低聲道：「楊兄，這是怎麼回事，那人是誰？」

楊晉心中暗道：大概是岳秀吧！口裏却應道：「兩位沒有瞧清楚麼？」

曹長青道：「沒瞧清楚，他似乎是有意的逃避我們？」

楊晉道：「對！他既是有意的逃避咱們，那就不用追究他是誰了，他幫助了咱們，自然不會是敵人了。」

崔大光道：「人家幫了咱們的忙，咱們竟然不知人家是誰，此事如若傳揚於江湖之上，豈不是要留人笑柄？」

這時，楊晉已招呼了王勝，張晃，行上樓來，押着洪七下了鼓樓。

一面笑一笑，對崔大光道：「崔兄，那援手之人是誰，過幾天不難查出來，要緊的是這位洪七要如何處置，希望兩位能

給在下一個意見。」

曹長靑道：「這洪老頭子，既然會少林的雷音杖法，就算不是少林門下弟子，只怕也會和少林有着很深的關係，這件事，如若照江湖上的方法處理，必得愼重，但楊兄是應天府的總捕頭，如何處置，就非在下所能瞭然了。」

楊晉道：「在下希望兩位能給我出個主意啊！」

崔大光道：「照我的看法，楊兄最好能先和他談談，事前多費點精神，免得造成了日後的憾事。」

楊晉道：「在下明白了，我先與他到捕房裏去，只要不落案，我隨時可以放了他……」

語聲微微一頓，道：「兩位是否也去一趟呢？」

曹長靑道：「應天府是大衙門，咱們不方便去，你楊大人怎麽處置，通知咱們一聲就是。」

楊晉道：「兩位不願去，在下也不敢勉强，我們就此別過了。」

一路緊趕，超越了王勝，張晃，先一步趕回衙門。

王勝等已到，立時，把洪七改送到捕房。

這是楊晉辦事的地方，人不落案，楊晉就操着生殺之權。

把洪七帶到一間密室，只留下王勝，張晃，楊晉親自倒一杯茶，送到洪七的面前，道：「洪老丈，你先喝杯茶，在下還有事請敎。」

洪七冷哼一聲，道：「你認爲這樣子，就能使老夫受騙了麼？」

楊晉笑一笑，却轉臉對張晃說道：「先去了洪老丈的刑具。」

張晃應了一聲，解去了洪七手上的鐵銬。

楊晉這才轉臉望着洪七說道：「洪老丈，在下敬重你是一位人物，所以，未把老丈落案。」

洪七道：「就算你把老夫落了案，又能怎樣了。」

楊晉道：「俗語說的好，一紙進公門，九牛拖不出，落了案那就是一樁很大的麻煩事，目下，王府血案，正在訪查兇手，我楊某人頭頂着一家子人命在玩，但在下顧念江湖義氣，也不願隨便拉兩個江湖朋友頂罪。」

洪七冷笑一聲，道：「老夫不是兇手，就算官司打到刑部，也不能隨便給我套上一個罪名。」

張晃道：「洪老丈，死牢中也許有不少屈死寃魂，就算你老丈淸白吧！這拒捕殺官的罪名，也够在牢裏，坐上下半輩子了。」

洪七霍然站起了身子。

王勝的單刀和張晃的一對判官筆，立時出鞘。

楊晉神情肅然，道：「我已爲老丈，留了很大的餘地，希望你老丈也給我楊某人留下面子，如是老丈氣勢咄咄的把人逼上絕路，只怕吃虧的是你洪老兄。」

洪七突然長長吁一口氣，坐了下去，閉上了雙目，沉聲說道：「你們要問些什麼。」

楊晉道：「老丈隱居於鼓樓的眞正用心，如說眞的是喜歡那一份鬧中之靜，不但在下難信，就你老丈，只怕也不會相信了。」

洪七道：「老夫如若說出了眞正原因，又有什麼好處？」

楊晉道：「立刻釋放了老丈，我楊某人願賠上一家人的性命，也不願屈寃一位江湖朋友。」

洪七長長歎口氣，道：「看來，你的確是一位很可敬的人。」

楊晉道：「洪老丈誇獎了。」

洪七沉吟了一陣，道：「老夫在那座鼓樓之上，只有一個用心，那就是希望找出一件本門之物。」

楊晉輕啊了一聲，問道：「什麼東西呢？」

洪七道：「那是本門之物，老朽不便奉告。」

楊晉點點頭，道：「雷音杖法，乃是少林絕學，老丈可是少林中人！」

洪七淡淡一笑，說道：「老夫和少林，確有一點淵源，不過，老夫並非少林門下。」

夜鷹張晃突然開口說道：「老丈的眞姓名，大概不是叫洪七吧！」

洪七皺皺眉頭，道：「唉！老夫早已無和人爭强鬥勝之心，這眞實姓名，難道一定要說出來麼？」

楊晉道：「在下可以答允老丈，如若老丈不願把眞實姓名洩漏於世，在下決不會洩漏出去。」

洪七沉吟了片刻，說道：「老夫可以奉告眞實姓名，不過，我有一個交換的條件？」

楊晉道：「什麼條件？」

洪七道：「你如能告訴老夫，那位生擒老夫的年輕人的姓名，在下就可以把眞實姓名奉告諸位。」

楊晉沉思了片刻，道：「老丈，有一件事在下說出來，只怕老丈不信？」

洪七道：「只要你說入情合理，老夫自然相信。」

楊晉道：「問題就在於它不太合情入理。」

洪七道：「此言怎講？」

楊晉緩聲道：「在下，也不知那人是誰。」

洪七的臉色驀地一變，冷聲道：「閣下是……」

楊晉道：「在下說的句句眞實，希望你老丈能够相信。」

洪七道：「我很難相信。」

楊晉道：「唉！這就是做人困難的地方，很多謊言，說的使人深信不疑，但很多的實話，却又使人無法相信。」

洪七道：「老夫聽到了他和你交談數語，如何能不相識。」

楊晉微微一笑，道：「以你洪老哥耳目之靈，和他對面過招，就沒有法子瞧出他的眞正面目，何況在下了。」

洪七只覺臉上一熱，道：「如若他和你素不相識，爲何出手助你。」

楊晉緩緩說道：「也許是他是我的相識，不過，在下當時無法認出他是誰？」

洪七道：「你總可以想想吧？他武功

那等高强豈是無名之輩。」

楊晉道：「很可能，是在下一位遠房親戚。」

洪七道：「他叫什麼名字？」

楊晉道：「在下目前還無法確定是他，自然不便奉告姓名？」

洪七道：「如若你楊總捕頭不肯說出那人是誰，在下也不願奉告眞實姓名。」

哈哈一笑，接道：「一個人的姓名，也不過是一個代表而已，你們知道我叫洪七，知道我年紀多大，知道我形貌如何，難道還不够麼？」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那麼老丈不肯據實而言了。」

洪七搖搖頭，道：「老夫不能再說什麼了。」

楊晉道：「老丈不說也行，但那要委屈老丈一些了。」

洪七臉色一變，道：「怎麼？難道你們還敢把老夫關入牢中不成？」

楊晉道：「不錯，把老丈暫時收入牢中了。」

洪七冷冷道：「楊晉，你可想到把老夫收押入牢中的後果麼？」

楊晉道：「也許會很嚴重，不過，咱們現在沒有辦法，不能想的太多。」

洪七霍然站起身子，怒道：「老夫不相信你眞敢把老夫收押。」

楊晉微微一笑，道：「不相信，也得相信了。」

洪七大怒，右手一揮，直劈過去。

楊晉怒道：「胆大。」右手一抬，擋開了洪七的掌勢。

張晃的判官筆，王勝的單刀，同時出鞘，分向洪七的身上招呼過去。

洪七和楊晉硬拚了一招之後，立時感覺左面半身一麻，這才知道，左面受傷的經脈還未完全的恢復，不禁一呆。

只聽楊晉大聲喝道：「不可傷人。」

王勝刀鋒一轉，用刀背狠狠的砸在洪七的左肋之上。

張晃兩支判官筆，也易刺爲打，敲在了洪七的右肩之上。洪七連受重傷，無能反擊，冷哼一聲，坐了下去。

楊晉臉色鐵靑，冷冷說道：「洪七，我辦了很多的案子，也見過不少武林朋友，你老兄如若再執迷不悟，那是自找苦吃了。」

洪七道：「你們如若堅持要留下老夫，那你們留下的只是一具屍體。」

楊晉道：「死活是你的事了，你如是一定想死，咱們不能留你……」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咱們對洪兄，已經極盡禮遇了，就算你們要報復，也必需付出很大的代價，我不信一個江湖上的門戶，眞敢和官軍抗拒。」

楊晉一遍大道理，只聽得洪七爲之一怔。細想楊晉之言，確然是大有道理，江湖上再大的門戶，也不和舉國大軍抗拒，沉吟了片刻，道：「老朽既非兇手，也非盜匪，至於我要尋找之物，確和一般人無關。」

張晃道：「洪老丈，咱們這不是講理，這是公事，你不能交代一個淸楚，就不能怪我們不够朋友。」

洪七的口氣軟了下來，道：「你們要老夫如何？」

張晃道：「問你一件事，你就說明一事，當然，咱們也不願和你結仇，能够放手，咱們決不會爲難你老丈。」

洪七長長歎一口氣，沉思不言。

張晃輕輕咳了一聲，道：「老丈那日當眞沒有見到傷害在下的人麼？」

洪七望了楊晉一眼，道：「老夫已經告訴楊晉總捕頭了，我沒有看淸楚。」

張晃笑一笑，道：「沒有看淸楚，那是看到一點了。」

洪七道：「你身遭暗算的經過，老夫並未看淸楚，只能說事後，老夫曾經發現過一個可疑的人。」

楊晉道：「那人什麼樣子，洪兄還能記得麼？」

洪七思索了一陣，道：「是一個穿着靑衫的人。」

楊晉道：「大約有多少歲數。」

洪七搖搖頭，道：「老夫說過了，沒有看淸楚他的形貌，不過……」

楊晉道：「不過什麼了。」

洪七道：「那人的左手小指，似是有一道傷痕。」

楊晉心中大喜，暗道：「有了這條線索，那就好找多了，比說出一個人的大畧形貌，還要實惠一些。」

儘管他心中歡愉異常，外形却保持着適當的平靜。淡淡一笑，道：「老丈如肯早告訴我們這件事，也許不會有適才一番爭執了。」

作官的，都有一套察顏觀色的本領，眼看洪七在利害解說之下，已然有了屈服之意，立時，寒起一張臉，接道：「洪兄，我沒有把你落案，但也不能就這麼放了你，話不說不明，木不鑽不透，要委屈老丈，先在捕房中停一些日子。」

洪七道：「你的意思，是要把老夫困起來了。」

楊晉道：「話不是這麼說，這捕房後面有一間密室，屈你駕在這裏留幾天，等在在下求證了很多的疑點之後，再放你老兄離去。」

洪七冷笑一笑，正待發作，張晃已冷冷接道：「洪老丈，總捕頭對你已經是仁盡義止了，你如是不肯合作，那是自找麻煩了。」

洪七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你們要留我幾天？」

楊晉道：「這要看洪兄了。」

洪七道：「看我？」

楊晉道：「是！洪兄如是肯合作，三兩天內兄弟查出洪兄確和王府血案無關，立時放洪兄離開，如是洪兄不肯合作，也許兄弟要十天半月，才能查的明白。」

洪七道：「你們要如何查證？」

楊晉心中暗笑道：任憑你老奸巨滑，也難逃過我楊某的設計。

口中却道：「第一件事，咱們自然是先要查證一下洪兄看守鼓樓的用心……」

洪七接道：「我說過了，那是找一個東西，與你們無關。」

楊晉道：「洪兄還沒說出找什麼。」

洪七冷冷道：「告訴你們，你們也無法找到，哼！老夫找了數年之久，還未有找到。」

（未完待續）

神手無相　傳奇故事之二

柳殘陽·文
培新·圖

魔骷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戰飛羽解決了魔骨彈涂禪後，冒險進入地道，在地道的盡頭處發現一間簡陋的石室，那被擄刦的丁元一，便被點了穴道，放置在地板上，戰飛羽拍活了他的穴道，抱着他走出地道，追上華駝子和鍾魁，將丁元一交回給他們，二話不說，逕自策馬離去。離開那座破廟後，走不上二十里，驀見五幪面人手持蛇形鑽攔路而立，向戰飛羽圍攻，只一招便爲戰飛羽揭下他們的幪面黑巾，赫然竟是聞名江湖的大河五義，五人僞面目被揭破，立自戕當場，戰飛羽埋葬了他們後繼續上路，至一鎭上投店——

剛逃死門關　又遇一刀絕

小二滿口應承道：「有！有！爺要住店，請跟我來！」

小二引着戰飛羽走至最裏面，一處靠山的三間茅屋中，小二道：「客爺！這是小店最清靜的地方了，再好的可沒了，你看可能住？」

戰飛羽聽小二說話甚是誠實，不似城鎭中幹此行的人那種油腔滑調，即微微點頭道：「好！我就住右間吧！」

小二送過茶水等物，房中只剩下戰飛羽自己。

小二那樸實的面孔，眞誠的話語，與那棉衣中裹着的强壯體格，使戰飛羽又認識別人的另一面。

不久，傳來了小二接待客人的聲音。

戰飛羽摒擋紊亂的思緒，刹時入於忘我。

練武人的驚覺，使戰飛羽驚醒，小二的聲音，由左房中傳來，聲帶關切道：「客官，您强忍着麼，我這就去請隔壁的客官來，看能否爲您治傷！唉！這些天殺的，最近越來越不像話！」

脚步聲中，有微弱的呻吟音，與憤恨聲，門簾起處，店小二惶急的神色，祈求的目光，望着戰飛羽，期期艾艾的，欲待講話……

戰飛羽已立於當地，揮手道：「知道了，小二哥，走！」

小二感激地，高高牽起門簾，緊隨在戰飛羽身後，步入左間。

暗淡的燈光下，木板床上，躺着一個萎頓的白凈面龐的書生，失血似的面色，兩眼深陷，濃濃的眉毛，格外挺突，雙顴高聳，更形顯得消瘦。

小二緊隨戰飛羽進內在身後道：「這位相公，路過前面天時已晚，在距此不遠的『美婦塚』碰上了三個人，硬說這位相公是什麼『骷髏帮帮主』，一拳給打得昏了過去！」

小二在身後講話，緊貼戰飛羽身軀，床上的書生，無力而虛弱的翻着無神的眼睛，無助的望了戰飛羽一眼，咳了一聲，痛得全身起了痙攣！

戰飛羽道：「怎麼樣的三個人？」

小二遲遲的道：「據這相公說，是一個年輕人和一個駝背老人，還有一個于思滿臉的高大老人！」

戰飛羽漫不經意地道：「是他們……傷在那裏？」

小二道：「相公說是前胸被那高大老人擊了一掌，就昏過去了，他醒來已不見三人，强忍着來到小店，客官您能否察看察看這位相公的傷勢，行行好，救救他吧，小店也會感激您，菩薩也會保佑您！」

戰飛羽輕笑道：「菩薩保佑不保佑，那是他的事，小二哥看來是眞的感激了，否則，客人死在店裏，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小二不好意思的道：「客官您眞是……咳！這是實情，但救人總是好事，客爺，您就行行好吧！」

戰飛羽道：「好，待我看看再說！」

小二一聽，突然將桌上的油燈端在手上，緊傍着戰飛羽，高高的舉起，使燈光明亮的照在床上。

感激地，强忍着疼痛，書生將胸前衣襟敞開，一聲驚呼，油燈突然翻倒，店小二驚慌手顫！

戰飛羽雙掌齊飛，一手接燈，一手掃油！

驀然全身一麻，勁力全失，身後兩處大穴，被人刺住，床上的書生，倏然躍起，迅捷的出手連點戰飛羽全身大穴，伸手接過了油燈，置於桌上。

將衣襟穿好，躍落地上，沙啞地冷聲道：「戰飛羽！我講過我要收拾你！」

閉着眼，戰飛羽道：「無恥！」

一聲得意的狂笑，書生道：「罵得對極了，罵得再對也沒有，罵是你，死也是你！戰飛羽逞英雄，裝好漢不能保命，僞僞眞眞，眞眞僞僞，那才是立身求生成功成業之道，你嚐嚐我無恥的滋味如何？」

刷的一聲，一支小巧玲瓏的魚腸劍，掣在手中，「噗」一聲，自戰飛羽的右胸，齊柄沒入，迅即拔出，「噗噗」一聲，左胸又是一劍！

鮮血突突外冒，紫色的衣衫上，流着紅色鮮血，看上去像是兩條流淌的黑漬！

站在身後的店小二，此時突地開口道：「主上，給他個痛快算了，我們不是要趕着辦事嗎？那分——」

在書生搖手之下，小二停止了未完的話，沙啞的，書生道：「戰飛羽，你多管閒事，管到我的頭上，我要讓你流盡鮮血而死，這兒不會有人來了，就是有人來，也救不了你。這兩劍，離你的心房，只那麼一點點，血流得會很快的，不要一個時辰，你就會血枯而死，多謝你的仁慈，給了我這麼個好機會，嘿嘿！你就多多體驗一下，流血枯死的味道吧，本座不奉陪你了！」

人影幌動，書生與店小二業已出屋而去。

戰飛羽只感到極度的憤恨，噁心，憤恨自己的無知，噁心自己的行動。

行道江湖，對任何人，戰飛羽都沒有今晚如此的仁慈過，他恨自己無知的竟被自己的眼睛騙了，那店小二的樸實，誠摯，贏得了他的信任。

噁心自己竟然未能瞧出，這「無恥公子」的喬裝。如今他已知道，骷髏幫在十年後復出，業已不是原先的骷髏幫，幫內主持大計的，竟然是「無恥公子」，這江湖中下三流的人物。

他恨他知道的已完，如今他無能爲力，他以無上玄功，連連試驗，能否冲開所有被制穴道。

但他失敗了，他只有眼睁睁的等待着死亡的來臨。

無恥公子，用的手法至爲霸道而絕，使他無法提氣，無法運功，空有一身至高的功力！

血一滴滴的外湧，心跳隨着加速，戰飛羽在一分一秒的溜走中，感到生命亦隨着近尾聲。

他有不甘就死的心，却沒有不死的力量。

無恥公子，臨走時，點了他的啞穴，連他呼喊平常人的一絲希望都斷絕了！

他望着那搖幌的燈焰，孤獨的身影，心中起了無比的落實，他閉上眼睛，靜靜地等死！

「店家，店家！」

熟悉的聲音，傳入戰飛羽耳中，他的心房狂跳，血流加速，生的意念，反不及羞恥之心來得重。

戰飛羽急昏了過去。

人就是這麼種動物，當他活的時候，名譽似乎是較生命重要，戰飛羽就是如此，那呼店家的聲音，他聽得出是氣死鬼鍾魁。

他判斷得到，店小二走了，全店裏只有這裏有燈光，在找人不着的時候，鍾魁自會到這屋裏，那時，他的性命活是了，但却羞於見人，他怎能够不急怒得昏了過去。

昏過去的時間不久。

當戰飛羽醒來時，只感到傷處淸涼舒適，毫無痛苦，强忍羞赧，睜眼望去，面前站着丁元一同華駝子，鍾魁三個人，只見丁元一喜形於色的道：「戰大俠醒了，可還覺着有不舒服的地方！」

自豪地，華駝子道：「元兒，你怎地不相信叔叔的奪命丸與傷藥？包管這小……戰大俠休息一二日，就恢復原狀。嘿嘿！說不定還較以往更强上一倍呢！」

鍾魁在旁揶揄道：「又吹了，駝子，這次出來，你似乎變了，變得嘮叨而又會吹大氣！」

華駝子不屑地道：「奪命丸碰到神手無相，能不功效加倍，那還有什麼資格叫神功靈藥！」

戰飛羽一聽，治死人華駝，竟然給他服的是華駝子視如性命的奪命丸，不由得起身抱拳，雙目凝注華駝子。

這種無聲的感激，發自肺腑，格外眞誠。

丁元一在旁急聲道：「戰大俠，小弟蒙兩次搭救，我華叔這點意思，算得了什麼，你看來似無大碍，我們到外面談談如何？」

戰飛羽點了點頭，四人魚貫步出房間來。

只見店小二正端着茶壺茶杯進來，戰飛羽驀地飄身迎上，一把將其肩胛按住，畧一運力，只聽嘩啦啦一陣大响，茶具，茶水四濺。

店小二齜牙裂嘴的，吼叫着軟癱在地上！

華駝子一見，驀地喝道：「戰大俠住手！」

戰飛羽詫異地望着地上的小二，早已鬆了手，怒嘿一聲，首先落座！

店小二强忍着疼痛，仰臉望着戰飛羽，驚悸滿面。

華駝子道：「戰大俠可是中了小二的算計！」

一抹愧赧，畧現即隱，無言地戰飛羽點點頭。

丁元一驚咦一聲，道：「什麼？是他？他不是被人點了穴道，剝了衣裳，窩在櫃枱桌下的嗎？他怎會……噢……噢！那是說戰大俠遇到的是武林中擅於易容之人了？」

戰飛羽沉默的望着地下那驚悸的店小二，道：「沒你的事了，小二哥，你給我們去準備酒菜！」

店小二撫摸着肩胛，收拾一下地上碎瓷，蹣跚艱困的出屋而去。

戰飛羽目光移視丁元一三人問道：「三位怎地如此巧，也向這方向而來！」

丁元一不答所問，反道：「山路拐角處，有一座新墳，那可是戰大俠所築？只不知內中埋葬何人？」

淡淡地戰飛羽道：「五位煞使。」

華駝與鍾魁互望一眼，丁元一欽佩的望着戰飛羽，華駝道：「戰大俠殺敵埋屍，可是你的規矩！」

戰飛羽神色一怔，旋卽意會的道：「老丈好高的機巧，只是戰飛羽實不願再給死者揚惡名於人，尙請三位原諒！」

鍾魁豪爽的道：「戰大俠有揚善隱惡之德，老夫怎能不知好歹，原諒二字，應是我等出口！」稍停又道：「戰大俠在荒刹中，將元兒放手卽走，事後，老夫百思莫解，老夫還一度認爲戰大俠不屑下交老朽呢！」

戰飛羽笑了笑，道：「不敢，老俠言重了！」

此時小二已整治來一桌酒菜送來，擺好後，戰飛羽遞了一錠約莫有二十兩的銀子送給他，道：「小二哥，我們恐怕要在你這兒，多打擾幾天了，你拿這個去給我們準備一切，走時再算！」

小二本是推拒的雙手，聽到最後一句話，這才接下，恭謹的道：「四位爺就是住上半年，這也足够，既然你老說走時再算，我就收下了！」

恭身退出！

戰飛羽道：「鄉野中有此誠樸之店家，眞是難得！」

丁元一道：「我知道了，戰大俠就是因爲他的誠樸，才着了……」

華駝子的眼色下，丁元一收口不語，尷尬的望着戰飛羽。

輕俏地，戰飛羽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戰飛羽在江湖上也不是第一次栽跟斗，老丈何不爲我掩飾，難得丁兄弟一片眞誠，更不需阻擋他，此次若非三位來得湊巧，眞不知是什麼結果呢？」

丁元一道：「就是我們不來，華叔不用那最後一顆奪命丸，以戰大俠的神功，也會自救的！」

戰飛羽眸瞳中精光陡射，注視着丁元一道：「小兄弟，你說奪命丸是最後一——顆！」

語氣之重，神威之煞，直使丁元一打了一個寒顫，期期的，點點頭道：「是……是啊！」

戰飛羽神態一歛，長嘆一聲，向華駝說道：「老丈太糟塌靈藥了，過於暴殄天物了！」

華駝子做笑一聲，歡愉地道：「紅粉贈與佳人，寶劍贈與烈士，這奪命丸不給你，難道要給那些該殺的死胚？」

畧現激動，戰飛羽道：「老丈能否再煉，需時幾多？」

華駝子搖搖頭道：「老朽不再煉了，一者是藥物難找，二者老朽決定此次與戰大俠一別，卽閉門不出了，治死人的事，找閻王爺去作吧，我是不願再搶他的生意了！」

廢然一嘆，鍾魁道：「臭駝子從閻王那兒搗生意，我老鍾就替他補缺，專門將陽世間的活鬼氣死，給閻王爺拉生意，既然他不搶了，我也就不需要再替他拉了，想想自行道江湖以來，我們這被武林同道稱爲怪物的兩塊廢料，確也對得起爺娘生，天地養了，從此一別嘛——我托句大，戰老弟，在我你有生之年，還望你常來『丁家莊』走走！」

戰飛羽雙目一睁道：「丁家莊？可是那大善人丁善玉家？還……」

鍾魁點點頭。

戰飛羽疑惑的道：「據我所知丁善人無後，丁兄弟亦不是他的……」

華駝子笑笑道：「江湖上有好多人分不淸丁家莊與丁家堡的關係，其實嗎？也不需分，本來他們就是兄弟，丁老大是丁家莊的莊主，一生不與武林人交往，丁老二是丁家堡的堡主，一生都在江湖，兄弟兩各自爲政，元兒原是丁老二丁家玉的獨子！」

戰飛羽點點頭，但旋卽道：「那二位何以不在丁家堡息隱，而要去丁家莊？」

華駝子笑道：「戰老弟，你想想，丁家堡是息隱的地方嗎？」

戰飛羽道：「但你說丁善人一生是不與武林人物交往的！」

華駝子道：「是啊！一點不錯！」

戰飛羽詫異的道：「那兩位不是武林人物嗎？」

鍾魁笑接道：「戰老弟！我們到了那裏，就不是武林人物了。」

恍然大悟，戰飛羽道：「絕！絕！這種分法，也眞難爲善玉叔了！」

「什麼？你叫丁老大什麼？」華駝與鍾魁二人同時問話，丁元一也急急的道：「戰大俠叫我大伯叔叔？」

戰飛羽笑笑道：「不錯！」

「爲什麼？」三人同聲問。

戰飛羽道：「因爲，我是他自小養大的！」

三人你望我，我望你，滿面驚容，張大的嘴巴，連聲音都叫不出來，這實在是驚人之語，以一個不同武林人物交往的人，却養大一個武林中盛名赫赫的神手無相戰飛羽，這讓誰聽了，也會驚詫莫名的。

戰飛羽淡淡笑，道：「我自記事的那年，就離開了他！但每年總要去看他一次的！」

望望他們的冀求神色，笑笑又道：「兩位不久就見到善玉叔了，其中詳情您倆就問他罷！來！我們只說不吃，可有點虧負小二的好意，我敬二位老丈一杯！」

說罷舉杯一飲而盡！

話題又繼續下去，戰飛羽道過他被襲經過後道：「化裝小二之人，我尚推測不出是何人；但那無恥公子此次挾骷髏幫殘餘復起，恐將爲禍不小，走時甚爲匆匆，說有急事待辦；但據我判斷，他事情辦完，總不放心我的死活，會再來此地的！所以我想留此三天，等他一等，兩位老丈是否要先返丁家堡一趟，再去丁家莊？」

二老怪點點頭！戰飛羽道：「那麼我們丁家莊再見吧！或許時日不多，更不一定誰先到呢？」

二怪同時道：「戰老弟此行目的亦是那兒嗎？」

戰飛羽點點頭。

丁元一道：「戰大哥！我想跟您在江湖上學點經驗，歷練歷練，不知戰大哥，可肯提携？」

戰飛羽一聽，爲難的道：「這——」

華駝子道：「戰老弟，實話實說，我們本應與您走相反的方向回丁家堡的，就是因爲追您，才到了這兒，追您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請您帶着元兒在江湖上歷練歷練，先前可不好講，如今嗎！您就看在善玉的面上，就勉爲其難吧！」

戰飛羽凝重地沉思一刻，然後正容道：「不是我矯情，一者歷練江湖，似以獨闖爲宜，二者我行踪飄忽，一向獨行慣了，若對丁兄弟一時照顧不周，豈不是…」

華駝子駝峯聳動，接道：「戰老弟大可不必爲此担心，一者元兒亦非小孩，二者相信他絕不會給你增添累贅，尤其是武功方面，說句您不怕見笑的話，眼下他的藝業，我兩塊廢料加在一起，恐怕也沾不了多少便宜；只因他生性太過柔和，是以才想跟您經歷一下，江湖的險域！」

戰飛羽眸瞳中精光閃射，直看得丁元一有點不好意思，扭扭揑揑的有點娘娘腔味，鍾魁一旁向戰飛羽道：「戰老弟，臭駝子可不算吹牛，只因爲這傢伙在元兒身上蝕了三顆奪命丸，所以他才如此的說！你看，元兒這個樣子！是不是需要硬紮一點？」

點點頭，戰飛羽收斂了威態，丁元一這才恢復正常，但在心理上，他又仍是有點發毛！戰飛羽那無形的威煞，似是對他收到了點啓示作用！

只聽戰飛羽說道：「既然如此，我當然也無話可說，只怕有負丁兄弟的一番心意！」

丁元一聞言，喜形如色！仰頭乾了一杯酒後，望着戰飛羽喜滋滋的，但當他看到了戰飛羽他不怒自威，毫無表情的神色威態時，突也歛起笑容，一本正經的坐在那裏，不動了！

鍾魁向華駝使了個眼色；二人會意的望了丁元一一眼，微微一笑。

歉意的，戰飛羽道：「尚有一事，不知二位老丈，肯否爲在下釋疑，此事實是難以開口，然而又忍捺不住，是以不知當不當說。」

二人一聽，似是戰飛羽極重大之事，華駝子道：「嗨，戰老弟，有什麼當不當說的，只要我倆能夠帮得上的，您就儘管說！」

戰飛羽畧露笑意道：「記得二位在我面前初救丁兄弟之時，曾提及華老丈是爲了怕一個『九姑』而動手的，不知這位九姑是……」

話尚未完，鍾魁業已「噗」地一聲，噴出一口酒來，笑得眼淚鼻涕，都流了出來！

而他華駝子的小臉上，頓時亦赤紅如火，怒瞪着鍾魁道：「大個子，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

戰飛羽一看，知道自己這可問到尷尬的問題了，也滿不是滋味的低頭喝了一口酒，遮掩遮掩！

笑猶未停的鍾魁，突地邊笑邊道：「嗨！戰老弟！你……竟連江湖中……大名頂頂的九……九姑娘……都不知道……嗨……你眞眞……是……是孤陋寡聞，嗨……她就是……那閻王爺見了……都要退避三……三舍的……」

「呼」的一聲，華駝子一掌，擊向鍾魁，鍾魁一式鐵板橋，仰身躲過，話聲立止！

華駝子赧然地向戰飛羽道：「戰老弟！那是拙荆！你別聽這大毛虫胡扯！」

丁元一突然一本正經的向挺身立直的鍾魁道：「鍾叔！九姑一點武功都不懂，你怎麼說她這麼厲害？連閻王爺都怕！」

此話一出，戰飛羽莞爾！華駝子老臉更紅，剛剛停笑的鍾魁，突地一本正經地向丁元一極端捉狹地道：「九姑不會武功？那你駝叔怎麼怕她怕的跪在地上不敢起來？」

華駝子驀地長身立起！怒目瞪視着鍾魁！

戰飛羽一看糟糕，趕緊站起，抱拳向華駝道：「老丈！恕戰飛羽無禮好奇！鍾老丈您……」

「好！好！不說不說！別那麼急臉子好不？」鍾魁擺頭向外，端起一杯酒一仰而盡！

沉默一會，戰飛羽道：「天將放亮！咱們休息一會兒！送二位老丈上路！」

×　×　×

華駝子與鍾魁走了！戰飛羽在這時知道了一個情況，骷髏幫的復幫，是極端秘密的，骷髏幫中的眞正主事之人，並非是原來的骷髏幫幫主那骷髏三怪中的魔骨王凃印。

凃印在丁元一住在幫中的時候，向未露過面，而已死的魔骨彈凃禪與魔骨刺凃歸，在幫中的地位，似是僅爲二流角色，一切都要聽那無恥公子的，苟非戰飛羽講此人即是無恥公子，丁元一還眞摸不清他是誰，因爲在幫中，除掉三二人外，甚少有人能與他接觸。

發號施令的時候，多數是由接近他的幾人而爲，而一切幫中執行大小事務，却都是由凃氏二弟兄來料理，凡是以前骷髏幫中的幫衆，都在他兩人的執掌管理之下，此處另有一批人物，却不管他倆節制。而自成一個體系。

丁元一的進入骷髏幫却是受騙而去，當他瞭解了該幫的一切作爲後，即思逃返

丁家堡，但他並沒有機會，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碰到了一隻丁家堡乏力的通信鴿，寫了個信息，約定了時日，他偷跑出了骷髏幫的監視，但旋即爲凃歸追踪趕至，他在傷了他們十餘人後，自己却也中毒負傷，嚴重的內傷，跑不多遠，又被他們追上，據他所知，骷髏幫的老巢，至今尚未建好，他們是經常在東飄西蕩的遊蕩遷徙中過活，但他又疑惑，這是他的一種幻景，而實際並非如此！

因爲，自他進幫之後，他清醒的時間少，而不能常有記憶的時間多，他的記憶中，似乎他曾不知做過多少次的出征！返至一秘地，他就清醒一日，然後，又不復再有記憶了，是以，他告訴戰飛羽的這些狀況，都是些在不連接的狀況下清醒時的牽合判斷！

但，戰飛羽却自此中，推測出骷髏幫還是有一大本營地，只不過像丁元一這種被誘騙而遭控制的人，不能眞實的記憶而已，他們可能是以遷徙來迷惑他們在清醒時的印象，以免洩露罷了！

由這些情形中，戰飛羽下了個決定，骷髏幫的事，他要同他們週旋到底，而且必需在他們尚未能有最大勢力，構不成威脅之勢之前，設法挑了他們，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出其不意的予以摧毁，各個擊破，是爲上策。

然而如何能够找到他們去擊破呢？戰飛羽思之再三，認爲無恥公子，是不會放心他戰飛羽的，他定然會設法再來證實一下，他死亡的事實，所以他決定在此處等他一段短時間。

「守株待兔」，是戰飛羽準備對付「無恥公子」的方法，但戰飛羽知道，他不一定能够捉到個大兎子，可能是小兔子，也可能沒有，不過後者的情形較少！

一天從日出到日落，過去了！

這一天中，雖然毫無消息，可是戰飛羽根本就沒閑着，他查遍了這個鄉村小店，瞭解了所有的環境，店東兼小工的店主人，原是個樸實的農民，每年，在冬季，他都爲過往客商，提供最好的招待。

一年中，其餘的時間，這個小店根本就不開業，可是却一樣的照顧客人住宿，至於食用，則需由客商自理了，店東爲客商準備菜蔬，客商自行動手，住不要錢，菜蔬也是够本就成，所以老客商們，每年冬季路過這兒，都自動來照顧，走時都多是加倍付錢！

店東是眞正的交了不少朋友！

他這個店沒有招牌，但在普通的行旅口中，却有一個極端響亮的名字，叫做「孟嘗居」。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戰飛羽在「孟嘗居」中，無所事的過去了，他却毫不焦急，他決定再等一天！

第五天——

戰飛羽同往常一樣，從早到晚都在喝茶，同丁元一談些武林逸事，掌故，中晚兩餐，都在大廳上，那店中唯一供客人吃飯的地方消磨。

日正當中，戰飛羽同丁元一叫了點酒菜，繼續着他們的談話！

當然，凡是店內店外，打尖住店，甚至門外那條大道上的過往行人，都沒有逃過戰飛羽那犀利的目光。

這時，戰飛羽正面向外，丁元一打橫，側向進門處，在店中左側的一個裏角裏的桌子上，這個地方的角度，正可將全店一覽無餘。

門口，踏進了個中年漢子，兇眉橫目，一臉肥肉，咧着張大嘴，上唇厚得將下唇都蓋了起來，一身短打扮，腰裏掖着二把屠刀，突着個大肚子，兩條肥腿，走一步不到半尺，可艱難得很！

尤其是他每走一步，那光禿禿得發光的腦殼，就像是個玩龍的珠子似的，搖幌一下，更顯得滑稽得離了譜。

戰飛羽此人長像入目，心中不期然的道：「是他？」

丁元一也看到了，輕輕的向戰飛羽道：「戰大哥，這可就是那武林中有名的屠戶『一刀絕命』謝八塊！」

戰飛羽點點頭輕聲道：「那話兒來了！我們沒等錯！」

兩人繼續吃喝，頭低得低低地。

「一刀絕命謝八塊」進門二步，打眼向店中望了一遍，然後，向已到了他面前的小二道：「店家，可有什麼吃的？」

小二道：「客官請坐！好的沒有，鄉村野味，可以給爺準備那麼幾樣，多了就說不上了！」

「那麼就來二個燒刀子！先給兩樣下酒菜！」

望了望走在左側中央的空桌上，一屁股坐下！

小二應聲去了，不多時照吩咐送來酒菜，「一刀絕命謝八塊」正仔細的在打望着店中的每一個客人。

目光一亮，望着丁元一同戰飛羽，但旋即微微搖頭！

店家正好恭聲道：「客官請用！不够請招呼一聲，人手少，望您莫嫌怠慢！儘管招呼！」

說着擺好酒菜，就待退走！

粗短的手臂，拿着筷子挾了塊鹵味，向口裏一送，「叭咂」一嚼，入口嚥下，向已邁步的小二道：「店家，商議點事好不？」

小二聞聲轉身立地，恭聲道：「不敢！客官請說！能辦得到絕對沒問題！」

一刀絕命謝八塊道：「您這店就說是只冬天開張？」

小二點點頭！

一刀絕命道：「那您是不靠這個維持生活了？」

小二道：「客官明鑒，我是個農戶，這不過是給客商方便！」

一刀絕命道：「那麼！您的店可否售賣給我，我來做，一年到頭都做，不是更方便客商？」

小二爲難的道：「客官，不瞞您說，這是我的祖產！」

眼一瞪，一刀絕命道：「怎麼，你不樂意？」

小二道：「客官，不是小的不樂意，實在是……」

接聲，一刀絕命道：「好！既然不是不樂意，那就是樂意了！拿去！馬上走！飯後我自會來接收！」

約莫有百兩紋銀，亮光光的放在桌上

，店小二急得雙手亂搖，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

「一刀絕命根本不理他，自顧自的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店家急得臉紅脖子粗得說不出話來，「一刀絕命」謝八塊却極似欣賞這個調調兒，無動於衷的瞪眼望着。

這種情形，看在店中喝酒的客人們的眼中，可就惹起了不憤，尤其是那些土生土長的莊稼人，滿腦子的守望相助與不受外鄉人欺負的想法，甚是牢固，當時就有三個身壯的漢子，怒目瞪向「一刀絕命」謝八塊，不約而同「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齊齊擁向前去。

會家子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三人都是些老實農民，根本就毫無一點武功根基，如今竟然要惹「一刀絕命」謝八塊，這不啻是以卵擊石，是以丁元一一見，就待起身。

突然，一隻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之上，戰飛羽的語聲低低地說：「何不在旁看看再說呢？」

丁元一詫異的望着戰飛羽，他心裏又奇怪，何以戰飛羽竟願這些無辜的人去碰釘子。

笑笑，戰飛羽道：「暗地裏帮忙，較明處要便利得多！」

丁元一恍然大悟的笑笑，心想：「這就是江湖閱歷，武林經驗！」

心安理得地，倏然地，丁元一坐了下去，順手抓起一杯酒，一仰而盡，雙目中射出了一種躍躍欲試的神色，飛揚的神采，現於那俊秀的面上。

點點頭，戰飛羽遞來種讚許與鼓勵的目光。

提足功力，正心誠意的丁元一準備功夫作好，目不斜視的盯着「一刀絕命」謝八塊的動作。

「哧！」的一聲輕的笑聲，眸瞳閃爍着特異的光采，那光采讓丁元一看到後，臉色不由一紅，因爲他自戰飛羽的目光中，知道自己又犯了大忌，那有暗中帮忙，反而緊盯別人不放的？這不是同明目張胆一樣的嗎？一連串的，丁元一得了二次經驗。

微微的赧然一笑，放鬆了外來的緊張，提高了警覺，用眼睛的餘光，也掠看那面的舉動，丁元一學乖了！

戰飛羽笑了，滿意的笑容。

三個壯漢，怒形於色，其中一人，朝「一刀絕命」謝八塊道：「你這人怎不講理？可別認爲我們丁家窪是好欺負，好吃的！」

「一刀絕命」謝八塊小眼一瞇，咭咭一笑，挑逗的，望着三個站在自己面前，氣勢洶洶的漢子，道：「吆，看不出你們丁家窪還眞有能人？欺負不得是不？你三個想怎樣？是想動手嗎？看你們那份熊架式！」

本來還是笑着講的，講到後來，已經是聲色俱厲了，那腮上的一團團肥肉，變成了一條條橫楞子，嘿。叫人看了有多惡劣就多惡劣。

三個壯漢怔得一怔，色厲內荏的同聲道：「不想怎樣，想請你看明白點，丁家窪不受欺負！」

奸咧咧的笑聲，長長的，「一刀絕命」謝八塊肥胖的身軀，壓得座下櫈子，吱吱亂響，全身肥肉亂顫。

「嘩啦，嘎吱！」櫈子碎了，碎得成了寸長木屑。

奸笑不止，身軀不變，「一刀絕命」謝八塊原式原樣的，仍然長笑。

三個壯漢，怔在當地，臉上的神色煞青。

全店房的人，都似傻了，一個個你望我，我望你，靜得除了那謝八塊的奸笑聲外，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噗通！」

「嘿吱！」

「一刀絕命」謝八塊肥碩的身軀，突然跌下，壓在碎木櫈上，就像是一塊斷碑，碎裂滿地。

奸笑聲驀地停止，瞬間的沉靜，靜得奇特！

突然，爆發了，哄堂的笑聲——「哈……哈……」

笑聲並不長久。

肥碩的身軀，猛然立起，動作乾淨俐落，毫無一點點一絲絲拖泥帶水的味道，紫紅的肥臉上，那一對小眼睛的眸瞳，放射出二股狠毒銳利的煞光，掃射向哄笑的客人，笑聲止住了，笑容也跟着收斂，那是一種突然感受到生命威脅的心悸靜止。即連那三個壯漢，也被這種從未見過的煞光所窒懾！

窒懾得全身發毛，剛剛的那一股「抱不平」的勇氣，突然消散得無影無踪，悄然向後退縮了。

店東更是在這威懍的情形下，全身宛如篩糠，哆哆嗦嗦地瞪着一雙驚懍萬分的目光，不知所措。

「好威風！」

輕俏柔和得幾乎沒有人聽到的一句話聲，帶着極度的譏誚，偏偏那「一刀絕命」謝八塊，却是字字入耳，清清晰晰，只是困惑的是他摸不清聲音的來源，捉不住方向，就如同這句話是客店中，任何一個角落的任何一個人發出過似的，他的臉色變得難看極了。

一個人假若受了暗算，侮辱，面上的表情，定然是憤怒已極，在憤怒中若受到一種心靈上無必要的驚嚇，那臉色突然由紅變紫，由紫轉青，青中還突然泛白，這種過程在一個人的臉上現出，也不過是瞬間的工夫。

可是你若能仔細的觀察，你會覺得這是世界上最最醜惡的轉變。

這種變使你覺到噁心，噁心的吐都吐不出來。

「一刀絕命」謝八塊，就是這個樣子了。

騎在馬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不可能的，他怒瞪着全客房的雙眸中，帶着那股驚悸的神色，強裝硬漢，色厲內荏的怒喝道：「是那位相好的，來找我謝某人尋開心，有種就出來，莫在暗裏使壞水，充漢子！」

鴉雀無聲。

怒哼一聲，謝八塊挺一挺那滾圓的肚皮，沙啞的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你不出來，就莫怪老子不客氣了。」

人說着話，臂已揚起，抓向那哆嗦不停的店家。

猛然一聲清亮的怒喝：「住手！」

丁元一在戰飛羽的眼神中，知道時候到了，不能再在暗中戲弄，是以一飛身立起，怒喝一聲，大步走向「一刀絕命」謝八塊。

揚起的手掌迅即放下，轉身面對着丁元一望去的謝八塊，先是一陣驚愕，驚愕這暗中之人的過於年輕，繼而，將一腔怒火，化爲怨毒的一陣連續的陰冷至極的笑聲。

笑聲一停望着立身不遠的丁元一道：「暗中施襲的，就是你這小子？」

丁元一俊秀的面龐上，沒什麼表情，但那一對丹鳳眼却露出了一股極端輕視的神色，這種神色是「一刀絕命」謝八塊這種老江湖所極端不能接受的，就是拚了老命不要，也不能接受的神色。

一刀絕命謝八塊怒火中燒，狠厲的道：「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竟敢在老虎頭上捋鬚，你也不打聽打聽，是你自己卸下你一隻手臂，還是要我動手，給你一刀！」

輕視的神色不變，齒縫中擠出了聲音，丁元一道：「吹大氣！」

暴喝如雷，一刀絕命謝八塊道：「你先嚐嚐滋味！」

肥短粗壯的手掌，驀地如一輪旋風似的擊向丁元一的胸腹。

輕輕一點，細嫩的手指，如出洞毒蛇，迅捷的吻向肥短粗壯的腕脈。

神速，輕靈，詭譎的一指，如天際靈蛇。

謝八塊掌出突然，收回迅速，雙目驚詫的望向丁元一，半晌始道：「靈蛇指，你是丁家堡的人，你叫丁元一？」

丁元一輕聲道：「不及一刀絕命謝大當家的名頭十一。」

神情突顯倨傲，大刺刺的，謝八塊道：「你既然知我名，爲何竟敢破壞我的行事？」

丁元一笑笑道：「看不慣！」

大出意料，謝八塊道：「你小子敢是吃了熊心豹胆，難道不怕帮規制裁？」

冷蔑地，丁元一道：「什麼帮規可以脅制丁家堡的人，哼！」

聲色俱厲，謝八塊道：「果然你已叛帮，好，你莫怪我謝某人手黑心辣！」

「哈！」的一聲，腰中掖的兩把刀，業已執在手中，口中猶不斷地狠聲道：「謝某人代帮中執法，讓你嚐嚐一刀絕命的滋味！」

丁元一道：「慢着！」

謝八塊道：「怎麼？怕了嗎？可以，一邊候着，我處理完了此處之事，我們再一起算帳！」

丁元一不屑的輕哼道：「看你腦滿腸肥的樣子，就不是塊料子，值得怕嗎？丁家堡的人又怕過誰來？哼！」

怒聲如雷，一刀絕命謝八塊道：「你小子是……」

搖搖手止住謝八塊，丁元一道：「急什麼？你一刀絕命的滋味如何，丁元一甚是想嚐嚐，只是此處不便，店後山坡寬敞，那裏如何？」

謝八塊道：「你既選好了風水，那還等什麼？走啊小子！」

誠心挑逗，調侃，丁元一道：「條件講好再去不遲！」

詫異中怒聲道：「一刀絕命的人還有條件？」

丁元一道：「一刀絕不了命怎辦？」

謝八塊一怔，旋即大笑道：「沒有的事，我謝某人還沒碰到過！」

丁元一正色說道：「今天，就讓你碰到！」

謝八塊道：「你？」

丁元一點點頭，篤定的神色自雙目中露出。

怒形於色，雙目噴赤，暴喝道：「那就試試！」

電蛇繚繞，精芒暴閃，那個試字在謝八塊的舌尖上跳動，才只露了個頭，雙手屠刀已如雨洒大地，罩向丁元一，一刀出手，宛如千刀萬刀，奇幻詭譎。

在那流射交織的一刀光芒噴洒而下的一刹，丁元一的身子，業已倏忽閃動，連串閃動中，一支金光閃閃的金筆，直飛而出，倏然猝旋，身形如飛，在刀光揮洒中，筆影快捷無比，彷彿風嘯浪湧，堵截上了那排空而至的刀芒織流，急迫敵人。

回身似電，謝八塊一刀連綿，在藍汪汪的光華流燦之下，手中刀左右交移，雙刀齊出，快捷無比，於幻成兩股匹練般異彩飛揚裏，謝八塊傾力賣命，全神貫注，「一刀」是不能絕命的了。

大吼一聲，謝八塊猛力螺旋，吼喝連連，將心一橫，雙刀齊出，顧不得「一刀絕命」的規矩，由四面八方捲舞而上。

首當其衝地，不是丁元一，而是那身前的桌椅板櫈，吱嘎聲中，業已被削得四散飛撒，店中食客業已有數人被破桌敗椅的木屑擊中，沾上了不大不小的災害，刀光劍影驚走了一羣人客。

店中只賸下了萎縮櫃枱中的店東兼小二，與擊鬥中的二人，在那角落裏，還有神態不變，直似此一龍爭虎鬥的場面，就未曾發生過，猶自從容不迫，自斟自酌的戰飛羽一人。

他竟連正眼都不看爭鬥中的兩人，似篤定的泰山。

場地在桌倒椅垮的木屑飛洒下擴大，雙方的接觸快不可言，同樣的變化也快不可言，謝八塊強悍得如一頭猛獅，似一頭餓虎，屠刀突似光芒流射中突出指向丁元一咽喉，丁元一接戰經驗終嫌嬌嫩，陡然間不得不斜退以避。

敵人一退，謝八塊精神陡振，身形如飛，刀光如鍊，一片光影勁風呼嘯中，丁元一只見對方身形猝現，將心一橫，金筆倏揚，貼地急進，自下穿射而上，如一隻騰空的雲龍，猛然將一團銀光匹練，攪得七零八落，四散飛閃，刹時停轉。

「奶奶的，小兔崽子！」

狂叫着一刀絕命謝八塊刀隨身轉，以無比凌厲之勢，削劈對方，竭力撲近。

丁元一面容冷酷至極，雙目怒光如火，單足獨立，飛也似的舉筆橫截。

「嗆嗆！」一聲連串爆出一縷縷火光，丁元一被一刀絕命謝八塊這傾全力的一擊，撞擊得橫跌出去。

大喝一聲，謝八塊歡然而叫：「小子，你嚐嚐『一刀絕命』的滋味！」

刀如鬼魅倏現，這一個快得不可思議，任何人也想不到的角度裏，透穿而至丁元一的咽喉。

就只差那麼一寸——

丁元一的面孔自刀尖下斜斜滑向一邊，還未等到刀尖變勢橫削頸項，突然如烏龜縮頸，在一刹那之間，沉落一尺，脫離險境，動作之快奇詭譎，使得謝八塊神情一怔，簡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丁元一這一式動作，僅僅在那一眨眼之時，明明已看到即將喪命刀下之人，竟然脫了開去。

就在他一怔神之際，腦中尚未曾有一點點思慮的刹那，驀感小腹一陣巨痛！

頭幌動身微曲，金筆似怒龍出海，齊根挿進了一刀絕命謝八塊的小腹，丁元一的動作，既乾凈又俐落。

鬼哭狼嚎般地慘叫，出自一刀絕命謝八塊之口中，血光湧現裏，金筆倏然閃爍隱入囊中，丁元一已躍落一旁挺立當地。

同時的謝八塊，却在痛嚎中，雙刀齊齊跌落塵埃，他自己却痛得跳起五尺，一交跌落地上！

「好！」戰飛羽的一聲喝采，脫口而出。

笑笑，丁元一穩穩當當的走向櫃枱中瑟縮的店東。

手中突然拿出一錠銀両，約莫有二十五両，置於櫃枱，向那已顫巍巍站起，青白色的面色，驚嚇得神魄畧定，滿露感激之容的望着自己的店東道：「這銀子賠償桌椅的損失，我知你是趁冬閒之時，爲過往客商盡點心意，現在既然被惡人看上，恐怕我們走後，你也不能繼續下去，你犯不着賠上全家生命，做此營生，我看您就收了吧！」

店東連忙搖手，喘喘大氣，定定神道：「不幹了！不幹了！客官救命之恩，尚未報答，怎能又收您的銀錢，這是萬萬不能！」

笑笑，和煦的，丁元一道：「這是賠償，您不收怎行，何況……」

驀然轉身，脚尖一抬，將一支飛來的屠刀，踢起三尺，伸手接在手中，雙目青光暴射，慢騰騰，一步步，走向屠刀原來之處，手上沾着刀把上的鮮血，目光凜毒至極。

歪坐在那裏，手捧肚皮傷處，血漬染滿雙手，掙扎着站了起來的謝八塊，他的臉孔扭曲，五官也擠成了一堆，肥碩的面孔顫抖着，呻吟着，眼淚鼻涕夾雜口沫四淌，竭力將身旁一柄屠刀，捉在手中飛刺丁元一，大張着嘴，發出一種怪異的，悽怖的，但却極端狠厲，充滿着狠意的聲音來！

「啊！啊！啊！」

「唔！嗷！嗷！」

「丁元一你是……這小兔崽子……老子到……閻王那兒也……也不饒你……」

對於丁元一的怒目而視，視若無睹，恨充滿了他的胸膛，流得過多的鮮血，都未能將他的恨意消除，似反而加强了他的毒戾乖舛！

來到他的跟前丁元一冷硬的注視着對方，然後，他的手中屠刀慢慢揚起，語氣寒冽的道：「現在！讓你嚐嚐眞正的一刀絕命！謝八塊，你滿意了吧！」

身體抽搐，忍不住疼痛的折磨，一屁股跌了下去，本能的瞪視着那刀把上的血漬，往後退縮着，滿臉的痛苦，滿臉的狠厲變作驚懼，恨意成爲悲惶，逞英雄的念頭，在他的腦子裏，這時連一丁點兒都沒有了！僅只有行動上的後縮以及搖頭幌顫抖着的嘴唇僅只能發出一種合混的，嗥叫般的嗚咽響……

丁元一不齒的道：「死並沒有困難！謝八塊，你不是經常大卸別人八塊嗎？你也不是經常以此爲樂嗎？何不拿出點勇氣來，像個人態？你這樣子！實在該死！」

抬起的手尚未撤出那帶血漬的刀！

突然！一句冷硬的語聲自門口傳來！

「對！該死！你倆個都該死！沒種的該死！叛逆的更該死！」

「啊——」獰厲悽慘帶着一股恨意極濃的悲呼！發自一刀絕命謝八塊之口，一支小巧的「骷髏劍」，露着那惡劣的「骷髏」柄，在謝八塊心口，抽搐了兩下，瞪着一雙狠毒的恨意眸子，望着門口仰跌地上，結束了他「一刀絕命」醜惡的一生！

倏然轉身，手中血染刀靶的屠刀，忽然的指向來人！

來人是個瘦長的身影，俊美至極，使人看上一眼就覺得他不像個男人的臉孔，鳶肩削落，鷹鼻高挺，一雙三角眼中精芒閃動，酷厲的盯視着丁元一，猶如鷹視獵物般的酷毒。一身華服，文士巾，手籠摺扇，似一大家公子。

身旁，還有一個身形畧矮，軀體畧壯的中年人，面孔死板板的毫無一點表情，一身打扮，既不像文人，也不像武士，倒有幾份像個跑江湖的郎中，可是他又沒有那郎中所經常携帶的作爲標幟的條幡！

華服公子酷厲遊動的目光，盯向丁元一，冷毒的道：「丁元一，你的命很長，既敢反叛，又將本幫派來此立棧的使者傷了，更應罪加一等，是你自己，抑是需我親自動手？」

丁元一的生命，就似乎是掌握在了他的手中，話聲一絲兒也不保留！兇得很！

從話聲中，似乎他在骷髏幫中的地位不低！

嚴肅地，丁元一似乎認得此人，有點心悸的道：「丁元一進幫乃是自願，退出也應自由，且丁家堡在江湖上並不隸屬任何門派，參加你們的行列之時，業已言明，只是我年輕人在江湖上的抱負而已，對於以强壓弱，欺搾善良無辜百姓的任何敗類，進幫之初，似亦爲幫規之一，我並未有何違反貴幫之處，亦不受貴幫幫規約束，至於說殺了你們的專使，那更是應該，想貴幫亦不願在江湖上留個欺壓善良百姓的惡名，我不過是代勞怨治惡徒而已，那又有什麼不對？」

怒叱一聲，華服公子身旁的中年漢子，毫無表情的向丁元一大聲道：「好大胆的丁元一，你竟敢以『貴幫』稱呼本幫，就憑這一點，你就該碎屍萬段！」

眉梢一揚，丁元一向中年漢子道：「在幫中向未見過閣下，你這是狐假虎威？還是有什麼倚仗？你要怎麼樣將我碎屍萬段法！閣下！」

明面挑上了，這舉動，大出華服公子意外，冷哼一聲不屑的道：「丁元一你實在是孤漏寡聞，本幫的獨立部門當家人，你沒見過，江湖上你難道也沒聽說過他的名聲？」

神情詫異的望望中年漢子，丁元一搖頭道：「孤漏寡聞在我這初履江湖的人是免不了的，我不在乎，倒眞正委屈這位閣下，我實在是看不出他是何許人物，更未聽過他的如雷盛名！實是抱歉得很！」

當面折辱，在江湖上實是大忌，丁元一有了對一刀絕命謝八塊的經驗，業已測出自己在功力方面既然能毫不太費力的將武林中盛名久著，狠辣絕毒的一刀絕命謝八塊收拾，那麼面前人不管他有多麼的高明，他自忖總可應付，萬一應付不了，他還有奥援在後，是以思及此處氣爲之壯，不由得卽又起了挑戰的念頭，故而在話語方面，儘量的又露絲毫怯意！這與他以往行徑，尤其在骷髏幫中的一段時間，純粹是個雛兒的舉動言談，大異其趣，華服公子看在眼中，似有所驚覺！

但那身旁的中年漢子，似已爲丁元一三番兩次的挑逗，惹出了眞火，驀地向華服公子道：「總座！讓我來……」

華服公子畧一搖頭，向丁元一道：「丁元一你眞的不知道本幫有一個特殊的獨立部門由何人主持嗎？」

丁元一畧作回憶，驀似記起，畧露詫容道：「總座是說那未以執掌法堂，按幫規處理幫中人衆的『索命獨爪』單丹就是這位閣下？」

華服公子道：「怎麼？不像？」

丁元一道：「看那副皮紋不皺的樣子很像，只是，沒見那隻鬼爪，就不敢確定了！」

眉揚神飛，「索命獨爪」單丹道：「動上手你就知道了！」

冷冷地戰飛羽道：「淬毒的鐵爪，似不及肉爪子好用，能多伸出那麼一二寸，也不見得就算絕門獨活！元一，你說是不是！」

明看是譏誚敵人，暗裏是告訴丁元一這傢伙的絕法，場中四人沒一個聽不出來，實在是被人砍斷手掌後裝上去的，這其中有着他的一段丟人歷史，戰飛羽一講此話，暗裏就隱指此事，所謂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索命獨爪」單丹，豈有聽不出之理。

是以敵視丁元一的心理，刹時轉變，對象指向戰飛羽，全身功力暴提，跨左一步，面向業已起身的戰飛羽道：「閣下是否要先嚐嚐我這不是絕活的把式？」

戰飛羽身形一起，華服公子驀然心頭一震，驚慄，詫異，疑惑，齊擠心頭，目標亦刹時注意上了對方。

對索命獨爪單丹的架式，毫不理睬！

笑笑，向華服公子疑視着，眸瞳中的冷寞寂寥的寒光陡盛，戰飛羽道：「奇怪嗎？閣下，戰飛羽沒有流盡最後一滴血而死！活生生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如今怎麼說？閣下！」

突地冷哼，眼珠一轉，華服公子道：「除非有奇跡發生，戰飛羽是不會活的，就是他眞活了碰到我也是死路一條，你這西貝貨，還是莫故弄玄虛的好！否則你該知道後果。」

長聲一笑，戰飛羽道：「西貝貨？戰飛羽幾時有過假的，莫道人人都會同你無恥公子一樣，需要假借那最沒出息的『幻形老千』幫手暗算別人！告訴你，一點不錯，奇跡出現了，你那任何人解不了獨門手法，偏偏有人能解，莫忘了丁元一是何人所救，丁元一在此處出現，戰飛羽還會是假嗎？」

「戰飛羽！神手無相戰飛羽！」

是那拉開架式的「索命獨爪」單丹的驚呼。

「不錯，單朋友正是戰飛羽當面。」

輕柔的，慣有那股冷凛的語聲與淡漠的態度，戰飛羽望單丹一眼，答上了話。

低低的，丁元一道：「戰大哥，你說他就是無耻公子常少岩？」

戰飛羽點點頭，鼓勵的道：「老弟，我們等着啦！只是你的對手，得換個人了！可是也不差呢！」

心中似是吃了定心丸，移動一下身形，丁元一一面對上「索命獨爪」單丹，輕聲道：「戰大哥，但願我能不辱使命！」

笑得好自然，戰飛羽的笑容，是難得見到的，在那笑容裏有一份無比的堅定，使丁元一的意氣飛揚，心下大定，鬥志信心，刹時提高不少。

無耻公子常少岩道：「兵不厭詐，戰飛羽你懂嗎？江湖上的道理是適者生存，沒什麼暗算不暗算，你遭暗算，只怪你自己防備不嚴，驚覺不高，智慧太差，你又怪得誰來？」

點點頭，戰飛羽道：「高論！高論！江湖既然爲閣下所說，是毫無道義規矩可言，那麼冥冥之中似乎也正有一個主宰，使邪不勝正，我已等你三天！怎樣！」

「索命獨爪」單丹怒聲道：「戰飛羽，你在江湖上是個人物，可是在我骷髏幫的眼中，可算不了什麼？來！來！讓我來先稱稱你有多重？有多沉？」

冷冷地，戰飛羽道：「單丹，你的份量不用稱我就知道，你够不够我這位丁老弟來伸量，還是個問題！你就一邊風凉去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雙目一瞪，就待前撲，「索命獨爪」單丹的身形被無耻公子常少岩所攔，只聽常少岩道：「等等單丹，我還有話問！」

轉面向戰飛羽道：「你在這兒等了我三天了？」

戰飛羽點點頭。

無耻公子道：「你是在我走後，被那臭駝子所救？」

戰飛羽無言默認。

無耻公子道：「那臭駝子呢？他可也在此處？」

戰飛羽搖搖頭，冷冷地道：「閣下，你不配審問我！還是划下道來，解決你我之間的事吧！你就是知道華駝子的消息，對你也沒用處！」

無耻公子道：「有沒有用，那是我的事，你是不敢告訴我，怕我找他報復是不是？」

戰飛羽道：「常少岩，你該有自知之明，就憑華駝子怕你報復？就憑他來迎着

你們追擊丁元一的人馬那份豪氣，是怕你們報復嗎？你們的人馬，奈何得了他嗎？哼！」

無耻公子冷哼道：「戰飛羽你答不得問題，都無所謂，但你以爲華駝子能逃答我方人馬是眞正憑他自己的本領嗎？哼！沒想到你戰飛羽也不近是徒有虛名，不誠不實之徒！」

梢眉一揚，戰飛羽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一點倒是剛剛跟你閣下學來的，現蒸現賣有何不可？只要有利可圖就行。」

無耻公子道：「你戰飛羽，戰大俠，仁義救主，還與這一套嗎？」

冷懍地，戰飛羽道：「那要看對什麼人！」

不以爲忤，無耻公子道：「恐怕是怕我宰那臭駝子的原因多吧！」

戰飛羽道：「你的廢話還有嗎？」

丁元一突地接聲道：「誰怕你報復？你今天能不能有報復的機會，你該明白，就讓你做個明白鬼有何不可，我華叔返回丁家堡去了！哼！」

無耻公子，鷹目放毒，怒叱道：「丁元一你死定了！我定要你死在我的手中！因爲你的大不敬！」

嘴角微微一撇，丁元一道：「現在就試試如何？」

手一擺，戰飛羽道：「此處乃一樸實農民所開之方便店面，想你常公子也不願再增別人麻煩，落個臭名，後山有的是地方，怎麼樣，敢去嗎？」

怒哼一聲！無耻公子道：「殺你戰飛羽，是我現在的第一號目標，任何重大事情，都可放下不管，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是要你如何死的問題！」

古井不波，戰飛羽道：「怎麼死我倒不在乎，我被你列爲第一號目標，倒感萬分榮寵，只這原因嗎？倒想請教請教。」

眼珠一轉，無耻公子道：「你眞想知道？」

戰飛羽一拉丁元一，騰身而起，穿向後門，迅速縱去，空中傳來語聲道：「想告訴我就來後山！否則可以趁此逃命！」

怒叱一聲，「索命獨爪」單丹道：「放屁！」

無耻公子常少岩眉頭一皺，輕聲道：「單兄，沉穩點，戰飛羽並非易與，莫上了他激怒誘使你浮躁的當！」

話落，人已展動身形，與單丹同時向後山縱去，隱隱尙傳來他的話聲道：「我們見機行事……」

叢生雜樹的平坦山坡上，五六丈方圓，儘够使展，雜樹在武林人物眼中，不過是大自然的氈毯，與平地並無甚分別。

戰飛羽同丁元一，站在背山的一面！

無耻公子與索命獨爪與二人相對，身甫站定，戰飛羽肅容的道：「閣下可以將原因告訴我了！」

面無表情的索命獨爪單丹，似是想通了，毫無任何表情，木楞楞的站在那兒，一動不動！

無耻公子道：「說實在的，本帮有心請閣下加入，共襄武林盛舉，然而在未成功之前，爲了達到目的，所從事的一些手段，定然不能贏得閣下的同意，換句話說，閣下是會成爲本帮的一項重大阻力的，是以我們在衡量情況之下，閣下就列爲本帮的對手，只要閣下與本帮有一次遭遇，那我們即將永不放手，在沒有放倒閣下之前。」

笑笑，戰飛羽道：「閣下既未曾和本人接觸過，又何能知道我是貴帮阻力？」

無耻公子道：「以閣下平日所作所爲，本帮不會不知道的，而本帮在初期的舉動，正是閣下平日所認爲不可行之於武林的，那麼本帮又何必去自找沒趣？何況閣下如神龍，行蹤不定，亦不好拜訪！」

戰飛羽莊容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也是本人行道以來所信守之一個原則，似對貴帮無甚妨碍吧？何況貴帮對我亦沒有開個條件談談，似是太以武斷，對戰某人瞭解似嫌不够！閣下以爲如何？」

搖搖頭，無耻公子道：「閣下以爲如此，本帮可不是這個想法，閣下願意担任本帮的第二號人物嗎？」

戰飛羽道：「戰某人一生從未聽過誰的支使！」

無耻公子道：「是了！如此情形之下，本帮尙有任何可使閣下滿意？而不爲敵呢？」

戰飛羽道：「不做武林背義之事，不行無義之舉，本人卽不會與貴帮爲敵！」

無耻公子道：「戰飛羽！你的所謂背義，無義的標準是什麼？」

戰飛羽道：「公道自在人心，武林人所公認的所共同遵守的，也就是我戰某人的標準！」

無耻公子道：「那麼你欺凌寡婦，擄刦人子爲質，併呑藏寶地圖，也算是『義』了？」

戰飛羽正氣懍然的道：「道聽途說，不知底細之事，閣下最好弄淸楚了再說，戰某人向來行事，尙有一點，只要無愧於心，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外人如何講說，那是他們的事，戰飛羽並不在乎！」

無耻公子冷哼一聲道：「反也是你的理，正也是你的理，江湖規矩似乎是你立的，你所行所爲似乎就沒有一點錯處，戰飛羽你太自恃了！需知天下之大，奇人異能之士多的很！江湖可並不是讓你個人橫行的！」

冷寞地，戰飛羽道：「常少岩，戰飛羽行道江湖多年來，可也從未聽人說過我橫行霸道的。奇能異士確也會過不少，你這句話倒是實在得很，我並未在江湖上橫行，只是有些想在江湖上不按規矩，橫行霸道的人，碰到我後就橫行不了，霸道不起來罷了，假若你是說我在這方面橫行的話，那麼今天我照樣還想在你身上橫行一次，讓你嚐嚐暗算人的現世報，是什麼滋味！」

面無表情的「索命獨爪」單丹怒吼道：「戰飛羽，你充那門子的狗熊，先讓我來宰你！」

邁前一步，列開架式，一派如臨大敵之態，戰飛羽連眼角都不望他一眼，冷冷地道：「單丹，我不是告訴過你嗎？你够不够我這個丁老弟做靶子的，還成問題，想到我面前動爪子，開隔着一道關口，明白點告訴你，想伸量伸量我可以，問問那位尅星，讓不讓你過關！」

怒叱一聲，似旋風般的欺進，揚臂向戰飛羽擊下，在近接尺許之時，右臂衣袖中，獨現烏黑鐵爪，倏忽暴刺，抓向戰飛羽頭頂！

戰飛羽神態依舊，冷寞而寂寥的眸瞳，依然不理會這突然暴襲，反而凝視着無耻公子常少岩瞬也不瞬！

旋風似的攻勢中，突然匹練似的金光，「嗆」然聲中，烏黑鐵爪，被震週旋，戰飛羽與單丹中間，丁元一如鬼魅般揷了進來，迎着單丹微微一笑，手中雲筆，竪立面門雙目自筆側，注視「索命獨爪」單丹，脣角微撇道：「閣下怎地虧於職守，對我這個貴帮的叛徒，不來執法，反倒去招惹外人，豈不是叛帮的行爲？」

神色倏變，「索命獨爪」單丹，惡狠狠的道：「不知死活的東西，既然想早死，那你就先拿命來，嘿！」

嘿字語尾尙在他口腔裏打轉，烏光閃閃的獨爪，業已抓向丁元一右脅！

手法快捷詭異，伸縮之間，猶似靈蛇呑吐，尤其是他那支獨爪，却不似肉掌，受先天生理限制，不能反轉拐彎，相反，它根本就無所謂方向，前後左右上下任一方向，任一角度，均可折轉揮洒，而爪指之間，亦是大異天生掌指，可以任意變換間隔，變換方向，同時攻打幾個不同的部位。

丁元一突受此種特異「兵刄」的攻襲，實是措手不及，被逼得俯身揚筆，硬碰硬接，同時出腿，掃向對方下盤，應變之快，亦使敵人大出意外，不得不硬生生的向後退步！

甫退卽進，丁元一尙未直起的身形上空，業已壓下了烏黑的指爪！

單足爲軸，貼地飛旋，丁元一如陀螺般地閃於單丹身後，挺身前，雲筆如怒龍出洞，一溜雲光，點向敵人後臂，翻身再起，虛招變實，雲光打閃，如天際暴射雲星，罩射單丹全身三十六處大穴。

單丹一擊不中，下盤差點着了道兒，身軀電轉，臂部突現精光，烏光迎擊時，星光倏沒，緊接着身形甫轉正，卽被星光纏繞，陷於重圍，不由得心中大怒，雙臂倏揚，右臂假手，呑吐伸縮，迎擊雲筆，左掌如勾，刹時間擊出了暴雨般的七七四十九掌！

掌掌狠辣，式式惡毒，雲筆如靈蛇飛旋，烏爪如粼粼波光，旋繞成兩團交射的光弧，光弧下的兩條身形，跳躑追逐，正如正月十五的走馬燈，與光弧成一個方向，變成了一種特殊的組合威力！

「咻！」聲輕響！

光影中裂帛聲，隨着丁元一的輕哼，緊接着「嗆嗆」兩聲，光弧一滯，一聲痛哼！

「索命獨爪」眞成了獨爪跌落塵埃！

單丹踉蹌地衝前兩步，挺身立定，毫無表情的面孔上，那對眸瞳中閃出了惡毒的光芒，緊盯着肩頭隱隱的尺許裂口中，露出深及寸許的一條翻肉口子血漬業已變黑忽忽外流的丁元一道：「小子！你不久人世了！我這一支假手換你一條狗命，不算賠本，你要報仇，二十年後，老子還照樣等你！」

「咻！」的一聲，自肩下撕掉衣袖，擦一擦黑色血漬，丁元一精神抖擻的，雙目噴出一股毒厲的煞光，冷懍至極的，向索命獨爪單丹道：「單丹，不用二十年，我現在照樣是一條好漢，所以我現在就要報復，去掉了你那支狗爪子！你可還有兵刃！沒有兵刃，似乎是不太公平呢！」

黑色血漬擦去，那裂口中竟然不再有鮮血流出，這是單丹有毒的獨爪傷人後，從未有過的情形，尤其是丁元一那種精光射閃的目光，告訴他毒對這面前的敵人，似乎是毫無影响，單丹由迷惑而驚懼了！

江湖人物不到最後燈油枯盡，是不死心的，邪門人物更有種不信邪的邪勁，單丹並不例外，驚懼於內，在外表上，却依然像一條好漢，冷哼一聲，斷然的道：「有兵刄沒兵刄，都一樣宰你這條半死的豬仔！小子你就用不着客氣，來送死吧！我這次要讓你嚐嚐被斷臂挨死的滋味，向來也沒人嚐過的，你就佔個先！」

丁元一精芒倏射，雲筆一幌，揷入身下拍拍雙手，不屑的道：「單丹，我不會讓你吃虧的，丁家堡的公平，是江湖上任何人都有口皆碑的，你好好的準備好！我現在要讓你嚐嚐丁家堡的絕活了！」

無耻公子突道：「丁元一讓我來掂掂你丁家堡的絕活如何？」

冷哼一聲，戰飛羽接口道：「狗走遍天下都是吃屎的，無耻公子永遠是無耻，兩個傷者捉對兒，是旗鼓相當，要掂分量，由我來掂掂你，那才是公平至極呢！」

無耻公子道：「戰飛羽，我遲早會找你的！」

戰飛羽譏誚的道：「在這裏，除非你找我，別人你都沒份！」

暴烈的，無耻公子道：「姓戰的，我會整治得你如同那晚一樣，想快死都沒有辦法！」

挑逗的，極端的不屑意味，戰飛羽道：「姓常的，你那份無能行徑，只能有一次，就只這麼一次，你再也沒有了！磨菇什麼？我早就等着你了！」

暴跳如雷，無耻公子道：「戰飛羽，你只是一頭狂吠的惡狗！」

點點頭，戰飛羽道：「有些人在口不擇言的時候，往往是說出自己的那份眞實德行來！常少岩，你正是這種貨色！一個只會狂吠的惡狗！甚至於是一條躲在暗影裏狂吠的狗！」

無耻公子詭笑道：「戰飛羽，你想不想知道，你今天的結局！」

戰飛羽道：「姓常的，你向我耍心眼，還差那麼一截，你還是自己估量一下吧！爲什麼你的那些跟班，到現在還沒來？過了許久啦，是嗎？這就是結局了！對不，無耻！」

心中暗驚！無耻公子心內電轉，但就在這時，突然聽得「索命獨爪」單丹，一聲大吼道：「丁元一，你這狗娘養的小雜種，拿命來！」

刹時間，丁元一與單丹，已糾纏在一起，拳掌脚腿齊飛，指點劈戳過來，那是一場拚命的近身搏鬥！

無爪的單丹，那隻半截獨臂，帶着一片狂勁的罡力，有如鐵杵也似兇猛的搗向丁元一。

丁元一大喝一聲，左手斜揚倏翻，迎

向單丹獨臂肘穴，掌指伸閃幌縮，倏然閃掠，穿走飛挪，雙臂飛揚，吞吐中虛實互含，隱現難測。

靜悄悄的，單丹的左掌，藉右臂隱蔽遮掩，彷彿是鬼魅現爪，在斜刺裏，倏忽穿出，密密捲至！

眨眼間，一百七十七掌交擊，暗響連串，雙方猝又分開！

猝分倏合，脚步一閃，丁元一倏移五步，剛好來到單丹前面，動作詭異的斜身，一指點向單丹後腦。

就像後腦生着眼睛，單丹挪移半尺，右臂似棍棒盤旋，帶住身軀，旋轉疾掄，砸向丁元一腰際！

叭的一聲，磕開旋來臂棍，身退旋進，雙掌又已驀而揷向對方心窩！

大喝如雷，單丹雙臂交叉猛架，身形飛旋，丁元一身軀倏揚，兩掌隨勢自不可思議的反射弧度中，掌擊單丹左肋！

猛然疾閃，獨臂握勢，力道萬鈞的罩下。

丁元一掌勢倏變，挺身後旋，倏忽來去，輕靈飄忽如蝴蝶飛花！

人影凌空，單丹怒吼着，雙臂如錘，直搗飄閃的丁元一後心！

猝然暴旋，丁元一螺旋般躍起，雙手像流星曳地般划落揮閃，兩掌一彈暴合，硬硬接下敵人直搗而至的雙臂，雙雙下落之勢，身形在空中倏仰，雙腿如蹬鞦韆般一翹，單丹已怪叫着跌落塵埃，雙手緊握丹田，痛嘶吼嚎的翻滾不停。

聲音漸漸軟弱，終於只聽呻吟，最後連呻吟也沒有了，身形也不動了！

戰飛羽同無恥公子，雙雙緊盯着對方，已成對峙！

丁元一翻身落地，望着畢命的單丹，吐了口唾沫，閃眼向無恥公子注視，口中冷哼道：「姓常的，你那劊子手業已向閻王爺報到！你是不是有意同他做個伴！」

輕喝一聲，戰飛羽道：「兄弟到旁邊休息去，或者去下面看看，店內情況如何了，我猜是那駝子來了！」

丁元一神情一怔，歎然一聲，向店房射落！

一抹華彩，向丁元一身形追去！

旋風暴起，紫雲倏然擋落華彩，戰飛羽冷冷道：「無恥，你我還沒了結，就想走嗎？」

無恥公子猛的一變腔，冷酷的說道：「戰飛羽，你太橫了，你會後悔你找上我的！」

閒散的，戰飛羽道：「那是我的事，不勞費心，你還是先估量一下現在的情況，打算打算目下的行止吧！」

猙獰的一笑，無恥公子邪惡地道：「戰飛羽，我早估量好了，我要剝你的皮，更打算得週到，我將抽你的筋！」

戰飛羽冷冰冰的道：「我不是嚇唬長大的，無恥，我要的是你的行動，不是窮吼呼！剝我皮抽我筋的人，我承認不是沒有，但却要付出點代價來。至於你嗎？嘿嘿，常少岩，這輩子你是休想，你不是有一把『風流鎖嬌擒龍扇』嗎？來，來！讓我陪你走兩招，不過，我可事先警告你，我這雙手掌，已經是染上了不少血，聚上了不少毒，只需那麼一招，你受不了就得去見閻王，我還可以告訴你！我要你左胸前靠近心房那塊地方，中我『指刀』一招！就如在前天晚上你將你那把貼身的刀，揷在我的這個地方一樣！」

戰飛羽手指胸前，懍然的望着無恥公子，話落，雙手又習慣的攏入袖中。

無恥公子臉上現出一抹驚悸之色，一閃而沒！

但並沒有逃過戰飛羽的眼睛。

冷哼一聲，戰飛羽道：「心情有點忐忑！唔！」

怒吼尖叫，無恥道：「我忐忑個鳥，戰飛羽，我既然敢動你，我就有這份實力不怕你報復！你以爲你是什麼？英雄？豪傑？武林之王嗎？你還差得遠！呸——」

狠狠的一口濃痰吐在就地，似是將心中的怯意，去除了不少！

輕鬆地，戰飛羽道：「那你還等什麼？亮出你那要飯的傢伙！」

「刷」的一聲，一柄烏骨摺扇，自袖中滑進手中張開，握於無恥公子常少岩右手之中。

扇骨似鐵非鐵，烏光閃閃透亮，扇面似鋼非鋼，精芒點點中，繪着一幅裸體美人入浴圖。搖動間，反面看得出乃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仕女畫。扇墜翠玉，金繐飄洒，金絲飛散，配上無恥公子的一身華服，活脫似一個風流公子哥兒！

只是那一副長臉鷹鼻，與三角眼，破壞了畫面，使人心生嘔吐。

扇影搖幌中，突然一聲輕叱，華影流射，一團錦影，捲向戰飛羽。

烏光暴射，飄洒如天罩黑雲，萬點雨絲蓬落，快捷奇幻頓將戰飛羽全身包實。

這是快的映現，黑雲金絲中，暴散起雙股白絲，青芒芒，雨濛濛，天際神龍搖尾般，向四下擴展，刹時將烏光黑雲，金絲擾得四散飛揚。倏然無影！

無恥公子常少岩，鷹目如鷲，怒瞪戰飛羽道：「神手無相戰飛羽，在江湖中，盛名如日中天，今日一見，亦不過如此！哼！」

戰飛羽道：「那是江湖朋友胡吹亂捧，你閣下大可不必受這影响！施一施你的全力！讓我看看你那『勾魂奪魄十八扇』威力以後，我自會讓你嚐嚐神手滋味！」

怒哼一聲，無恥公子道：「不用十八扇，也照樣收拾你！」

扇影乍起，如流星趕月，慧星下墜，驀然打閃，戮向戰飛羽！

雙臂倏揚，似不願再有餘暇給予對方，視烏扇如無，雙掌利刃般削向執扇手腕，右掌甫至半途，戰飛羽突他輕呼一聲，挫肩踏步，右掌似蜿蜒而至的蚯蚓，快得如鷹捉小鷄，「呼」的一聲，戮向無恥公子胸前！

執扇右腕堪堪爲掌刃所傷，差那麼一絲兒脫出險境，無恥公子驚震於戰飛羽突擊而至的右掌，仰身蹬腿，倏退丈餘！

身形甫自站定，戰飛羽那蒼白中畧帶青芒的雙掌，業已分自左右襲來。

那蒼白中的青芒打閃，映入無恥公子眼中，突似閃進了一對毒蛇般地戮進他的心靈，青芒中一絲兒黑綫，精光光的如同一頭鐵綫蛇般，似如射進他的雙目之中。直使他心中猛然驚跳，大爲不安。

這種臨敵之時，心生幻景，在他實是首次，不由得眞的忐忑不安起來。

激鬥中有一絲兒罅隙，卽予敵人以可逞之威，戰飛羽眸瞳中精芒打閃，捉住此一機會，左掌連環拍擊，削斬敵人肩頸，右掌倏忽間如同電蛇，挾帶着一圈光弧，已斬向無恥公子的胸際。

招招不離胸際，無恥公子心中大爲憤怒，怒哼聲中，摺扇打閃，點戮挑崩，一連串的快動作，迎向戰飛羽的雙手。

雙方接觸之快，實是不可名狀，只見烏光白芒，天嬌纏激，倏合倏散，如星飛丸擲，乍拈乍離，如萬頃琉璃，兩條身影，拔地擎天般矯若遊龍，快如閃電，相互纏繞，形成一圈風馳電掣的光圈。

這是一場罕見的激鬥。

無恥公子常少岩的摺扇，陡然形成一圈又一圈的環環於套，驀然間在上下串連成的弧光中，在空氣激蕩的排湧裏，扇影倏然擴展，疾如轟雷擊電，快如電光石火般，錚聲展開，如孔雀開屏，倏然似一輪鍘刀，斬向戰飛羽的面門。

這一招乃是他「鎖嬌擒龍風流扇」的絕法「勾魂奪魄十八招」中的最最精湛的功夫，煞手絕招之一的「汪洋流光」。

戰飛羽的雙掌，在這一刹間，停滯在面前，在凝滯的同時，迎着摺扇，倏然猛推！

於是他雙掌變爲一個支點，藉力微揚，摺扇被拒身前，戰飛羽的整個人，却如同一支倒滑的舢板，雙脚離地，驀地蹬向常少岩的下盤。

戰飛羽那雙手雖離摺扇約尺許，身軀雖已成斜角，但却如整個人被摺扇以一支無形的絲綫吊起來般，向前猛划！

他這一划去勢之快，無與倫比，他在划行的同時，雙脚倏忽急絞，踢向敵人膝部關節。

滿空的流光弧芒中，常少岩突失敵踪，斬削的摺扇被滯半空，「汪洋流光」變成無險的風浪。

驚怔中，膝關節處，突現綿綿勁力，猝襲而至，提氣凝勁，奮力拔脫似被拈滯的摺扇，瞬息變招，雙腿運勁，雙掌甫下旋壓，藉力彈起，變爲頭下脚上，摺扇如一支蛇矛一直戮向半仰的戰飛羽胸腹。

雙脚倏定，身似陀螺猝旋，一個大弧，戰飛羽由下變上，左掌像如刃削向摺扇，順勢而下，五指一攏，如一瀉千里的急湍巨瀑，緊握常少岩執扇右腕，內力如波濤滾滾，傳入無恥脈穴之中。

「嗆啷」聲中，摺扇落地，額際頓現汗珠，無恥公子強忍刺心疼痛，左掌橫擊敵人腰脅。

拐肘一撐，戰飛羽拒擊於外，迅捷的一指削向無恥胸前，指似利刃，哧噗深入！兇手一振，無恥公子常少岩胸際噴出一道血箭，蹬蹬蹬，連連向後退跌！

驚悸的目光，顫抖的神韻都在一次痙攣裏，墜着虛弱的身體跌落叢樹之中，咬牙切齒的，無恥公子道：「戰飛羽，你這個雜種，有種就給老子再來一指！」

冷寞至極，戰飛羽撇撇嘴角，輕聲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我戰飛羽在江湖上對待敵手的規矩，無恥，你會慢慢流血而死的，我向來做事澈底，不會讓你一個人在這兒寂寞的聽血流脉跳，我會看守着你的！」

心悸變成憤怒，揚掌向天靈擊去，無恥的手臂甫起，突感全身一麻，戰飛羽只那麼輕鬆地遙遙一指，無恥公子常少岩卽感全身虛軟無力。「拍」的一聲，如普通人的一掌，毫無兩樣，無恥自己擊在自己的腦袋上，微微生疼。

戰飛羽道：「你不能動了，想撞死自己都不行，你必需待流盡最後一滴血，才可以嚥下最後一口氣，結束你這醜惡的一生！無恥！這就是你的報應！」

無助的，無恥公子常少岩道：「戰飛羽，你是個人嗎？你是個狗雜種！你不是人養的！你是這世界上最最惡毒的猪狗！你連猪狗都不如！」

戰飛羽冷然道：「無恥！你要是不知好歹，莫怪我讓你自己咬下你的舌頭來！多一處流血，多一重痛苦的地方！我可不是生來就是菩薩心腸！這只能怪你自己，你不該在前夜留下我一人在塲！你該同我現在一樣，陪伴到底，就不會有今天了，對不？你這個可恨又可憐，聰明又愚笨的傻蛋敵人！」

咬下舌頭來，連罵人都不清楚，無恥公子常少岩可知道那不是好受的滋味！他不敢響了，他只有以無比的寒毒眸瞳，怒視着戰飛羽。戰飛羽脚尖一挑，將黑骨摺扇挑起，收入手中，雙手一搓，一股黑烟自指縫中冒出，那繪有美女圖的扇面，業已化爲灰塵，隨風飄揚！

「刷」的一聲，摺扇打開，戰飛羽望着那扇面化灰的羽扇，每一根扇骨處，却仍然有五支金絲綫連繫一起，不禁笑了，自言自語的道：「好一把烏絲扇，只要換上個扇面，就是一把更佳的利器，寶劍贈於烈士，我另給你找個好主人吧！」

輕輕的攏入袖中，雙手同時亦提於胸前，仰首向天，注視着天際白雲，悠然自得，對那鮮血泉湧的無恥公子，連眼角都不瞄一眼！驀地，戰飛羽眸睒中寒光陡盛，轉頭望向山下店中。

店東正在收拾破碎的桌椅，門口出現了二人，就如同鬼魅般悄沒聲息！

一個是位身軀肥碩的胖頭陀，長髮披肩，額上一道金光燦燦的黃箍，箍下壓着兩道濃得似刷子似的烏黑眉毛，銅鈴眼，蒜子鼻，一張大嘴，怕不一口可以吞下二個大饅頭，絡腮鬍子，倒是剃刮得精光，粗粗的鬍根，露出了暴突的青塊，根根見肉，兩條肥腿，明明高大粗壯，也因身體的肥胖，而顯得粗短。

另一個乃是個清秀的道人，高高的道髻，一身藍色道袍，五綹長髯看來眞是飄飄如仙，只可惜那一雙遊動不定的眼光，却破壞了他這一身仙氣。

頭陀的腰中，鼓囊囊的一隻黃綾包袱，圓圓的，顯然是盛裝着一對奇形的兵刃，看來像是銅鈸。

清秀道人，却只見肩頭馬尾飄洒，「浮塵」可能正是他的護身傢伙。

銅鈴眼瞪着店中的每一處角落，就如同搜賊的官差。頭陀似毫都不漏，看得非常的仔細！當他看到了那具猶自躺臥地上的「一刀絕命」謝八塊的屍身時，不由得回顧身側的清秀道人一眼。（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創作

蕭逸·文
培新·圖

鳳暖春冰(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秋、江鳳儀兄妹往謁一心師太，獲知贈送海棠花給江鳳儀的老婦，是名震江湖的百里香，如此一來，對蘇牟癲約鬥之事，放了一大半心。返回江府，靜候十日之約。曹冰雖被江鳳儀誣諤為臥底魔徒，一氣離開江府，但對江秋過去對他的恩惠，仍不忘懷，心存代友赴死之心前往八公山，遇蘇牟癲之徒米如風，曹冰得一異人傳音教招，擊敗米如風，在下山途中，與傳音教招老人相見，老人願代其化解蘇牟癲之仇，收他為徒，命他持十二支旗往一寬家居住擺佈旗陣，曹冰依言施行——

遭擒辱師命　被困作人質

曹冰插下了第一桿旗幟，很快的離開現場，向右邊潛出十丈以外，參照着老人的圖解，遂又把第二桿旗幟插下去，從容的又退向正面！

在面對着竹樓正前方的一面，位屬「正陽」，曹冰雖不諳陣圖之說，却也知道這是重要的一門！

曹冰雙手持旗，用力的插下之際，但只覺得那桿旗幟逾萬斤，左右動蕩，其勢如山，幾乎難以把持，却似有一股疾風，由旗面狂飆而出，直撲向正面那所竹樓的！可驚的是那座竹樓，吃那股風力一襲，立時大大的搖動了一下！

這番景像看在曹冰眼中，當時使其大吃一驚，慌不迭的點足後退，却聽得竹樓內發出了一聲尖嘯，却有一條人影，自樓廊內電也似的閃了出來。原來曹冰忙中有錯，竹樓正面那桿旗，乃是「十二旗門」中的主旛，應該最後插放，他却秩序顚倒，如此一來，自然驚動了屋中主人！

那人長嘯聲中，神兵天降般的已經來到了曹冰面前，大大的出乎曹冰意料，來人竟是一個女人，一個四十餘歲的長髮婦人！

這婦人一身粉色長衣，赤着一雙白足，長髮披肩，面上怪模樣的擦着許多脂粉，乍然看上去，眞使得曹冰大吃一驚！

這時那婦人顯然在怒火之中，是以她乍現身形，狂嘯聲中，即向着曹冰身上撲到。

曹冰見對方來勢如此之猛，不及答話，遂把手中一桿旗幟迎風一抖，向着那婦人身上扎去！

婦人端的是好身手，就在曹冰長桿點近身側的一刹那間，就空一滾，已翻到了旗桿下方，一隻白手隨地揚起，正好抓住了旗桿的尖頂！

就見她秀眉一挑，尖聲道：「撤手！」

手上用力一擰，「克喳！」的一聲，旗桿一折為二，曹冰雖以全力緊抓一端不放，可是透過桿端所透出的那股勁力，却是他所當受不起，當時一連後退了三四步，踉蹌栽倒在地。

長髮婦人怪叫一聲道：「好個小狗，竟敢暗算於我——」

話聲一落，再次撲上，手中斷桿摟頭蓋頂，向着曹冰直打下來！

曹冰只接交了一下，已覺出對方功力之深湛，絕非自己所能敵，頓時大為驚心！

眼前之計，只有三十六着，走為上着，他順着一路疾滾之勢，滿打算一入竹林，即可躲過這步刦難，却未曾料到，就在眼看入林的一刹那。

身邊却聽得那婦人一聲叱道：「回來！」

顯然那長髮婦人是精於「內烝」一流玄功的異人，只見她把一隻雪白的玉手，隔空向外一抓；一扯，曹冰頓時覺得身上如同着了一把鋼鈎一般的疼痛，隨着對方的手勢球也似的滾了回來。

曹冰心胆俱寒之下，才知道老人所言非虛，這個主兒果然不是好對付的。

他身子方自站起，那婦人已當胸一把抓住了他的胸衣，婦人這一手又快又準，尖尖五指就像五把利刃似的，深深地穿透了他的中衣，破膚入肌，一時痛澈心肺！

曹冰不愧是條漢子，但是到底因為自己理屈，雖負痛至此，亦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

却見婦人杏目圓睜，長眉倒豎，那副凶像，簡直像是要把對方生吞下去一般。

她厲聲道：「無知小狗，我與你無怨無仇，何以對我暗中下此毒手？說——」

五指一收，鮮血迸流。

曹冰痛得打了一個寒顫，想抬起手掙開對方，可是意念方興，却已覺出敵情四肢已不聽使喚，原來婦人當胸的那一隻手，其中暗含着定穴之力，這種身手，當世之間，却還不曾聽說過，有幾個人擅以施展！

當下曹冰咬牙忍着痛楚，却冷笑道：「前輩暫請鬆手，在下並無逃走之意！」

婦人狂笑一聲，叱道：「我諒你也不敢！」

說時五指猝鬆，曹冰後退一步，靠在一棵樹幹之上！

長髮婦人快速上前，一伸手把曹冰背後的幾桿旗幟奪了過來，曹冰想搶已是不及，却見她把幾根旗子看了一下，頻頻冷笑不已。

忽地雙手用力，克喳！克喳！連聲脆响，已把七八根旗幟全數折斷。

非但如此，就連其上旗幟，也一塊塊的撕了個粉碎！

她獨個的發洩了一陣，面現殺機的看向曹冰道：「好個小狗，我且問你，是誰差使你來的？快給我說，要不然，我殺了你！」

她在說這幾句話時，兩隻手作勢交叉前胸，尖尖的十指，如同十把短刃，倒也不是她誇口，事實上她確是於舉手之間，就可制對方死命！

曹冰想不到事情一糟至此，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只是未曾料到上來失手於人，他為人忠厚，雖是性命相關之際，也不想出賣他人。

當下苦笑了笑，道：「在下失手被擒，確是無話可說，前輩殺剮聽便！」

言罷，閉目等死，不再言語！

長髮婦人臉上一陣發青，倏地舉起右手，那樣子，簡直就像馬上要下殺手，可是不知怎地，却又中途而止！

她冷冷一笑，道：「你以為我眞的不敢下手麼？天下沒有不怕死的人，我且問你，是不是『虎皮』王一叟差你來的？」

曹冰心中怔了一下，搖搖頭道：「在下不認識這個人。」

「放屁！」那婦人像是要吃人樣的，大聲吼叫道：「除了他，誰還會弄這些鬼名堂？」

曹冰暗暗一驚，忖道：「莫非那個要收我作弟子的人，就是王一叟？」

就算是他，也不能承認！

曹冰道：「在下確實不知！」

婦人頻頻冷笑道：「那麼就是八公山的蘇老頭？……」

翻着眼皮想了想，又搖搖頭道：「不可能，蘇半癲絕不會知道我來了……」

咬了一下牙，恨聲道：「一定是他，王一叟——老奸巨滑！」

說到這裏，噗！的一把，又抓着了曹冰前胸，厲聲說道：「說——」

曹冰冷冷的道：「前輩殺我可以，要想我吐出所差之人却是萬萬不能！」

婦人那張鐵青的臉，一時帶出了幾絲冷笑，她吶吶的道：「你到底說出是受人差使了！」

曹冰怔了一下，垂頭不語！

婦人臉上現出了一片笑容，如非是臉上塗搽了過多的脂粉，這笑容該是很美。

她點點頭，語氣放溫和了道：「我倒是挺欣賞你這種有骨氣的少年，只是你這樣做是不對的，對不對？」

曹冰說道：「在下並沒有加害前輩之意！」

「沒有加害我？」婦人冷冷的說道：「那你是打算幹什麼？把我困在這裏不能動？」

「在下正是此意！」

婦人臉色一變，道：「為什麼？是誰要你這麼做的？」

曹冰冷冷道：「我不會說出來的！」

婦人獰笑了一下，道：「你小子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比你骨頭硬的我見過多啦，好吧，我就不信你能不說！」

雙手一翻，其快如電，同時按在了曹冰兩肩之上。

「是王一叟要你來的是不是？」

「在下不認該王一叟這個人！」

「好！」婦人冷冷的道：「南王北女，江湖齊名，看來你眼睛裏只有姓王的，沒有我這個『粉魔』百里香！」

曹冰大吃了一驚，道：「妳……是百里香？」

婦人只當他有心奚落，怒叱一聲道：「臭小子！」

雙手驟出，快如電光石火般的已按在了曹冰雙肩之上，怒火之中，她猝然施展出「分筋錯骨手」的狠毒手法，但只見她十指顫動之間，曹冰的一雙肩骨，活生生的錯了開來！

這是一種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曹冰一時之間，只痛得全身打顫，遍體汗下，下額一片唍唍交戰！

百里香微微一笑，雙手再微着力，卸下的肩上骨鐶，又重新合在了一塊，曹冰痛得大叫了一聲，頓時倒地昏死了過去！

「粉魔」百里香冷笑一聲，當胸一把，把曹冰由地上提了起來，左手高舉，正要猝下殺手——

驀地，空中傳來一聲高叱，道：「慢着——」

緊接着竹梢上人影一閃，一個全身紅衣，背揹竹簍的長身老者，翩若驚鴻般的已來了眼前——正是曹冰新拜的師父——也就是前在八公山釣鱔的那個老人！

此時他身子一落，離着「粉魔」百里香尚有甚遠，却笑指着她大聲道：「百里老友，你我雖是交惡，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所謂『兩國相爭，不殺來使』，妳要是下手殺了我這新收的弟子，那我們之間的仇可就大啦！」

「粉魔」百里香乍見老人現身，面色一沉，冷森森的一笑，道：「我一猜就是你，果然沒錯，天下還有比你這老無賴更不要臉的麼！王一叟！我且問你，你差這小狗來我這裏，是什麼居心？」

原來那個捕鱔的老人，竟是「虎皮」王一叟，此時聞言，嘿嘿一笑道：「百里老友，何必把話說得這麼難聽！我對妳並沒有什麼惡意，只不過要妳少管點閒事，其實妳我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百里香狂笑一聲，啐道：「呸，誰不知道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蘇半癲來了，這檔子事，你以為瞞得了我？」

「虎皮」王一叟尷尬的笑了一下，道

：「算妳聰明，既然妳已經知道了，我也就不再瞞妳！」

百里香啐道：「你瞞得了麼？虧你還有臉說，你以為派個人來，插幾桿旗子，就能把我困住麼！眞作夢！」

王一叟沉聲笑道：「老妹子，你這可是誤會了，姓蘇的既是我們兩個的仇人，誰找他不是一樣？」

百里香冷笑道：「這可大不一樣，你想用姓蘇的人頭，逼我在深山面壁十年，可沒有這麼容易，告訴你這件事，咱們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虎皮」王一叟哈哈一笑道：「老妹子，妳也把我看得太狠了，當年妳我打賭之事，不過是個玩笑而已！」

「玩笑？」百里香冷冷的道：「我可一直也沒把它當作玩笑！」

王一叟嘆息一聲，道：「眞正是婦人心……想不到事隔多年，妳還是這麼的啣恨於我！」

百里香咬牙切齒道：「我恨你入骨！」慘笑了一下，又道：「你以為我忘得了麼？……」

王一叟怔了一下，頻頻點頭，說道：「好！好！既然這麼說，我們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百里香說道：「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說到這裏把手裏的曹冰提起來，道：「這個人倒不愧是條漢子，難得你還能收着這樣的好徒弟，我也不再難為他，還給你，蘇半癲的事咱們是各人別各人的苗頭，倒要看看鹿死誰手！」

話聲一落，陡地抬手，「呼——」一聲把手裏的曹冰，扔了過來！

二人彼此距離，當在七八丈遠近，百里香不過是一舉手之間，曹冰偌大的一個人，就像一塊小石子般的毫不費力的擲了過來！

「虎皮」王一叟上前一步，猝出雙手，接住曹冰的身子，後者由於這一拋一接，震動之下，居然醒了過來！

當他睜開眼睛，乍然看見了面前的王一叟，當時不禁大吃了一驚，說道：「老前輩——」

王一叟一隻手按着他的頭頂道：「你暫時先不要說話，這件事，不能怪你，都怪我！」

百里香獰笑道：「當然怪你！」

曹冰這時慢慢清醒過來，同時也發現了百里香也站在眼前，一時又窘又愧，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百里香看着他，冷冷一笑，又轉向「虎皮」王一叟道：「你不是說他是你的弟子麼？何以他又以老前輩來稱呼你？這是什麼道理？」

王一叟哼了一聲道：「他是我的記名弟子，單等殺了那老狗蘇半癲之後，再行拜師之禮，此子忠義秉具，不可多得，妳倒不要小看了他！」

百里香獰笑道：「我那裏管得了這麼許多，這是他第一次犯在我手裏，所以我格外留情，下次再犯在我手裏，可休怪我手下無情，我必取其性命！」

王一叟乾笑道：「妳放心，沒有下次了，好吧！承情！承情……再會！」

說完，伸手在曹冰身上拍了一下，道：「怎麼樣，還能走得動麼？」

曹冰忍痛點頭道：「還能走……」

說完，向着百里香遙遙抱拳苦笑道：「弟子無知，冒犯尊府，承念不殺之恩，告辭！」

王一叟嗞牙一笑道：「小子你捱了打了，差一點叫人殺啦，還說那門子的客氣話呀！走吧！」

二人轉身待去之際，却聽得身後的百里香，冷冷的說道：「明人不做暗事，王老頭，你害我不成，我也要你嘗嘗我的厲害——」

說到這裏，一招手「克喳！」一聲，由樹上折下了一根枯枝！

王一叟心中一驚，却知道對方必將施展厲害的殺手，他久聞百里香近年練成了罕世絕功——「剪春風」。

所謂「剪春風」乃是內功中一種極上的功力造詣，這種功夫厲害的是「借力使力隔空碎」，幾乎無堅不摧，那怕片葉飛花，也能喪人性命於百步以外，最可怕的是，在這種功力傳入人體的一刹那之間，有一股威力絕猛的氣機，順血脈而入心臟爆炸而開，一任你是一等一的高手，也絕無不死之理！

「虎皮」王一叟聞得百里香練成此功，內心始終存有戒心，此刻乍聞折技之聲，頓知不妙，因恐曹冰無知受害，他大喝一聲道：「躲開！」

掌心貼抵在曹冰背心上向外一送，曹冰如同騰雲駕霧一般的飛了出去！

「虎皮」王一叟的這種掌力，施展得恰到好處，曹冰不覺得絲毫痛楚的跌了出去，「噗通！」的一聲，坐了個屁股頓兒了！

在此同時，「粉魔」百里香手上的那截樹枝，已然出手，像是一條巨蛇一般的已然襲到了王一叟身後。

空中的那根樹枝，就像炸彈般的，突然炸了開來，本是完整的一截！忽地炸成了數段，圍繞着王一叟全身上下，衆蜂出巢般的偎了過去。

「虎皮」王一叟一聲怪笑道：「好呀，大妹子，妳這是跟我下殺手！」

這老頭兒憑着四十年來的浸淫武功，自然可觀，他有兩種新近練成的絕技，本來不打算先施展出來，可是此刻百里香的殺手來得凶猛，他也就顧不得再藏鋒不露，嘴裏大聲叫道：「好！」

兩隻手十指箕開，在空中那麼一摸索，却由十指指尖上，飛出了十股尖銳的風力，迎着了百里香飛出的那滿空斷枝一混一攪。

空中傳出一片鮮明的爆炸之聲，雙方的力道同時消失了個乾淨！

長笑聲中，「虎皮」王一叟起身如鵠，起落間已到了曹冰身側。

他慌張的道：「快走——」

空中人影一閃，「粉魔」百里香鬼影子般的，已經來到了王一叟身後！

她盛怒之下，陡地把一隻右手，向着王一叟背後拍去，王一叟旋身如電。

雙掌在空中一經交接，倏地靜止不動，緊接着雙方同時出聲，在奮臂一振的勢子裏，兩個人就像剪空的燕子般的，左右

分了開來——

這才是頗具實力的一擊！

勝負固是沒有明顯的分出來，可是彼此心裏有數，兩個人既沒有深仇大惡，那麼打到此刻也就大可以適可而止！

「虎皮」王一叟在稍定之後，向着「粉魔」百里香點點頭冷冷的道：「百里香，你的剪春風我領教了，我們是金磚不厚，玉瓦不薄，走着瞧吧！」

「粉魔」百里香怪笑一聲道：「八公山那檔子事，我已經挿了手，你要是硬往裏面混，到時候可休怪我手下無情！」

王一叟乾笑一聲道：「那你可就管不了囉，咱們就各看各的了，說不定到時候我就許走到你頭裏是不是！」

轉頭向曹冰道：「咱們走！」

兩個人遂即自去，那百里香在後面現冷笑的望着，兩隻手用力的互揑着，發出了一陣咗咗骨响之聲。

她吶吶的道：「好……好，我們走着瞧吧！」

她的性情和四十年前，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仍然是那麼嬌寵，要强……

×　×　×

四十年前，「虎皮」王一叟正在少年，和百里香同門習藝，共拜「七巧山」的一代武宗大俠裴勇爲師。

那裴勇僅收有王一叟與百里香兩個弟子，王一叟時名五驥，與百里香同師習藝，耳鬢廝磨，愛情日增。

裴勇自然也希望這兩個弟子，能够結爲連理，於是在他臨終之際，就與二人訂下了這門婚事！

這其中，可就引出了一件秘聞！

原來那王一叟幼時在家，早已定有親事，對方還是個童養媳，姓李叫玲玲，自幼父母雙亡，被一叟父母收留在家，年事漸長，適王一叟在外習武歸來，王氏老倆口兒，見玲玲秀外慧中，出落得一朶鮮花般的標緻，於是乃私自下聘，把玲玲許配了兒子一叟！

李玲玲自幼在王家長大，對於一叟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一顆芳心，早已非君莫屬，老倆口兒這麼一提，那還有不願之理？

原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再順利也不過了！

就是這一年，王一叟自師門轉回，他的師父裴勇死了，師妹百里香帶着師父臨終的遺命，暫且返回她太湖的家，把師父的事情，稟明她的雙親，就等着王家的人到來迎親了。

王一叟並非不知家裏的那個玲玲，與自己曾有過婚約的一說，但是那時彼此年紀尚小，也許只有「有此一說」而已，他却千萬的沒有想到，父母已然跟玲玲下了聘，說定了婚事！

事情的發展，過於突然……

玲玲又是那般的温存多情，使得一叟一時左右爲難，他無論如何也不忍把師父許婚師妹之事吐露出來，但是內心對於師妹百里香的思念，却與日俱增……

王家的婚事，就這麼決定了。

王一叟面對着滿心欣喜的雙親，另一面孤苦伶仃，多情端莊的玲玲，他內心痛苦極了。

一方是師父的遺命，另一方是父母的心願……

一面是同門習藝的師妹，一面是自幼共長的伶仃孤女。

王一叟簡直快瘋了！

就在與玲玲訂過婚的第二天，一叟借故爲師父辦事爲由離開了家——

他想到太湖去找百里香，去求得她的諒解，求她共同去看望自己的父母，求一個兩全之策！

天下可就有這麼湊巧的事情，王一叟離家的時候，百里香也出來了——

這個身懷絕技，任性嬌寵的大姑娘，在久等王一叟不至的心情下，不禁大感不解，她忍不住，親自到了皖南王家一探究竟。

百里香來到王家的時候，正是一叟來到了太湖的時候，百里香在皖南少事逗留，即探知一叟與李玲玲訂婚之事，一時悲痛欲狂！

她生性窄狹，器量小，又善妒忌，乍聞師兄與李玲玲婚事之說，一時氣焰膺胸，憤怒之下，居然找到了王家，指名要見王一叟，偏偏一叟不在，就見到了那位可憐的女子李玲玲！

怒火中燒的百里香，一不知李玲玲只是一個尋常的弱女子，二不知玲玲之悲慘身世，只當她橫刀奪愛，把一腔對師兄的怒火，一股腦兒的加諸在玲玲的身上，三句話不說，拔劍相向！

可憐李玲玲一個弱女子，如何能是她的對手？慘叫一聲，遂即喪生於百里香劍下！

百里香怒火中殺了玲玲，一時恍然，始知大禍鑄成，在王氏二老交相指責下，含愧而去！

不久，一叟轉回，得悉此情由後，眞正是痛不欲生……

他不得不爲屈死九泉的玲玲報仇，可是却又不能以利劍加諸昔日耳鬢廝磨，愛情已久的師妹！

眞是一段孽情，孽寃……

王一叟懷着痛疚的心情，再次的找到了太湖。

百里香早已遠遠的離開了。

一叟領受父母之命，抱着對死者玲玲的一點懺悔之意，不得不繼續的去找尋百里香的下落，然而百里香却杳如黃鶴！

歲月匆匆，轉瞬間二十年就這樣的過去了。

時間，可以冲淡一切……包括仇恨在內！

現在的王一叟，幾乎已經原諒百里香了，也不打算再去找她了，可是竟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兩個人不期而遇！

說來事情很突然——

二十年來，江湖之間的變化是如此之大，武林中爭名奪利，逞强好勝者層出不窮，「虎皮」王一叟，「粉魔」百里香，也都成了武林中尊崇的人物，儼然是一方之傑——

其中，有一些身懷絕技，而未能得享大名的人，更是用盡了心力，企望着一鳴驚人。

是以，就有蘇半癲這樣的一個人出現，此人在當年點蒼拜師成藝，武功自成一

家，獨精於陣圖佈施之學，蘇半癲挾奇技而遊天下，鮮有敵手，始終也找不到一個所謂的眞正敵手——

他所謂的「敵手」，必須具有以下兩個條件，第一：此人必須身藏絕技，第二：這個人必須在江湖享有大名。

有了這麼一個敵手，蘇半癲如能打敗了他，必然可以一鳴驚人。

這個想法，雖然怪，倒是很合乎邏輯的！

在千挑萬選之下，蘇半癲可就選中了當時盛名如日中天的百里香，蘇半癲選中了她之後，遂即下了一封戰書，通知百里香至其下脚之黃花蕩一決勝負。

蘇半癲爲了想一舉成名，可謂之用心極苦，他在通知百里香之同時，却另外通知了他的許多朋友，以及武林中幾個較有名聲之人，到時同往一觀！

「粉魔」百里香，却未曾料想到對方如此居心，當時如約而至，得悉蘇半癲用心之後，心中不禁大怒，二人遂即展開一場激戰！

大戰之下，蘇半癲才知對方武技精湛，頗感不是對手，但是他最拿手的絕招，却是他佈署下的十八石人陣，百里香盛怒下一時無防，被引入陣內。

「十八石人陣」是蘇半癲窮半生之力，積智，狡，凶，險于一體的狠毒陣法，內裏含「八陣生尅」、「十八魁星」、「雙九極煞」等厲害殺着。

百里香一時不察，幾遭殺身之禍，後來雖用盡急智，得保不死，只是要想脫陣，却難比登天，足足在陣內被困了十天之久——

是時武林中人，四面蜂湧而至——蘇半癲聲名一擧大振，天下盡知。

那些羣聚而來的武林豪傑，一半是抱着「坐山觀虎鬥」的心情來看熱鬧來的，另一半雖具有正義感，却懾於蘇半癲之威，居然沒有一人胆敢捋其虎鬚，是以眼看着百里香在陣內險象層生，痛苦煎熬，竟無一人加以援手——

如果說沒有一個人，似乎還太早了一些！

就在百里香被困於陣內第十二天——也正是百里香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當兒，有一個人——「虎皮」王一叟現身而出，突陣而入！

王一叟乍見受困者竟是百里香，一時百感交集，居然不念舊惡，以其傑出武功，加以援手！

蘇半癲見好端端的又殺進一人，得悉來人名號之後，一時又驚又喜，加速佈署發動陣勢，冀圖一擧而將此天下成名之男女雙俠成殲，借以名揚四海！

要說他這「十八石人陣」，確實微妙之至，王一叟，百里香用盡了智計，聯手相攻，直到第二十九天，才研究出破陣之法！

他二人攻破石人陣，怒殺而出的當兒，蘇半癲自知絕非對手，在破陣之前，早已溜之大吉。

自此，蘇半癲，就算給這兩個人結下了大仇！

百里香雖賴師兄解圍而出，可是却絲毫也不領情，反之思及前恨，出言相識。

王一叟一番好心，自討無趣，思及百里香前番辣手，那股眷戀的熱情，却是熱不起來。

二人在一場口角之下，乃以蘇半癲爲賭——

賭注是，二人無論其任何一方能够生擒或殺死蘇半癲在先，則另一方當毫無條件的退隱江湖，在南海面壁十年爲懲！

往後的歲月，一直就是在搜索與追剿之中渡過的！

「虎皮」王一叟在南，「粉魔」百里香在北，二人像獵人搜捕狡滑的兔子一樣的追剿着蘇半癲，可是後者的確是滑不留手，每一次都被他滑溜的躲開了……

這種情形的演變，一直到十年後的今天……

想不到，他們雙方對於蘇半癲的憤恨，兀自有增無已，而更奇妙的是，不期而遇。

雙方都不曾忘記打的賭，明面是報復對蘇半癲的舊仇，暗中却是藉着蘇半癲，予對方以羞恥！

由「親家」而「寃家」，其間的過程竟是那麼的微妙，足以證明現實的殘酷無情……

×　×　×

這一段四十年前辛酸往事，及今思之，竟然是傷感多於忿恨，造物者的弄人，可謂之深矣！

「虎皮」王一叟啣忍着這件悲痛的往事，四十年來不曾對任何一個人吐露過，想不到今日此時，居然會向這個新認的記名弟子曹冰，一吐胸中隱痛！

在「八公山」斷澗寒泉的一間石室內，王一叟訴說完了此一段經過，曹冰一時爲之愕然！

王一叟一隻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故意作成一副看得很開的樣子，嘿嘿一笑，道：「所以！小夥子，你應該看得很開了，男女之間，不過就是這麼回子事，有時候也別太認眞了，須知多情自古空餘恨！」

曹冰默默肯首道：「那位百里前輩，也未免太心胸窄小了！」

說到這裏，不由自主的又想到了江鳳儀，心內禁不住突地一凛，深深感覺到「女人」的不可輕視，與其報復手段之毒辣，一時噤若寒蟬！

距離着與蘇半癲約會的日子已經很近了，曹冰希望這一日提早來臨，自己正可借此一機會，表明心跡，然後就此遠去，在良心上來說，也算對得起當年援救自己於窮途末路的恩兄江秋了！

想到這裏，臉上自然而然的呈現出一片凄涼景色。

「虎皮」王一叟微微一笑道：「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今後怎麼不得而知，小夥子，無論如何，你總可放心了，有我與百里香兩個人出面，諒那蘇半癲討不了什麼好去，你與江秋之間的誤會亦可冰釋了！」

曹冰站起來道：「一切仰仗老前輩了，弟子暫時告辭！」

王一叟怔了一下，打量着他的臉色，道：「你不舒服麼？」

曹冰由於方才被百里香整治了個够，此刻兀自覺得遍體生痛，有些沒精打彩，

聞言苦笑了一下道：「沒什麼！」

王一叟嘿嘿大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方才你爲我吃了很大苦頭，我心裏有數，以後必會重重的謝你！」

曹冰道：「老前輩這麼說，弟子更慚愧得無地自容了，弟子只願此番事了，隨你老人家遠走天涯，把你老人家這身功夫，學上個四五成，於願已足！」

王一叟哈哈一笑，說道：「年紀輕輕的，說這種話太洩氣啦，我在你這個年歲的時候，可是雄心萬丈，天不怕，地不怕的！」

曹冰道：「弟子怎能够比得你老人家呢？」

王一叟怔了一下，道：「你就不想成家啦？」

曹冰苦笑了一下，微微搖頭，垂首不言。

王一叟呵呵笑道：「別是聽了我過去的一切，把你給嚇住了吧！」

方言到此，似乎覺出室外有些動靜——他退後了一步，向曹冰道：「快出去看看去！」

曹冰聞言一楞，身子一閃，飄出了洞外！

他身子方自站定，卽見白影一閃，一條人影如同長烟一縷的，拔上了一處高岩，遂卽一閃，快若飄風般的，已失去踪影了！

曹冰心裏不禁動了一下，他不曾看清這人正面身影，可是却由來人那襲奇異的紙衣上看出；這個人正是蘇半顚門下弟子紙衣怪人米如風！

紙衣怪人米如風的突然出現，却是令人費解，只是，眼前再欲追他，却已是不及！

這時，「虎皮」王一叟已現身洞外，見狀冷冷一笑，道：「這厮大概已經發現了你我的行踪，倒要防他一防！」

說到這裏，眉頭微微聳了一下，道：「隨我來——」

身子連番起落，已翻縱出十數丈以外，來到了一處亂石林內，曹冰隨後跟過來，只見王一叟走向一塊平滑的大石前面站定——

那大石上散置着九枚石子，像棋子般的按九宮位置整齊的放着！

曹冰心內猜知必是一種武林陣圖秘術，却也不知是作何用途？

「虎皮」王一叟打量了一眼，冷笑道：「好個奸詐的小輩……這點手脚，豈能瞞得過我老人家？」

說罷，伸手在石板上移動了一下石子的位置，面現冷笑，說道：「米如風居然也學會了他師父的那一套……只是他還差得遠！」

曹冰不解問故！

王一叟手指石面道：「這是我所佈施的九宮陣圖，內含厲害的五行生尅作用，外行人一入此陣，雖不至目迷五方，要想從容進出，却是大大不易！」

曹冰心懷不解，却見王一叟冷冷的又道：「那個醜八怪居然熟知此陣妙用，更能從容進出，非但如此，他還暗中在這陣內，動了手脚——」

他手指着坪上石子道：「你看，這厮把生門上的石子換到了『巽』位，易火而水，如此左是乙木生氣，右是丙火生風……這小子是想把我們生困在此！」

曹冰根本聽不懂他是在說些什麼，只是奇怪的注視着。

王一叟頻頻冷笑，道：「如非是我發現得早，一待『子』時來到，這陣勢起了作用，雖未必就能够困得住我，却是大大的討厭，一場虛驚，是在所難免，好個小兎崽子，我要再見到了他，一定要叫他好看的！」

曹冰心內暗暗吃驚，這才知道，武林中這般能人異士，透過武功之外，更有如此多玄功異術，當眞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

經此一變，那王一叟倒是觸發了警覺，再也不敢絲毫大意，遂帶領着曹冰，把附近各處看了一遍，所幸未曾再見有什麼變故，由是又轉回石洞之內！

曹冰很詫異的道：「那個蘇半顚聽你老人家說，不是不在八公山麼？」

王一叟哼了一聲，說道：「我原是這麼以爲，可是，此刻看來，也許他已經回來了……」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又道：「既然這樣，我們可不能落在了百里香那個婆子後面——」

他的眼珠子轉了一下，道：「你先回去，且莫外出，我去去就來！」

曹冰道：「上那裏去？」

王一叟冷冷一哂，說道：「我去探望一下那老狗的踪影，你只不出石室，有我九宮陣掩護，外人絕不能發覺，我去去就來！」

說罷左右打量了一眼，騰身翻縱而起，向着峭嶺絕壁，一路縱躍而去。

曹冰仰視着，見他一路兎起鶻落，有如星丸跳擲，刹時之間已消失無踪！

他這裏正要轉身向山間石室步去，不意足下方邁進一步，却聽得一個冰冷的口音出聲道：「曹冰，你且慢走一步！」

聲音很熟，聽在耳中却別有一種冰寒之意！

像是發自左側亂松之間。

曹冰倏地轉身，不禁頓時一呆！

原來就在左側十丈不到之處松林前，不知何時，突然的出現了一人，那人形銷骨立，紙衣飄動着，正是方才現身不久的紙衣怪人米如風！

只見他一雙菱形眸子，凶光四射，目不交睫的注視着曹冰，冷冷的道：「我說你這個人，那來這麼大胆子，原來背後仗着姓王的撑腰。」

「少廢話！」另外一個聲音傳出來道：「把他先拿下來！」

聲音來自米如風身後松林中！

曹冰驚望過去，霍然又是一驚，才發現到米如風身後不遠的一塊巨石之上，趺坐着一個矮小、白皙、乾瘦的紅衣紅帽老人——

這個人曹冰自然是認得的！

「蘇半顚——」他禁不住驚叫而出，却是想不通此老何以能近在咫尺之間？

眼前王一叟偏偏走失，自己竟是落了單，一個米如風已是不敵，再加此人何克承當？

這麼一想，不禁微微現出驚惶之色！

却見那坐在石上的蘇半顚，面色陰沉的道：「我只當你這小娃子是一個誠正的君子，想不到却也如此狡滑，哼哼！你以爲拉上王一叟老兒，老夫就怕了你不成！眞是笑話了！」

頓了一下，他又道：「——我與王一叟以及他婆娘百里香多年有恨，此番在這裏遇上，少不得要他還一個公道，鹿死誰手，現在尙言之過早，王老兒目空一切，這麼託大，我老人家忍不住就先給他一個下馬威看看！」

蘇半顚說時矮小的身子，由所坐的那塊大石上站了起來，樣子一掃當日斯文，看上去好像整個人都包裹着一團怒氣。

只見他舞動着一隻手道：「……王一叟自認爲高明，老夫師徒近在咫尺，就站在他跟前他都不知道，好個傖夫……且看我掃掃他的面子！」

說到此一雙肥大的衣袖「呼！」的揮動了一下，整個身子就像鷹隼騰空似的，一下子躍了起來。

他那雙穿着紅緞的繡花鞋，蜻蜓點水般的，在幾方崢嶸的怪石上畧一點踏，疾若飄風似的，已掠過在曹冰跟前！

曹冰只當他要向自己出手，頓時雙掌一沉，正要向他擊去，出乎意外的却見蘇半顚由自己身邊一掠而過並未發招，等到曹冰驚覺之時，對方已佇立在王一叟羅列石子的那塊石坪之上！

這個老頭兒，顯然是此道中的高手！

只見他一雙鋒芒畢露的眸子，在石面上畧一打量，唇角牽動，現出一絲冷笑！

「孔夫子門前賣三字經，關老爺跟前要大刀！這點點陣勢，還想困住我師徒不成！」

說罷左手拉扯着右手的衣袖，顯露出隻瘦白間有青色經脈的手，在石坪上移動數子！

頓時之間，左右兩方雲氣明滅，那一堆原本看來橫鎖在山嶺間的雲氣，却倏地爲之消失……

這些看在曹冰眼中，固是納罕不解，可是却也猜知定非好兆！

他雖然知道以自身武功，較之眼前蘇半顚來，着實相差太遠，可是也不能眼見他破壞王一叟所佈下的陣圖，當下義不容辭的大吼一聲，倏地騰身而起，用雙撞掌的厲害掌力，直向着蘇半顚後腰之上猛力擊了過去！

雙掌之上所帶的力道，沉實充沛，劈空而至，可是以之加諸蘇半顚身上，却是無濟於事。

眼看着蘇半顚枯朽的瘦軀，整個的彎了過來，像是暴風下的楊柳般的彎曲過來，首足於觸的飄出了丈許以外，落在了一堵山石之上。

冷冷一笑，又復站好——

曹冰一咬牙，身子再次撲過去。

蘇半顚掌勢平空一封，曹冰乍然覺出，好像整個身軀撞在了一堵鐵牆上一般，頓時翻跌在地。

他借着對方掌上的餘力勁道，一連在地上翻了幾個觔斗，站了起來，雖說把對方的掌力化解了乾凈，却也禁不住面紅氣喘！

蘇半顚陰森森的一笑道：「曹冰，這可不能怪我，這其間原本沒有你的事情，你硬要把自己算上一份，爲朋友兩肋揷刀，倒是一條好漢子，只是賠上了自己的性命，這又何苦？」

曹冰自忖着在此老跟前逃走已不可能，打也非其對手，當下冷笑道：「如此說，曹冰願求一死，你就給以痛快吧，皺一下眉頭就不是漢子！」

蘇半顚獰笑一聲道：「我原本沒有殺你之意，只是你竟然勾結王一叟入窺我八公山，覬我門戶，未免欺人太甚，我就殺了你，給王老兒一個下馬威看看！」

說完緩緩探出一隻右手，五指在一陣痙攣之間，彎如鈎狀，正要向着曹冰隔空抓去——

空中嘩啦！一响，落下一條白影，正是旁立的紙衣怪人米如風。

米如風兩隻手往師父手腕上一搭道：「不可——」

蘇半顚的「金剪勾摟手」已然發出，吃其弟子雙手勁力一搭，改向右側抓出，只聽得「吭喳！吭喳！」一連兩聲爆响，兩棵巨木，雙雙自腰而折，一時間枝葉分飛，塵灰漫天，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曹冰自忖已經死定了的，却想不到竟然會有此一變，當時也不勝驚詫。

却見蘇半顚翻着一雙白眼，看着他那個弟子米如風，冷冷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米如風陰沉沉的道：「你老太急了些……這件事不應該這麼做！」

「爲什麼？」師父問徒弟。

米如風對於這個師父，顯然是半師半友的感情。

他冷冷的道：「這個人遲早是要殺的，只是不該這個時候！」

「爲什麼？」蘇半顚又問了一句。

「因爲你是前輩！」米如風說道：「現在殺了他，反而留下笑柄給王一叟恥笑的——」

蘇半顚蒼白的臉上，帶出了幾絲笑容，點點頭！

米如風又道：「我們可以先把他生擒回去……」

「對——」蘇半顚慢吞吞的道：「掃掃王一叟的面子——」

曹冰倏地騰身而起，撲向對面峭壁，他認爲是逃走之機，却不知那蘇半顚所佈的陣圖，較諸王一叟原設的陣勢更加厲害，除去王一叟原有的九宮陣外，另設有水火風雷四象之虛。

曹冰那裏識得其中厲害，是以他身子一落下的刹息之間，但覺出眼前火光一現，一股大火，有如巨蟒般的，向其面門之上捲了過來，曹冰不知所現乃是幻景，只嚇得「啊呀！」一聲，全身倒翻着，直向峭壁下落去！

却見空中白影一閃，米如風身勢如風的已撲了過來，兩隻手向正中一擠，已拿住了曹冰的雙腿，足點石面，「呼！」的一聲，又飄回了原處。

曹冰驚魂甫定，雙掌一合，用「童子拜佛」的招式，合着的雙掌直向米如風面門上劈下，米如風霍地鬆手，退後——蓋因爲他先時在曹冰手中吃過苦頭，只以爲

他武功高出於自己甚多，是以不敢再和他交手！

如此一來，倒使得曹冰能得如意施展，他合着的雙手突地分開，「拍！拍！」兩掌，打中在米如風的兩肩之上！

這只是他利用對方心虛與錯覺，才湊巧得手。

可是在對方眼中，那米如風更認定了他武功高過於自己。

這兩掌不過是把米如風的身子打得搖幌了一下，米如風後退了一步，自忖着他這雙掌如不拍向雙肩，而改向兩腿，自己這條性命，縱使能夠保住，却也非受重傷不可。

如此一來，更加的認定了對方是有意手下留情，內心自是大生感慨！

可是一旁的蘇半癲，却認爲掃了臉面，他身子倏地閃進，曹冰見狀大吼一聲，雙手交叉着，直向蘇半癲胸前挿到，蘇半癲身子向左一閃，曹冰雙手落空，正當他再想反身的當兒，蘇半癲已容他不得！

這個武功怪異的老鬼，一隻右手倏地向外一拍，施展的是一手武林罕見的「拍影」手法！

空中「波！」地輕响了一聲。

在一片淡淡的輕烟之中，一隻手掌狀的紅影，循着曹冰背後一拍即隱。

曹冰頓時感覺出全身一陣發痲，雙目一陣發黑，咕嚕一聲，摔倒在地，頓時人事不省。

×　×　×

當他醒轉的時候——

風是由石縫裏滋出來的，刺在人身上，麻辣辣冷颼颼的，難過極了。

眼前是一片的黑——

不過也不儘然，倒是有一幢青濛濛的火燄在閃爍着，所泛出的光華，是一片慘綠的顏色，瞧在人眸子裏，更有說不出的一種陰森森的寒冷之意。

曹冰掙扎了一下，才覺出全身被吊在半空中，尤其是一雙肩頭，感覺到好像骨節幾乎已經脫臼了，由於方才那麼一動，痛得他牙骨戰抖，冷汗涔涔直下，忍不住鼻子裏哼了一聲！

透過順面滑下的汗珠子，他可就看見了這裏的一切……

是一間經過人工修飾的洞室，四面全是各色樣式的怪狀鐘乳，鐘乳給火光一照，映現出一片五彩斑斕，雖是在黑暗之中，依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幢火光的旁邊，坐着兩個人——蘇半癲和他的弟子米如風。

師徒二人正在說着什麼，根本無視於曹冰的存在。

蘇半癲說：「王一叟老兒要想攻破我那『倒九宮四象風雷陣』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米如風道：「這個人不好對付，我看這個陣困不住他！」

蘇半癲冷笑道：「當然困不住他……他攻破之後，我另有厲害的殺手！」

米如風道：「他的那個老伴百里香不知來了沒有？那個婆娘可不好鬥！」

蘇半癲皺着眉毛，說道：「大概還不至於吧……無論如何，先殺了這個老狗再說！」

說到這裏頭一偏，注視向曹冰，冷冷一笑道：「很好，這小子醒了！」

曹冰由於已經適宜了洞內的光限，視覺上已不覺吃力，就見蘇半癲笑嘻嘻的走到了近前，上下打量着他，道：「王一叟老兒自命武功高深，想不到我畧施手段，不過改了一下他的九宮陣圖，就使得他焦頭爛額，在我陣裏闖了兩天，一副狼狽模樣，現在還沒出來——」

話聲方住，但聽得洞室外一聲霹靂，整個山洞一齊劇烈的搖蕩了起來，彷彿有無數的大小石塊自空而墜，打擊在洞室頂上砰砰亂响！

蘇半癲神色頓時爲之一變，其弟子米如風早已閃身而出，瞬間又自轉回。

他氣色至爲張惶的道：「不好，陣破了，王老頭把陣破了！」

蘇半癲呆了一下，冷冷的道：「這老兒功力果然比從前進步多了！」

話聲方住，却聽得洞外王一叟的聲音，大聲喝叱道：「不要臉的老醜貨，憑你這點能耐，還想能像以前困我二十九天麼？眞正是作夢，有本事，你就快快現出身來，給我老人家分個勝負高下，藏頭縮尾，算什麼英雄？」

米如風大吃一驚，說道：「糟了，他來了！」

蘇半癲冷笑道：「你用不着担心，這老兒尚在里許以外，只不過是施展傳音罷了！」

米如風神色少定，點點頭道：「那我們應該怎辦……？」

蘇半癲目光閃爍着，臉上現出了一絲冷笑道：「我自有辦法——」

回過身子一指曹冰道：「你把他帶着，隨我來！」

米如風怔道：「帶他——？」

蘇半癲道：「快！」說完大步向門外步出。

米如風來到曹冰面前，目注向曹冰道：「曹朋友，委屈你了！」

雙掌閃出，拍中在曹冰兩處「軟痲穴」上，曹冰頓時身子一陣顫抖動彈不得，米如風匆匆把他由繩索上解下來，抬在肩上，向洞外步出。

蘇半癲道：「跟我來。」

二人快速的來到了眼前一片亂石林。

那片石林佔地極廣，崢嶸的石林之間，瀰漫着茫茫的一片雲烟。

蘇半癲忽然止步，道：「站住！」

米如風聞聲止步——

蘇半癲道：「這個陣可比那個陣厲害多了，一旦你陷在其中，非待七七四十九日陣解自出，只怕我救你也不是容易，你小心的跟我來！」

說罷兩手合十，倏地開掌，分向東，南，西，北各推了一掌，名謂「四象之開」，足下踏中宮入洪門，直進了七步，又復站定。

此刻曹冰雖然全身痲軟不堪，可是頭腦却十分清楚！

他自然隨着二人方一入陣，立時就覺出兩側寒風襲人，目光再四方各一接觸，已知道這石林之內，佈下了極爲厲害的陣勢，只是却不明白蘇半癲把自己帶進來意欲何爲？

蘇半癲爲當今天下陣圖之學的一個怪傑，所佈陣勢，多爲古今罕見，他在八公山盤踞一年以來，發現到八公山地勢大有可爲，爲了長久在此安居，不爲外人仇家騷擾之故，特意窮半年心力，把數十年來研究出來的幾種生尅虛像易理，埋伏在所設的「四煞陣」內——

也就是眼前的這片石林之內！

這「四煞陣」端的厲害之極，是陣者，外有天然之險，內伏凶煞神兵，南北的澗隘自開，正合兩極易理，參差的石林，飄渺之雲烟，却又具風雲氣象之險。

蘇半癲在這四煞陣內，設有「五行藏刀」，即「金風」，「木氣」，「水兵」，「火神」，「土山」。

又設有十二宮——「子采」「丑福」「寅凶」「卯險」「辰困」「巳殺」「午紋」「未傷」「申坐」「酉刺」「戌挫」「亥生」。

綜觀這「十二宮」內，儘是兵殺危機，只「子」「丑」「亥」三門才得生機，敵人入陣十來九死，非大智精術高士曷能倖免？米如風跟隨在蘇半癲之後，但見他瘦小的身軀，時左時右，每退輒進，有時拔空數丈，有時伏地貼身，曹冰先還心存默記，可是却也感到有些力不從心！

如此走了老長的一程，前行的蘇半癲忽然站住脚步。

米如風抗着曹冰跟在他身後也停住脚，只見眼前來到了一座石峯之巔，那峯頭佔地約有兩丈見方，峯頂平整，有如一面鏡子般的光滑，却有一根鋼質的柱子，深深挿立石內。那根鋼柱尖端，飄展着一面血紅色的痲質三角長旛，疾風飄動時「噗！噗！」作响。

米如風喘了口氣，道：「好厲害的陣脚！」

蘇半癲冷冷笑道：「這四煞陣可爲我生平傑作，較之當年的十八石人陣更有過之，王一叟老兒自以武功了不起，冒然來犯，我看他是活膩味了！」說到這裏，如同嬰啼般的，陰笑了幾聲！

這時山風呼呼，吹得三個人身上衣衫獵獵作响，米如風身上的紙衣更是嘩啦嘩啦响個不住，大有搖搖欲墜之勢。

蘇半癲冷笑道：「如風，你隨我多年，應該看得出這是什麼陣脚了？」

米如風打量着道：「是火神口？」

「不是——」

「那麼是『土穴山泉』？」

蘇半癲冷笑道：「更錯了！」

米如風怔了一下，口中吶吶地說道：「那是……？」

蘇半癲道：「如照你所說，你我師徒不是自陷囹圄之中了麼？」說時伸出一隻白瘦的細手，遙向東南指了一下，冷冷的說道：「面向東南之罡，背依亂山之脈，這是東山的一處活眼龍角！」

米如風頓時悟出道：「這麼說是全陣中樞的『天字門』了？」

「對了！」蘇半癲道：「我們且把這小子按在這天字門內——」

米如風怔了一下，道：「這麼做不太慘了些？」

「那可就要看他們了！」蘇半癲臉上現出狡黠的笑，道：「這就是我們立在不敗之地的關鍵所在——」

他胸有成竹的冷笑接道：「少頃江家兄妹和王老兒必將來到，有王一叟老兒領路，江氏兄妹有驚無險，王老兒雖是一個勁敵，可是要想破我這四煞陣，却是千難萬難，我且以曹冰小子爲一個肉盾！」

冷冷一笑，又道：「陣勢不破，他毫髮不傷，陣勢如破，第一個身遭慘死，必將是他，看一看王老兒是否狠得下心殺害他這個記名弟子！」

曹冰聽到這裏，心裏打了個冷戰，心說好個狡滑的老東西，這才知道他把自己帶來的原因！

却聞得蘇半癲道：「縛上他！」

米如風乃遵命把曹冰綑綁在那桿挿立在石台上的鐵旛之上！

曹冰頓時覺出四面襲來的寒風，有如萬千根尖利的鋼針，深深的刺入到肌膚深處，其痛楚眞正令人不堪承受。

蘇半癲乃由身畔取出了幾個圓形的紙球，亮着了千里火一一點燃——

頓時卽由那幾枚圓球內裊裊冒出了大股的白烟！

蘇半癲右手握住旗桿用力的一陣搖動，左手揑着陣訣東西南北各指了一下，眼看着那蒸蒸而上的白烟，隨着血旛的運轉，密密的集成了一大團的霧，愈聚愈大，剎時之間，已有數丈方圓的一大團。

蘇半癲不愧是研習陣勢的一個武林怪客，所習陣法多玄功異術。

只見他左手輕揭，已把頭上的一頂紅色帽子脫了下來，一團白髮蛇也似的披散了下來，兩隻手掌合十一搓，向着空中那團白霧，暗運劈空掌力，呼——地一聲，擊了出去，頓時間，由大團雲烟裏分出了一片薄薄的白烟，像是一領紗簾般的，輕輕的把峰頭圍了一圈！

這番情景，看在曹冰眼中，眞是莫測高深，這才知道這蘇癲半其人，非但武功出衆，所習陣法，更是玄奧莫測，不禁大大的爲江氏兄妹以及王一叟担心起來！

蘇半癲佈置好了眼前這番陣仗，才微微舒了口氣。

他笑嘻嘻的道：「解開了這小子的穴道，叫他也喘口氣！」

米如風雙掌在曹冰兩肋上一拍，曹冰禁不住一連打了幾個噴嚏，恢復了身上的力道！

此時天風冷冷，四面襲過來，只冷得他牙關吭吭戰抖，他四面看了一下，透過那片薄薄的雲烟，八公山全山一木一石，無不淸晰的落入目中。

米如風道：「你此時身在『天字門』內，最是安全不過，只離開這方圓之地，必死無疑——」

曹冰冷笑一聲，道：「多承開導，感激不盡！」

米如風道：「家師此舉，倒是不在對付曹兄你，而是以曹兄你作人質，迫伏王一叟那老匹夫知難而退，只要他向家師賠了罪，我担保必定把你放開就是，你大可放心！」

（下期續完）

小啓：「絕情拾三郎」是期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精選新派俠義傳奇連載

孤劍盟

武陵子・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喪父後，轉拜明亮大師爲師，研習神功絕藝，一年後，功成下山，探聽追擊父親及殺害母親的仇人，乃委身鏢局爲西賓，擬從中探聽江湖中事，在鏢局中結識乾坤掌雷嘯天，一見投緣，結爲兄弟，聽從雷嘯天獻計，殺死瀾滄雙煞，留字用父親生前名字，擬由此引起江湖動亂，以便從中偵查。半月後，謝雲岳北上，寄寓三英鏢局，值天南四絕之一的吳智到來尋仇，謝雲岳不憤吳智傲氣凌人，挺身與敵，只一招，便把吳智摔跌瓦面。勝後返回鏢局，馮氏三英向其致頌，謝雲岳謙遜不已——



平魔解糾葛　解厄結高人

撲天鵰馮仲傑大笑道：「此語雖然有理，但無論如何，賢弟總是自謙之詞。」

謝雲岳笑了失，這時蘭姑娘又轉出來了，她那時一賭氣回房倒在床上，扯過錦被幪頭便睡，等鏢夥傳訊至內院，僕婦再急告蘭姑娘時，已是太遲了。

蘭姑娘向馮叔俊問起經過情形，馮叔俊一一說了，並對謝雲岳讚揚備至，蘭姑娘狠狠地雙足一頓道：「可惜小妹沒早知道，不然，不把老賊剁了才怪咧。」

馮叔俊見她正眼都不瞧謝雲岳一下，猶自厚顏强嘴，不禁笑道：「蘭姑娘，你眞狠，動不動就要殺人，到以後嫁了丈夫，夫妻一言不合，我看妳也要剁他個七八塊咧！」

蘭姑娘一聽，粉面泛紅，嗔道：「姊丈，你嘴皮子眞損，爲大不尊，看我去告訴姊姊不。」柳腰一扭，旋風般，衝進去了，馮氏三英大笑，各人又閒談了一陣，三英卽陪謝雲岳去到花園一間精舍，馮伯雄對謝雲岳說道：「賢弟，你看這裏還滿意麼？」

謝雲岳見這精舍一連兩間，後面一間臥室，前者爲書房，佈置得清雅脫俗，蘭桂數十分擱在花架上，幽香縷縷觸鼻，四壁掛了八幅唐人山水花鳥，無不栩栩如生，書架上擺有數十部古本册籍，牙籤琳瑯，精緻美觀，謝雲岳滿意極了，連聲稱謝，言談數句，方始作別。

當晚，謝雲岳躺在榻上不住地尋思，想起自己從離開彌勒峰後，與武林中人交手，已達四次，連一個差强人意的對手都未遇上，瀾滄雙煞，五毒眞人，天南四絕的吳智，均爲當今武林中有名號的人物，却未料手底下如此稀鬆，看來自己所學大可與武林中各派著名人物一爭高下！天南四絕在彌勒峰時，卽從明亮大師口中得悉四人爲桂黔青龍會的青鳥香主，行事狠毒，從不留下活口，故得四絕之名，武功除會首一杖鎭天南及會中數名高手外，就數他們能爲最高，吳智如此，其他三人想亦强不到那裏去。不知四絕同來金華也未，明日之會，若無其他高手參與，則穩操勝算，又想起蘭姑娘，無理取鬧，實在令人難以忍受，燕山神尼也是佛門中人，怎會造成這等驕妄的門下，實令人費解，往後住在鏢局裏，還得多避開她一點，免誤會成仇，想至此處，不覺矇矓睡去。

天尚未明，謝雲岳便自醒來，盤膝把歸元吐納坐功凝運一遍，方始起床，不一會，馮氏三英一同進來，互道了聲早，卽邀請他到前廳早點，江南人早晨喜歡吃大米稀飯，或小籠包餃，桌上已擺好精緻小菜，一碟清蒸陳腿，一碟松花皮蛋，一碟

紅糟香螺，一碟板鴨，及兩籠包餃，几上則又放了一大鍋稀飯，這時蘭姑娘出來了，穿着一身墨絲黑錦緞絲棉緊身褂褲，臉上薄施脂粉，見了謝雲岳訕訕一笑，謝雲岳也笑說：「蘭姑娘，妳早。」兩人經過一晚，好像昨晚不痛快事已完全消失了。

席間馮伯雄談起最近武林中出了幾個後起之秀，什麼小白龍葛天豪，天罡劍東方玉，還有一個女子的稱作凌波仙子羅瑤梅，都是上乘人材，數年來做了好幾樁轟動江湖的大事，傳遍大河南北，如今數上謝老弟，想起來我等都老了，不足於力爭上游，這一時代屬於你們青年人的了。

謝雲岳只笑了笑，那蘭姑娘鼓着一張小嘴說：「什麼後起之秀，往後遇上了，小妹倒還得鬥他一鬥哩。」聽得馮氏三英直皺眉頭。忽然聽外人聲嘩然笑語哈哈，原來鏢師聞得昨晚賊人生事，跑來看看。

稍時，廳外擁進四五人，謝雲岳見來人均是四十上下精壯漢子，其中一人豹頭環眼，太陽穴微微凸起，似是內功頗有根底模樣，三英與謝雲岳一一介紹，四人都是三英鏢局一流鏢頭，賽尉遲李英，左臂金刀胡少清，鈎鐮槍魯仲元，豹頭環眼漢子稱八卦手耿良，謝雲岳連稱久仰，幸會，四人早聞得鏢夥說得這少年擊傷天南四絕，此刻見他文質彬彬，意甚不信，口中仍說：「謝少俠，夜來多承義伸援手。」

八卦手耿良對金翅神鷹馮伯雄道：「總鏢頭，七煞手屈申約鬥何地？」

馮伯雄笑道：「約在城廂小校場內，我們這就去了。」隨命鏢夥備馬，一行九人乘騎往小校場而去。

小校場在城西，其時天下承平日久，八旗官兵，習於安逸，春秋兩季閱操都免了，校場荒廢已久，無人整理，亂草沒脛，闃無一人，衆人近得場內，同在檢閱台側繫馬椿前下馬，衆人見四周靜落落，馮叔俊不覺笑道：「大概昨晚吳老賊嚇破了胆，又聽說追魂判謝老前輩在江山現踪，那還不聞風遠遁，依我看來，八成是不會來了。」

金翅神鷹馮伯雄搖搖頭說：「那到不見得，七煞手屈申也是桀傲不馴的人物，既敢約鬥我等，必有所恃，須知追魂判謝老前輩也不是武林正宗出身，他藉此出師，謝老前輩必不會伸手多事。」

衆人俱默然無聲，謝雲岳獨個兒負手仰望校閱台簷柱的對聯，只是字跡斑剝陸離幾乎看不出來，吟哦推敲，蘭姑娘抿嘴一笑，低聲向馮叔俊說：「姊丈，看這書呆子。」馮叔俊瞪了她一眼，謝雲岳聽是聽見了，依舊負手長吟，神色自若，心中却對蘭姑娘泛起一種無名的厭惡，這個陰影，對蘭姑娘今後有很大影响。

驀然間，校場口潑刺刺衝進十數騎人馬，待至近前下騎，謝雲岳瞥眼一看，見來的共十二人，高的矮的老的小的各色人等全有，頭裏一個，瘦削身材，白淨臉膛，大眼睛，留着兩撇山羊鬍鬚，四十上下年紀，斜揹着一柄砍山刀，衝着金翅神鷹馮伯雄抱拳說道：「馮大哥，小弟朱仁先與大哥本無什麼樑子，只為不忿大哥輕說我等均非武林名門正派出身，故爾今日小弟約來數位不屬於任何派別的武林朋友，彼此印證印證，點到為止，一來不傷和氣，二來也可請大哥見識見識我等左道旁門之學。」說着，哈哈一陣長笑，聽到耳中份外不舒服。

金翅神鷹馮伯雄笑答：「朱兄，本來為着一句閒話，勞師動衆，攪起是非，殊覺不值，現在事已如此，多說無用，就請那位下場賜敎吧。」

昨晚天南四絕白虎星君吳智也在對方人羣中，一雙賊眼不住地盯着謝雲岳，眼神中露出了無限怨毒，此時一聞馮伯雄出言，即閃進場中厲聲道：「姓馮的，昨夜吳某一時大意，被小狗所算，叫那小狗出來與吳某見個眞章。」反手一搭，「克朗」一聲，背上長劍已然出鞘。

謝雲岳心裏可火了，出世起沒有人叫過自己小狗，正待進場，蘭姑娘已先奔進場中，叱道：「老賊，姑娘昨晚沒在場，不然，那會容你活到現在，像你這種惡徒，姑娘今天便要敎訓敎訓你。」

白虎星君吳智氣得狂笑不止，狠聲說道：「我姓吳的成名二十年，還沒見過妳這麼無禮的女娃兒，妳要是在我劍下走出五十招，姓吳的扔劍就走，算是江湖上銷了我這一號。」

蘭姑娘哼了聲道：「姑娘根本就沒聽過你這一號。」說着手中劍分心就刺，吳智冷笑一聲，錯出一步，右腕一翻一撩，向姑娘右腕脈門截去，這一招出手奇疾而穩，蘭姑娘吟吟一笑，撤劍旋身，讓過來招，右手劍又出，一招「漫天風雨」，只見周圍兩丈內滿是劍浪，綿綿指向吳智渾身重穴點去，凌厲的勁氣逼得吳智連連後退，使吳智不禁大為心寒，自己橫行天南，少有敵手，不想昨晚吃癟於乳臭未乾小子，如今碰上這黃毛丫頭，這一場若不獲勝，這張老臉擺到那裏去，於是一收丹田眞氣，使出「白虎三絕劍」招，但見劍光翻飛，身形飄忽，滿場俱是銀虹人影。

謝雲岳負手凝觀兩人比鬥，蘭姑娘這時鬥得性起，使出鎭山劍術，「牟尼降魔」二十八招，此為燕山神尼窮三十年研磨創出，一招一式莫不含有極大威力，蘭姑娘只有六七成火候，但也凌厲無比，施展開來，雄含風雷之聲，白虎星君吳智非但一招遞不進去，竟被她劍影圍住，謝雲岳知這場蘭姑娘贏定了，又移眼默察對方其他十數人，其中兩人甚是注目，一身形魁梧老者，腰背微顯佝僂，虎目獅鼻，掩口長鬚，着一襲黑袍，手掌特大，心料此人可能係七煞手屈申，另一人，瘦長馬臉，白淨無鬚，雙目洞凹，神光逼露，兩太陽穴高高凸起，嘴角時存一絲詭笑，背揷長劍，雖不知是何人物，但看得出是一內功精湛陰狡之徒。

蘭姑娘昨晚聽說謝雲岳輕而易舉地就擊退吳智，故爾今日遇上吳智，非要吳智傷在她手底不可，她這一恃強，可把白虎星君整苦了，姑娘手中這把劍，名喚「秋霜」，切金斷玉，吹毛可斷，劍芒圈在吳智身上，一件灰衫劃得七零八落。

白虎星君吳智這一份惱怒，可眞够瞧的，鬚眉怒張，三角鼠眼圓睜，差不多迸出火來，手中劍一緊，刷刷刷急出三招，突化三道光牆，足下墊勁，凌空竄起，身在半空，手中揑實五支白虎釘，厲喝一聲，道：「賤婢拿命來。」說着，白虎釘像

朵朵梅花打蘭姑娘重穴，疾如電閃，從空急下。

這白虎釘是吳智輕易不用之暗器，長僅三寸，脆銅打成，釘身中空藏三十六枚牛毛針，蘊有劇毒，對方若明底細，以輕巧手法閃避，還則罷了，倘用兵器格打，或伸手接拿，脆銅一碰即斷，芒針受壓力即似芒雨般直射出，無法躲閃，一着人身，渾身發紫，毒氣攻心而死，端的厲害。

蘭姑娘見吳智凌空竄起，心想：「你這是找死。」蓮足一點，如影隨形地拔起，劍出一招「天龍降妖」，匹練驚天的直取吳智雙足，驀見五絲白光，向自己罩下，一上一下兩下裏都是急勢，無法閃過，蘭姑娘長劍變招，漩起一扇光幕迎往五支白虎釘，只差毫釐就要撞上，突然遠處一聲斷喝：「這碰不得。」隨着兩股猛烈勁風打到，把蘭姑娘及吳智兩人分別掀在五六丈遠處，白虎釘經姑娘長劍一格，登時斷却，釘內所藏芒針經勁風一擊，似花雨般齊打往地面蔓草中，着處，綠草瞬即萎黃，可見針毒之厲害。

只見來人為一身材高大和尚，面如古月，慈眉朗目，白鬚飄拂胸前，望之似一尊古佛，逕向吳智身前含笑道：「吳施主，你我昔年曾有一面之緣，萬料不到事隔不久，施主就忘却向屠龍居士所許下之誓言麼。」

白虎星君吳智被勁風掀出，踉蹌數步，方才站定，舉目一望不禁心胆俱寒，來人是少林高僧法華大師，昔年自己在桂林南道上，攔刧一退休官員，正好得手之際，恰遇法華大師及屠龍居士出手，自己不敵，打出白虎釘，又被屠龍居士破除，復身負重傷，為因白虎釘太以狠毒，屠龍居士要點自己死穴，經自己苦苦哀求，又得法華大師婉說，許誓永不再用白虎釘，方始放走自己，今日率爾施出，不想半路殺出法華大師來，一陣羞愧襲上心頭，面上紅白互現，半晌答不上話來，呆在那裏。

金華三傑馮氏兄弟，見本門師伯涖臨，不禁大喜過望，正待上前見禮，七煞手屈申一躍而至，向法華大師冷冷說道：「大師何人，莫非你想捲入這是非中麼？」

法華大師莞爾笑道：「阿彌陀佛，老衲法華方外之人，四大皆空，一塵一染，有何是非可言，方才不願見白虎釘傷人，始予出手，奉勸施主，不要以些許小事，竟爾成仇，老衲以我佛慈悲為念，雙方還是和好息爭了吧。」

七煞手屈申聽了，桀桀怪笑不止道：「也好，冲着大師一句話，叫馮氏兄弟過來，磕頭賠罪，屈某等抖手就去。」

這一句話，把馮氏三英氣得面上變色，撲天雕馮仲傑搶出場內，向法華大師道：「師伯，這事您老暫且別管，究竟七煞手藝業有何驚人處，仲量出來看看才使人心服。」法華大師慈眉一皺，不作一聲退出場去，蘭娘姑趕過來謝了，法華大師執着蘭姑娘雙手，問長問短。

再說馮仲傑掉頭向七煞手屈申冷笑道：「今日之事是你門下朱仁先挑出來的，想不到他竟龜縮不出，眞正無恥已極。」

七煞手屈申聞言面上一紅，怒視了馮仲傑幾眼，回首喚道：「仁先，你出來，金華三傑手底如何，可自己打點看，別替師門丟臉。」

馮仲傑哼了一聲，朱仁先紅着一張臉出場，馮仲傑長劍一指道：「朱仁先，咱們不用說廢話了，手底下瞧吧。」

朱仁先也不答話，砍山刀急出連揮，刷刷刷一連三刀，一招「三花聚頂」向馮仲傑劈去，馮仲傑不愧為少林高弟，縮腰挫身，一個旋步，反臂推劍往朱仁先腰部截去，朱仁先眼見出招落空，又見對方長劍直底腰際，嚇一跳，砍山刀往下一封，足下用勁一點，倒翻出丈餘，身後馮仲傑如風趕到，長劍下指，朱仁先砍山刀往上一搭一撩，這一撩用盡平生之力，照說應該把劍撩開，那知非但不能將劍格退，只覺對方劍身重若山岳，續望下壓，可把朱仁先驚得冷汗冒出，一個「懶驢打滾」讓開，撲天鵰馮仲傑一聲輕笑，長劍變招一引，點前胸劃雙肩，一招速攻朱仁先三處要害。

朱仁先眼見青光耀眼，砍山刀往上一封，却已閃避不及，被馮仲傑長劍挑着左肩，劃破一條五寸傷口，鮮血滲出，馮仲傑得手後，也不為已甚，退後一步收劍冷笑道：「就憑這麼點藝業，竟敢挑惹是非，念在尙有舊誼，饒你不死，去吧。」

朱仁先驚魂方定，望了馮仲傑一眼，右手撫肩，面色灰白退出場外。

七煞手屈申見自己門下不出三四招，敗得如此慘法，暴跳如雷，就要躍身下場，站在一旁的瘦長白臉漢子攔着說：「屈兄且慢，且讓小弟接下這一場。」嗖的一聲，捷如驚鴻般飛出，輕飄飄地望馮仲傑面前落下，滿臉詭笑道：「適才觀閣下出手非凡，在下江湖小卒神劍手施元亮願請賜敎。」

此語一出，三英鏢局這面均大吃一驚，知施元亮是點蒼派嫡傳弟子，後來又不知從誰處偸學，一身內外掌劍功夫，都有極深火候，年甫四十，即已名震武林，習性好色好殺，金翅神鷹馮伯雄對衆人說道：「我看老二接不下這人，不如……」

謝雲岳這時接口道：「馮大哥放心，小弟担保馮二哥有驚無險。」

馮伯雄聽他說話，知他一定有所恃，不由放下心來。

這時兩人已交上手，只見神劍手施元亮果然不凡，身法輕捷，招術詭異，長劍施展滿是寒光劍影，反見馮仲傑用上少林秘傳「達摩十三劍」應敵，一招一式穩練精紮，兩人都是一發即收，遍場遊走，轉眼卅餘照面，却見施元亮哈哈長笑，身形一拔，躍起丈餘，反劍一記「撥草尋蛇」，疾若奔電，馮仲傑已是身往前傾，眨眼不見對方身影，就知不妙，快順勢向前一竄，欲讓開這一險招，那知施元亮也快，如影隨形的嗖地又出一劍，「毒蛇尋穴」，直點後胸，眼看馮仲傑就要傷在劍下，陡然間一聲長嘯，謝雲岳如飛鷹搏兔，凌空撲到，抖掌下劈。

神劍手施元亮驟聞嘯聲，一怔神出手畧慢，但見人影隨着掌風飛到，他顧不得再取馮仲傑，長劍往上一架，迎擊謝雲岳來勢。

謝雲岳單掌下擊，却見施元亮舉劍硬架，右掌變擊為敲，猛喝一聲：「撒手。」一柄長劍被他一掌震飛出七八丈外，似

一溜青蛇般沒入亂草中，施元亮整條右臂震得隱隱作痛，一見來人却是十八九歲俊美少年，頓時怔怔的望着，心驚這少年是何人門下，內力如此純厚强勁，當下謝雲岳含笑說道：「閣下既有神劍手之名，怎地擋不起在下一擊。」

神劍手施元亮聽他出言譏諷，登時馬臉一青，分外難看，嘿嘿冷笑道：「尊駕不按江湖交手規矩，暗中偷襲，施某雖被所乘，却有點不服。」

謝雲岳俊目一揚，笑道：「你說的交手規矩，謝某不聽那一套，瞧得誰不順眼，謝某就要出手，像你這種下三門匪類，配說江湖規矩嗎，你既不服，檢起劍來再比再鬥。」

神劍手施元亮氣得狂笑道：「施某雖不才，也不能稱作下三門匪類，似你這小小年紀，就如此賣狂，施某就得敎訓你下次可敢目中無人。」說着，騰身一竄，在亂草中撈回長劍，復又一個「鷂子翻雲」翻在原來位置上站着長劍一掄道：「請亮劍吧。」謝雲岳雙掌一揚，道：「謝某就以這對肉掌陪閣下玩玩吧，像閣下這點玩藝兒，尚不够資格令謝某亮劍。」

神劍手施元亮被謝雲岳氣得簡直面無人色，混身顫抖道：「施某出道以來，還沒見過這樣猖狂人物，好，看劍吧。」施元亮有自知之明，掌上功夫尚沒有用劍來得精純，他這一用劍，心知對手必有過人功力，小心出招，點蒼號稱七大劍派之一，但自己又從一隱名怪傑處學藝，將本門劍術滲以詭異招術，更具威力，長劍使開與剛才對馮仲傑又自不同，一式三招同出，碗大的三個劍花分點謝雲岳要害重穴，只因一式緊接一式，但見滿場俱是銀花青芒。

謝雲岳仍是氣定神閒，出手猶如穿花蝴蝶般，專向劍隙處伸手，刹那已是二十餘照面，突聞謝雲岳一聲長笑道：「謝某已伸量閣下二十餘招，神劍之名，不過爾爾，謝某現在要得罪了。」手法一變，將「軒轅十八解」施開，指端透勁，揚腕就打，左掌「分光掠影」望施元亮劍尖疾拿，施元亮心想「你這不是找死。」心念未了，手中長劍尖端已被對方五指揑緊，只見謝雲岳左腕一抖，「噹」的聲响，一柄青鋼劍齊腰折斷，隨見謝雲岳右掌駢指，疾點自己左胸「章門」穴，攔已不及，只覺一溜勁風襲中，胸間氣湧血翻，不禁踉蹌摔倒於地，謝雲岳手執半截長劍望施元亮眼前晃了一晃，臉上帶着輕屑之笑道：「這也配稱神劍嗎？」反腕一撩，半截劍身如電射般，釘在校閱台頂楹樑上，篤的聲響，徑可盈尺的樑木揷個對穿，這一份絕世功力把滿場的人均看呆了，先前謝雲岳施展「軒轅十八解」招數，僅兩招就將施元亮傷在掌下，這是什麼招術，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知「軒轅十八解」是絕傳了幾兩千年的蓋世武學神術，連少林德望武學俱隆的法華大師均未看出來歷家數，及見反腕撩劍，功力能如此者尚未一見，連倔强素來不服人的蘭姑娘也看得心服口服。

神劍手施元亮强忍着傷疼，緩緩立起身來，咬牙道：「施某只怨投師不高，學藝不精，輸得心服，施某斗胆代邀尊駕隨時光臨點蒼山，施某雖不才，不配用劍，但敝派能耐高過施某的人，不勝斗量，尙望尊駕不吝賜敎，施某就此告退。」

謝雲岳劍眉一聳，哈哈大笑道：「區區點蒼山，謝某尚未放在眼中，閣下既敢代貴派邀請，謝某就敢接下，無奈謝某現時有事，煩你上覆貴派掌門，就說謝某五年以內必往拜山，去吧。」說着雙掌輕輕平推，施元亮突覺一股巨大的勁力一托，身不由己的飛將出去，趕忙施展千斤墜身法下沉，就這樣也被送出五六丈外，落地後只覺這少年武學甚是可怕，足不點地的鼠竄而去。

謝雲岳見施元亮走後，面顧七煞手屈申微笑道：「姓屈的，現在輪到你了，這椿事本因你而起，你可不能袖手不管。」

七煞手屈申眼見這少年人藝震全場，自己與神劍手功力相比又高不了多少，估量不敵，既然人家指名叫陣，焉能不出，只是話說得太難堪了，不由氣往上沖，嘿嘿冷笑道：「尊駕果是藝業不凡，但總不能如此目中無人，不錯，這事是因屈某而起，追源禍始，還不是金華三傑自視過高，瞧不起我等非名門正派出身才引起這場故事。」

謝雲岳輕笑連聲道：「原來就爲的這一點薄名細故，閣下就挑起這等門戶派別之見，似此演變下去，能保不引起武林無邊紛爭麼！就拿在下謝某來說，也不是出身名門正宗，照你說該與你們狐鼠一黨，要知朋友口角交惡，無非因細故爭論而起，若明理之人，事了捫心自問，恕曲諒直，莫不心平氣和，似令高足市井狂徒，識見淺陋，反顏成仇，還有可說，怎麼以閣下望重德尊，竟耳軟心仄，混淆事非，遽爾蠻觸相爭，謝某爲你有所不齒，本應予以重懲，但念你老悖昏瞶，姑且網開一面，趁早滾吧！」

七煞手屈申橫行綠林，早養成拗性驕骨，那還聽得進這樣譏罵諷笑之語，不由怒上加怒，雙目噴火，獰喝道：「好小子，你也配敎訓老夫。」

謝雲岳見他不聽規誡，還責罵自己小子，情不自禁地激起殺機，面色一寒，沉聲道：「老賊，叫你滾你不滾，這是你自已找死。」

七煞手屈申獰笑一聲道：「未必。」雙掌暗中已是含勁，蓄意效搏浪一擊，不中則湧身急退，他那知殺星照命，心機白費，老賊「必」字音還未落，雙掌驀地平推，出手猶若奔電，掌勁將五丈方圓罩沒，只見蔓草齊被勁風壓向四外偃倒，聲勢煞是驚人。

只見謝雲岳單掌向外輕輕一揮，「彌勒神功」已自發出，這「彌勒神功」端的是佛門威力無倫的絕學，發出之時無聲無形無相，隨本人之想念可輕可重，七煞手屈申也是該報應，七煞掌盡平生之力擊出，被「彌勒神功」一反震，屈申一個龐大身軀，似一頭黑鷹般，平空飛起翻了兩翻，落出去十餘丈，跌了下去，賊黨大驚失色，齊身奔往老賊跌落之處，却見老賊屈申五官迸血，氣若游絲，雙腕齊掌而折，一見就知傷勢沉重，縱有九轉仙丹也是枉然費事，七煞手徒黨，架起老賊，場面話不交代，一聲胡哨鼠竄而去，只剩下白虎

星君吳智尚在場上，狠狠地打量謝雲岳幾眼，才轉身幾個起落，已落在校場外，一場漫天風波，轉眼風平浪靜，謝雲岳凝視匪徒狼狽而逃的身影逝去，不禁微微無聲的嘆息，負手仰望雲天，移神而立。

這時三英鏢局諸人均湧往謝雲岳身前，法華大師微笑向謝雲岳問道：「少施主，敢問方才少施主輕輕發出一掌，莫非是佛門中已將絕傳之無相金剛禪掌麼。」

謝雲岳注視了法華大師一會，搖了搖頭道：「大師慧眼不差，只是在下適才發出掌力，比之大師所說『無相金剛禪掌』，猶如小巫見大巫，不可以道里計，在下那有這慧根宿緣，若大師不嫌下愚，還望指點一二才是。」

法華大師聽了，忙道：「老衲那有這高的功行，連本門三位長老亦不過稍窺其門徑，前見少施主出手，頗似『無相金剛禪掌』，故爾動問。」

謝雲岳微笑也不再言，暗忖：在寶華山時，曾聞恩師提及，這「彌勒神功」與「無相金剛禪掌」同爲佛門絕學，但「彌勒神功」較「無相金剛禪掌」更具威力，大小收發可隨意念而動，不比「無相金剛禪掌」易發難收，法華大師當然不識。

一場迸發的戰事被平息了，衆人上騎緩行回至鏢局。

三英鏢局大廳內，熱鬧極了，華宴盛開，猜拳行令鬧酒喧笑之聲，隱隱傳於戶外，路人不知道內情的，却以爲鏢局內有什麼喜慶。

金華三傑從小校場返來後，就催促下人擺上幾桌宴席，另備素食一席，專爲法華大師而設，府城內幾家鏢局鏢頭，及家居的名武師均受邀而來，因爲三傑暗含深意，均想乘此把謝雲岳表揚一番，這是武林中一種不成章法的規矩，藉此一筵把名號傳揚開去，若這人並無實學，也可以謊邀虛名一些時。

席間，昨日才從蘇北徐州返來的重義鏢局的總鏢頭，鐵面雲長黎世麒笑道：「目前，武林中轟動了兩件大事，一是謝少俠在金華擊斃七煞手屈申，另外的一件就是追魂判再現江湖，小弟從蘇北回來，路過高郵，轟傳隱居高郵湖畔多年的昔日綠林劇盜三手蜈蚣伏令鐸被追魂判殺死，與前數月在贛瀾滄雙煞死狀一模一樣，被金剛指力洞穿前後胸，最妙的是兩者均姓謝，一老一少，同時輝映武林。」

金翅神鷹馮伯雄驚問道：「黎兄，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前天晚上聽說追魂判在江山五燕帮總堂誅殺桐柏山五毒眞人，怎麼追魂判形踪不定，難道他想把那當年參加暗襲之人查明，一一除掉麼！」

黎世麒道：「這是四天以前的事了，小弟因急於趕返，亦未留意追詢此事，以追魂判那份絕世輕功。兩日內從高郵趕至江山當非難事。」

太極門名武師蘭江釣客楊春霆長嘆一聲道：「從高郵由間道至江山，少說也有五七百里路，涉水攀山兩日間趕達，眞是神乎其技了。」

謝雲岳聽得他們說，其父追魂判在高郵戳殺三手蜈蚣，不覺猛然一震，眼中突然現出奪人的神采，望了黎世麒一眼，暗忖：「瀾滄雙煞與五毒眞人本我一人所爲，怎麼在高郵又生這事，莫非另有其人藉先父之名，遂其借刀殺人之惡計麼？」沉思一刻，恍然大悟：「這必是拜兄雷嘯天所爲，此事只有他一人知得，敢情三手蜈蚣亦是當年參加暗襲我父敵人之一，故效我手法將他除掉，嗯，一定是他所爲。」

這時，只聽少林法華大師道：「阿彌陀佛，追魂判謝大俠當年所作所爲，雖立場公正，但似嫌處置過份，湘東之敗，亦種因在此，出家人最重因果，謝大俠如幡然悔悟，知其一生遭遇，係由於始基不愼之故，此則不啻爲當頭棒喝，可惜斯人復出，較前所爲尤有過之，似此不知韜光隱晦，力盖前愆，恩怨相纏無盡，眞令人惋惜。」

謝雲岳聽法華大師對他亡父頗表不滿之意，不禁憤然道：「大師豈不知除得一惡人，卽種得一份善果，過去謝大俠所爲，還不是除惡揚善，鋤暴安良，正合我輩武林中人俠義宗旨，這又有什麼不對？」

法華大師微笑道：「謝少俠所說，並沒有什麼不對，老衲所說也並沒有什麼不對，多造殺孽，多種苦果，不過自尋煩惱而已！」

還是八卦手耿良眼見兩人，一老一少彼此不相讓，將成不了之局，接口說道：「謝少俠，你與施元亮訂下五年之約，你到是什麼時候去呀？」

謝雲岳聞言微笑道：「這到拿不準一定何時，反正五年之內我必去就是。」

蘭江釣客楊春霆道：「點蒼是當今武林中號稱七大劍派之一，說實在話點蒼也出了幾個能手，平時睨視武林，目空一切，謝少俠能給咱們出出氣也好，只是謝少俠到時要找幾個帮手，單人獨馬，那怎麼成。」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我並沒有說到時不找帮手，只不過自己的事，何必拖累朋友呢。」

蘭姑娘坐在謝雲岳對面，不時把目光瞧在謝雲岳臉上，謝雲岳佯作不知，有時撞上就趕緊他顧而言，蘭姑娘心中暗暗生氣，故意挑逗說道：「謝大哥，剛才你與神劍手施元亮對手時曾說，他尚不配使你亮劍，究竟誰才能配呢？」

摩雲鵬馮叔俊聞言大急，暗氣這位小姨不知分寸，只見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我不敢說誰配誰不配，只因初出江湖，閱歷甚淺，又不善辭令，不過見姓施的並無眞才實學，也敢混充什麼神劍，氣氣他而已，老實說，我至今仍未找得一柄趁手兵刃咧。」

蘭姑娘星眼一斜，嬌笑吟吟道：「那麼，小妹能配使劍麼，不然小妹這柄劍送給謝大哥用，到是頂合適不過。」

這一來把俊美的少俠謝雲岳纏得面紅耳赤，答又不是，不答也不行，神情尷尬得很，訥訥說不出話來，馮叔俊在旁急怒交加，本想大聲斥責，但當着衆人面前，又不好明白說出來，强忍着笑道：「蘭姑娘，只聽你嘮叨，少說幾句不成麼。」

蘭姑娘抬頭一望，見姐丈頸紅脖子粗，不知是急成這模樣，還是酒醉，小嘴一噘，嗔道：「喲，人家謝大哥還沒說話，要你急得這樣。」

馮叔俊搖搖頭，對蘭姑娘翻了翻眼，

又望着謝雲岳，神情似是無可奈何，謝雲岳輕輕一笑。

這時謝雲岳心內對蘭姑娘觀感上是厭惡萬分，其實在蘭姑娘對他心田中已滋生愛意，却被倔強的性兒害了她，這就是孽，孽海無邊，若不猛然回頭，就須繼續沉淪下去，可惜兩人都是性傲，誰也不能低人下氣忍讓一點，終於鬧得個情天遺憾，恨海難塡，這是後話。

席間法華大師談起這次南來，是掌門人派他去莆田少林下院作五年一次例行巡視，路經金華，想起馮氏師姪三人十多年未見，這才碰上了這場比鬥之事，當又撫髯微笑道：「謝少俠，適才觀少俠出手身法，必然是我佛門中所授，令師若不是得道高僧，亦爲世外高人，老衲忝爲少林一脈，武學一道，自信尚有少許心得，現少施主年未雙十，而功力彌深，老衲見技心喜，有意與少俠對拆三招，以資觀摩，不知接納否？」

謝雲岳雖孤傲乖僻，但自幼受明亮大師薰陶，極知尊老禮讓，聞言不迭連聲推辭道：「晚輩微末之技，怎敢見笑大方，我看還是免了吧。」

法華大師尚未開口，蘭姑娘竟幸災樂禍道：「謝大哥這點面子也不給法華師伯嗎？」

蘭姑娘這着眞絕，更使謝雲岳恨透了，冷冷地望了蘭姑娘一眼，緩緩立起身來，衆人見狀，同時離座，紛紛走向練武場去，謝雲岳與法華大師領頭，鏢夥引路，馮氏三傑殿後，細聲斥責蘭姑娘，只聽蘭姑娘格格輕笑。

下得場後，謝雲岳拱手向法華大師笑道：「還望老前輩留情一二。」說罷卽與法華大師相距一丈，東西對立，法華大師點頭笑道：「老衲不過見技心喜，又非眞個比鬥，少俠，你請吧。」

謝雲岳聞言微笑也不再說，雙掌合什，「蓮台拜佛」，輕飄飄揮出一招，法華大師知他禮讓，笑道：「如此老衲有僭了。」撤身游走，走了兩匝，雙掌一掀，「達摩九式」中「風起雲湧」一招打出，勁風如一堵鋼墻般往謝雲岳身前推來，這達摩九式是少林鎭山不傳之秘，僅只四大長老會得，一式九招，用禪門眞氣展出，威力絕倫。

謝雲岳見法華大師推出一掌，只覺勁風襲體，雖然是有彌勒神功護身，仍有壓力緊迫之態，但他並未考慮反擊，讓過三招也就算了，身形一晃，翻在大師身後，那知身形尚未落地，法華大師旋風般轉身，又推出一招「雷震九霄」，勁勢比前招更强。

謝雲岳身未落地，見法華大師再次出掌，復雙足一踹，又拔起兩丈左右，法華大師又是撲空，暗驚這少年好俊的七禽身法，謝雲岳凌空一個千斤墜，落在原位笑吟吟的說道：「老前輩，還有一招了。」法華大師雖是佛門中人，修養有素，聞言也不由心中微氣，暗忖「達摩九式」是本門鎭山秘學，如今在這少年面前兩招均未見功，傳揚出去，少林名望何存，神情一肅，說道：「老衲要得罪了。」凌空騰起，雙臂一抖，身往前俯，兩掌一上一下打出，右掌斜翻一招「金剛降魔」，疾搭謝雲岳左腕脈，左掌五指微曲，一式「蘭花手」掃向氣海穴，兩招均是凌厲無儔，如風電閃，看着僅是只兩寸就要搭上，旁觀者都替謝雲岳揑一把汗，却見謝雲岳微微一笑，未見他怎麼動，身形已飄後五寸，雙掌疾出，施展奇門絕學「軒轅十八解」，兩手十指聚勁疾點到法華大師雙掌掌心，雙方都是急勢，法華大師竟然撤招不及，驀覺掌心一痲，渾身眞氣鬆散，懶洋洋地半點力都使不上，不由自主身往前衝，謝雲岳雙掌微托，一股無比的潛力將法華大師穩住，只見謝雲岳抱掌笑道：「老前輩，三招已過，承讓了。」

驟看之下，兩人功力平分秋色，誰也勝不了誰，謝雲岳剛才施出軒轅指法，恰被法華大師僧袖擋住衆人視線，均未瞧出，又謝雲岳發出潛力將大師身形穩住，時刻恰到好處，法華大師心驚這少年功力無四，低聲微笑道：「謝少俠，不是老衲謙詞，看來少俠身手根骨無一不屬上乘，將來冠冕武林，定屬無疑，還望能上體天心，少造殺孽，當能在以後修爲上，帮助不少。」

謝雲岳笑笑道：「晚輩當謹記斯言，終身不忘。」說罷轉身與衆人一一招呼，連說大師手下留情。

天時不早，賓客紛紛辭去，謝雲岳當晚卽向金華三傑說，自己心急北上與拜兄雷嘯天會面，明早卽告辭，三傑苦留，他堅執不從，三傑心知他與蘭姑娘有了芥蒂，只得罷了。

第二天一早，謝雲岳又自僕僕風塵上道，蘭姑娘也曾相送，神情哀怨，謝雲岳無動於衷，一聲再會，揚鞭疾去，到杭州後，西湖勝景遊覽了一個遍，六橋天竺，錢塘觀日，每至一處，無不徘徊竟日，在杭城留戀半月，登騎取道吳興，出浙入蘇，經句容，過鎭江，抵江都，江都俗稱揚州，市塵繁華，儘是鹽商木客，富豪巨賈羅集之地，一至傍晚，華燈初上，街頭巷尾，絃歌不輟，呼盧喝雉之聲，不絕於耳，遊人如鯽，遠遠看去只見人頭蠕動，謝雲岳將馬匹寄在城廂一家客棧，自己信步徜徉大街，目迷五色，不暇交睫，謝雲岳心說，古人道得好，「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這裏正是銷金窟，應有盡有，只要你有錢，無窮的享受都有你份兒。

謝雲岳初至其地，盲目地跟着人羣走着，二條街逛下來，街上遊人愈加多了，熙攘塞途，人潮像水般湧進湧出，他皺了皺眉頭，似是沒有興緻再隨着人跑，從離開金華後，他不願與人多所接觸，尤其是江湖朋友，深深覺得他們這班人與世俗逐臭之徒，並無二樣，雖然其中不乏瀝胆披肝之輩，但也少得可憐，所以十數天來，他都單獨行動，住店投宿，揑報了一個姓名，爲此，少却了很多痲煩，他這一感觸，不禁踅了回來，走進客棧。

這家客棧名喚「長興」，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裏面也有數十間房，一進店門，是一個川堂，擺了有二三十個棹面兒，並賣包點酒食，揚州歷爲富庶之區，民間富有，本地人多愛跑茶樓酒館，從早至晚，川流不息。

謝雲岳找了一個座位，要了三味菜，又要了一壺竹葉青，兩籠包餃，一人輕酌

低飲，他這一吃，轉瞬又是一個時辰，將近三鼓，吃食的人，有增無減，還有等座位，遂起身離座算了錢，向裏面臥房裏走去，推開房門，和衣倒在床上閉目假寐，但心裏不停的想着，自己這樣天涯作客，飄萍四海，一晃已是數月，仇人是誰，至今渺無頭緒，似盲人騎瞎馬，亂闖一氣，到底不是辦法，總要找一個人商量商量，於是又想起拜兄雷嘯天來，他這越想，心裏越煩，李大明，夏侯鑫，及夏侯兩小，金華三傑，蘭姑娘等人一一浮在眼前，簡直思想紛岐，便一賭氣爬起來，盤膝坐下，把那「歸元吐納坐功」運行一遍，漸至物我兩忘，靈台清明。

坐功做完了，謝雲岳將要脫衣入睡，忽聽對面那間房內隱約傳出呻吟之聲，以及小孩低聲泣語，傾聽一刻，便認定那屋裏人，正在生病，立刻披衣下床，逕往對過屋門前伸手欲敲，又繼而縮手止住，覺得這樣做，似過於冒昧，轉向前面走去向店夥詢問。

那店夥正在門口靠着竹椅，瞇着小眼嘴內哼着戲曲，手指敲着板眼，自得其樂。（按：從前客棧內投宿旅客，大都爲肩販，行商，每每在半夜抵達，或未鷄唱卽行匆匆離棧趕路，店夥輪流值夜通宵不寐，接進送出，再交通未便之區，亦均是如此。）店夥見謝雲岳走來，慌不迭地站起，垂手笑道：「相公，這麼早就要起程趕路嗎？」

謝雲岳揮了揮手，表示不是，沉聲問道：「店家，在我住的屋子對過那間，是什麼人病着。」

店夥「哦」了一聲道：「相公問的是這個嗎？十天前，有個老頭，穿着打扮像化子模樣携着一個小童同來投店，老頭渾身全帶着傷，進得房去，便自倒在床上寒熱大作，老頭摸出一包藥末，和水吞下，那知這藥全不對路，非但不見功效，更形嚴重啦，有時竟昏迷不醒，小孩急了，跑在外面不知在那裏找了一個面色蠟黃的漢子來，那人看了一下，滿面憂急，又出外請來本地名醫黃百塘，說起黃百塘，稱作半仙，他診過的病，可說是藥到病除，活人無數。」說着，翹了翹拇指，又往下說：「黃半仙來後，把了脈象，頭搖得博浪鼓似地，說是老頭病入膏肓，無藥可救，最多可以拖個半月十天，連個藥方都不肯留下，診金也不要竟自離去。店東聽說老頭要死在店中，那還了得，卽求那面黃漢子將老頭搬離此間，經不起那黃面漢子再三說好話，他說老頭雖然病況沉重，却不會立刻有危險，他本人卽刻要趕往一地去討一味藥，服下卽會病愈，於是丟下五十兩銀子，匆匆就走，臨行之際，嚴囑要等他回來，他這一去有五六天了，還未見返轉，看來老頭是凶多吉少。」

謝雲岳眉頭一皺道：「店家，帶我去看看老頭，成麼。」

店夥兩眼睜得銅錢般大，滿臉疑惑之容，笑道：「怎麼，相公你還會看病嗎，眞看不出，成。」說着，大步的領頭走去，嘴裏說着：「這有什麼不成」，心裏可嘀咕着：「這位相公，敢情是有點神經，就算你有兩手，還會蓋過我們黃半仙？」

前文不是說過明亮大師，是個學究天人的高僧麼，醫道通神，要不然追魂判謝文臟腑均損豈能苟延十一年之久，自收謝雲岳爲徒後，將醫道一股腦兒傳給了他，其後又把「軒轅眞經」內面金針治病方法傳了，故謝雲岳雖未醫過人對醫藥造詣却甚高。

兩人來在病者門口，店夥敲了敲門，高聲喚道：「小哥兒，請開門，有人來看病啦。」

房門「呀」的聲開了一半，內面探出一個小孩頭來，小孩面像長得五官端正，神清目秀，眼圈有點紅腫，似是哭泣過，小孩望了望兩人一眼，便自向謝雲岳說道：「這位大叔能治病嗎？哎，看看也好，只是有勞大叔了，請進來吧。」

謝雲岳暗忖：「這小孩吐屬倒是大人腔。」便跨進房去，見老頭仰臥榻上，張口不停地喘息，靠榻桌上燃着一支紅燭，只剩下小半截，燭光黯淡，房內景物襯托得有點凄慘陰沉，老頭見有人來，吐出一絲微弱聲息道：「年青人，多謝你能來看我，只是老朽這病，普通藥物已是不能奏效，恐怕枉費好心了。」面上仍難掩住强傲神色。

謝雲岳傍着老人身側坐下，温語安慰道：「老人家，你別着急，出門人總離不了病痛的，至於這病雖然嚴重，還不至於到您所說的這個地步，在下還有把握能醫治。」

那小童忙道：「眞個嗎，只要你大叔能治好我師父的病，我周麟先給你大叔磕三個响頭。」說着就要跪下，謝雲岳伸手攔住，笑道：「小兄弟，你別忙磕頭，不過你放心就是。」於是執着燭光，俯身看了看老頭舌苔，便拿着老頭右手寸關尺處，閉目聚神搭脈，一會又搭左手，約莫一盞茶時，立起笑道：「脈象雖然散亂，但浮緊洪大，尚有可治，病因起自風邪，依在下猜測，老人家一定與人交手過，眞力耗損過甚，而且是一路奔馳，均未好好調攝，以致眞氣洩散不能復聚，內熱散於臟腑，復加晚間受涼，被陰寒侵入，束其肌表，是以寒熱交作，同時誤服傷藥，將內傷積熱，大半逼存經脈，還幸尚早，再過幾日，轉成傷寒，雖有靈丹妙藥，也束手無策了。」

老頭睜目道：「年青人，你全說對了，你有辦法麼？」

謝雲岳見他病得這麼沉重，仍掩不住那份强傲之氣，不由好生欽佩，便自答道：「只要你老人家能挺得住痛苦，在下還能治得了。」

老頭嘴角泛起一絲笑意，强聲說：「年青人你下手吧，我這老不死的自信些許苦痛尚耐得住。」

謝雲岳笑笑，也不再說，在懷中取出一個精緻小銅盒來，掀開拈出九支金針，細如毛髮，長約四寸，請老頭俯臥着，將九支金針隔衣刺入後胸腹九處重穴，他這手法眞高，金針粘在指間，筆也似直，一刺就入，那長可四寸的金針只剩下四五分露出衣面，不像普通針灸醫生要慢慢撚才可推入，這須全憑指勁，也非有精湛內功不可。

只見老頭等金針刺入後，不禁呻吟出聲，悶聲道：「年青人，現在全身酸痲得

緊，酸尚好受，這廝的滋味却不好受！」

謝雲岳哈哈大笑道：「好受却不能治好病，老人家您得多忍耐一點，等會金針一拔，你還得將眞氣逼住，不使它流竄，否則眞氣洩散，又得多費一道手脚咧。」

老頭答道：「這個我知道，只是年靑人你在何處學來這門絕技，金針治病之法醫家及武林高手會者，尚不乏其人，老朽也畧涉一二，要達到你這份功力的，却難一見，據老朽所料，你老弟武學，也差不得那裏去，是嗎？」

謝雲岳見他又改稱自己老弟，忙笑道：「武學之道，在下畧涉皮毛，未窺堂奧，深知老人家武林奇人，日後還請指點一二。」

只聽老頭「嘿」了一聲，道：「老弟，那要請老朽指點嗎，那是當然，老朽輕不受人之德，既承治病，總有你的好處就是。」

謝雲岳強忍住笑，故作正色道：「老人家，在下醫病有三不治，你知道麼？」

那老頭本來俯在榻上，埋首枕下，聽說不禁把頭仰了起來，道：「老弟台，你說話忐也奇怪，老朽怎麼會知道，這三不治，你且說說看。」

謝雲岳不禁啞然失笑，自己這三不治，是謊言搪塞的，人家怎麼知道，因爲病况愈沉重，金針置在體內時間應愈久，時候一長，不拿言語打破沉寂，病人有的推不住，竟至昏厥過去，這也是謝雲岳天資聰慧，虛心研究心得來的，在山上時，明亮大師也偶爾誇讚他這份小心推敲求證的汪勁咧。

當下謝雲岳笑道：「這三不治，第一是喪天害理，窮兇極惡之輩不治。」

老頭嗯了聲道：「那個應當，不過在醫道方面而論，總不能見死不救吧？」

謝雲岳道：「在下又不是懸壺爲生，這應另當別論。」

老頭大聲道：「答得好，有理。」第二呢？」

謝雲岳見他已能大聲說話，知眞氣已順，風邪被針力逼往臟腑間，心中一喜，道：「外貌良善，懷柔險詐之輩不治。」

老頭說：「好，有理，這第三又是什麼？」

謝雲岳朗聲大笑說：「第三麼，沒有好處的在下也不治。」

老頭又是大聲嚷道：「哈，小伙子，你是拿準了我老人家身上有好處才治的，好哇，我老人家下次可要學乖了。」

此時在旁立着滿臉憂急的小孩周麟，也不禁笑了，這是幾天頭一次聽他師父大聲說笑。

謝雲岳見時間已差不多了，笑問老頭道：「老人家，你此時覺得中氣可以提起麼？」

老頭先前因說話不禁忘其聲音因何復大，聞言一試，果然中元之氣已能復提，不過尚嫌滯澀，但較前些時好得太多了，不禁大喜道：「老弟，你眞有兩手。」不覺呵呵大笑。

謝雲岳急忙阻住，沉聲道：「老人家，我這裏就要拔針，你準備閉穴凝氣吧。」於是兩指依次將金針揑出了一寸左右，撚了撚，只聽老人微微呻吟一聲，知他感覺比前更爲酸痲，停了一會卽將金針全部拔出，伸指點了三處重穴，說聲：「現在不要自行閉穴了。」此着爲怕老頭病久之身自行閉穴功力不够，這對他有所帮助，繼從懷中取出小玉瓶一隻，傾一粒「長春丹」，其色嫣紅異香撲鼻，命老頭服下。

老頭藥丸服下後，只覺口內生津，心腹舒泰已極，謝雲岳請他褪下衣褲，用「軒轅指」法揑按遍身重穴，老頭覺指法有異，雖一沾卽移，但勁力熱氣直透肌膚貫射經絡，一股陽和之氣助血脈眞氣遍體運行流氣海聚丹田，老頭面色慢慢恢復紅潤，約莫一炷香時分，才行停住，老頭睜着一隻怪眼，一邊穿衣服一邊哇哇大嚷：「好哇，小伙子，就憑你這一手按穴指法，够我老人家學個十年八年的，還說要我老人家指點，老弟，你這不是損我嗎！」

謝雲岳見他一會喚小伙子，一會喚老弟；知他是一游戲風塵的怪傑，也不見怪，遂道：「老人家你現在內傷已是全癒，只是風邪尚未脫體，待在下處一藥方，命店夥去買吧。」便命周麟向掌櫃處借了一份文房四寶，匆匆開下一味「羌活冲和湯」，稍增份量，老頭看了不禁大聲稱讚道：「老弟這手褚字眞是筆力萬鈞，龍翔鳳舞，難得難得。」

謝雲岳笑笑，將藥方交與周麟，周麟喜笑顏開，跳跳蹦蹦出房去找店夥上街買藥去了。

這樣一費時，天已經大亮了，謝雲岳在老頭房裏還沒覺得怎樣，可是客棧中鬧翻了天，昨天投宿的客商肩販該走的都走了，尙留下準備卽將啓程的，紛紛在打點行囊，吆喝聲此起彼應，把這客棧的兩三個店夥忙得團團轉，送了一撥又一撥，小童周麟找着了昨夜裏值夜的那位夥計，命他去檢藥，那夥計正忙得一身臭汗，送茶倒水提什物，聞言哇哇怪叫道：「小哥兒，你沒看見我忙着嗎，那有空閑替你檢藥，反正他好不了，錢留着買……」話沒有說完，想想不對，又翻眼問道：「怎麼，你同來的老人家被那位相公治好了麼？」

小童周麟點點頭，那店夥也顧不得招呼客人，一把搶過藥方，三脚兩步衝進老頭房中，喲，可不是坐起正與那位相公高聲談笑麼，這一下把店夥驚得呆了，老頭望着店夥笑道：「我老人家還死不了，店家，你有點奇怪是不。」

店夥紅着一張臉，忙說：「你老愛說笑。」

謝雲岳瞧着有點不忍，掏出一錠十両紋銀，命店夥速照方去檢藥，餘下的就做賞錢吧，店夥謝了又謝，嘴上尚說着：「你相公眞是神仙，天下還有比黃半仙醫術更高明的，奇聞，奇聞。」說着一陣風也似的走了。

此時謝雲岳問老頭道：「老人家，我料你不是武林奇人，也必是風塵怪傑。」

老頭哈哈大笑道：「武林奇人則不敢當，風塵怪傑也許你說對了，老朽姓蒼名璽，在武林有一小小匪號『九指神龍』，老弟，你聽說過沒有。」

謝雲岳不禁驚叫了一聲道：「原來你老就是丐帮三老的九指老前輩麼。」說着星眼移視蒼璽兩手，自已疑惑方才搭脈時，不是瞧他十指齊整的，怎麼稱九指，不

要是眼花未看清楚，蒼璽見他如此，也自覺察道：「什麼老前輩的，鬧這酸禮則甚。」說着，兩手平舉，又道：「喏，老弟，瞧淸楚了沒有。」謝雲岳這才瞧出來，蒼璽左手中指套上一截膚色煉銅，製法甚精，不留心看上去，與原來皮色，並無二樣，謝雲岳點點頭，又問起蒼璽此來經過。蒼璽將手向身旁侍立之小童周麟指了一指，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那小童周麟之父，是昔年名聞燕雲的大俠穿雲手周倫天，晚年封劍歸隱於山東省東平縣東平湖畔，納福家居，只因當年行道江湖時，與河北阜城四霸靑面獅尤亮，閻王令陳壽千，草上飛楊慕豪，千手怪猿胡浪，結下樑子，交手之下，靑面獅尤亮左手五指齊根被周倫天削去，四霸卽遠遁無踪，那知四霸竟託身在長白山魔尊者門下，練成一身絕藝下山，投在橫行蘇皖鄂三省紅旗帮中，密謀復仇，蒼璽在宜昌西陵峽附近無意聞及紅旗帮下談論此事，周倫天與蒼璽多年至交，聞言大急，兼程趕往東平，可惜一步去遲，穿雲手周倫天已遭不測，阜城四霸率領帮中同黨，猶自不肯歇手，九指神龍蒼璽一怒之下，冒險出手，單人與紅旗帮十七名高手相拚，當場擊傷五人，將周麟搶出，阜城四霸連番追擊，蒼璽途中故佈疑踪才行逃脫，三日三晚點水都未進口，滿身是傷，疲累之下，晚間又受寒氣侵襲，一抵江都便自病倒，因形跡未敢洩露，才命周麟持本門信符召來揚州丐帮帮頭追風刺蝟錢寧，遣他趕赴鄂省龍坪醫院仇子明處討藥，雖知遠水難救近火，也勉爲其難，差幸在此遇見謝雲岳，不然，九指神龍蒼璽，也落得個陳屍客地。

謝雲岳聽了，對周麟之同情之心，油然而起，不禁牽着周麟雙手，愛惜備至，像他這小小年紀與自己早年遭遇之慘，頗爲相似，於是說道：「蒼老前輩有此傳人甚是可羨，他年小兄弟必能手刃親仇。」

蒼璽瞪眼道：「又是老前輩的，你若瞧得起我，叫一聲老哥哥够了，若論藝業，老弟目前就不比老哥哥稍差，說實在的，我還忘了問老弟是何人門下。」

謝雲岳微微嘆息道：「小弟恩師爲一出家僧，堅不示名諱，故無可奉告，小弟身世與這小兄弟頗爲相似，仇人是誰，現在仍未查出，故一路北上，一來應盟兄之約，二來藉旅途之便順訪仇人是誰。」

九指神龍瞪着精光雙眼大笑道：「說了半天，老弟一點均未吐出，你的習性與我這老哥哥有點相近，你就沒有與我治病，這段因緣我也願意交你這個朋友，你既不說師承何人，仇家是誰，我也勉强，反正總是那麼一回事，不過你也說出尊姓大名，盟兄是誰，那總可以吧。」

謝雲岳不禁失笑，忙道：「小弟名謝雲岳，盟兄乾坤手雷嘯天。」九指神龍蒼璽又是瞪着嚷道：「怎麼，你與江湖有名的淘氣鬼套上了交情，日後你們兩個定有好戲演，這樣吧，我這老不死的也算上一個，成不成？」

謝雲岳喃喃地推辭說道：「那怎麼敢當。」

九指神龍蒼璽正色道：「不要婆婆媽媽地，就這麼說，我算老大，三弟，你看看周麟這娃兒還有個造就麼？」

謝雲岳見他自說自話，也不管他應允與否，就自下斷語，心下也不見怪，自己孤立無援，有個帮手總是好的，當下笑道：「大哥相中的，自然不差。」說着，用手抓了抓頭說：「既然弟兄相稱，那麼貴帮門下見着我稱呼就難了。」

周麟這時跪下拜見，稱呼「三師叔」，謝雲岳連忙扶起，口中連說道：「你師父素來不喜浮文褥禮，怎可由你做叩頭虫咧。」

蒼璽笑道：「三弟年紀輕輕，就當上本門長輩，別人尙求之不得，你還作矯情，現在你的行止是北上，我先將周麟往至友吳江漁叟丁一萍處代傳藝業三年，我再兼程北上趕你。」說着從腰間取出一烏油油銅牌，上刻龍獅虎三物繪像，雕刻甚精，其形蒼古，遞在謝雲岳手中，莊重說道：「此是丐帮本門權威令符，卽現任帮主對之也奉命唯謹，你北上時持之與本帮弟兄留言，你老哥哥定可循跡往尋，如有什麼事，也可持之與本帮聯絡。」

謝雲岳接過揣在懷中說道：「大哥若無事，必請在五月初回在蘆溝橋見面，屆時二哥也在。」

九指神龍蒼璽笑道：「這個你無須顧慮見不到，咱們一言如山，說不定你未出魯境，我們又當會面。」

此時店夥已端上一盞熱騰騰黑色藥汁來。

蒼璽接過一飲而盡，謝雲岳又命再煎，店夥諾諾連聲而退。

謝雲岳這時邀蒼璽師徒二人到前面川堂用膳，因爲蒼璽病後之體，謝雲岳也未叫酒，點了三四個油膩不重的蔬菜，又叫了稀粥，蒼璽吃得好不有味。

盤桓三日，蒼璽師徒乘騎南下，謝雲岳也就逕往高郵而去。

高郵離江都不過百把里路，傍晚時分自趕到，下榻連雲客棧。

連雲客棧內熱鬧得有點刺眼，進出的都是武林人物，肩頭兵刃護柄垂着五色絲穗，甚是觸目，見了謝雲岳大都均露出輕視之容，店夥引謝雲岳在東跨院一間上房住下，送上一壺香茗，遞過手巾後，垂手道：「相公，還有什麼事吩咐沒有？」

「店家，你這店中怎麼有這麼多江湖中人投宿，跟往常一樣吧？」

店夥忙笑道：「相公，你是讀書人，又是外路經過，自然不知道這些江湖中事，相公要聽，讓小的慢慢道來，因爲離縣城四十里路的周家莊，莊主是名聞兩淮大俠，叫做什麼追星摘月周維城，聽說他的本事大得很啦，今年他六十壽，三日後就是壽誕之期，周大俠遍發綠林帖，說是要封劍歸隱，在壽誕之期當衆封劍，再者周大俠有位小姐，名喚周月娥，長得好看不用說了，本事也大得緊，還說比周大俠高過一倍，她有兩把寶劍，叫做『巨闕』『靑虹』因爲周小姐還沒許人家，壽誕日舉行比武大會，如有能爲蓋過她的，不但『巨闕』劍奉送，周小姐也下嫁給他，故爾遠近轟動，這樣一來，反作成了小店好生意咧。」說着嘻嘻笑個不住。

謝雲岳方始恍然，他對這項熱鬧場面，無動於衷，於是付之一笑，說道：「店

家，謝謝你啦。」

忽聞院中有人大聲吼叫夥計，店夥慌不迭地應聲跑了出去。

謝雲岳稍事歇息一會，便自走出店外。高郵市廛比江都相形之下，冷落得多，但究爲北上通衢，還是相當熱鬧，信步走進一家飯莊，用完飯後卽回客棧早點安眠，歸途中突見一老年乞丐倚在道旁，向路人行乞，靈機一動，卽走過去取出些許散碎銀子，放在老乞丐掌心，沉聲道：「老人家，在下要尋你們帮頭有事相詢，他現在何處？」

老年乞丐正待相謝，聞言臉色一寒，翻着眼望着謝雲岳，上下打量着，一語不發。

謝雲岳見此情狀，忙從身上取出九指神龍贈他的黑銅牌給他，老乞丐一見銅牌面現惶悚，低聲恭謹說道：「相公，這裏人多，隨小的來。」轉身閃進一條小巷去了，謝雲岳隨定老乞丐亦步亦趨，巷中昏暗伸手不見五指，這個並難不到他，習武人均練有夜眼，七轉八彎，穿過無數小巷，來到一座三官廟前，老乞丐請他稍待，自顧進去了。

這座三官廟香火俱無，內面陰沉烏黑，藉星光隱約瞧出這是座破敗不堪，年久失修的廟宇，因爲無人居住，乞丐看準了卽行遷入，成爲高郵丐帮發號施令所在。

不到半盞茶時分，廟裏面閃出人來，一是才領路的老乞丐。

另外是一個五十上下年紀瘦長乞丐，只見那瘦長乞丐望謝雲岳一抱拳，說道：「相公持着本門神龍獅虎令，莫非有什麼差遣？」

謝雲岳笑說：「尊駕敢莫非是本地帮頭，請問上下稱呼。」

瘦長乞丐道：「不敢，小的叫白文亮，立在此處不好講話，請入內面談吧。」說罷引着謝雲岳進入廟內，由神龕側門穿進，靠右邊廂房內落座，屋雖陳設簡單，一床一桌及兩三把靠椅外，僅一張矮厨，但潔淨非常，當下白文亮道：「相公尊姓大名，那神龍獅虎令可否給小的一瞧。」

這時謝雲岳才看淸了白文亮像貌，滿臉黃色虯鬚，只留下上額，眼鼻等處，雙目神光炯炯，太陽穴高高隆起。聽說忙從身旁又取神龍獅虎令，笑道：「我叫謝雲岳。」

白文亮驚呼了一聲道：「原來尊駕就是名動金華的謝少俠，失敬得很。」說着接過神龍獅虎令，豎在桌上，白文亮與老乞丐同時跪下望着神龍獅虔敬地行了三拜大禮，又捧着交還謝雲岳說道：「這神龍獅虎令共有七面，非有大事輕易不得一見，本帮總堂僅有三面，餘下四面爲本帮三大長老隨身携帶，神龍獅虎令分有兩種，總堂所有細鋼所鑄，三大長老所持者爲紫銅所鑄，謝少俠所持者卽爲其一，此紫銅神龍獅虎令一出，卽代表長老地位，也代表至高無上權威，不但可向本帮門下發號施令，凡百差遣都應聽從，卽是見着本帮門下犯有過錯，也可重懲代誅，請問謝少俠此令是否本門長老所贈，不過這句話小的原不應該問，謝少俠答否聽便。」

謝雲岳於是將在江都結識了九指神龍蒼璽經過說了一個大概，白文亮慌得離椅立起，單膝一跪，道：「謝少俠既與九指長老是換帖兄弟，也就是本門長輩，請問少俠有何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謝雲岳急扶白文亮，正式道：「白帮頭，我們各交各的，何況在下又非貴帮隸屬執事，你這一來，在下倒不好說話。」

白文亮滿面誠謹之色，垂手道：「謝少俠既然如此謙讓，白文亮就恭敬不如從命。」頓了一頓又笑道：「如今紅旗帮太狠狂了，既有九指長老此一過節，敝幫不容坐視不問，白文亮集合蘇北境內本帮兄弟，共商大計，屆時倒要伸量阜城四霸有多大的道行。」

謝雲岳頷首道：「紅旗幫聽說才崛起不過四五年，就蔓延蘇皖鄂三省，擴張得不謂不速，可見其中自有能手，在下出道日淺，紅旗帮究竟無法無天到何種地步，未有所悉，白帮頭必有個耳聞，但不宜操之過急，九指長老定有對策。」於是又將周維城封劍之事問了，白文亮沉吟一會，說道：「這事不是少俠提及，白文亮因事不關，倒忘懷了，周維城本爲太極派門下武學精湛，中年後就安居原籍授徒爲業，偶爾也在蘇北地面走動，主持武林正義，竟掙得了兩淮大俠美名，封劍歸隱是不得已之事，三年前因紅旗帮堅邀入帮，周維城堅執不允，因而交惡，紅旗帮屢次騷擾周家莊，均被周維城應付得宜，得以相安無事，年初紅旗帮又派人去周維城處求親，說是聽得周小姐未許人家，他帮中有位玉面二郎申一鳴，擔任外三堂首席堂主，係崆峒派高手，尙未娶妻，又年靑英俊，去提親人，將申一鳴說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怎奈周維城對紅旗帮厭惡已久，去的人碰了一個軟釘子回去，這樣紅旗帮還不死心，接二連三地派人去求親，照樣拒絕回來，最後紅旗帮火了，聲言周維城不把女兒嫁給申一鳴，卽將周家莊夷爲平地，又在周家莊周圍設下暗樁，周維城無可奈何，對紅旗帮聲言六十大壽遍散綠林帖，當衆封劍歸隱，並舉行鴛鴦招親擂，無論何人取勝十場者，只要未婚卽將其女嫁與，若紅旗帮獲勝，自無異議下嫁申一鳴，這種條件在周方是欲武林人士主持正義，如徼倖獲勝，至少也可維持相安局面，在紅旗帮而言，也知道周維城之謀，但自恃帮中高手衆多，在蘇省又是勢力範圍，趁此一會，將武林俠義道人物一網打盡，至不濟也可消滅一部份，當下就同意了，密鑼緊鼓，目下雙方都在佈置中，紅旗帮近日在鄂皖兩省來了很多能手，又在蘇北境內密設暗卡，不過，不到會期還不至於動手。」

謝雲岳聽了，心中盤算一番，離端午節尙有一個月時光，還可以趕得及，不如暗中相助周維城，成功卽退，便道：「紅旗帮做得太無法無天了，既有此事，謝某焉能坐視，只想白帮頭相助，不知高郵境內貴屬兄弟武學出衆者能調出多少人？」

白文亮忙道：「少俠帮忙白文亮，自屬義不容辭，敝屬武學差强人意不過二十餘人，但兩淮地面尙有很多能手，但請少俠讓白文亮代傳神龍令，一日卽可趕達高郵。」

謝雲岳忙取出神龍令，却見白文亮連連搖首道：「無須請出神龍令，但憑少俠

一句話就是了。」

謝雲岳未料及神龍獅虎令如此大的功用，他不知能持紫銅神龍獅虎令者，卽是本門長老，言出法行，這也是九指神龍蒼璽看在救命之恩，又聽出謝雲岳身負親仇，人單力薄，才將多餘一面紫銅神龍令贈給與他。

當時謝雲岳同意白文亮調用兩淮地面丐帮弟兄。

白文亮卽喚過老年乞丐，吩咐一番，老年乞丐領命走去，謝雲岳便與白文亮定計佈置，如何削弱紅旗帮派來能手暗樁，又說：「貴帮九指長老如在吳江沒有躭擱，北來時煩代禀明謝某行踪。」

白文亮一一答應，謝雲岳卽告辭回客棧，白文亮送至大街方始作別。

謝雲岳回到客棧時，將近三鼓，方要走進跨院，只見月洞門內衝出三人，酒氣醺醺，謝雲岳並未防着，迎面撞個滿懷，那被撞着之人，是個麻面大漢，將手撫着胸膛，哎喲大叫呼疼，定睛一瞧，面前之人却是一個文弱書生，正微笑望着他，百忙中也未尋思面前書生因何未被碰傷，破口大罵道：「酸丁，走路沒睜眼睛嗎，撞疼了何大爺的胸脯，還不乖乖的賠禮。」

謝雲岳冷笑一聲道：「閣下話說得太玄了，誰沒睜眼睛，不是在下閃得快，恐怕今晚要鬧出人命來，吃醉了酒還要出去撞魂，不如回到床上挺屍有多好。」

麻面大漢氣得哇呀大叫，喝道：「何大爺不來敎訓你，反而要你敎訓老子，酸丁，你與我躺下吧。」說着，當胸就是一拳，謝雲岳三指閃電般揑住來拳脈門穴，一緊一拉，麻面大漢被他一帶之勢，衝出七八步，碰的一聲，仆到地下。

謝雲岳也不管他死活，晃身穿進月洞門，走進住房內去了。

麻面大漢的同伴人，見麻面漢仆地不起，忙前去相扶，只見麻面大漢右臂腫脹得如茄子般不禁大驚，這三人均是本地痞棍，平素就是欺善怕惡，知今晚碰上了硬點子，兩人再上也是白送，還怕謝雲岳再找他們晦氣，此時見人已走去，架起麻面大漢，溜之大吉。

這一爭吵，將東西跨院內旅客全都驚動了，紛紛探首出外，見此情形不由哈哈大笑，內中有四五人却對謝雲岳留下了心。第二天，謝雲岳開門傾水，却見對面跨院第三間房外站着兩人正在談話，見謝雲岳出門，兩人望着他點首微笑。

謝雲岳心訝此兩人與自己素不相識，何以會向自己打招呼，但在禮貌上不得也對之點首微笑，正待點首回房，却見兩人邁步向自己這邊走來，不由停了脚步，等候兩人。

來的兩人，一個身材修偉，四十上下年紀，紫溜溜的臉膛，兩目透神，海口無鬚，着一襲土藍色夾袍，背搭一口雁翎九齒刀，另外一個，約莫五十上下，一部稀疏花白鬍鬚，根根見肉，蠶眉鳳眼，瞇孔之間，露出寒芒，身着玄色大褂，長僅遮膝，內穿紮脚夾褲，背上斜搭一柄手拐，只見紫色臉膛漢子，笑道：「尊駕昨晚好精湛的擒拿手，令人好生欽仰。」

謝雲岳忙道：「豈敢，見笑大方，兩位請進裏面坐。」

三人進在屋內落座，花白鬍鬚老者自我介紹道：「老朽飛雲手劉奉彪，這位是八卦金刀鄭金吾，敢問尊駕稱呼。」

謝雲岳頓了一頓，道：「幸會，在下姓岳單名一個雲字。」你道他這時爲何要謊言改姓搪塞呢，只爲他在金華單掌擊斃七煞手，傳遍了大江南北，這次想暗中相助周維城一臂，不想露出眞名實姓，意在給紅旗帮一點厲害，加以吳鄭兩人出身來歷未明，不妨暫時瞞住兩人，日後再說明白也不遲。

吳鄭兩人聞言，不禁互望了望，暗忖：「此少年姓名怎麼不見經傳。」於是飛雲手吳奉彪笑道：「原來是岳少俠，失敬得很！敢問岳少俠在紅旗帮任何執事？」

謝雲岳聽了一怔，臉色突變，轉而恍然，心想：「他們從何處發現不對，才誤認自己是紅旗帮徒，呵……是了，大概他倆不這樣說，就不是表明他們也不是紅旗帮的。」思至此，面色轉和，微笑道：「在下並非紅旗帮手下，半月前才由贛因事北上過此，聞得周大俠封劍歸隱及擺擂台招親之事，故而稍作逗留，意在瞻仰名家手法，紅旗帮之名尙是近日聞及，莫非二位探聽人嗎？」

却見飛雲手吳奉彪望着八卦金刀鄭金吾大笑道：「我說如何，一見卽知岳少俠不是此類人物，老弟，現在相信了吧。」八卦金刀鄭金吾臉上一紅，於是飛雲手吳奉彪將他倆來歷說了。

飛雲手吳奉彪及八卦金刀鄭金吾均是武林高手，關外一帶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兩人在察哈爾，開設察北牧場，十幾年來所養馬羣不下四五萬匹，堪稱察北首富，名成利就，早年與兩淮大俠周維城是刎頸之交，這次得到周維城急柬相邀，兩人商量一下，將牧場事務交付得力助手，束裝兼程南下，見了周維城一談，卽搬來連雲客棧，因是生面孔，便於查明紅旗帮陰謀及佈置，來此已將六七天，明查暗訪把敵情摸淸了一個大概，但以他二人之力，要想摸淸楚全部底細是力所不逮，看看也沒有繼續留在高郵的必要，準備過午卽返周家莊。

八卦金刀鄭金吾又說：「既然岳少俠欲往周家莊，何不今日與我等同伴，免得路上寂寞，再則我們尙須借重岳少俠。」

謝雲岳沉吟了一會，便答應了，道：「在下本當屆期才往，既是二位盛情相邀，情不可却，只是太叨擾了，不過在下武學，難望二位項背，尙請不要把在下估得太高了才好。」

飛雲手吳奉彪笑道：「岳少俠太過自謙了，既承應允，我倆先回房拾掇行囊，再請少俠吃頓便飯後再啓程如何。」

於是雙雙立起，謝雲岳送出門外，目送兩人回房去，驀見對門房內閃出一位紅衣少女來，眼睛一亮，不由看得呆了，暗驚世間那有這樣美的少女，只見這少女明眸皓齒，眼似秋水，小懸胆鼻，櫻桃小嘴，襯在瓜子粉臉上，分外美艷，身材停勻，穿着一身粉紅色勁裝，腰繫一條白色綢帶，斜揷一柄斑綠色鞘套寶劍，足登黑色麂皮蠻靴，走起路來，柳腰輕盈，婀娜生姿，右手執着一條絞筋馬鞭，通體烏亮，長約七尺，少女隨手一抖，馬鞭卽筆也似

直，僅鞭梢微微顫抖，像靈蛇般，歷久不垂，謝雲岳暗讚少女內功精湛，似此以內力勁貫鞭梢，武林中人尚不多見，甚是難得，少女似知謝雲岳望着她，似有意若無意回頭嫣然一笑，又格格脆笑不止，翩若驚鴻般閃出跨院去。

謝雲岳長到廿歲，還沒見過這樣美的少女，被她勾魂一笑，可不把他魂靈兒飛上半天，不禁茫然立着，直等她走出跨院形影消失後，半晌才把飛魂收了回來，空氣中仍彌留着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味，惹人神馳。

呆想了一陣回至房內，茫茫然若有所失。

不到一會，吳鄭兩人手中各提了一個行囊走來笑道：「岳少俠，房錢我們全付了，早點出去吃飯登程吧。」

謝雲岳謝了兩人，於是三人出店登騎而去。

周家莊位於高郵東南五十里，傍山環溪，山嶺青葱鬱茂溪水碧綠，環境甚是清幽雅麗，莊中不過五百來戶人家，大都農樵為生，樂天知命，周維城所居是偌大一爿莊院，放眼過去，儘都綿連屋宇，幾佔全莊面積一半，這四面溪水，可算天生壕塹，溪濶十餘丈，深可丈餘，平時這裏是世外桃源，如今刁斗森嚴，不時有一隊隊莊丁巡邏，練武場上早架起一座鴛鴦擂台，綵上朱漆，金色對聯寫上：

「彼來此往，俱都是英雄豪傑」。

「汝誠我信，全無有暴戾欺詐」。

橫楹上掛着亘匾，上書：「鴛鴦擂」三字，龍飛鳳舞，大氣磅礴。

擂台兩旁蓋起兩座巨大竹棚，桌椅陳設井然有緻，明天就是會期，照應管事及莊丁，川流不息來回奔跑，忙個不了。

莊內為周維城助拳的三山五岳武林至交，來了不下五十人，已撥出一半人數至莊外近處查看有無紅旗幫暗卡，如若發現，儘可下手挑破，謝雲岳因居於客位，又是初交，未便派遣執事。

謝雲岳以拘束之身，將全莊地形却遊覽了一遍，於是了然於胸，又匆匆出莊，往尋高郵丐幫幫頭白文亮。白文亮報告丐幫門下已有六十餘人分佈莊外，業經暗中挑破紅旗幫七處暗卡，丐幫弟子倖無傷亡，謝雲岳再囑咐如何行事後，匆匆返莊。

申牌時分，日薄西山，霞光在浮雲間射出，分外綺麗，這時莊內碧沉閣旁樹上掠下一個黑衣人，碧沉閣係周維城內眷居處，黑衣人落下後張望了一下，卽閃入園內花叢中，俯身檢起一顆米大碎石，打入閣中，半晌見無動靜，想是全都離開了，黑衣人喜形於色，雙臂一振，似黑鷹掠空般拔上閣樓，傍身在周小姐閨房窗前，用唾液點破窗間糊紙，覷望了一會，正要用刃撬開窗門，忽聞近身不遠處發出一聲輕微冷笑，雖然這麼一點聲音，黑衣人聽着却是震顫耳膜，心胆俱寒，分明是由一內功絕世之人發出，不由撤身旋步，以刀封面，緊張地四顧，但半點可疑影跡俱無，黑衣人心下驚疑不止，忽覺右肩穴道一麻，刀不由自主地陡然下落在樓板上，「嗆啷」一聲，黑衣人急用左手一撐，一個「細胸巧翻雲」翻落在地下，跨開馬步，左手掄刀護面，游目四顧，胡亂緊張了一陣，見四下毫無半點人影，只見花木扶疏，隨風搖曳，夕陽映着他自己的人影，印在地下似一溜竹竿樣，又細又長，良久，才定下心來，右臂旋迴揮舞了一刻，覺仍然運用自如，並無異樣，暗忖：「不要是自己太形緊張之故，心虛生鬼，先前鬧得冷笑聲，右臂肩井穴突麻，諒是神經作祟。」不禁啞然失笑，又想：「自己既奉命而來，決不容空手而歸，若如此回去，不但須受刑責，更將被人恥笑自己無用，我三手空空徐奕，絕世神偷，成名多年，那裏丟得起這塊臉。」心意一定，後又騰身上閣。那知身尚未離地五尺，左腿彎穴道似被虫螫了一下，疼澈心脾，三手空空徐奕悶哼了一聲，只覺眞氣渙散，人卽如斷線一般掉了下來，碰的聲響，震得砂土飛揚，百忙中却顧不得察看，一個「懶驢打滾」，滾入花叢中，屏息無聲，一動都不敢動。花叢外又起了一聲冷笑，似夾着「蠢賊」兩字，隨風吹來直刺耳膜，其聲僅如蚊鳴，在三手空空徐奕聽來，却無異於五雷轟耳，這下攪清楚了，不是什麼神經作祟，分明另有高人暗中出手懲治，這可把神偷嚇得魂飛天外，慌得急辨明去路方向，揀那花草繁鬱處，鷺伏蛇行，準備溜出莊外。爬了些時候，將近墻邊，伏着不動，傾耳察聽有無異聲，見無動靜，才敢把頭從草叢中慢慢探了出來。

「噫」，三手空空徐奕如見蛇蝎一般，驚叫了起來，原來他眼簾中現出一雙脚，不錯，這是人的脚，徐奕渾身顫抖着，急急把頭抬起，可不是一個人立在面前，只見那人穿一襲灰白色長衫，猿背蜂腰一雙手瑩白，臉孔顯得與常人不同，直像死人面色，青白冰冷，眉毛全無，陰森森地兩眼瞪着他，不由汗毛直豎。

三手空空徐奕可不能硬起頭皮立了起來，臉上泛起令人厭惡的諂笑，顫聲道：「尊駕請高抬貴手，讓在下回去吧？」

那人沒有出聲，只翻了翻眼瞪着他，三手空空徐奕只覺那人目光如利剪一般，直瞧得他一股寒氣從背脊骨冒起，機伶伶只打冷戰。徐奕慌道：「尊駕既無見教，恕在下不陪了。」說着，足尖一點，人已騰起過尺，眼見就要竄過墻去，只聽那人說了聲：「你跑不了。」猛覺右足跟一緊，被人捉住，一拉一抖，呼地一拋，丟在七八丈外地上。三手空空徐奕這次碰上霉星，苦頭吃大了，渾身骨節直似被抖散一般，癱在地下，絲毫力氣都用不上，又不知那人用了什麼惡毒手法，只覺遍體虫行蟻走，酸疼難挨，額角上豆大汗珠往外直冒，比死都要難過些，不禁嗥叫出聲。

那人立在原處不動，面上浮起一絲淺笑，轉過身去，拉下了皮面套，露出俊美如玉的臉孔，緩緩走去。

讀者看在這裏，似乎驚訝為何天色未暗就有飛賊出現於莊內，因這三手空空徐奕綽號神偷，成名多年，人機靈無比，心料晚間入莊必遭暗卡能手識破，倒不如趁着夕陽西下暗樁尚未進卡時，混進莊內，卽就是莊丁發現，也都以為是主人之賓客，這幾天周家人必多，匆促間莊中人不易分辨是敵是友，似這種魚目混珠法，虧他想得出來，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他未來時怎料及現在落得這般苦疼。（未完）

